

《我当道士那些年》[第一部]全集

作者：仝三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老庄日记】整理发布，免费分享，请勿买卖。

第一章神秘的胎记

我的职业是一个术士，当然这是好听一点儿的叫法，在现在这个社会，人们更愿意戏称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为‘神棍’。

有时也有些无奈，毕竟老祖宗留下的‘玄学’，真正懂，肚子里有货的人已经少之又少，而且因为一些忌讳，所谓的大师又哪里肯为普通百姓服务？

所以，人们江湖骗子见的多了，神棍这个说法自然就深入人心了。

我也不想虚伪，近几年来，我一共做了 37 笔生意，但服务的对象，基本上非富即贵，除了 2 单生意是特殊情况。

时至今日，我闲了下来，也不接任何的单子了，当然我喜欢钱，只是天机不可泄露，有命赚，也得有命花，对吧？

只是太安逸的生活也未免有些无聊，回想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这四十几年人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愧对自己的师傅，因为他老人家毕生的愿望也不过是想为真正的术士正名，甚至可以发扬‘玄学’。

容易吗？在当今这个社会，我想说真的不容易！其实真正的国家高层是重视‘玄学’的，更是把真正懂行的人当宝贝。

但这是捂着藏着的事儿，不能让百姓知道什么的，别问为什么，这一点能相信我的人，相信我就对了。

想想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写出来，让人们理解真正的术士到底是咋回事儿，让人们看看真正的玄学到底是咋回事儿。

当然，非常具体的手段我不会写出来的，要是这玩意儿是人人都能学的，也不至于到如今都快失传了，我不想误导谁，甚至让谁因为好奇有样学样。

至于我记录的事情真不真实，我只想说一句，对比自己的生活想想吧。

好了，废话就不多说了，下面就是我整理的这些年来我的经历。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某些关键的地方我会做一些文学化的处理，就是如此。

正文：

我是四川人，1967年冬，出生在川西南一个贫穷的小村里，我具体的生辰八字出于职业的忌讳，我是不会说的，但由于这是一切发生的引子，我还是必须得提一句，我出生的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整，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说到这里，有人一定会问，没那么玄吧？还一秒不多，一秒不少的，谁能保证？就算当时我爸揣着一块表盯着时间也不能保证吧？

的确是这么一个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时间是后来我师傅按照我的八字精推，给我推出来的。

我是不会怀疑我师傅所说的任何一句话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老家人给我说过的，也从来没有错过。

那么中午十二点整出生的人有什么特别？这个在不久就会提到。

不过，还是得先说一句，大概在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也别慌，其实踩着这个整点儿出生的人，全中国也没多少，真的。

下面接着说。

我出生的那年冬天，是一个很冷的冬天，冷到我的父母亲到现在都印象深刻之极。

关于那年冬天，我爸是那么形容的：“狗日的冷啊，冷到连院子里的老母鸡都是踮着那鸡爪子走路的。”

我无法想象一只母鸡踮脚走路是怎样一个滑稽的景象，只不过在我那几乎不下雪的家乡，冷到这种程度的冬天是让人难忘，也正是因为不下雪，那种冷法比起寒冷的北方，更让人难受，那是一种不同于寒冷的阴冷，湿冷，冷到人的骨子里。

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冬天，生下来的时候，我爸妈几乎以为我是养不活的，特别是在这种冷到不正常的光景里。

为啥呢？原因有三点。

第一，我非常的瘦小，我妈说我爸刚一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就喊了一句，这咋跟抱一只小猫儿没啥区别呢？

第二，我当时的哭声非常虚弱，有一声没一声的，就跟被啥东西掐着脖子似的，感觉是在拼命的挣扎，喘息一般。那个时候为我接生的那个经验丰富的稳婆，以为我是呛羊水了，还把我倒提着拍了几下，但事实证明没用。

第三，我爸和那稳婆为我洗澡的时候，发现我的后脑勺那个位置，有一块胎记。按说胎记并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儿，可我那块胎记的颜色就跟鲜血似的，仔细一看，像只眼睛。

农村人迷信，当时那稳婆就有些害怕了，说了句：“这胎记像眼睛也就算了，咋我一看它，它就像盯着我看似的？这娃儿那么虚，身上又长个这东西，你们要不要找人来看看哦？”

我爸妈也没读过什么书，听稳婆这样说，又见娃儿这样，当时就吓着了。

特别是我妈，刚生下我，本来身子就虚，一慌就摊床上了，倒是我爸还能有个主意，连忙的问到：“刘婆婆（稳婆姓刘），你觉得这娃儿是有啥问题？这要找哪个来看嘛？是去乡卫生院叫医生？”

农村人穷，况且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也不咋的，在我爸妈眼里，这经验丰富的刘稳婆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权威，很让人信服的。

见我爸这样问，那刘稳婆先是神神叨叨的看了一下四周，才小声给我爸说到：“才出生的娃儿虚，那东西容易来钻空子，你们知道不，那东西是要留印记的啊。比如被抓了一把，身上就会有几个黑漆漆的指头儿印，踢一脚就会有脚印。那种被水鬼拉去当替身的，你们都见过吧？那捞上来的尸身，大多脚上就是有手抓的印子的。”

听这话，我爸当时就打了个抖，也立刻理解了刘稳婆嘴里的那东西是个啥。如果说开始刘稳婆那什么留印记的话，我爸爸能当她是胡扯，可后面那句水鬼找替身，身上是有印子的，我爸却不得不信了，因为他就亲眼见过。

那是十几年前夏天的事情了，我爸在那个时候也才十来岁出头，山野的孩子没啥子耍法，夏天谁不会去河沟里泡个澡？

事情发生的那天和往常一样，我爸干完活，就约了平日里 5,6 个玩的好半大小子去泡澡，在这其中呢，有对双胞胎兄弟，就简单的叫做大双，小双，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身上。

具体是咋样的，我爸也没看见细节，他只记得他当时还在和另外一个娃儿在河边上打泥巴仗，就听见小双大喊的声音了：“我哥要沉下去了，快点，快点儿，帮我……”

听见这喊声，我爸惊得一回头，而回头就看见大双的身子直愣愣的朝着河中间沉去，瞬间就只剩一个脑袋顶儿了，连挣扎都没咋挣扎。

而小双已经朝着他哥飞快的游去，后面也有两个人飞快的跟上了……

这时，我爸也顾不了啥了，都是发小儿，哪能见死不救，也朝着大双那个方向游去，没游几步，就见小双一把抓住了大双脑袋顶上的头发，刚松口气，却听见小双吼了一句：“我日，好沉，王狗儿你快来拉我一把……”

王狗儿当时是离小双最近的一个，他听小双那么一喊，也顾不得多想，赶紧快游了 2 步，堪堪抓住了小双那只在水面挣扎的手。

“去抱我哥，我要抓不住了……”小双连气都顾不上喘，就大声喊到，当时那光景就像用尽

了全身的气力。

接下来又是一阵手忙脚乱，毕竟是有 5,6 个人，加上还惊动了不远处干活的几个大人，这双胞胎兄弟终究还是被救了上来。

救上来之后，大双昏迷不醒，也不知道灌了多少水在肚子里，整个肚子都被涨的浑圆，而那小双脸色铁青，那么热的天气里竟然还微微发抖，但人们都以为是吓的。

那时，人们也没顾上问啥，都忙着救大双，在这靠着河的村庄里生活的人，哪个又没有一点儿处理溺水的常识，一刻钟过后，大双终于醒了。

才醒过来的大双，眼神有些呆滞，那样子仿佛是不太相信自己还活着一样，他还没来得及说啥，就被李四叔一个巴掌拍脑袋上，骂到：“狗日的调皮娃娃，往河中间游啥？没得轻重！”

这是真正带着关心的责备，那时的人们淳朴，一个村人的大多认识，感情也是真的好，谁愿看见哪家的娃娃出事？所以骂两句是少不得的。

大双也不回嘴，我爸在旁边看着，倒是明白，是这小子还没缓过神来，但一直在旁边微微发抖的小双却忍不住说了句：“四叔，我觉得我哥不是要往河中间游，是被人拖过去的，真的。”

小双声音不大，可这句话刚一说出来，周围一下就安静了，连李四叔也愣住了。

农村人，哪个没听过一些山野诡事，小双这一说，不是摆明了说是有水鬼在找替死鬼吗？这事人们听得多了，议论的多，当真见了，倒还疑惑着不肯相信了。

“小屁娃儿乱说啥，是怕回去你老汉（爸）打你吧，这些事情不要乱说来吓人。”李四叔的脸色颇为沉重，农村人敬鬼神，觉得拿这些事情来乱说，推卸责任，怕是要倒霉的。

“我没乱说！”小双一下子就激动了，他跳起来喊到：“我看着我哥游下去，一下就动不了了，看着他一下就往河中间沉去，像是被啥东西拖下去了一样。而且，而且……”

“而且啥？”李四叔脸色不好看了，他知道这娃儿没有撒谎，这事有些邪乎。

“而且我去救我哥，一抓住他就觉得他身子好沉，像是有人在和我抢我哥。还冷，一抓住我哥我就觉得全身发冷……”小双一边说着，一边打着抖，这时谁都信了几分。

我爸当时也是帮忙拖着大双上来的人，他是知道的，大双身上那个冷劲儿，像冰块似的。只是，我爸他们几个人却没受啥影响。事后回想，可能是几个半大小子，阳气重，那东西退避了，不然被缠上的人，哪儿那么容易能救上来？

也就在这时，大双终于说话了：“我看见河里有鱼，我去抓，一下去就有人在抓我脚脖子，一抓...一抓我就动不了了，全身都动不了，冷的动不了...”

大双说这话的时候，眼神还是有些呆滞，只是脸上浮现出了明显害怕的神情，也就在这时我

爸看见了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他顺着大双的话，下意识的去看大双的脚脖子，那脚脖子上很明显的3个拇指印，青黑青黑的，看着都透着一股诡异。

“狗日的娃儿，算你命大……”大家都看见了，李四叔显然也看见了，他憋了半天，也只说了那么一句话，就再也说不出什么。

我爸的回忆就到这里了，想着这些，他的心里更着急，因为我们家当时已经有2个闺女了，我爸对儿子是非常渴望的，眼看着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保不住啊。

“刘婆婆，那你说我这娃儿他是咋了啊？你看我这…”我爸已经着急的手足无措。

“这个印子像个眼睛，恐怕这是被盯上的原因吧？”刘稳婆压低声音，不确定的说到。

“那咋整嘛？”我爸对这个不确定的说法，显然深信不疑，病急乱投医就是我爸当时的心态。

“咋整？你怕是要去请…”说到这里，刘稳婆盯着四周看了看，才小心的伏在我爸耳边说：“请周家寡妇来看一下。”

“啊，周寡妇？”我爸一听这个名字，就忍不住低呼了一声，皱起了眉头，显然他拿不定主意。

“周寡妇？”原本我妈是摊在床上的，一听这名字，忍不住挣扎着坐了起来，一叠声的说着不行：“不行的，不行，他爸，前天村里开会才说了，毛主席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旧，不能搞封建迷信那一套的。”

刘稳婆一听我妈这样说，立刻起身说到：“老陈，我这可是为了你们家，好歹盼来个儿子不容易。至于我说的，你们自己决定吧，我这就走了。”

我爸瞪了我妈一眼，赶紧起来去送刘稳婆，快到门口时，我爸随手就抓了一只子鸡，坚持的塞给了刘稳婆：“刘婆婆，我陈大是懂得起的人，乡里乡亲的，我不得干那没屁眼的事儿，你放心好了。等哪天我家么儿长好了，我还要提起老腊肉来感谢你。”

“是啊，乡里乡亲的，反倒是现在弄得大家都不亲了。说起来，谁家真心盼谁家不好啊？这世道…”我爸的话说的隐晦，刘稳婆还是听懂了，念叨了一句，走了。

当然这些事情也怪不得我妈，她妇人人家，胆子小。肯定也怪不得我爸和刘稳婆那么小心翼翼，说话都得拐着弯说。67年，是个啥样的年代，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爸只是跟刘稳婆说了句他念她的好，不会去做揭发别人这种缺德事儿，而刘稳婆也只是感叹了一句如今这世道，弄得人和人之间都不再亲密，更不敢交心了。

可是对比起外面世界的疯狂，这个贫穷的小村子已经算得上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了，至少这个村子里的人们还有些人味儿，大家还是讲感情的，没被外面的那种疯狂侵入的太深。

送走了稳婆，我爸脸色沉重的进了屋，而这个时候，我那两个原本在柴房回避的姐姐也在屋子里了。

妇人生孩子的时候，小孩子要回避，这是我们那里流传已久的风俗，我家自然也不能免俗。

刚踏进房门，爸就看见两个姐姐趴在床前，非常好奇的看着小小的我，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特别是当时才5岁的大姐还小声的提醒着我那才3岁的二姐：“二妹子，你不要碰弟弟，也不要摸弟弟，你看他那样子好小哦。”

这句话勾起了我爸的心事，他走过去一把抱起了2姐，又摸着大姐的头，再望着小小的我，眉头紧紧皱起。

“老陈，你真要去请周...”妈妈还记挂着那事儿，见爸一进屋就赶紧的问到。

我爸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我妈的话，然后把二姐放下，对两个姐姐说到：“大妹，你带二妹去厨房守着鸡汤，熬干了你们两个晚上就没鸡肉吃了。”

那时因为我爸能干，我妈勤劳，家里的条件在村子里还不错的，至少我妈每次生孩子，都能有一锅老母鸡炖的鸡汤补身子，我妈吃不完的肉，自然是给两个姐姐吃的。

听到吃鸡肉，我的2个姐姐可积极了，答应了我爸一声，就去了厨房，巴巴的守着了。

“这些话可不能在孩子面前说，万一孩子不懂事儿，说漏了，不仅我们家，说不得还要牵连别人。”我爸轻声对我妈说到。

“我这不是担心吗？你看老么这个样子，又瘦又小，我又没奶奶他，再加上今年冬天冷成这样，我...”我妈说不下去了，拿手抱已经睡着的我搂怀里，仿佛我下一刻就要离她而去似的。

“周寡妇现在是牛鬼蛇神，名声不好，虽然村长加上村子里的人念着情分，保了她，可上面来的干部谁不是盯着她啊，就盼出点啥事儿，他们好挣功劳。”我爸就是扫盲的时候认了点儿字，可是在人情世故方面我爸却是个人精。

“那可咋办啊？”我妈顿时没了主意，接着又嘀咕了一句：“毛主席说不要做的事情，我们真要做吗？”

我爸又好气又好笑，我妈就是一个平常妇人，除了我爸，她最信服的就是毛主席了。

“这是毛主席不知道我们家老么的情况，如果知道了，你想他老家人那么伟大，会不同意救我们家么儿？你就别想这个了，我看这样吧，我明天先带老么去乡卫生所看一下，如果医生没用的话，我再想办法让周寡妇帮忙吧。”我爸安抚了我妈几句，接着就叹息了一声，他那个时候担心的是周寡妇不肯帮忙看啊。

第二章过阴人——周寡妇

说起周寡妇，周家的大媳妇儿，以前在我们村，那可是一个名人，因为她会过阴，据村里的老人讲，她过阴说的事儿还挺准的。

所谓过阴，就是去到下面，帮忙找到别人去世的亲人，然后让那亲人上她的身，解一些上面活人的问题。

其实那周寡妇以前就是挺平常的一个妇人，她那过阴的本事是在她丈夫去世后才有的，至于怎么有的，她本人讳莫如深，村里人也只是听到一些传言。

那传言是周家二媳妇儿，还有周家的姑娘讲出来的，说是在他家周大（周寡妇的丈夫）头七那天晚上，周寡妇不知咋的，就窜回了自己的那间西厢房。

周家没分家，一家七口人是挤在一起住的，原本头七家人应该回避，但没地方去啊，就只得空出了那间原本是周寡妇两口子住的西厢房。

可周寡妇那天就是神叨叨的在半夜窜了回去，原本睡熟了的家人是不晓得的，直到挨着她睡的小姑子起夜，才发现了嫂子不在身边。

小姑子一开始也并不同意，想是嫂子也起夜了吧？可到她出了屋子，刚准备去茅厕解决一下的时候，却被忽然传出的笑声吓了个半死。

毕竟是大哥的头七啊，那笑声在安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的吓人，当时那周寡妇的小姑子才14岁，哪里经得住这样吓？当即就尖叫着跑回了屋。

一家人就这样被弄醒了，全部跑到了院子里，这时院子里倒是没有笑声了，但是却传来了一个女人咕叽咕叽的说话声儿，也不知道在说个啥，仔细听也听不清楚，就知道是一个女人在说话了。

周大去了，周二就是屋里的顶梁柱，到底是个男人，胆气壮些，仔细听了一阵儿过后，周二捡起了一根柴棒子说到：“我听这声音是西厢房那边传来的，我去看看咋回事儿，是哪个在装神弄鬼的。”

周二媳妇儿拉着周二不让去，这是大哥的头七啊，农村人迷信，她怕周二撞邪了。

也就在这时，又传来了一阵笑声，听那声音就觉得笑得人很开心，就是那声气儿有点飘，让人寒的很。

“明明是我儿子的头七，咋家里闹女鬼啊？”周家老爷子叹了一口气，失子之痛还在心里，他对于这天儿子不回来，回来个女鬼这事儿，颇不舒服。

“可我咋听着这声音像是我家大媳妇儿的呢？”周家太婆也疑惑着说了一句，刚才那声音叽里咕噜说话的时候，那口音太奇特了，他们也没听出个啥，可这会儿笑得时候，敏感的周家太婆总觉得熟悉的很。

经过周太婆那么一说，一家人仔细一听，可不是周寡妇的声音。

“算了，这必须得去看看了，我怕嫂子这是气出毛病了啊。”中年丧夫，本就是人生一大痛苦，周寡妇因此气出点儿毛病，说明白点儿，就是精神病，那也正常。

加上那时人们之间的亲情可说是很浓厚的，哪有不管的道理？

想着周二就握紧了手里的柴棒子，一步一步朝着西厢房走去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西厢房，可此时那紧闭的西厢房门在周二的眼里看起来，却是那么的恐怖，仿佛一推开它，背后就是地狱似的。

走到房门前，周二深吸了一口气，为了给自己壮胆气，他忽然大吼了一声，趁着这股气势，他一脚狠狠的踢在了房门上。

一个常年做活的农村汉子，用尽全身力气的一脚力量还是很大的，可是那两扇柴门并不是周二想象的那样是插上的，只是掩上了而已，这下用力过度的周二一下子摔了个狗吃屎，生生的摔进了门内。

“老二，你咋了？”身后传来了周老爷子担心的声音，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很担心这个儿子有个三长两短。

“没事，不小心摔了。”周二声音闷闷的，这一下他是摔疼了，可是怕家人担心，他还是赶紧答到。

周老爷子松了口气，可接下来的周二抬起头来，心却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西厢房不大，说白了就是一间卧室，人走进来一眼就可以把整个房间看个清楚，周二当时还没来得及站起来，他半跪在地上，还在做着站起来的动作，只是头抬了起来。

也就是这一瞬间，他看清楚了整个西厢房，能看不清楚吗？此刻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正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他的嫂子，也就是周寡妇正背对着他，只不过她双肩抖动，笑声很是开心。

原本这样的场景是不足以吓到周二这个汉子的，他之所以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是因为他嫂子此刻的姿势非常的怪异，头歪着，身子斜着，像是靠在什么东西上一样！更奇怪的是桌子面前有 2 张条凳，嫂子就坐在其中一张上，按说一个人坐是要坐中间的，不然条凳会翻，可她就坐在条凳的边沿上，还纹丝不动。

周二的嗓子发紧，也忘了站起来，只是半跪在地上，他有些想出去了，这场景太诡异了，可是面前的是他的亲嫂子，大哥才走，他不好不管啊。

努力的吞了 2 口唾沫，周二鼓起勇气喊了一声：“嫂..嫂子...”

喊声有些结巴，另外因为太紧张了，喊出来的这句嫂子竟然是颤抖的，可周二自己没注意到。

他这一喊，周寡妇回头了，回头的时候她是带着笑容的，在昏暗的油灯下，这笑容咋看咋诡异，嘴的2角向上翘着，眼睛眯着，就是脸上的2块肉却是僵的。

这感觉就像是泥塑的雕像似的！

“看，老二来了...”周寡妇盯着周二说到，那眼神非常的凝聚，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只夜晚的猫在全神贯注的盯着啥雕像一样。

一瞬间，周二的眼眶就涌上了泪水，这是吓的，他不是傻子，他清清楚楚的听见嫂子说了一个看字，看？给谁看？

而且嫂子那个声音，周二说不上来，按说人的声音再平静都有股子生气在里头，所谓生气也就是指人的情绪，可嫂子那声音就纯粹只是声音，那时没有啥电脑，否则周二就能准确的说出，那声音很像电子合成音了。

此时的周二起来也不是，继续跪着也不是，往前不是，也不敢往后，只是觉得脊梁柱那一窜骨头生生的发冷。

忽然，盯着周二的周寡妇就不笑了，那表情瞬间就变得平静到诡异，只是那眼神有些凶狠，她说到：“出去，别打扰我们，你不能进这间屋子。”

周二不答话，不是他不想，而是他根本已经不敢说啥了，人害怕到极致，不是竭斯底里的愤怒，伴随着大吼大叫，就是沉默，那种沉默是一种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潜意识。

周二面对的是他嫂子，他愤怒不起来，就只好沉默。

站起来，转身，周二强自镇定的走出西厢房，可后背发痒，那是一种被什么东西盯上之后的感觉，但他哪儿敢回头，只得脚步发软的朝前走，刚跨出房门，就听见吱呀一声，身后的柴门自己关上了。

“妈啊...”周二立刻喊了一声娘，眼泪‘哗’一声就流了下来，接着就快速的跑了起来，无奈脚步发软，刚跑几步就跌了下去，但他哪儿敢耽误片刻？立刻手脚并用的朝着不远处站着的家人奔去，那连滚带爬的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那声妈叫的周太婆一阵心疼，垫着小脚，紧跑了两步，赶紧去扶住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啊，你是咋了嘛？”

“妈，我觉得..觉得我哥他回来了啊。”周二眼泪都来不及擦，就喊了那么一句，刚才那种情况除了解释为他大哥头七回魂了，还能解释为啥？

“我的周大啊...”听见这话，周老爷子忽然拍着腿就嚎了起来，许是听见儿子的魂回来了，

不禁悲从中来。

这头七回魂夜，真的是一家都不安生，虽说念着是周大回来了，可因为周寡妇说了一句不要打扰，加上真是有些害怕，一家人一夜再也没迈进西厢房。

这就是周家人流传出来的周寡妇的事儿，说起来也真是悬乎，只不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村子，哪个村子没有几个诡异的传说？更加邪乎，更加解释不了的事儿也多了去了，人们议论了一阵，也就没当回事儿了。

也就在这事儿发生不久，周家就传出了周寡妇会过阴的本事，一些人先是抱着试试的想法去看了看，却没想到这周寡妇还真有些神奇，这过阴的本事还挺靠谱，过了2年，不仅临近的几个村都知道小湾村的周寡妇会过阴，连镇子上都有人慕名而来。

在这事儿上值得一提的有三点。

第一是周寡妇在周大头七之后就恢复了正常，听说当天早上就从西厢房出来了，还给全家人准备了早饭。唯一就是她从此多了个毛病，那就是打嗝，一分钟能打八九个嗝，那声音怪怪的，第一次见她的人基本都会被吓到。

第二就是周寡妇强烈要求家里的人把西厢房的窗子给封了，那窗户朝着院子外，采光挺好，照得整个屋子都亮堂，没病的人谁会理会这要求啊？可那夜之后，家里的人总对周寡妇有种莫名的敬畏，周寡妇要求，那就赶紧做了。最后不仅封了窗子，连门上都罩了厚厚的黑布帘。

第三就是在周大去世5个月后，周寡妇生了儿子，关于这个村里人倒是没说闲话，傻子都知道那肯定是周大的遗腹子，村里还有老人说，怪不得周大头七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定是知道他有了儿子，抛不下孤儿寡母啊。但不管咋说，这周寡妇凭着过阴的本事，和儿子在村子里过得很不错，连带着周家人也受到了接济。

如果不是那场运动的开始，周寡妇也许会做这行做到老，凭着这些收入，供儿子上学，工作，娶媳妇儿，但历史岂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转移？周家人现在被严密的监控了起来，特别是周寡妇，更是好几个人盯着，根本再不敢提会过阴这事儿。

不管周家的日子过得咋样，可是我家的日子确实是有些愁云惨雾了，一切还是因为我。

我的身体并没有好转，尽管在我出生的第三天，我爸就把我包得严严实实的，借了驴车一大早就把我带到了乡卫生所，但那里的医生并没看出来我有个啥病。

最后那医生只是告诉我爸说：“这孩子大概有些营养不良，回去好好补补也就好了。”连药都没给开。

在回来的路上，我爸心情挺闷的，说孩子营养不良，不能啊，我妈在村子里不说是吃得最好，保养得最好的孕妇，那也比绝大多数的人家好了，生个孩子咋能营养不良？比村子里最弱的婴儿都弱的样子。

我爸想不通，可还是选择相信医生，毕竟去请周寡妇只是最坏的打算，弄不好害了自家人不说，还得害了周家人。

回来后，我爸就琢磨着给我进补，我妈没有奶，我爸每天就去邻村一个养奶牛的家里弄些回来，用家里的粮食换，不仅是奶，我爸还专门跑去镇子上的供销社，花大力气弄了些啥营养品，反正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给我进补。

那时小孩的条件是万万不能跟现在的小孩比的，就我这待遇已经是村子里的独一份了，不要说啥营养品，就算每天的牛奶，很多孩子也不要想，那个时候的孩子，如果没吃上妈的奶，大多都是米糊糊喂大的。

因为给我进补，家里的日子过的紧巴巴的，爸妈为了我自然是没有怨言，更让人感动的是，我的两个姐姐竟然也没有半点怨言。

大姐姐甚至还说：“爸爸，多给弟弟吃点奶吧，弟弟好小哦，哭都没力气哭的。”

2个女儿看着白生生的牛奶饅，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可她们不但不闹，还如此懂事，是真的让我爸很是心疼感动了一阵子。

闲话一句，说起来我其实家并不是很重男轻女，多年来，除了小时候的那一阵，我和两个姐姐的待遇都是相当的。只是在当时的农村，没儿子真说不起话，只因为儿子代表的最大意义是劳动力，没有劳动力，一个家咋撑得起来？

就这样我爸给我进补了一个月，到我满月那一天，我爸原本坚定的信念终于崩溃了，因为到满月时，孩子按照规矩都得过个秤，看看长了多少。

那天，我爸是怀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希望给我过秤的，但事实却打击到了我爸，我到满月时，只长了2两！

一直以来，我爸都咬牙坚持着，心想也许眼睛不见长，其实是在长呢？熬到了满月，却熬到这么一个结果，我爸能不崩溃吗？

“秀云，我看我们得去找周寡妇看看这孩子了。”那一天我爸在愣了半天以后，终于给我妈说了那么一句，这也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我妈的心揪紧了，说真的，到满月也才3斤多一些的孩子，在那个年代也不多见，这么一个补法，那么精细的呵护着，都还这样，那一定是不正常了。

如果说是因为身体有病长不好就算了，可医生都说没问题，而我那时的表现也就是虚，其余连感冒受凉都没一次。除此之外，不是邪了，那是啥？

“老陈，不然，不然再补一个星期来看看？我听说过，有的孩子偏偏满月前长得不好，满月以后还长得飞快。再说..再说...”我妈犹豫着不好说。

“再说啥？”我爸扬眉问到，心里的郁闷简直无法疏解。

“再说那周寡妇是过阴的，她会看阴阳吗？好像跟我们孩子的事情搭不上啊？”我妈之所以犹豫着不敢说，是怕破了我爸唯一的希望。

“我知道，可十里八村的，也就她最灵了，还能找谁？再说刘稳婆也提点过我，找她看看，”我爸声音闷闷的，思索了一阵，忽然又轻快了起来，充满希望的说到：“你还记得王狗儿的娃娃不？就是从小耍的好那个王狗儿，他家王柱不是2岁的时候撞过邪吗？那几天全身发冷，人跟傻子似的，还流口水，还不是找周寡妇看好的啊？”

“那就去找周寡妇吧，可你必须要小心一点儿啊，莫给那些人逮着啥子了，要不我们这个家就垮了啊。”我妈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为了我，我的父亲母亲终于决定冒大风险了。

第三章父亲的请求

从那一次我的父母决定为我请周寡妇来看看之后，我爸常去的地方就是周寡妇的家，为了怕传出什么闲言碎语，我爸总是选择晚上九点以后才去。

农村没啥娱乐活动，冬天天也黑得早，周寡妇的家在村西头，而我家在村子东头，去的路要走过几条田坎小路，那样的路窄而坑洼，因为太过小心，我爸连手电也不敢打，就在这样的来来回回中不知道摔了多少次，可是依然没用请回周寡妇。

是心不够诚吗？不是！我爸每次去的时候，总是提着礼物，当时稀罕的奶粉，硬块糖，加上家里都舍不得吃的老腊肉，甚至还许诺给家里一半的粮食。

可每次周寡妇的回答都几乎一样：“额...老陈..额..乡里乡亲的..额..要是能帮..额..你，我哪敢收你...额...那多东西...额..现在是个啥世道...额...你比我清楚...额....我要出了事...额...不止我那没老汉（爹）的...额....娃儿造孽（可怜）...额...我还要连累我夫家...额...你就别为难我了...额。”

周寡妇的回答就和她那打嗝声音一样，让人听了难受，可我爸能有啥办法？只能一次一次的去。

到后来，我爸去的频繁了，终于引起了周家人的怀疑，把周寡妇叫来一问，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先是周老爷子发话了：“老陈，你不厚道啊，你这不是害我们这一家子人吗？先不说我家儿媳妇能不能给你家娃儿看好的问题，就说能看好，可我们敢吗？你娃儿是命，我们一家子人不是命吗？走吧，走吧.....”

我爸不死心，还去，那周二就不由分说的拿起锄头要打人了，事情似乎陷入了一个僵局。

我的身体依然虚弱，特别是哭泣的时候，那断断续续被人掐着似的哭声，更像是我家的一首哀歌，映照的我家更加愁云惨雾。

依然是寒冬，屋里守着烧得旺旺的火炉子，我的家人心里依然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包括我的

两个小姐姐，都非常的担心，我一哭，她们就会害怕的望着父母，她们生害怕听见父亲沉重的叹息，看见母亲哀伤的眼睛。

又是一阵抽噎声，小小的我又开始哭泣，而这一次似乎特别的严重，我妈和往常一样，搂着我又拍又抱，情况都丝毫不能好转。

“该不会是娃儿饿了？你给娃儿喂点奶吧？今天去拿的，还有点没吃完，我去热热。”小孩子哭闹的厉害，一般就是肚子饿，这是农村人的常识。我爸听见我那被人掐着脖子似的哭声，实在难受，起身取了牛奶，给我放炉子上热着。

家里的气氛更加的沉重，没人说话，除了我那听着让人难受的抽噎声，就是我妈小声哄我的‘吟哦’声了...

终于，牛奶咕咚咕咚热滚了，总算打破了我那沉闷的气氛，我爸拿碗接了牛奶，吹吹凉，给弄进了奶瓶子里，递给了我妈，然后全家都用一种期盼的眼神望着我妈手里的奶瓶，指望我喝了这一点点奶能好一些，因为我那哭声实在太揪心了。

一分钟过后，我妈那惊慌而显得尖利的声音打破了家里暂时的平静：“老陈，老陈啊..你看我们么儿咋了啊？”

我妈的嘴唇在颤抖，而我爸几大步就跑了过去，一看之下，整个脸色霎时变得铁青。

刚才喂下去的奶，根本进不到我的肚子里，一到嘴边，便被我的咳嗽声给呛了出来，这不是普通小孩子的呛奶，是根本喝不进去。

我的整张脸憋的铁青，那‘吭哧，吭哧’的声音竟然像个老头子，这是我出生以来情况最严重的一次了，望着我小小脖子上鼓胀的青筋，我爸也第一次慌了。

我妈不停的拍着我，想让我好受点儿，我的两个姐姐甚至因为这情况吓出了眼泪，可怕我爸妈心烦，一点儿也不敢哭出声，我爸开始沉重的喘息，眼睛也红了，熟悉我爸的人都知道，这是我爸愤怒了。

就这样，静默了几秒钟，我爸忽然冲出了屋，冲进了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又冲了回来，像疯了似的在屋子里挥舞。

“X你妈，我陈军红一辈子就没做过坑蒙拐骗烂屁眼的事儿，你们弄我儿子做啥子？要弄啥子冲我来，冲我来，不要搞我的娃儿！X你妈哦，你们下得起手哦，一个小娃儿，你们都下得起手哦！出来，狗日的龟儿子给老子出来，老子和你们拼了！”

我爸这个样子就跟中了啥魔障似的，但也怪不得我爸，只因为那次去了乡卫生所没查什么，我爸不死心，又带我去了好几家医院，不仅是镇上的医院，连城里的医院我爸都去了一次，医生都说我没病，是营养不良。

既然没病，特别是呼吸道方面的病，我这个样子咋解释？而且不止是我父母，就是据我两个

姐姐的回忆，都说我那个样子，跟被人掐住了脖子没啥区别！

原本由于刘稳婆的说法，我爸就对有东西盯上我这个说法有了几分相信，加上此情此景，我爸已经认定有东西在搞自己的儿子了，这就是他那晚疯魔了一般的缘由。

我爸这一闹，终于吓哭了我两个姐姐，屋里的情况更加的糟糕，这时的我妈表现出了一个女人特有的，柔韧的坚强，她反而是最镇定的一个。

她一边轻拍着我，一边一把抓住了我爸还在挥舞菜刀的手：“老陈，家里不是只有幺儿一个，你要是这样，我们几娘母(几母子)靠哪个去？你看大妹儿，二妹都怕成啥样子了，你清醒点儿。”

我妈这一说，终于让我爸清醒了过来，可奇怪的是，他这凶狠的一闹，我的情况竟然好转了几分。

我不再呼吸困难了，那让人难受的啼哭声也渐渐止住了，小脸也从铁青恢复成了平日里苍白的样子，我爸见我好些了，终于彻底冷静了下来。

我妈把我放床上，安抚了一下姐姐们，然后把她们哄去她们的房间睡觉了。

回到屋子里，我妈望着我爸，非常平静的说到：“老陈，我去找周寡妇，今晚就去。”

“都说鬼怕恶人，秀云，我儿子的情况我算彻底清除是咋回事儿了，我也是这个想法，我们今晚就去，再拖下去，我怕我们这儿子保不住。”我爸很认同我妈的说法。

既然决定了，我爸妈也不再犹豫，这一次他们是下定决心了，当下他们就抱着我出发了，估计是刚才我的情况刺激了他们，我爸竟然破天荒的打起了手电筒，儿子的命重要，此时此刻他哪儿还顾得上小心？只求快点到周寡妇的家里。

冒着寒风，一路无话，平日里要走二十几分钟的路，我爸妈急匆匆的十来分钟就赶到了，我长大后常常在想，如果当时不是抱着我的话，他们说不定更快。

人，潜力是无限的，玄学的‘山’字脉主修身，说浅显点儿也就是激发潜力而已。

赶到周家的时候，不过八，九点的光景，只不过农村没啥娱乐活动，在冬天里的此时，已是家家户户大门紧闭。

周家的大门也是紧闭着的，我爸也不说话，冲上前去就‘砰砰砰’的把门敲的很响，在这安静的夜里，这急促的敲门声是格外的刺耳。

许是敲得太急，太大声，不久周家院子里就传来了人声，是周二的声音：“是哪个哦？”

我爸不说话，也不让我妈说话，只是把门敲得更急。因为他怕周二听见是我家，就不开门了，我爸这段时间的执着，确实惹恼也惹烦了周家人。

“是哪个龟儿子哦！开句腔卅（说句话啊）。”周二的声音大了起来，显然是对这样的行为发火了。

我爸依然是执着的敲门，周二大吼到：“不开腔，老子不开门哈。”

我妈在旁边有些着急了，小声说到：“老陈，你就说句话呗。”

“说个屁，周二的性格是出了名的一根筋，他真要晓得是我们，那就真的不开了。我就这样敲，敲到他烦为止，他还拿不定主意，肯定会开，你也晓得，他胆子大（胆子不大，又咋敢夜探西厢房？）。”我爸的性格里，也有些无赖光棍气儿，只是平日里不显罢了。

果然不出我爸所料，就这样执着的敲了十分钟以后，周二怒气冲冲的把门打开了，手里还提着一把柴刀，敢情是把我们一家人当捣乱的了。

见周二看了门，我爸闷着头就往里闯，这动作倒把周二吓了一跳，这谁啊？跟个二愣子一样！

“站斗（站住），你是干啥子的，别个家头（别人家里）你乱闯啥子？”眼看着我爸就把周二挤开，进到了院子里，周二忙不迭的喊了起来。

我爸反应也是极快，一把就把我妈拉了进来，然后反身就把门关上了，这才说到：“周二，是我，老陈。”

“我说你这个老陈，你这是……”周二松了口气，看来不是啥来找麻烦的，这年头，谁不怕忽然就进来一群人，把家给砸了啊？

但对于我爸的行为，周二显然还是又好气又好笑。所以，语气也不是那么好。

“周二，乡里乡亲的，我们进去说话，要得不？你晓得我老陈也不能逼你家做啥子，你今晚上就让我把话说完，你个人（你自己）说，我老陈在村里是不是厚道人，对你周二，对你周家，是不是以前怠慢过？”我爸这番话说的是软硬兼施，也难为他一个农村汉子能把说话的艺术提高到这种境界，也算是给逼的了。

乡里乡亲，在村里好人缘厚道的爸，以前也常常和周家走动走动，这些显然让周二心软了，那个时候的人感情到底淳朴，加上那句也不能逼你家做啥子，周二的脸色总算松和了下来，声音闷闷的说到：“那进来说嘛，算我周二拿你没得办法。”

我爸松了口气，周家最难应付的人就是周二，今天晚上过了他这关，看来还有戏。

进了屋，周家一家人都在堂屋里烤火，旺旺的火炉子旁边还堆着几个红薯，这家人倒是挺能窝冬的，热炉子，热腾腾的烤红薯……

周老太爷看来人了，抬头看了一眼是我爸，表情木然，鼻子里轻哼了一声，但随后又看见抱着孩子的我妈，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下，但还是忍不住了叹息了一声。

周寡妇倒是想说啥子，无奈只打了 2 声囍，就闭了嘴。

咬着烟嘴，吸了一口旱烟，周老太爷说了句：“月双，带周强，周红军去睡了。”

月双是周二的媳妇儿，听见老爷子吩咐了，赶紧哦了一声，拉着周强，周军就要出去，周强是周大的遗腹子，而周军是周二的儿子，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了。

“不嘛，爷爷，我要吃了烤红苕再睡。”周强不依。

“我也要吃了再睡。”看哥哥那么说了，周军也跟着起哄。

周二眼睛一瞪，吼到：“烤红苕又不得长起脚杆子飞了，给老子去睡了，不然就给老子吃‘笋子炒肉’（挨打）！”

看起来周二还是满有威信的，一吼之下，两个娃娃都不吭声了，乖乖被周二的媳妇儿牵了出去。

“军红，我晓得你这次是来干啥子的，话我都说明白了，乡里乡亲的，你不能逼我们家啊。”周老爷磕了磕烟锅，平静的说到，那语气丝毫不见松口。

这不是他们无情，先不说这事儿有没有把握，就说这形势，万一哪天谁说漏嘴了，就是个典型！况且周寡妇原本就在风口浪尖上。

我爸充满哀求的盯着周老太爷，牙花咬得紧紧的，像是在做啥决定，终于这样静默了几秒钟之后，我爸的眼泪‘哗’一下就流了出来，接着他就给周老爷跪了下来，紧跟着我爸，我妈抱着我也跪了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我爸这一辈子就没哭过几回，这一次流泪，看来也是真的伤心了，伤心他一个独儿，咋就成了这样，伤心有一天他这顶天立地的汉子也得给别人跪下。

这如此沉重的亲恩啊，真真是每一世最难报的因果，所以百善孝为先，负了双亲，是为大恶。

“军红，你这是，你这娃儿，哎，你跪啥子跪嘛……”周老太爷显然想不到我爸会这样，一下子站了起来，语气也有些慌乱了。

农村的老一辈最讲究这个，无缘无故受了别人的跪，那是要折福的。

第四章点灯问鬼（1）

好在我爸是小辈，也不算犯了忌讳，但生生让一个汉子跪在自己面前，周老太爷的心里又如何过意的去？

而周二已经在拉我爸了，就连周老太太也垫起个小脚，跑了过来，拉着我爸说到：“娃儿啊，你这使不得哦。”

“周叔，我老汉说男娃儿膝下有黄金，轻易跪不得，但我真的是没办法了啊。”说着，我爸就抹了一把眼泪，我妈也跟着抹眼泪，显然打定了主意，今天咋也得求周寡妇帮忙一次了。

“唉，我不管了，让我大儿媳妇个人决定。”周老太爷叹息了一声，叫了声周老太太，然后老两口就转身就了卧室。

这实际上就是周老太爷在帮我爸了，毕竟周寡妇死了丈夫，他周家怜惜这个媳妇儿，咋能指使周寡妇做这做那？那是欺负人孤儿寡母啊，话能说到这个份上，周老太爷已经尽力了。

而且，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我爸的一跪之外，还有就是我爸提起了我那已经过世的爷爷，我爷爷年轻时候和周老太爷交情不浅，起因就是我爷爷曾经救过周老太爷。

山村多蛇，周老太爷有一次在田里做活时，我爷爷正巧路过，亲眼看见周老太爷背后一条麻娃子（金环蛇）正准备攻击他，按说毒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除非有人踩到它或者靠近了它的蛇卵才会这样。

当时，我爷爷也来不及提醒周老太爷什么了，只得一锄头铲了下去，周老太爷听到动静，回头一看是我爷爷，循着我爷爷的眼神往下看，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被锄头铲成两截的麻娃子还在地上扭动，显然没有死透。

山里人记恩，我爸提起这茬，周老太爷哪里还抹得开脸？所以，他甘心让全家冒这个风险了。

周二见着老爷子松口了，他也不反对了，只说句：“老陈，你先起来，该咋样我嫂子会决定的，你这样跪着也不是个事，我先出去了。”

说完，周二也走了，一个堂屋里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和周寡妇。

此时再跪着就是折了周寡妇的福了，我妈抱着我站了起来，然后扯着我爸说到：“老陈，起来，不好再跪了。”

我爸依言起来，扯着袖子抹了几把眼泪，倒是我妈平静的多，她望着周寡妇说到：“月红(周寡妇的名)啊，我们都是当妈的人，你看看我儿子吧，才一个多月，都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我这当妈的心头啊，跟天天在割肉一样。”

天下共通的都是母性，我妈这样一说，周寡妇立刻心有戚戚焉，赶紧摆了摆手，打着嗝说到：“额...秀云...额..你别..额..再说了..，我其实..额..要帮忙的...额，..就是以前担心...额..太多了，今天晚上...额...我就帮你..一把。”

周寡妇这样一说，我爸妈登时大喜，他们不太懂过阴是咋回事儿，只是恨不得周寡妇立刻就‘开坛做法’，他们认为用啥神通就是要‘开坛做法’的。

几分钟以后，我妈抱着我被周寡妇牵进了西厢房，而我爸却只能在外面等待。

周寡妇这过阴的本事，一般有个规矩，就是一律不准男的进入西厢房，有什么问题，也只能女亲属来问，甚至有时候有的女人，周寡妇牵进西厢房望一眼，也让别人出来了。

这和其他过阴人的本事颇有些不同。

就这样，我妈终于进入了周寡妇那个被渲染的过分神秘的西厢房。

一进屋，我妈的第一反应就是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接着就是冷，原本这就是冬日里，屋子冷就是正常，可这种冷却不同于一般的冷，那是一种阴冷，更多的是作用于心理，让人的后脊梁直起鸡皮疙瘩。

“月红，我咋感觉不舒展呢？像被啥盯着一样。”此时我妈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周寡妇了，她紧紧拉着周寡妇的衣角，站在西厢房的屋门口就不肯走了。

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屋子太黑，我妈根本就看不见。

“不怕..额..我去点灯...”周寡妇依旧打着囁说到。

我妈只得依然放开了周寡妇，在这种压抑的漆黑里等待是件难受的事，一分一秒都像是度日如年，这屋子给我妈的感觉是如此的不舒服，要放平日里，我妈早就转身就走了，她不是一个胆大的人。

但是为了我，我妈豁出去了，在我爸不能进来的情况下，我妈坚定的认为，她就是我希望。

好在周寡妇对这间屋子十分熟悉，悉悉索索一阵后，屋子里终于有了光，原来周寡妇已经点上了一盏油灯。

这油灯的灯光非常的昏暗，但也足以让我妈看清楚屋子的布置，只见这间屋子没有任何的窗户，墙壁四周竟然都挂着厚厚的黑布，也不知道是为了啥。

而屋子里陈设也十分的简单，原先的家具估计早就已经被搬出去了，只剩下一床一桌，两条凳子而已，

桌子上摆着些吃食，也不知道是给谁吃的，再仔细一看地上还有个火盆，里面有些灰烬，我妈一看就知道，这阵势不就是烧了纸钱后才能留下的吗？

另外那些吃食的旁边还有一个萝卜，已经焉焉的了，上面有几支香的残痕。

最后唯一能让人感觉温暖些的，就是那张床了，竟然收拾的十分齐整，白底蓝花的背面简单干净。

此时，周寡妇坐在桌子旁的一张凳子上，对着我妈招着手，示意我妈过去。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鼓足勇气抱着我走了过去，在周寡妇对面的一张凳子，也是这屋里剩下的唯一一张凳子上坐下了。

“额...秀云..额..今天你看到..额..什么...额..都不能说...唯一能说的..额..就是我等下...额...给你说的话...，记得吗？”周寡妇十分认真的对我妈说到，虽然那打嗝的声音让周寡妇的话听起来难受又有些滑稽，但这丝毫不影响周寡妇话里的严厉之意。

我妈连忙怯怯的点头应了，原本村里人就重承诺，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妈是决计不会说出屋子里发生的一切的。

而且，把这些说给一个人听，也是周寡妇要求的，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我妈答应之后，周寡妇就闭起了眼睛，我妈也不知道周寡妇在做什么，只得静静的等待。

过了一小会儿，我妈就看见周寡妇的神情变了，她是在笑，那种笑是一种十分温婉的，属于女性特有的笑容，只不过在这诡异的环境下，昏暗的灯光下，这笑容看得我妈毛骨悚然。

笑啥呢？我妈觉得在这里，就算送给她十只下蛋的老母鸡，她都笑不出来。

接着，周寡妇又皱起了眉头，眉梢眼角都是一副惊奇的神色。然后，她用一种怪异的强调，叽里咕噜开始念着啥，那语速实在是太快了，我妈根本没听清楚这周寡妇是在说啥。

在这过程中，最诡异的地方就在周寡妇始终是闭着眼睛的，而且从她开始笑之后，头始终扭着，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我妈就是个没啥大见识的村妇，这副场景已经吓得她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也不知道她是用了多大的勇气才能坐在这里，看着这诡异的一切。

终于，周寡妇不再叽里咕噜的念叨了，那表情也轻松了下来，接着，周寡妇全身一震，头也转了过来，她望着我妈睁开了眼睛。

在她睁开眼睛的这一瞬，我妈就有些楞了，同村的周寡妇我妈还是熟悉的，之所以愣住，是因为我妈觉得周寡妇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眼前这个人吧，不像是周寡妇本人。

说是陌生吧，我妈又觉得不陌生，为啥不陌生？我妈说不上来原因。

“你是要看看你的儿子是咋回事吧？”周寡妇开口说话了，奇怪的是不打嗝了，语速很慢，但吐字清晰，只不过那声音怪异的紧，明明是周寡妇的嗓音，却像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那感觉我妈形容不出来，非要说的话，就像是抓别人的手在打一只蚊子一样。

而且，周寡妇不是一直知道，她是要看儿子的情况的吗？

可我妈哪儿敢计较这些？会‘术法’的人在她眼里都是很神奇的人，可不能不敬，再说儿子的事情要紧，听闻周寡妇这样问，我妈赶紧的点了点头。

“把儿子抱过来吧，我先看看。”周寡妇操着那怪异的语调平静的说到。

我妈心里一喜，赶紧的站起来抱着我，走到了周寡妇的面前，掀开了襁褓。

也就在这个时候，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周寡妇的眼神刚落在我的小脸上，她忽然就尖叫了一声，一下子就闭紧了双眼，大喊到：“把娃儿抱开，把娃儿抱开。”

我妈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得心里一紧，然后又是一沉，周寡妇都这样了，我儿子是惹上了多厉害的东西啊？

可抬头一望周寡妇，又确是可怜，双眼紧闭都不敢睁开，一张脸卡白卡白的。

这情况我妈还哪儿敢怠慢？赶紧的抱着我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上。

“月红啊，我这孩子...”担心着我的情况，我妈一坐下来就赶紧的问到。

“先把孩子抱出去，抱出去你进来再说。”周寡妇不理睬我妈的发问，只是一叠声的要我妈把我给抱出去，然后就走到床边，蹲下身去，像是在床底下找着啥东西。

我妈又担心又好奇，但哪儿敢怠慢，应了一声，抱起我就出了西厢房。

一出房间门，就看见我爸在院子里来回的踱步走着，一副着急的样子，我妈一出来，我爸就赶紧迎了上去：“秀云，我们儿子这是给看好了啊？”

“没，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你把儿子给抱着找周二摆龙门阵（聊天）去，别站在院子里，把孩子给冻着，我还得再进去。”我妈也来不及说啥，她急着进去问周寡妇到底是咋回事儿，交代了我爸几句，就向西厢房走去。

我爸抱着我，确实想再问问，可最终还是张了张嘴啥也没说，转身找周二去了。

进到西厢房，我妈看见周寡妇正蹲在地上烧纸，一边烧着，嘴里一边念念有词，敢情她刚才是蹲床底下拿纸钱去了。

我妈复又走到桌子前坐下，这一次周寡妇的话不再是一开始那叽里咕噜怪异的语调，所以我妈也就听清楚了周寡妇念叨些啥。

原话我妈记不得了，但大意是清楚的。

“我给你们敬些钱纸，你们拿了，就不要再来这儿，不要找麻烦，大家一条道上的，我更不

容易.....”总之，周寡妇就反复的念叨着这些，而我妈越听越毛骨悚然。

我妈不是傻的，这话明显就是说给那东西听的，咋周寡妇和那些东西是一条道的呢？

更恐怖的是，周寡妇念叨完了，又开始叽里咕噜的说我妈听不懂的话，话刚落音，屋里就卷起一阵一阵的风，一共卷了十七八阵才算消停。

我妈哪见过这阵仗，这房子垂着厚门帘，连窗户都没一个，风哪儿来的？

眼泪在我妈的眼里包着，那真是害怕的不得了了，但同时我妈又努力的忍着，为了孩子她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怕了。

当风消停以后，周寡妇总算又坐回了她那张凳子，她望着我妈只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你先等着。”

第五章点灯问鬼（2）

既然周寡妇叫我妈等着，我妈也只得等着，毕竟有求于人，就算心里再急，也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与诚意来。

周寡妇说完这句等着之后，就不再说话了，而是闭上双眼，全身又是一震，然后趴在了桌上，好半天才缓过来。

休息了几分钟后，周寡妇走到床边，也不顾我妈诧异的眼光，扯过被子就裹在了身上，然后整个人坐在了床上，身体还微微的颤抖着。

“额..秀云..额...麻烦你做..额..做碗姜汤...额..给我送来。”周寡妇说这话的时候，牙齿都打着颤儿。

我妈应了一声，立刻就出去做姜汤了，没有多问一句。

这是山里人特有的善良于淳朴，虽然担心着自己的孩子，但到底看不下去周寡妇冻成这个样子，况且别人不也是为了帮自己吗？

推门进了厨房，我妈发现厨房里坐了个人儿，这样猛地一撞见，还真把原本就惊魂未定的她吓了一大跳。

结果仔细一看，在厨房的大灶前坐着的不就是周家的二媳妇儿吗？

“你咋在这儿呢？这天冷还不赶紧去睡了？”看清楚人之后，我妈松了口气，也给周二媳妇打了声招呼。

“我这在烧灶，准备烧点水，做点姜汤。”周二媳妇一边往灶里添着柴禾，一边很平常的说到。

“做姜汤？这可巧了，我也是帮你嫂子做姜汤的。”我妈很是诧异，一边惊叹着，一边帮着周二媳妇往灶里添着柴禾。

“就是做给我嫂子的，她以前做完事儿，常常要喝碗姜汤的，我估摸着这次她也要，我这不就赶着来做一碗吗？”

“呵呵，你们妯娌感情可真好。”我妈真诚的说到，要真这样，周二媳妇对周寡妇真没说的。

“我嫂子不容易，我觉得她苦。”周二媳妇起身从大水缸子里舀了一瓢水，‘哗啦’一声倒进了烧的滚热的锅里。

我妈也不知道这话该咋接，干脆站起来，拿起菜刀，帮着她剁起放在案板上的老姜来。

两人就在厨房里沉默的忙活着，不一会儿，一碗滚烫的姜汤就做好了。

然后我妈端着盛在粗瓷碗里的姜汤，小心翼翼的出了厨房，周二媳妇紧跟在我妈身后，我妈的前脚刚跨出厨房，周二媳妇就在我妈身后幽幽叹息了一声。

“秀云大姐啊，我嫂子苦哇。”

又是这一句，我妈真不知道说啥好，可接下来周二媳妇的一句话，让我妈着实吓了一跳，端手上的姜汤也差点洒了。

“我有时真觉得我家大哥没走，也不知道这样缠着我嫂子好是不好？我嫂子的身体可是越来越差了。”

说完这句话，周二媳妇就转身回屋了，估计有些情况她见多了，自己觉得说出来解口闷气儿，也没啥。

可我妈呢？好不容易稳住了手里的姜汤，愣是让自己站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联想着周寡妇在西厢房的表现，再想着周二媳妇那句话，心里已经信了七，八分。

女人总是感性一些，相比于男人，这样的事儿说起来恐怖，可也触动了她们心里比较柔软的一块儿，如果不是两口子感情深厚，咋可能阴阳两隔还要厮守在一起呢？

想到这里，我妈对周寡妇也多了几分同情，连眼神也柔软了起来，再端着姜汤进了那间阴沉沉的西厢房时，心里也就不那么怕了。

端着姜汤，我妈一口口喂周寡妇吃了，许是心境产生了变化，我妈那动作都柔了几分，喂完姜汤，我妈又情不自禁的抓起周寡妇的手，想帮她暖暖，可一抓之下，却发现冷的渗人。

周寡妇挣脱了我妈的手，摇摇头，那眼神分明就是在告诉我妈无所谓，她甘愿的样子。

我妈看出了些什么了，周寡妇是知道的，这次事情来得急，周寡妇做事的时候是顾忌不上啥了，要知道在以前她做‘生意’的时候，可总是一个人先进屋子的啊。

如果这样我妈都没看出些啥，周寡妇自己都不可能相信。

两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同时有了一些心照不宣的交流。

指了指凳子，周寡妇示意我妈坐过去，她一个人扭着头，又在床上叽里咕噜的说了起来，估计是真是商量什么重要的事儿，周寡妇的表情丰富，语速也急，甚至有些肢体动作。

我妈耐心的等待着，因为刚才周二媳妇的话，这场景在我妈眼里看来，多像是两口子在商量啥事儿啊，可怜的是，他们的距离何止隔了十万八千里。

看着这两口子，我妈就想起她和我爸也是感情深厚，也不知道如果其中一人先走了，会不会也做这种选择？想着想着，我妈竟落下泪来。

这事也是我妈才能这样，换成我爸这种粗神经，怕是只有一种诡异恐怖的感觉吧。

就在我妈伤心感怀的时候，周寡妇也停止了她的叽咕声，还是身子猛的一震，再次张开了眼睛，甩开了她的被子，和我妈隔着一张桌子坐下了。

这次周寡妇没有任何的废话，张口就对我妈说到：“我是周大。”

虽然早已有心理准备，周大还留在这里，但陡然听周寡妇说她是周大，我妈还是吓得不行，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好半天才又坐了下去。

莫非这就是鬼上身？从来就没咋离开过农村的我妈，其他见识没啥，可是神神鬼鬼的事儿，她是听说了不少的，‘鬼上身’这点儿见识还是有的。

可是面前的周寡妇，不，应该说是周大却没半点心思跟我妈废话，开门见山的就说到：“你娃儿的事情我整不清楚，你抱他一进来，我就看见跟进来了一群凶得很的同道中人，明白是啥子吧？”

一听这话，我妈吓得面色卡白，这一个都够骇人了，这跟着一群该咋整？

一想到我日日夜夜被一群鬼缠着，一想到我家日日夜夜住着一群鬼，我妈就觉得自己要疯了，一下就没了主意，当下颤着嗓子就开始喊：“老陈，老陈……”

这个时候，她需要家里的男人拿个主意。

谁想她的声音刚落下，面前的周大就大声说到：“你莫喊，男人身子阳气重，我受不起这冲撞。”

好在我爸此时在周二的房间里，估摸着也没听见我妈那因为颤抖而导致声音不大的喊声。

不过，周大这一喊，我妈总算恢复了稍许的冷静，面对周大也不是那么害怕了，男人阳气的冲撞他就受不了，看来鬼也不是啥无所不能的东西。

再换个说法，儿子是有希望的。

见我妈安静了，周大不待我妈发问就继续说到：“你也莫怪我，我在阳间呆了那么久，原本就虚得很，看你抱着儿子一进来，我就晓得这个事情不好整，我本来是不想惹麻烦的。但是架不住我婆娘求我。”

说到这里，周大叹息了一声，嘀咕了一句：“求我积德也没用啊，我和月红这样，积再多德都没用。”

周大这说法其实挺凄惨的，可我妈听闻了一群鬼之后，哪儿还顾得上深究周大和周寡妇的事情啊，一心就只想周大继续说下去，说清楚。

她相信如果真的没办法，周寡妇两口子也不会嘀咕那么久，而且一副有话要给自己说的样子了。

要相信我妈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冷静了，才有如此的分析能力。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瞧女人的智慧，和比男人对逆境的更大适应性。

果不其然，周大对我妈此时的冷静很满意，自顾自的说下去了：“它们威胁我，我原本是想帮你儿子看看天灵盖的，看看有没有死气，结果一看，它们就呲牙咧嘴的威胁我。它们是孤魂野鬼，身上怨气重的很，然后留在阳间的，和我都不一样，不要说一群，就算其中一个，我要遇见了，也得绕着走。所以，我没得办法。”

“那要咋个弄嘛？”听到这里，我妈终于问了出来，周大讲的缠着自己儿子的东西是如此凶厉，我妈哪里还忍得住？

“你听我讲完。”周大摆摆手，然后继续说到：“鬼眼和人眼不一样，多大的本事我也没得，但是一个人的运道，我还是看得清楚。比如一个人要有好事儿，他的天灵盖上必有红光，这样的人我远远看见了，还得躲。一个人若是没得福，也没得祸，天灵盖上就啥也没有。如果一个人有祸事，那必定是有灰气，如果是黑气的话，那就是死气，不死也要大病一场。我喃，是想尽点本分，帮你儿子看看有没有死气，再把有东西缠着他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就对了。但是我看不了你儿子，感觉朦胧的很，想叫你抱过来看仔细点儿，又被威胁，我望那一眼，却望见你儿子头上有点点黄光，这个我就真的懂不起了。”

周大一口气儿说完了这许多，算是把情况给我妈说清楚了，无奈听他的言下之意，他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啊，我妈那问题算是白问了。

“那我儿子就只有那样了吗？”我妈不禁悲从中来，原本她是认定周大有解决之法的，可残酷的现实让她不敢抱这样的幻想了。

但是不甘心，强烈的不甘心让我妈又多问了一句。

“这...”周寡妇的脸上显出了踌躇之色，显然是周大在踌躇。

我妈一看有戏，顿时用充满哀求和希望的眼神望着周大。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老.庄.日.记】整.理.发.布，免.费.分.享，
如您是付费购买，请退款并举报**

第六章他是高人？

周大叹息了一声，说到：“好了，我刚才和我婆娘争的也不过是这个，但是...有没有帮助，我不晓得。你去找一个人嘛，他可能有点真本事，早几年我婆娘日子好过的时候，他曾经莫名其妙来过我家，望了一眼我婆娘，就说了一句：“一口阳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枉我以为这里有人会下茅之术。算了，走了，不应该在一起的，最后还不是互相拖累。”然后，这个人就走了。我和我婆娘的事儿，除了家人有点猜测，还有谁晓得这具体情况？他定是个高人。”

“他是哪个？他在哪儿？”我妈急忙问到。

“他...他你肯定晓得的，就是姜老头儿。”周大有些犹豫的说出，生怕我妈不信。

“姜老头儿，你说是前几年莫名其妙就到我们村的姜老头儿？”我妈确实有些不信，追问了一次。

就那老头，会是高人？可那老头，就是高人，他也是我这一生最敬重的师父，亦师亦父！

“就是他，你去找他吧，如果找对了，我们也有求于你，多的我不说了，我婆娘受不了了。”周大急急的说完，身子一震，整个身体软了下来，显然他又把身子还给了周寡妇。

周寡妇显得比上一次更加的虚弱，趴在桌子上是一动不动，我妈哪能问完了自己的事情就不管周寡妇了？她连忙过去扶住周寡妇，一碰她身子，觉得比刚才更加的阴冷，气息也非常的微弱。

农村的女人也有把力气，我妈很快就把周寡妇扶出了西厢房，然后背她到堂屋，放在了火炉前的椅子上，正巧我爸也抱着我正在堂屋里和周二摆龙门阵，想是堂屋里有炉子，比较暖和。

周二一看这阵仗，哎呀了一声，赶紧进屋去拿了条被子给周寡妇裹上，我妈则赶紧又去厨房煮姜汤了。

看着他们忙忙碌碌，我那一无所知的爸爸不禁说到：“秀云，你看我要干点啥？”虽然我爸一无所知，但他总归还是隐约明白一点儿，那就是周寡妇是为着我家的事儿，才成这个样子的。

“哎呀，你啥子也不用做，就在这儿帮忙看着月红就是了。”我妈现在可没心情和我爸啰嗦。

一番忙碌之后，周寡妇的情况总算好转了点，人也回过了神儿，她望着我妈，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

我妈大概也能知道要说啥，不禁问到：“要不要老陈和周二先避下？”

周寡妇摇摇头，估计她和周大也有啥大的困难，已经顾不得隐瞒什么了，：“高人说我们两个是互相拖累，但我实在不想害了他，害了他他就是绝路，我到底还能变成鬼，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而且我怕周强那娃儿可怜，虽说周家肯定照顾他，但是有妈的娃儿总要好些，没爹又没妈娃儿的心里受不了。你如果请得动高人，就帮帮我们嘛。”(这段话太长，就不打周寡妇的打嗝声了，大家明白就好。再说我打得累，不也有朋友说看得累吗？)

“嫂子，你在说啥子哦？啥子变成鬼哦，啥子没爹没妈哦？”周二关心嫂子，立刻大声的嚷嚷起来，周寡妇只是摆手，让周二不要再问。

我爸做为一个外人，就算满肚子的问题，也不好说话，更不好在这个时候问我的事情。

至于我妈，很真诚的望着周寡妇，也不顾冰凉抓着她的手说到：“我一定尽力去做，你就放心。其实，有句话我也想说，该放下的就放下，做对对方有好处的事情，也是感情深的表现，何况还有个娃娃？”

周寡妇感激的朝我妈点了点头，疲累的她已经不想再说话。

就这样，我爸忍着一肚子疑问和满腹心事的我妈一起回到了家里。

寒冷的冬夜，很多人已经早早的睡下，甚至进入梦乡了，可从周寡妇那里回来的我的父母，却没有一丝睡意，甚至还在房间内点着两盏很亮的油灯。

此时，我爸已经听我妈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拿烟的手有些颤抖，过了半晌才说到：“姜老头儿，可靠不哦？”

“毛主席说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去找来看嘛。”我妈紧紧的靠着我爸说到，两只眼睛就是不肯闭上，想着家里就跟‘鬼开会’似的，我妈睡不着。

“也好，让我们的儿子再苦一下，我明天就上山找姜老头，今天..今天晚上就点起灯睡嘛。”我爸心里也怕得很，不然咋会点起等睡？

光明在某些时候是能给人强大的慰藉的。

一夜无话。

第二天，我爸妈起了个大早，我妈麻利的给我爸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饭，我爸吃了以后，批上

他那厚厚的袄子，怀里揣两个馒头就要上山了。

为啥要揣两个馒头？很简单，我们村挨着那片山不高，但是绵延几十公里，那是够大的，我爸知道这姜老头儿一个人住在山上，可具体哪里却不知道，村里人也不知道，反正就知道他会时不时的在村里窜窜就对了。

所以说来，一下子要找到他也是极难的，不揣点干粮咋行？

早晨的山路湿气极重，我爸走了一会儿山路，两个裤管就湿淋淋的了，眼看着天色已经泛着肚皮白了，我爸就收了手电筒，坐在一块大石上，准备抽根烟，休息几分钟。

“这姜老头儿该是个高人吧？”随着烟雾的升腾，我爸心一静，就开始嘀咕起来。

若不是高人，咋会一个人住在山里？先不说鬼鬼神神，这山里的虫豸也是极多的，特别是那长虫，就算本地人都不知道在这片山上有多少种。

反正一个普通人是决计不敢一个住山上的。

我爸仿佛为姜老头儿是高人找到了强大的借口，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可过了一会儿，我爸又皱起了眉头，姜老头的形象和所作所为又在他心里翻腾开来。

姜老头什么形象？头发花白，胡子老长，面色其实极好，白且红润，可是脏啊，常常就看见他因不洗脸而留下的污垢，一行一行的，脖子上也是，就连胡子上也挂着不知道啥东西的残渣。

身上常常穿着都快看不出本色的衣服，夏天还好，其他节气里，他的两个袖口无不是油亮亮，硬邦邦的，这是有多久没洗，擦了多少次嘴才能形成的啊？

说这形象也就罢了，可他的行为却更是让人哭笑不得，首先他好色，看见村子里漂亮的大姑娘，眼睛都不带眨的，有时还会一路跟着别人走，人也不怕他这一个老头，都知道他没胆做啥，就是看。

而且赶他，骂他，他也不恼，嘴里还念叨着：“君子发乎情，而止乎礼。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山里人哪儿懂他念叨些啥，常常就骂得更厉害，他嘿嘿笑着，看够了也就自己走了，至多在转身回走的时候吼一首不着调子的山歌，再喊上一句：“大姑娘美诶……”

另外，姜老头好吃，他在村里转悠的时候，若是发现哪家有啥新鲜东西熟了，总是要厚着脸皮问人讨要，人若不给，他就赖着，当看到别人做活计时，就赶紧的来帮忙，不要帮也不行，赶也赶不走。

反正讨要的东西值钱点儿呢，他帮着做活计的时间就久点，讨要的东西稀松平常一点儿呢，他就少做些。

通常这样，很多人家也就给了，反正地里的东西也不稀罕，山里人淳朴，也见不得一个老头子这样。

可这怪老头也不道谢，就说：“我帮你干活，你给我吃食，两不相欠，不沾因果，还结个善缘，大好，大善。”这话在平常人看来简直疯癫之极。

第七章山中寻人

姜老头就是这样在村子里晃悠，偶尔也与人说起就住村后面那片山上，他的出现也没规律，有时一个月天天在村里晃悠，有时一两个月不见踪影。

对于他住山上的话，人们是信的，他来到这片地儿5年了，人们多少还是对他有些了解，发现这姜老头是不说谎的，不愿说的事儿，打个哈哈混过去，也不瞎编胡造。

另外，村子里的人大多都认为他是一个可怜的流浪老人，见这村子相对富庶，人心好，就在这儿留下了。

其实，不得不说这算是一个原因。

抽完一根烟，天色又稍微亮了一些，我爸起身来，干脆把裤管扎在了袜子里，继续前行。

山上路不好走，还有很多地方根本没路，我爸一路慢慢的转着，不觉就过了3,4个小时，连姜老头儿的影子都没见着。

但也好在今天是个冬日里难得的晴好日子，在暖洋洋阳光下我爸的心情还算开朗，也没过多抱怨，心里只想着，找个干净地方，吃了干粮，下午再找找，然后赶在晚饭前回去。

“如果没找到，明天继续找，多找些日子总能找到，说不定运气好，还能在村子碰上。”喝了一口山泉水，我爸自言自语的说到，山里没啥人声儿，自己说个话，也当是解个闷。

山泉水甘冽，这一大口灌下去，当真是解乏又解渴，寻思着这地方不错，就着山泉水吃馒头，也是格外香甜，我爸就决定在这吃干粮了。

可刚坐下没多久，馒头才刚拿出来，我爸就听见一声不着调的山歌，配上那破锣嗓子，简直影响人的食欲。

但我爸高兴啊，这种调调他简直太熟悉了，不是姜老头又是谁？他在村子里晃悠的时候，没少唱不着调的山歌，没让乡亲们少听他那破锣嗓子，根本是想不熟悉都难。

“姜老头儿，姜老头儿....”我爸扯开嗓子大声喊着，毕竟山势蔓延，山路曲折，我爸此时也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大喊了几嗓子过后，果然就听见在我爸挨着的那条山路背后，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诶，是哪个喊我嘛？”

“姜老头儿，这边，这边……”我爸高兴的大声嚷着，又蹦又跳，简直跟见着了亲人八路军似的。

循着我爸的声音，不一会儿姜老头就背后的山路钻了出来，天晓得他在这片山上的哪里晃悠着，碰巧就遇见了我爸。

还是那副脏兮兮的样子，甚至透着那么一丝猥琐。和农村人的印象想象里的高人差太多了，在他们看来所谓高人是要有一副不错的‘卖相’的，比如仙风道骨啊，比如鹤发童颜啊，再不济也是一副高深莫测，生人勿进的样子。

不过以上这些，和姜老头是沾不上半点儿关系的。

但已经是病急乱投医的我爸，哪儿还管得了这些，就算周寡妇告诉他一头猪是高人，他此刻也是能看出高人相的。

“姜老头儿……”我爸一见着姜老头儿的身影，立刻就奔了过去，站在姜老头儿面前，不由得又改口喊了声：“姜师傅……”

姜老头儿没半分诧异的样子，也不问我爸啥事儿，老神在在的享受着我爸恭敬的态度，等我爸呵呵的陪笑脸喊完了，他举起其中一只手说到：“馒头给我吃，夹泡菜没有？”

他一举起手，我爸吓了一跳，这啥啊？一条‘绳子’差点砸自己脸上了，再仔细一看，这姜老头儿手里提着一跳软绵绵的竹叶青。

四川多竹，竹叶青是一种常见的毒蛇，但并不是它常见，它的毒性就不烈，反而是剧毒无比，山里人关于竹叶青的传说可多了去了。

这姜老头儿……我爸已经说不出多余的话，冬眠的蛇他都能搞出来，还专搞毒蛇，真有本事，想着姜老头素来的禀性，我爸一点儿都不怀疑这竹叶青是他拿来吃的。

想归想，可我爸还是恭敬的把馒头递了过去，并解释到：“泡菜怕久了变味，就没夹，姜师傅将就着吃嘛。”

姜老头儿也不客气，‘啪叽’一声坐在地上，把手里那条估计已经被抖散了全身骨头的竹叶青扔在地上，接过馒头就开吃。

我爸奇怪他咋不用另外一只手，用抓过蛇的手就开始，却哭笑不得的发现姜老头的另外一只手上提着一只野鸡。

那个时候，山林里野鸡野兔还是不少的，甚至连狐狸猴子也能见着，但经过了那饥饿的三年，它们就消失了好多，这姜老头这都还能搞到野鸡，也真能耐。

想到这儿，我爸笑咪咪的看着姜老头，此时这个在他面前毫无形象，大吃馒头的人简直就是

仙人的化身。

姜老头吃完了一个馒头，拍了拍手，随便抓了抓胡子，便大喝起山泉水来，喝完了他打了一个嗝，我爸赶紧的又递上一个馒头。

姜老头也不客气，抓过就吃，终于在把馒头吃完后，姜老头拍了拍肚子，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有泡菜就好了，这四川的泡菜是又脆又酸，还带点点微辣，好吃的不得了。”

“那你去我家吃，吃多少包够！”我爸真愁不知咋开口，提姜老头提起泡菜，赶紧说到，他此时恨不得坑蒙拐骗的把姜老头儿弄去我家。

“泡菜？喊我帮忙，就拿泡菜打发我？你想得美？”姜老头儿一副不屑的样子，随手抓起地上的竹叶青，加上手里的野鸡一股脑的塞在我爸手里。

我爸听姜老头儿的话，简直就跟遇见了神仙一样，半晌反应不过来，只得傻傻的，下意识的就接了姜老头儿递过来的东西。

“毒蛇的味道最为鲜美不过，和着这个野鸡一起炖，最好了。记得小火慢炖，要炖足了时候。另外，你家有啥好吃的，拿手菜统统拿出来招待我，酒我也是要喝的，不喝外面卖的瓶装酒，要喝上好的自家酿酒。我明天中午就到你家来吃，走了！”说完，姜老头儿转身就走。

留下目瞪口呆的我爸犹自还在那里发愣。

我爸是下午时分回到家的。

我妈刚把门打开，我爸就窜进了屋，也不顾我妈诧异的目光，把手上的野鸡和竹叶青往地上一扔，拽着我妈的胳膊就往屋子里窜。

“我说老陈，你这是干啥去了？上山去打猎去了？你说你咋不办正事呢？”我妈看到我爸扔在院子里的东西，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就骂开了。

我爸心里又急，又解释不得，干脆大力把我妈拉近了屋子，待到把门关上，我爸才说到：“我打啥子猎？你觉得我有那本事？你觉得我会放下我们儿子事儿不管，然后有那闲空去打猎？”

我爸一叠声的问题，把我妈问懵了，是啊，按说我爸不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啊。

“先给我倒杯水来，我慢慢跟你说，这次是真的遇见高人了！”

一个小时以后。

先是我爸挑着一担粮食出门了。

接着我妈到院子里麻利的处理起鸡和蛇来。

在那个年代，农村人吃蛇不稀奇，毒蛇应该咋处理，我妈还是得心应手的。

两个小时以后，一条竹叶青，一只野鸡就被我妈处理的干干净净，雪白的蛇肉，新鲜的鸡肉被我妈分别用两个盆子装了，用塑料袋盖好，然后扎好。

接着，我妈把两个盆子放在了一个木盆里，来到后院的井边，把盆子绑好在井绳上，然后把这盆肉吊了下去，在离水面大约 10 厘米的地方停下了。

最后，我妈再费力的搬好一块大石头，盖在了井上，严丝合缝，不留一点儿空隙。

水井就是我家天然的冰箱，我爸妈一直到老都认为在水井里保存的东西最是新鲜，明天高人要来吃饭，我妈可是一点都不怠慢。

忙活完这一切，我妈又垮着篮子，去了后坡的竹林，现在的冬笋可是极好的，我妈要去弄一些儿来。

我妈刚采完冬笋，就看见我爸回来了，我妈急急的问到：“肉弄回来没？”

农村人没肉票，杀完猪吃不完的都做成腊肉了，吃新鲜肉得拿粮食去换，招待客人没肉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就算这样，肉也不好弄。

我爸急急的去镇上跑了个来回，难为他大冬天都跑出了一身儿的汗，他喜滋滋的说到：“弄到了，一斤多肉呢，挺顺利的。”

“唉，一旦粮食就换了这点儿肉.....”我妈到底心疼的紧。

“好了，为了儿子，这点粮食算啥，人只要到我们家吃顿好的，够意思了。”我爸喜滋滋的，姜老头儿那句求人帮忙让我爸认定他是遇见真正的高人了。

这些都还不算，接着我爸又跑去了河边，总之为了明天他是要倾尽全力了。

到傍晚的时候，我爸弄回来两条新鲜的河鱼，接着又要出去。

“老陈，你饭都没吃，这又要往哪儿赶？”我妈接过河鱼，直接扔进了水缸子里，看我爸又要出去，不禁疑惑的问到。

“去弄点黄鳝，你知道我那爆炒黄鳝的手艺可是极好的，一定要让姜老...姜师傅吃的满意。”我爸仿佛处于一个极亢奋的状态。

“这大冬天的，又不是夏天，你哪里去弄黄鳝啊？”我妈简直哭笑不得。

“谁说冬天弄不到，冬天它就藏在淤泥底下睡觉，藏得深而已，你放心，我弄得到。”我爸充满了信心。

第八章百鬼缠身童子命

我妈也不拦着了，毕竟鸡和蛇都是别人提供的，咋说自家也要拿出足够的诚意来，弄点黄鳝就弄点黄鳝吧。

这一天，一直到半夜，我爸才窜了回来，一身的淤泥，他还真弄到了 20 几条黄鳝。

我妈心疼我爸，赶紧打了热水给我爸擦洗，我爸还在抱怨：“要赶在夏天，弄到这时候，我要弄好几斤的黄鳝！让姜师傅吃个痛快！”

“好了，好了，明天还要早起，你就别在那儿兴奋了。”我妈嗔怪到，也不知道我爸咋那么兴奋。

她哪里了解一个男人所背负的压力，这些日子我爸一直抱着希望在为我治病，可他心里苦啊，就像一只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一般，这一次姜老头儿的出现，让我爸有一种压力被释放出来的快感。

一切，都为了明天准备着。

第二天中午 11 点半多一点儿的样子，姜老头如约而至。

还是那副不修边幅的样子，给人感觉还是那样的散漫，他背着双手，一副我很熟的样子进了我家家门，迎接他的是我热情的爸妈，和一大桌子菜，另外还有我那两个望着桌子直咽口水的姐姐。

姜老头进屋后，并没看那一桌子菜，而是绕着我家各个房间走了一圈，看那样子就跟参观一般的闲散，我爸妈哪儿敢怠慢，紧紧在他屁股后头跟着。

走完一圈后，姜老头摇摇脑袋，莫名其妙说了句：“挺普通的，不是很有钱。”

我爸妈听完后差点摔倒，这姜老头是啥意思？莫非是来我家参观来了？

姜老头也不多解释，那时他又如何跟我爸妈解释，我家的格局没有任何问题呢？打一句幌子过了就算了。

“走，吃饭。”看完这个，姜老头就直奔饭桌去了。

他老实不客气的在上首坐下了，再一看桌子上摆的菜，就忍不住吞了两口口水。

摆正中的就是那道野鸡炖蛇，加入雪白鲜脆的冬笋，汤头火候又正好，那袅袅升腾的香气，连神仙闻了都忍不住。

旁边同样摆着几个大瓷碗，一碗是油光剔透的老腊肉，一碗是回锅肉，再一碗是爆炒黄鳝，旁边还有一个钵子，钵子里装得是热腾腾，香辣辣的豆瓣鱼。

这是正宗的四川农家菜，农家做法，要多新鲜有多新鲜，看那几个辣菜，光是红彤彤的二荆条，配上绿油油的葱花儿，就已经让人食指大动了。

为了怕姜老头腻着，我妈还特地凉拌了个萝卜丝儿，弄了一碟子泡菜。

我爸也不啰嗦，上好的米酒也呈了上来，这还是找村子里最会弄米酒的人家拿东西换来的。

姜老头不客气啊，待我爸给他倒上酒以后，抓起筷子就开始大吃，这菜还没完全咽下去呢，又‘哧溜’一口酒，吃得那是一个风卷残云，不过也辣得直吐舌头。

我爸看出点儿端倪，直接就问：“姜师傅不是四川人？”要四川人，这辣度固然是辣，还不至于吐舌头。

姜老头儿不答话，还是忙着吃。

我爸尴尬一笑，也不继续追问，姜老头不愿答的问题，一般都是回避，这点儿我爸知道。

可是在饭桌上，无论我爸妈怎样想办法想说点儿啥，姜老头儿都是不答，就是吃，就是喝。

将近一个小时以后，姜老头总算酒足饭饱，把筷子一撂，杯子一放，直接用袖子抹了一把嘴，这次不待我爸妈说啥，他直接说到：“把你们儿子抱过来我看看。”

神仙，真神仙，我爸妈简直惊喜非常，二话不说，我妈就牵着两个姐姐出去了，我爸直接就去抱我了。

但其实哪儿有我爸妈想的那么神奇？过了一些年，我师父就告诉我，他的卜相之术远远不如一个人，在山上遇见我爸，是真真的撞了缘，而他的那点面相之术，虽然不算他的看家本事，但还是能一眼看出我爸定是有所求。

至于在吃饭的时候，我师父细看了我爸妈的面相，心里就有谱是子女不顺，而我两个姐姐就在饭桌上，我师傅细看之下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唯一的问题就出在我身上。

村子里就那么些户人家，我师父常年在这里晃荡，谁家生了个孩子，还是知道的，况且刚才转屋子的时候，也看见放大床上的我了。

这就是全部的经过。

但是命运就是这样，我师父当年卜出了他在哪个地方会有徒弟缘，加上一些特殊的和历史原因，他特地到了这一带，一呆就是好几年，却不刻意寻找，道家讲究自然，若真是自己徒弟，撞缘也会撞上，命里有的跑不掉。

不到一分钟，我爸就把我抱到了姜老头儿跟前，他细细的打量着我，眉头微微皱起，还轻轻咦了一声。

不待我师父说话，我爸就心里急，赶紧把我翻了一圈，指着我后脑勺那个胎记说到：“姜师父，你看这个有问题吗？”

说完，我爸又神秘兮兮的补充了一句：“听说，这是被那东西盯上的印记。”

我爸这句话仿佛让姜老头儿回过了神，他喝了一声：“胡扯，把孩子的生辰八字说给我听！”

“是，是...”我爸赶紧的把我的生辰八字说了。

姜老头儿站起来，背着走，开始来回走动，嘴里念念有词，尽是我爸听不懂的：“67年，天河水...日支..这时辰，啧啧...会那赶巧？”

说到最后，姜老头儿竟然说起了了一口京片子，可见入神之深。

“不不...那只是表面的看法..”说到最后，姜老头儿又叫我爸把我给抱过来，他细细的看起我的面相，尤其注意眉毛和鼻梁。

末了，他不放心，抓起我的手看了一番，最后再细细的摸了一遍我的小腿儿。

这番功夫做完，他挪不开眼睛了，细细的盯了我一会儿，然后才严肃的对我爸说到：“这孩子是真童子命，还是道童子！注定他没多大父母缘，你们可受得了？”

“你说啥，意思是我儿子要死？”我爸不懂什么命，什么命的，他一听没多大父母缘，就慌得很。

“不，有我在，他不会的...有些事情呆会儿再给你们细说，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仔细想想再回答我。”姜老头儿严肃的说到。

“啥问题，姜师父尽管问。”我爸听见有他在，我不会没命的，放心了许多，面对姜老头儿的问题也有心回到了。

“你儿子出生的时候可是 12 点整？”

“这个？这个要咋算？”我爸有些不明白，这具体咋才能算出生，露头粗来？整个身子出来等等等等....要定点儿就颇有些不可细说的味道了。

“胎儿落地之时，就是整个身体就脱离母体之时。”我师父非常严肃，说话也开始文绉绉的了。

“姜师父，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掐不准是不是整点儿，这个很重要吗？”我爸小心翼翼的

问到。

姜老头儿早料到也是这样，摆摆手，并不理会我父亲，而是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的走动了起来。

所谓推算一样东西，有时也不一定要卜卦，就跟求解数学题一样，有时有了必要的条件就可以解题，就是说不是每道题都会用到数学公式一样。

我的情况已经给了姜老头儿充分且满足的条件，沉吟了半晌，他说到：“我推算出来了，你儿子是踩着正点儿出生的，这问题就出在他是童子命，且是正点儿出生的原因上。”

“中午 12 点？姜师傅，那可是青天白日，一天中最敞亮的时间，咋会被那东西缠上？”我父亲的思想简单，他觉得按照民间的说法，这时候绝对是最阳的时间，咋可能惹那些东西。

姜老头儿也不言语，出了门，在院子里随便捡了一根树枝，画了起来，正巧我妈也把我两个姐姐哄去玩了，刚看到了这一幕。

我爸和我妈以为姜老头儿会画个啥高深的阵法，结果姜老头儿三下，两下就画好了，原来是个太极图。

“姜师傅，这是？”我爸问到。

“正午是最敞亮的时候？谁告诉你的，正午是阴气最重的时刻！最阳的时候，偏偏是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候，那公鸡第一声打啼儿的时候。”姜老头儿平静的说到。

“为啥啊？”我妈也想不通这个理儿，大中午偏偏还成阴气最重的时刻了。

“具体的说了你们也不懂，我简单的说下吧，看这图，这两条阴阳鱼....”姜老头儿指着那太极图阴阳鱼交汇的地方说到，交汇的地方恰恰就是 2 个最尖的点儿。

“我要跟你们说的不是啥阴阳交合之类的事儿，而是盛极必衰的理儿，任何事情到了极致，就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阴阳鱼也蕴含了这个意思，12 点是个一个极致，也就是一天白日里盛阳陡然转阴的时候，你说阴不阴？连一个过程都没有，就这样转了，踩着这个转点的人，就等于踩着最阴的时候。”姜老头儿尽量浅显的解释到，他的说法简直令人惊奇，至少我爸我妈是没听过这种说法的。

姜老头儿也不强求他们相信，把树枝一扔拍拍手说到：“谁说夜晚才闯鬼，大中午的一样容易闯上，特别是那时间段儿是它们白天唯一可以活动的时间，它们生前都是人，当然喜欢白天一点儿。”

姜老头儿的一席话，说的我爸妈心里凉飕飕的，我妈也想起了她中午午睡的时候挺容易被迷住的，原来是这么一个理儿。

第九章百年虎爪

“那我儿子到底是啥问题啊？”我爸知道了我出生的时刻极阴，但他相信那么大个中国一定还有其他人是这个时候出生的，咋就自己的儿子百鬼缠身呢？

“巧就巧在你儿子是童子命，又踩在这个点儿上出生，童子命的魂魄极为强大，有时甚至会出现重八字的现象，那就是身体里的童子魂，和投生的本魂没完全融合，形成了双魂的特殊现象，所以就有重八字，也就是两个八字！简单的说，魂魄属阴，那么肉体必定属阳，魂魄太过强大，整个人就是阴盛而阳衰。属阴并不是啥坏事儿，至少灵觉非常强，你儿子脑后的胎记就是灵觉已经强大到形成眼的现象了，而且魂魄强大，极易感悟天地！”姜老头细细的解释着，我爸妈听得似懂非懂。

就算这样，我爸妈也明白了一点儿，那就是儿子命阴，还踩着个阴时出生，那还了得？

“那我儿子……”我妈很是着急。

“阳体弱，身子自然虚，童子命本就劫数多，一般是难以养活的，不过也不是无法可解。另外，你儿子把附近所有的孤魂野鬼都招来的，先是童子命的人本就容易招惹这些，加上他出生的这个时候。小孩子魂魄不稳，加上是童子命，阴盛阳衰，就如天包地，阳关阴一般，你儿子的身体极不易关住他的魂，那些孤魂野鬼个个都想取而代之，能得人身，强过孤魂野鬼四处无着落的境遇百倍！”我师父三言两语把所有问题说清楚了。

“那姜师傅，你说能救我儿子，现在就救？”我爸非常的着急。

“不忙，你儿子的情况要做场法事来解，可驱除鬼怪，我现在食了荤酒，不宜做法，今晚我现在在你家住下，明早我上山去拿点儿东西，然后再做法事。这个你拿去给你儿子先戴着，情况会缓解一些。”说完，我师父从怀里摸出一件物事儿，递给了我爸爸。

我爸接过一看，那是东西足有三寸长，油黄色，温润可人，而且爪尖尖锐无比，而另一头是用黄色的金属包着，上面还有纹饰，黄色的金属上有一个小洞，一根红色的绳子从中间穿过。

“姜师父，这是啥？”我爸实在是认不出这件物事儿。

“虎爪！五十年以上，老成精的老虎的虎爪。给你儿子戴上就是。”姜老头儿轻描淡写的说到，仿佛这件物事儿在他眼里不值一提。

我父母是农民，也根本明白不了虎爪有多么的珍贵，何况是这样的虎爪。

只有我妈眼尖，一眼看见了那黄色的金属，犹豫着开口说到：“姜师父，这包着的东西是黄金吧？”

“嘿嘿。”姜老头儿不愿多说，笑过之后就只说了一句：“这是我该尽的力，我和你儿子的缘分长着呢，先给他戴上吧。”

说的我爸妈那是一个莫名其妙，却也不好多问。

民间只知狗辟邪，邪物最怕狗牙不过，说是狗牙能咬到魂魄，其实和狗比起来，猫才更为辟邪，只不过因为猫性子惫懒，心思冷漠，不愿多管而已。

总的说来，邪物对狗只是忌惮，对猫才是真正的惧怕，尤其怕它的爪子。

而虎是大猫，正对四象里的白虎，那爪子才是真正最好的辟邪之物！虎的寿命不长，老成精，五十年以上的大猫，更是稀罕之极，也是我师父才拿得出手，一般的道士哪里去寻这种物事儿。

我爸拿过虎爪直接给我戴上了，说来也是奇怪，我的呼吸霎时就平稳了起来，哼哼两声也没有了平日里那种被掐着脖子的感觉了，真的是有奇效！

我父母对姜老头儿更是信服了，真正是毕恭毕敬的伺候，可姜老头这次不接受我爸妈这种态度了，只是说到：“你们平常对我就是了，我们以后都算是有渊源的人了，这态度不合适，否则我就走了。”

这姜老头儿说话越来越奇怪，也不解释为啥，我爸妈那是一个云里雾里，可也不好多问。但是他们真的怕姜老头转身就走，态度只能强装着自然。

姜老头儿在我家里住下了，但他对其他的不感兴趣，晚饭更是只吃了点素菜，不似平日里那老饕的样子，而其他时候，他就喜欢抱着我，细细打量，时不时‘嘿嘿’傻笑一下，看得我爸妈心惊胆颤。

直到临睡之际，姜老头儿才冷哼了一声：“还是聚而不散，真正是给脸不要脸，明天全给镇了。”

第二日一大早，我父母就醒来了，可一觉醒来，却发现姜老头儿不在了，他昨天说过要到山上去拿点儿东西，想是去山上了，但谁也不知道他多早走的，只是觉得从出生以来就一直睡得不甚安稳的我，昨夜竟然一点儿没闹，直到他们醒来时，我都睡得香甜无比。

我爸妈心里高兴，更不会认为姜老头儿是自己跑了，我妈昨天细细看过我那虎牙坠子，认定了那东西是黄金给包着的，我妈的嫁妆里最珍贵的就是我奶奶给她的一个黄金戒指，所以黄金她是认得的。

既然黄金那么贵重的东西都随手给了我，而且给的东西还那么有效，他怎么会跑？

果然，天刚大亮，姜老头就来到了我家，身上和往常不一样，他背了一个布包，还提着一个桶子，桶子里竟然装着水。

放下东西之后，姜老头儿就对我妈说到：“烧水，我要沐浴更衣。”

“沐浴更衣？”我妈一时反应不过来。

“就是洗澡换衣服。”姜老头随口说到。

应姜老头儿的要求，我妈整整烧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热水，因为姜老头要求我妈准备三个盛水的物事，其中一盆他要用来擦洗身体，其中一盆是给我沐浴之用，最后是我家洗澡用的大桶，姜老头儿要用来沐浴。

这可够繁复的，我妈简直不能想象姜老头洗个澡那么多规矩，而且在我妈烧水之时，姜老头一直就在神秘秘的熬煮着什么东西。

而熬东西的水，就是姜老头自己提来的水，我爸问他：“姜师傅，那是什么水啊？不能用我家的水？”

“不能，这是无根之水，不占地气儿，熬香汤的水是要特殊之水的。”姜老头儿还是那风格，不解释，直接就答了。

姜老头儿熬了 2 小锅水，在熬制的过程中，加入了不少零碎的东西，而且整个过程中不离灶台，时时在调整着火候。

等我妈把姜老头儿要求的水兑好之后，姜老头指着他熬制的其中一钵水说到：“这钵主料是白芷，你兑入盆里，这是给三小子用的。”

“这盆的主料是桃皮，是我用的，兑入那个大木桶就行了。”

我妈按照姜老头儿说的做了，然后疑惑的问到：“姜师傅，那么小的孩子泡水里合适吗？”

“你抱着他，全身都用这种水泡到，可以泡一段儿休息一段儿再泡，注意添些热水就行，对你三小子，我绝地不会不尽心，这香汤我轻易是不会熬制的，因为太费功夫，而白芷香汤辟邪，去三尸，是再好不过，你照做就可以了。”一提到我，姜老头儿的解释就多了起来。

而他自己用的桃皮香汤，其中的主料是桃树去掉栓皮后的树皮制成的，最是醒脑提神，这是为了等下他要做的事儿做准备。

香汤不易熬制，配料火候无一不是有着严格的要求，水也必须配套的特殊之水，外加还需要澡豆，和配合的蜜汤。姜老头儿确实是我费了大功夫。

也是因为重视这件事，甚至自己都会亲自泡香汤，以求万无一失。

第十章驱百鬼（1）

姜老头儿这次沐浴整整用了 2 个小时，细细的擦洗不说，还特地刮了胡子，整理了头发，还泡汤泡了一个小时。

最后，姜老头儿整理完毕以后，竟然穿上了一身道袍，而整个人的气质已经迥然不同，哪里还有一丝猥亵老头儿的样子？不知道的人仔细一看，还以为是一个正值中年的道士，而且给

人一种信服的感觉，会觉得这个人肚里颇有乾坤。

“把桌子搬到院子里，我要上香做法！”站在院中，姜老头儿朗声说到。

姜老头儿吩咐下来了，我爸妈哪儿敢怠慢？两人急急忙忙把堂屋正中的方桌给抬了出来，因为赶急，两人步调不一致，还差点摔了一跟斗，看见其心之切。

当桌子摆放好以后，姜老头儿拿过他带来的布包，从里面扯出一张黄布，双肩一抖就整齐的给铺在桌上了，看得我爸忍不住喊了一句：“好功夫哦。”

姜老头儿却丝毫不在意，只是扭头对我爸说到：“等下我做法之时，你不要大呼小叫的，做法讲究心神受一，你一喊，我破了功，那就换你来做这场法事。”

我爸哪懂什么做法事？被姜老头儿这番玩笑般的‘威胁’以后，连忙闭了嘴。

姜老头吩咐我妈把昨天叫她准备的东西去拿来之后，就从包里又掏出了一个精巧的小炉子，一叠金纸，名香，按照特地的方式摆好了。

接着他掏出了一些纸剪的小物事儿，就是些兵将甲马之类的，也按照特定的方位摆好。

这时我妈用托盘端了一碟子中心点了红点儿的馒头，一碟子水果（也只有青柑橘），另外还有一杯茶也给姜老头儿送来了。

姜老头儿一一放好，最后接过我爸递过的一钵清水，一个简单的法坛就算做好。

其实我师父本人是很不喜欢设法坛的一个人，常常是能简就简，这就是私人传承与名门大派的区别，在很多细节上随意了一点儿。

至于那些兵将马甲虽然他也祭炼过，但他之所长不在这里，所以很少用到。

摆法坛于我师父最主要的目的，是对道家始祖的一种尊敬之意，做法之前祭拜是必须虔诚的。另外，就是要在掐手诀之前上表。

法坛布置好以后，我师父拿出了九支香，点燃之后，毕恭毕敬的拜了拜三拜，然后把香插入了香坛。

接着，他在院子里慢慢踱步，终于选定了一个点儿，挖了一个小坑，挖好小坑之后，我师父从布包里拿出一把黑白石子。

这些石子并无出其之处，就是仔细一看，打磨的十分光滑，上面还有一层经常用手摩挲才能产生的老光。

手里拿着石子，我师父四处走动，偶尔走到一地儿，就扔下一颗石子儿，院子里，房间里，他都走过了，最后停在院门前，连接扔下了几颗石子儿。

做完这些，我师父走向刚才挖得那小坑面前，拿出一个铜钱，想了想，放了回去。接着又拿出一块雕刻粗糙的玉，思考了一阵。

最终，我师父叹息一声，把那块玉放进了小坑。

我妈看见这神奇的一幕，不禁非常小声的问我爸：“你说姜师父这是在干啥呢？”

我爸恰好小时候在别人家看见一个老道做过类似的事情，也非常小声的回答我妈：“小时候，我听村子的老人讲，这是在布阵。”

其实我爸也不是太有把握，毕竟小时候见过那老道天知道有没有真本事，但这次还真被他给蒙对了，我师父就是在布阵，布了一个锁魂阵。

铜钱和玉，都是我师父惊心温养的法器之一，最终选择玉，是因为用玉当阵眼，相对温和一些，铜钱本身就是对鬼怪灵体杀伤极大之物，原因只是因为人们的手里辗转流传了太多，沾得阳气太重！

道家一般劝鬼，驱鬼，镇鬼，但就是不会轻易灭鬼，毕竟魂飞魄散是天地间最凄惨的事儿，若是把一个人直接用歹毒的方式弄到魂飞魄散，是最大的杀孽。

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师父在阵眼上不想太违天和，因为这法阵的原本之意也只是为了锁住这院子里的孤魂野鬼，不让它们跑掉而已。

布好阵眼以后，姜老头儿开始闭目养神，整个人站在那里的感觉竟有点模糊不清的样子，这就是敛气宁心，收了自己的气场，给人的感觉也就是这样。

只是一小会儿，姜老头儿就睁开了眼睛，而在他睁眼的一瞬，整个人的气势陡然爆发开来，然后以我父母眼花缭乱，根本看不清楚的速度双手结了一个手印。

那手印在我父母看来十分复杂，用他们的话来形容，那就是根本看清楚哪根手指是哪根手指，盘知错节在一起，结成了一个奇怪的图形。

而在手印结成之时，父母发现姜老头儿的嘴巴开始念念有词，语速之快，而且是极不规则的短语，同时姜老头儿的眼神十分的凝聚，一看就知道在全身心的投入心中所想的事情。

最后姜老头儿大喊了一阵：“结阵。”

顿时，我爸妈就感觉姜老头儿所在的阵眼，有什么东西落下了一样，那感觉非常的不真实，接着整个屋子就给人一种玄而又玄的自成一方天地的感觉。

布阵必须请阵帅压阵，这才是关键中关键，请阵帅必须配合道家的功法，行咒，掐诀，存思同时进行，能不能成功，则取决于布阵者的功力了。

所谓行咒就是道家特有的咒语，分为‘祝’和‘咒’，‘祝’加持于自身，而‘咒’多用于行功之时，这特有的口诀是不以文本记载的，而是口口相传，加以传授之人的领悟和讲解，最是神秘不过。

至于掐诀，就是姜老头儿刚才结的手印，也是一种繁复的功夫，平常人把手指头弄骨折了，都不一定能结成，就算勉强做到了，也只具其形，不具有这手印中独特的神韵。

存思简单的来说，就是集中精神力，凝聚于脑中所想，刚才姜老头是在请阵帅，不同法阵坐镇的镇帅并不相同，姜老头儿在请特有阵帅的那一刻，脑中所想，全部的精神力必须全部系于这位阵帅身上，这其实就是意念的应用。

无意中，姜老头儿就在我父母面前展示了真正的道家绝学，玄学山字脉中的秘术！

结成法阵后，姜老头儿收了势，看他的精神竟无一丝疲累的样子，双眼神采奕奕且神色平静，仿佛这锁魂阵只是小儿科而已。

问我妈讨了一口茶水徐徐咽下之后，姜老头走到了法坛面前，从包里拿出一支符笔，一盒朱砂，一叠黄色的符纸，却不见有任何动作。

但此时在屋内的我却又开始哭闹，姜老头儿轻咦了一声，转身朝着我哭闹的方向，手掐一个诀，轻点眉心，缓缓的闭上了眼睛，好半天才重新睁开来。

这一次，姜老头的的神色才稍许显出了一些疲色，嘴中只是说到：“竟然还有一只如此凶厉之物？昨日没开天眼，竟然没有注意到它。见我结阵，还要疯狂反扑？”

姜老头儿这一阵念叨就是平常声音，当然被我那站在一旁的父母听了去，刚开始轻松一些的心情竟又紧张起来。

可姜老头儿却并不紧张，走到法坛前，直接把那叠黄色符纸收回了他的包里，这一次他拿出了几张蓝色的符纸，神色间才有了几分镇重。

待到刚才那丝疲惫恢复后，姜老头才问我妈讨了一个小碟，细细的调对起朱砂。

朱砂调好以后，姜老头儿双手背负于身后，再次闭目，嘴中念念有词。

这一次他念的只是一般的宁神清心口诀，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画符之前，是最讲究心如止水，一气呵成，在这之前，绝对要把心境调整到最恬淡的境界。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姜老头儿提起已经饱蘸朱砂的符笔，深吸了一口气儿，然后果断落笔，那口气竟然含而不吐，一直到符篆完成，姜老头儿才徐徐的吐出了那口气儿。

写符篆为免分神，一般都是念心咒，一口气含而不吐，讲究的就是那一气呵成的功夫，在这过程中，念力由符笔传于符纸上，在最后收笔之时，用特殊的结煞或落神口诀，赋予一张符篆‘生机’，或者理解为激活符篆。

画符是姜老头儿的长项，虽是蓝色符篆却也不显太过吃力，符篆画好之后，姜老头儿搁下符笔，却是不去动那张符，只是等它放在桌上静静风干。

第十一章驱百鬼（2）

休息了一小会儿，姜老头儿指着院子的西北角，开口对我父母说到：“你们站那个位置去，免得等下受了冲撞。”

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走了过去，谁吃饱了没事儿，才去和那东西冲撞。

其实布阵，画符都是准备工作，这一次才是姜老头儿真正开始动手驱邪的开始。

他焚了三炷香，高举过顶，又一次口中念念有词，念完之后他神色恭敬的用一种特殊的手法把香插于香炉之中，而在这同时，他双脚一跺，全身一震，眼神忽然变得比刚才更加的神采奕奕，而整个人的气势更加的强大，甚至有了一丝特殊压迫力在其中。

接着，姜老头儿还是以那个熟悉的手势轻点眉心，并闭上了双目，可显然比刚才轻松很多，随着他大喝一声：“开。”之后，眉心处竟然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红光一闪而过。

可姜老头儿却还是没有睁开眼睛，而是立于院中，口中继续行咒，最后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分别点了全身三个地方，而这之后他整个人竟然让人感觉所有外放的气势，气场全部没有了。

最后，姜老头儿开始迈动一种特殊的步伐，配合着行咒，缓缓走动，只是走动的位置飘忽而杂乱，当最后一步落下时，他的双脚以一个奇怪的角度站定，再也不动。

上表请神。

开眼观势。

封身定魂。

封七星脚定神。

在开始用真正的手诀之前，姜老头儿把这些施展手诀的必要功夫如行云流水般的完成，如果不是这样，枉动手诀的话，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接下来，姜老头儿双手举于离胸口三寸之处，开始掐动第一个手诀，依然是繁复的让人看不清楚，也依然配合着口中的咒语，只是这一次的手诀成形之后，竟让人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神韵。

交缠的十指间，其中一指高高竖起，其余手指呈众星环绕之状，有一种聚的感觉。

果不其然，随着姜老头儿最后一个音节的落下，院内竟然吹起了阵阵旋风，全部朝着姜老头

儿所站之处汇去。

看着旋风吹起，全部朝着姜老头儿汇聚而来，我妈担心的捏起了衣角，她在周寡妇家看见过这些孤魂野鬼来领钱纸的样子，就是平地起风，而且是打着旋儿。

平常人尚且怕冲撞，姜老头儿就算艺高胆大，也不能这样吧？足足二十几道旋风啊！

可我妈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姜老头儿连眼睛都没有睁开，而是双臂向前平推，而双手在这个时候竟然快速的又结了一个手诀，与此同时，他开始迈动步子，步法与刚才又有些许不同，只觉得大开大合，又似在舞蹈一般，同样的只是脚步散乱，不知道是按照啥规律走的。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姜老头儿的下一个手诀成形，那一阵阵的旋风忽然就没有了，那感觉就像被定住了一样，此时我爸才看清楚姜老头儿结的那个手诀，同样是由于指头的位置奇特，根本分不清楚哪根手指是哪根手指，唯一能看清楚的就是一掌在前，大拇指与小指掐在了一起。

姜老头儿脚步不停，在院中继续以奇异的步伐飘忽行走，接下来更加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姜老头的手诀所指之处，竟然又出现了一道一道的旋风，这一次这些旋风全部朝着那法坛吹去。

法坛离我爸妈的位置不远，见旋风吹来，连我爸都吓得脸色煞白，可是在这种对于普通人太过神奇的事面前，我爸妈又怎么敢自作主张，只能站在原地不动，连声儿都不敢出，就怕惊扰了姜老头儿。

但很快我爸妈就不担心了，同时也更为惊奇，那些旋风竟然吹不过法坛，明明是见着法坛朝着朝着旋风那面的黄布都被吹起，却就是吹不到另一面来，以至于整个法坛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一边的黄布被风吹得飞扬不止，另一面的黄布却纹丝不动。

姜老头儿的手诀不停的指向各处，旋风亦不停的吹起，全部涌向法坛，过了好一阵才平息下来。

这时，我爸妈同时松了口气儿，他们再不懂也看得出来，姜老头儿的法事应该做完了，他们刚准备迈步走出去，却听见姜老头儿的声音如炸雷一般的在院中响起。

“冥顽不灵，当真要我将你魂飞魄散吗？”

这一声吼威势十足，我妈甚至被惊起了一背的鸡皮疙瘩，就感觉心中的什么东西都受了惊吓一般，我爸同样也是。

他们不知道，姜老头儿这一吼，含了他的功力，和‘镇’的法门，对阴魂一类有一种天生的压迫，就算是普通人的生魂一样会有感觉。

姜老头儿这一吼之下，院中竟不见动静，姜老头儿闭着眼睛，似乎动怒，连连冷笑，忽然双手就举过头顶，整个人如同标枪一般的挺直，而口中更是连连行咒。

当咒语成之时，看见姜老头儿手诀的我爸都被那手诀的威势骇住了，那手诀说不出来是什么样子，但只觉得2根竖立并稍稍并拢的手指，有一种沉重大刀的感觉，让人必须得避其锋芒。

“你可要我斩下？”姜老头儿的声音如滚滚天雷般在这院中回荡，而整个人就如的气势更是凝聚到了极限，就如战场上的猛将即将一刀劈向敌人。

随着姜老头儿的这声质问，忽然院中就起了一道空前的旋风，这一次也朝着法坛吹去，到法坛的时候，甚至吹的法坛上的摆放的清水都溢出来了一些，但终究还是过不了法坛这一关，渐渐的就停止了。

姜老头儿缓缓的收了诀，再慢慢的睁开双眼，神色竟是疲劳至极，但也不忘点头示意我爸妈可以走动了。

我妈看这情况，连忙进屋端了杯茶水递给姜老头儿，见姜老头儿接过喝了，她又忙着进屋去端凳子，顺便望了一眼在屋内的我，竟然安稳的睡了，而且神情比往日里看起来都要平静轻松很多，我妈摇摇头，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而我爸则走到正在法坛前收拾东西的姜老头儿面前，神色非常崇拜的问到：“姜师父，那些东西已经被你给灭啦？”

姜老头儿随着抓起法坛上的那张蓝色符箓，递到我爸面前，说到：“全在里面镇着呢？你要不要，我送你？”

我爸吓得往后一跳，连连摆手：“不了，不了，还是姜师父你留着吧，我拿这东西可没办法。”

我妈把凳子端出来了，姜老头儿往上一坐，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才说到：“我这次是送三小子一些功德，算是我刻意为他积福，所以还要一个朋友来帮帮忙，顺便解决一下周寡妇的事情。所以，我要出去些日子，时间不会太长。三小子现在已经无碍，记得好好给他补补身子。”

我爸妈连连点头，我妈还问了句：“姜师父，今天晚上还是在这宵夜吧，还是吃素！”

姜老头儿一听，一下就蹦了起来，愤怒的大声说到：“吃个屁的素，老子累死累活的，就等着晚饭吃肉喝酒呢！”

当天晚上，姜老头儿吃了晚饭就回山上去了，临走前说了一句：“明天我就出发，等到此事了了，我要和你们说说三小子的事儿。”

姜老头儿走后的第二天，我妈就去了一次周寡妇的家里，把姜老头儿的话告诉了周寡妇，周寡妇一听姜老头儿肯帮忙，自然是欢喜不已。

只是她的情况真真是越来越糟糕了，整个人脸色苍白，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身子随时都是冰凉凉的，看得我妈那是一阵唏嘘。

但可喜的是，我的情况真是好了，用我爸的话来说就是快养不起了。

为啥？从姜老头儿做法那天过后，我当天的食欲就大增，除了‘咕咚咕咚’喝完了我爸给打的牛奶之后，还吃了一些米汤汤。

从此以后每天牛奶都是不够吃的，必须吃些米汤汤才算完，我爸是有意让我每天光喝牛奶的，可惜的是我家还没那能力。

就算如此，我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不见长，可这 7,8 天下来，竟然长到了 7 斤多，脸色也红润，哭声也有力，再不见以前那虚弱的样子，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壮小子。

第十二章谁是谁二舅？

我的毛病好了，我爸妈就觉得日子滋润了起来，唯一还有些挂心的就是姜老头儿临走前曾说，要和他们说说我的事儿。

他们私下里琢磨我还能有啥事儿啊？也曾经想过，这姜老头儿怎么无缘无故对自己儿子那么好，又是送带金的虎爪，又是做法事，还要送功德？

但只要是为了我好，我爸妈是不会介意的，说实在的，骨子里的淳朴让他们注定就不是爱算计的人。

日子一眨眼又过去了 7,8 天，算起来这姜老头儿一走就是半个月还多些了，这些日子小村一如既往的平静，除了偶尔召开村会议，传达传达上面的文件精神，都没啥大事儿。

说起来，这个小村子就没斗过谁，也没人去刻意揭发过谁，什么武斗啊之类的，对这村子里的人来说，那是天方夜谭般的东西。

在这些里唯一起变化的就是我的体重，又长了，长成了一个半斤多，快九斤的真正的大胖小子了。

这一日里，姜老头儿回村了，背着个双手，依然是一副在别人田里地里乱瞄，盯着大姑娘瞧的本色，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在他身后跟了一个老头儿。

这老头儿穿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但可不是啥领导才穿得起的那种笔挺的，毛料的中山装，就是普通人穿那种。另外他还带了顶同色的帽子，也就是那种老头儿常戴的，前面有帽檐的帽子。

天儿冷啊，亏那老头儿受得住，连人姜老头外头都套了件脏兮兮的袄子走在前面，不过和姜老头儿比起来，那老头全身上下可是干净的不得了。

两人走在一起，就跟要饭的和退休干部一般的差别明显，当然，姜老头儿肯定是要饭的那一个。

村子里的人对姜老头儿是熟悉的，见两人这样大喇喇的走在村里的大道上，都会打声招呼，顺便也好奇一下：“姜老头儿，好些日子不见了，连胡子都刮了？你去看亲戚了？这位是你亲戚不？”

村里淳朴是淳朴，可是淳朴并不影响他们的八卦之心，要知道山里的日子基本是无聊的，东家西家的八卦就是他们最大的娱乐。

每当这种时候，姜老头儿就会点头说到：“嗯，对的，这是我侄儿。”

“那么老个侄儿？”

“哦，我辈分高，我是他二舅。”

而每当这种时候，他身后那个老头儿也会笑眯眯的站出来，用一口陕西普通话亲切的说到：“额才四他二舅咧，这娃次吗二愣的（不机灵），连辈分都搞不明白。”

虽说是普通话，可那方言词儿，常把问的人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大致还能明白一点儿，就是这老头儿才是姜老头儿的二舅，是姜老头糊涂了，没搞清楚辈分。

从形象上来说，那老头儿亲切和蔼，还颇有一些知书达理的气质，哪儿是跟盲流似的姜老头儿能比的？一般这样的对话发生后，人们都相信那老头儿是姜老头儿的二舅了。

接着，无论姜老头在后面怎么蹦跶，怎么吼着他才是那老头二舅，都没人听了。

这样的对话多发生了几次，村里一会儿就传遍了，姜老头儿的二舅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姜老头儿踏进我家院子的时候，整个人气呼呼的，嘟着个嘴，鼓着个腮帮子，直接就把我爸妈看愣了。

可他身后那老头笑眯眯的，气定神闲，还明显的有一股子小得意。

“姜师父，这位是？”知道姜老头儿去找朋友帮忙了，我爸走上前去，还是小心翼翼的问到，也不敢去触姜老头儿的霉头，要知道前些日子，姜老头儿展现的功夫已经彻底的把我爸给镇住了，多少对姜老头儿有些崇拜。

“我侄儿。”

“额四他二舅。”

2个声音同时回答到，这下不仅我爸，连我妈也愣住了，这是一个咋样的零乱关系？两个人都又是舅舅，又是侄儿的？

这下姜老头儿不干了，跳起来大骂到：“老秃驴，你一路上占老子便宜还没够？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咋就有你这种说话成性的秃驴。老子要和你打一架。”

那老和尚也不甘示弱，张口就说：“你包社咧，你包社咧（你不要说了），包晓得是啊个先遭怪（不晓得是哪个先撒谎），说四额二舅（说是我二舅）。额又包四傻咧（我又不是傻子），额干嘛让你？”

姜老头儿还好，至少他现在说的是四川话，我爸妈还听得懂，那老和尚一开口，我爸妈顿时零乱了，这都啥跟啥啊？这姜老头儿没个正形儿，连他的朋友（从刚才的对话中，我爸妈已经听出来他们两个绝对不是什么舅舅侄子的），还是个和尚，也是这个样子？

那老头儿一看我爸妈听不懂陕西话，貌似自己很吃亏，马上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就出来了：“贫僧交友不慎，却也不忍心见友堕落，路上他又犯口业，为他能及时回头是岸，贫僧略施惩戒，是为他明白一因一果皆有报，他想当我二舅，就必须试试我当他二舅的滋味。”

我爸妈一听之下哭笑不得，这和尚一开始还颇有高人风范，咋到最后又扯到二舅身上去了呢？

这时姜老头儿已经蹦了过来，大吼到：“慧觉老秃驴，你就是仗着形象好点儿，老子和你拼了。”

眼看两个老头就要打起来了，我爸妈哪儿还能旁观？立刻连拉带劝的，好不容易才劝开这两个说话做事都感觉极不靠谱的老人。

当然，他们只是历来都如此，跟欢喜冤家似的，不是真的动了气，或是真的要动手。否则，凭我爸妈是绝对没那本事拉开他们的。

两老头儿不吵了，都气哼哼的进了堂屋，刚一坐下，姜老头就给我妈说到：“大老远的回来，直接就赶这儿来了，肚子饿了，给做点饭吧。”

我妈忙点头答应了，还在琢磨弄点啥给他们吃呢，姜老头立刻就补充说到：“也别太麻烦了，我这有酒有肉就行了，啥肉都可以的。这老头儿，给他弄点儿素菜。”

那老头儿一听，立刻伸长了脖子说到：“鸡蛋四要咧，鸡蛋四要咧。”

和尚还兴吃鸡蛋？不光是我妈，连正在忙着倒茶的我爸也愣住了，姜老头儿冷笑一声，说到：“还真是新鲜，啥时候和尚能吃鸡蛋了？”

“你懂个啥？除了再（咱们）国的和尚不吃肉，啊（哪个）国的和尚不吃点儿肉？知道啥叫‘三净肉’吗？还有‘五净肉’咧，吃个鸡蛋算啥？大不了额多念几次经，消消业。”面对姜老头儿的冷嘲热讽，那叫慧觉的老头儿是绝对不甘示弱的。

“先消了你的口业再说！”

“干你嘛事儿？（关你啥事儿）。”

.....

.....

眼看着两人又要争执起来了，我爸赶紧来劝着了，面对这两活宝老头儿还真是够呛，任他们闹，怕是房子都要给你拆了。

最后，我妈杀了只鸡，推了豆花，炒了几个素菜，还特别煮了几个鸡蛋给俩老头儿吃了，这两老头儿才算消停，估计是面对吃食比较满意，懒得跟对方争了。

吃完饭，这两老头坐堂屋里喝茶，我爸妈陪着。姜老头这才慢悠悠的说到：“上次收那些孤魂野鬼还在镇魂符里镇着，这次请这老秃驴来，就是为了超度这些孤魂野鬼的。”

“说起这度人的本事儿，我们佛家说第二，是没人敢说第一的。”一口纯真的普通话又从慧觉老和尚的嘴里冒出来了，只是那得意的神色咋也掩饰不住。

“说正事呢，你又要挑着吵架是不？”姜老头儿脖子一梗，火气儿立刻就上来了。

这两老头儿互相佩服，但是为啥一见面就得吵嘴，给对方找不自在呢？主要就是因为都想辩过对方，自己所学的道，所在的宗门才是最厉害，最强大的。

以为老和尚会争执什么，却不想老和尚听了姜老头儿这话，却出奇的安静，念了一句佛号，不说话了。

姜老头喝了一口茶，继续说到：“度了这些孤魂野鬼，也就算是三小子的一场功德。孤魂野鬼因他而被度，说起来也可以让他以后的命里劫数消弭一些。”

原来如此，我爸妈听的心里又是感动，又是紧张，感动的是为了送自己儿子一场功德，这姜老头儿不惜请高僧来超度亡魂，因为姜老头儿自己都那么厉害，他请的和尚一定不是啥普通和尚。

紧张的是，听见我以后还会有劫数。

第十三章超度亡魂

“超度这些孤魂野鬼比较费功夫，我看可以将你说那件人鬼又做了几年夫妻的事儿先办了。只不过，鬼魂可度，人却已经损了太多阳气，怕是没几年可活了。阿弥陀佛。”那老和尚说到最后不禁念了一句佛号，不知道是在感叹世人情之一字误人，还是感叹这周寡妇最后的结局。

一听周寡妇没几年可活了，我妈的神色不禁有些黯然，望着姜老头儿说到：“姜师父，这周寡妇就没法可救了吗？”

“能有啥办法？人鬼共处，人的阳气伤鬼，鬼的阴气伤人，日子久了，鬼会魂飞魄散，人也

阳气尽消，一命呜呼。他们就是在逆天而行，不然为啥会说人鬼殊途呢？周寡妇当年自己选择这条路，就是她的命！当日，我听说她的事儿，还在琢磨着一个山野村妇咋会下茅之术，请鬼上身。更想着，该不会更厉害的高人，还能真正的下阴，要知道下阴之人都是有神灵庇佑，不然魂魄离体入阴那一刻，冲上来的阴气就会冲散了阳气，一口阳气吐了出来，人也就死了。你看下阴之人，下阴的时候打嗝，就是神灵在帮着压住阳气，让阳气不能离开人的身体。”说这么多话，姜老头儿也是极为口渴，喝了一口茶，继续说到。

“所以，我道听途说周寡妇的一些事儿，不禁好奇，上门去看了看，一看就发现她不停的打嗝，那情况根本就是身体的阳气被消耗的太甚，一口本命的阳气是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说白了，就是半条命在活着。再到她西厢房一看，她丈夫的鬼魂就住在那儿，也是一条极其虚弱的魂魄了，你说这两人....唉....”姜老头儿叹息了一声，也说不下去了，其实要帮周寡妇多活些日子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惜的是做这事是有违天道，不报在她的下世，也会报在她的亲人身上，仅仅只是为了多活些日子。想必这样，周寡妇自己也是不愿意的。

“所以，我去度了她丈夫的魂，经我超度，她丈夫的魂上带着佛家的念力，也可保他走上阴间路时魂魄不散，说不定还能有轮回的机缘。出家人慈悲为怀，也不忍世人太过凄惨，阿弥陀佛。”此时的慧觉老和尚脸上哪里还有一丝刚才的无赖样子，满脸全是悲天悯人的慈悲相，这才像是一个得道高僧。

“好了，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周寡妇的家，待得此事了了，再来超度这些孤魂野鬼，和你们说一说三小子的事儿。”姜老头儿的性格雷厉风行，说做就做，当即就起身，带着慧觉老和尚出了院门，直奔周寡妇家。

我妈从心底怜悯周寡妇，赶紧跟了去，姜老头儿和慧觉老和尚也没反对，就任我妈这样跟着。

这姜老头儿在村里原本也就是走西家，窜东户的，所以，他去谁家都不奇怪，村里人也不好奇，指不定又看上谁家的吃的呗，只是我妈跟着，大家有点好奇，路上也有人问。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妈一般就会说：“给儿子补身子，家里的蛋都吃完了，我去周家借点儿，听说周二媳妇儿喂的老母鸡可能生蛋了！这姜老头儿带着他家亲戚正好在我家蹭了饭，听到下蛋多的母鸡，一定要去看看。”

我爸妈在村里，那人品口碑可是极好的，再说历来知道姜老头儿的禀性，哪里还会怀疑？

就这样三人一路到了周寡妇的家，还是周二开的门，进到屋子，已经虚弱的躺在床上的周寡妇一见到姜老头儿，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就从床上挣扎着起来了。

一边嚷着“师父救命”一边就要给姜老头儿跪下。

姜老头儿一把扶住了周寡妇，严肃的说到：“救你的命我做不到，倒是我身后这位还能救救你丈夫。”

今天的第一更送到，大家觉得更新少了点儿，我就把每更都写的长些罢，看看以后能不能做到一天三更。

听闻姜老头儿说他身后那位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头，能救自己丈夫，周寡妇立刻转头就想朝着慧觉老和尚拜去，怎料姜老头儿一双手的气力大得惊人，周寡妇发现自己竟然动弹不得。

“度你丈夫也是一场功德，他不会受你一拜的。倒是你，因此能多活几年，好好珍惜着吧。”姜老头儿的语气非常平静，许是世间因果，生生死死看得太多，也早已看淡。

而慧觉和尚只是念了一声佛号。

我妈也紧跟着劝解了周寡妇一阵，至于周家人从上次我家来求周寡妇之后，断断续续也知道了前因后果，听得姜老头儿说周寡妇时日无多了，全部都伤心了起来。

特别是被周二扶着的周老太爷，一听这话，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一手拍着大腿，开骂了起来：“狗日的周大啊，你死了就死了嘛，你就安心的走嘛，你拖累你婆娘干啥子哦...我可怜的媳妇儿啊....”

被周二媳妇儿扶着周老太太也是直抹眼泪。

说起来一家人对周寡妇的感情是极深的，且不说周大死后，这媳妇儿无怨无悔的为周家生下遗腹子，还呆在周家尽心尽力的伺候老人，照顾孩子。

困难的时候，她过阴所得丰富，油蛋米粮之类的，她都是拿来接济周家的，那段儿困难的日子，是周寡妇撑起了这个家。

现在才晓得，她每一次过阴，都是让周大上她的身，她就一个普通妇女，又不懂个法术，这每上一次身，就是伤她自己一次啊。

姜老头儿不愿看这人间悲惨，老和尚也只是闭目频念佛号，叹息了一声，姜老头儿说了一句：“去西厢房吧，去度了那周大。”

终究是要超度自己的丈夫了，周寡妇一行清泪从眼眶一直流到了脸颊，执意要跟着去看，姜老头儿望着慧觉，慧觉说到：“无妨。”

就这样，我妈扶着周寡妇，姜老头儿和慧觉走在前面，一行四人走进了西厢房，至于周家的一众人则站在院里看着，只是难掩面上的悲色。

进了西厢房，一如既往的阴冷，而被我妈扶着的周寡妇面色更加的苍白，差点就站立不住，姜老头儿轻叹了一声，直接走到周寡妇的身后，直接在她背上或按或揉了几下，然后又轻拍了几下，这样周寡妇才缓过了一口气。

见我妈那惊奇的神色，姜老头儿轻描淡写的说到：“普通的导引推拿之法罢了。”

这姜老头儿到底是有多少本事啊，还件件本事都有奇效。姜老头儿是轻描淡写，我妈可是感叹的不得了。

而慧觉老和尚在西厢房里转悠了一圈，直接就席地而坐了，他和姜老二来这里，一直就提着一个黑色的手包，就是六十年代常见的那个样式，半圆形的包，上面 2 个提把儿。

他坐下之后，把这手包拿了出来，拉开拉链，里面就 2 串珠子，一本佛经。

拿出这些东西后，老和尚盘腿而坐，把佛经恭谨的摆在面前，然后挂上长的那串挂珠，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这声佛号的声音不大，却给人感觉似波浪连绵不绝，心头莫名的有了一种宁静之感。

念完佛号以后，慧觉和尚拿起了念珠，单手行佛礼，开始声声不绝的念起经文。

闻听那经文之声，竟然给人一种从内而外的宁静祥和之感，仿佛世间的一切烦恼恩怨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足道尔。

“呸，这老秃驴几年不见，功力又见长了。”只有姜老头儿啐了一口，其余人皆沉浸在神奇的精神体悟中去了。

“罢了，能听到这老和尚诵经，也算你们的机缘。”姜老头儿双手一背，走出了西厢房，也不嫌脏，直接就在西厢房门边的空地上坐下了。

那神态像极了一个吃饱喝足，正在晒太阳的普通农村老头儿。指明了我的弟子大概就会出现在这一带，具体他问我再算吗？我拒绝了，毕竟窥天道，他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不想欠他太大的人情，这欠了的人情总得还啊，如果我不还，这因果注定我报在我的徒弟身上，这是我不想看见的。”

第十五章 ‘陌生’ 的姜老头儿

姜老头儿说了这一通，我爸妈忽然就明白了，姜老头儿为什么会在这一带跟一个流浪汉似的到处流浪，弄了半天是为了收个徒弟啊？而且这个徒弟，我爸妈也隐约感觉到了和自己的儿子有关。

“我知道了我的徒弟将会出现在这一带，具体在哪里，我却也不知道，就在这一片儿的村子里等待着和我弟子的撞缘。这几年，外面世道也乱，虽然我自不怕，但在这片儿村子里，却感觉到世外桃源的感觉，也就乐得留在这里了。我和你们儿子遇见是注定的缘分，从看见他起，我就知道，他会是我未来的弟子，所以说，对你们儿子好，是我的本分。”说完了这一切，姜老头儿重新坐下了，看他的脸色，竟然也出现了少有的忐忑，看得出来，他对这弟子，对这传承，是非常在意的。

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慧觉老和尚也开口了：“你儿子是道童子，注定是和道家有缘分，这对他自身也是有好处的，所谓应命，就应该顺命势而为。若是一个佛童子，我也少不得会出手收徒的。”

原来不是要送去修道，而是姜老头儿要收徒啊，这也解释了姜老头儿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儿子那么好。

我爸松了口气儿，如果是儿子性命攸关的事儿，必须送儿子去学什么道，他最终还是会答应的，可是在那年代，且不说一些道观是不是自身难保，就冲自家这举动，一定就是一个典型，绝对是连累全家的事儿。

给姜老头儿当徒弟的话，再联想到姜老头儿的一身本事.....我爸有一些松动了，可是一想到幼小的我，我爸觉得舍不得，再往深一想，想到分离，我爸的心就疼了起来。

还不待我爸开口，我妈就已经是眼泪包在眼眶里了，她可怜兮兮的望着姜老头儿，说了一句：“姜师傅，我...我舍不得啊。”

还不待姜老头儿开口，我爸也跟着说到：“姜师傅，不怕你笑话，不止他妈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啊！我知道你为孩子好，也知道你有一身真本事儿，可..可我...”

姜老头儿第二次长叹了一口气，说到：“如果事情变成强为，反倒没意思了，那倒是违背了我的本心，再说三小子现在年纪尚小，也没个决定权。我已帮他驱除缠身邪物，想必这几年的岁月是无碍的。这个弟子我不强收，一切随缘吧。”

说完此番话后，姜老头儿起身告辞，慧觉老和尚念了一句佛号，也跟着起身告辞，就在两人准备离去的时候，我妈想起了什么，连忙取下我脖子上的虎爪，递给了姜老头儿。

“姜师傅，我没别的意思，你没收成徒弟，我们又咋好意思接受如此贵重的东西？你帮我们那么多，我们都没.....”我妈有些语无伦次的说到，她也的确没有多余的意思，就是单纯觉得姜老头帮了大忙，自家又拒绝了姜老头，咋还好意思收别人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你也看出这东西贵重？”姜老头儿颇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我妈，一个村妇能有此见识？

“是啊，我认得出来，这一圈抱着的东西是黄金。”我妈神色真诚。

姜老头哭笑不得的说到：“给孩子带上吧，他先天灵觉就重，特别容易撞见邪物，保不定就会起冲撞，有此虎爪护身，也可保他平安。”

“姜师傅，这.....”我妈是真的感动了，一涉及到自己儿子，她倒舍不得还了，绝不是因为贪财，就是那句保我平安，打动了她。

“走了。”姜老头儿倒也潇洒，把他的破袄子扯紧了一些，转身就走了。

倒是慧觉老和尚，很真诚的对我妈说了一句：“你若是想通了，可以到山上来找我们，我这几日会陪他在山上住些时候，别的本事我也没有，不过天眼通，天耳通还修习的颇有心得。”

说完，慧觉老和尚也紧跟在姜老头儿的屁股后头走了，弄得我妈握着那虎牙有些发愣，你说这慧觉老和尚和姜老头儿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呢？简直想不清楚。

时间一晃过得飞快，从那件事情以后，一转眼就过了几个月。

虽说是一个不甚安稳的年代，可天大的事情也挡不住人们对春节的热情，这冬天就要过去了，春节临近了，这偏远的小村子人人都忙活起来，为了过春节而准备着，到处洋溢着一年到头难得的喜气儿。

我家也不例外，红对联儿，红灯笼，糖块，瓜子花生儿....我妈是忙得脚不沾地儿，我爸呢？虽然今年我家没有喂猪，但是哪家杀猪也是少不得要去帮忙的，去一次也会带回一些猪肉，猪下水什么的。

我的两个姐姐穿上了崭新的红布袄子，那是我妈存了小半年的布票给我两个姐姐做的，至于我也带上了虎头帽子，穿起了虎头鞋子，一家人是喜气洋洋。

可临近春节，天气儿也越发的冷起来，这一天晚上，我妈收了手里的针线活儿，从柜子里拿出一件袄子跟我爸说到：“你明天上山去一趟吧。”

“咋了？”我爸喝了一口甘蔗酒，有些不解，这大冷天的，又是要过春节的，没事儿上山去做啥？

“好些日子没看见姜师傅了，你不觉得吗？”我妈始终念着姜老头儿的好。

“是啊，我还琢磨着这大年夜让他下山和我们吃个团年饭呢，没想到你比我还着急。”其实我爸也没忘了姜老头儿的好，只是他和我妈显然没想到一块去。

“请他吃个年夜饭是肯定的，大过年的，咋好让人孤零零的在山上呆着？我要你上山去，是给姜师傅把这件袄子送去，我找了些旧棉花，又弄了些新棉花加着，用你的旧衣服改的，你看这天气冷的哦。”女人的心到底要细些。

“呵，你还真有心，我前些日子看见，还以为你给我做的呢。也不知道那慧觉老和尚还在不？不然我上山可是找不到姜师傅的。”我爸有些担心。

“姜师傅一身本事，他一定会见你的，放心就是了。”我妈对姜老头儿的一身本事可是有着强大的信心。

“那行吧。”

我爸妈对这件事儿的商量就到此为止了，本想着第二天上山去找姜老头儿的，却不想，一大早的，姜老头儿却自己找上了门来。

“是姜师傅？”此时临近春节，天亮的尚晚，看着门口模模糊糊的人影儿，开门的我爸还有些不确定。

“嗯，进屋说。”姜老头儿简单的回到。

我爸一听之下，连忙把姜老头儿迎了堂屋里，一边喊着：“姜师傅来了，”叫我妈起来烧炉子，一边拉亮了堂屋里唯一一盏灯。

随着黄亮的灯光照亮屋子，我爸看清楚了姜老头儿，他就一下子愣住了。

在我爸的印象里，姜老头儿就干净过一回，那还是给我做法事那回，当他和那老和尚再回来时，又是一副胡子拉渣的邋遢相了，却不想今天的姜老头儿不仅赶紧，还是如此的不一样。

此时的姜老头儿是个啥形象呢？头发是理过的，已经不是以前那倒长不短的样子，而且全部整整齐齐的梳拢在后方，是当时干部流行的大背头，虽然发色有些花白，可却自有一股威严的感觉在里头。

脸是干干净净的，胡子早刮了，而且脸上就不见啥皱纹，只是凭那沧桑的感觉，知道他不在是个年轻人了。

衣服姜老头儿里头穿的是一身崭新的灰色中山装，还是毛料的，那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看起来笔挺而有气势。

至于外头，姜老头罩了一件黑色的大衣，一看是呢子料的，更了不得。

这一身分明就是城里那些人，而且是大干部才穿得的，没想到姜老头儿还有这一身衣服，一辈子就没穿过啥好衣服的我爸简直羡慕的不得了。

唯一不搭的就是姜老头儿提了一个蛇皮口袋，简直破坏了这一身的气势，再咋这一身也该配个公文包嘛，就是上次慧觉老和尚提的那种。

另外就是姜老头儿那年轻的感觉又回来了，哪儿还像个老头儿？在做法事那回，我爸就觉得姜老头儿看起来像个中年人，这次的感觉就更明显了。

一时我爸有些恍惚，他觉得有些弄不清楚姜老头儿的真实年纪了。

第十六章姜老头儿的告别

“麻烦你媳妇儿整一顿饭，要肉，要酒的，我吃一顿就要走了。”见我爸愣着，姜老头儿自顾自的开口说了一句。

“走？走哪儿去？”我爸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的又问了一句：“慧觉师傅呢？”

“他前些日子就回去了。”姜老头儿很直接的回答到，对于我爸的另外一个问题却暂时没有回答。

“姜师傅来了？”我妈这时也出来了，手上捧着那件袄子，却陡然看见姜老头儿那身打扮，愣住了，连袄子都觉得不好意思送出手了。

姜老头儿却不以为意，开口说到：“袄子给我的？”

“嗯。”我妈有些愣愣的。

“那就拿过来呗，你还不准备送了啊？”面对着我爸妈这样吃惊的态度，姜老头儿倒是自在的多。

没办法，大早上就要吃肉喝酒的人恐怕唯独姜老头儿这种怪人了，可我爸妈是绝对不会怠慢姜老头儿的，一番忙活下来，天色九，十点钟的光景，就给姜老头儿弄了几个菜。

姜老头儿提起筷子就开始吃，酒也是喝的‘哧溜’作响，那副样子是吃得甚至香甜，就连我爸拉走我妈，他也不以为意。

在厨房里，我爸跟个小孩子告状似的，紧忙的跟我妈说到：“姜师傅说他要走！”这时，我爸总算回过味儿来了，在他心里其实已经不知不觉把姜老头儿当我家的守护神了，一听他要走，我爸就觉得心里没底。

“啊？他是生我们的气了？”我妈也没了主意。

我爸咬牙沉思半晌，才说到：“姜老头儿孤身一人也确实可怜，我其实吧，一直都在想，不然把我们儿子过继给他当干儿子吧？山上陪陪他也不是不行的，我不想姜师傅走，我想以后给他养老都成。”

“我看也行！”我妈对我爸这想法是万般赞成的，接着她又补了一句：“可你看姜师傅那样子老吗？怕是轮不到我们给他养老吧？”

两人在厨房商量了一阵儿，回到堂屋，姜老头儿依旧在大吃大喝，时不时的还拿他那呢子大衣的袖子擦擦嘴，看得我妈心里一阵抽搐，咋这么糟蹋衣服啊？

赶紧的那了一张布帕子，让他当做擦嘴用。

再喝了一杯酒，姜老头儿感慨到：“我这人一辈子就没别的爱好，就在一个吃上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算啥？树上爬的只要好吃我也不错过，这吃遍天下美食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追求。”

我爸在旁边应着，一边感慨着姜老头儿的追求不俗，一边琢磨着咋给姜老头儿开口，把他留住。

却不想姜老头儿自己把杯子一放，却说开了：“我是来给你们一家道别的，要走了，这一走就不知道回不回了，更不知道啥日子回来了。”

姜老头儿的话刚落音，我爸就激动了，立刻站起来就说到：“姜师傅，你可是生我们家的气了？你别走，我都和婆娘商量好了，三小子明天就过继给你当干儿子，上山陪你，跟着你学

东西都是可以的，以后他敢不给你养老送终，你看我不打折他的腿！你可别走！”

姜老头儿望向我爸妈的眼神有些感动，他抓起酒瓶子就想给自己倒酒，我爸连忙抢过给姜老头儿倒上了，一直连饮了三杯，姜老头儿才停住。

他开口说到：“我和你家三小子的缘是师徒缘，不是父子缘，缘份这东西到了就是到了，除非改命，否则避不开，现在不能为师徒，不过是时候未到而已，也说不定是有缘无份，你说我和你们生啥气？”

我爸妈连忙的应着，想来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就像周寡妇遇见姜老头儿，然后牵着这根线让姜老头儿来帮助了自家，接着又帮了他家，这就是一场缘分，扯也扯不开。

“我要走，那是每个人的命里都有着一份责任，那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要做的问题，我不喜欢可我也逃避不了，所以我要走。我讲究个顺其自然，我和三小子以后会咋样，就随缘，是有缘有份，这辈子注定是师徒，还是有缘无份，空欢喜一场，我都等着。”

姜老头儿这番话说得太过模糊，我爸妈听得是似是而非，但也听懂了姜老头儿的意思，他要走这事儿，是他们两个留不住的。

道家讲究自然，自然讲究顺应而为，那么缘份二字当然就最被修道之人所看重，光是有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份，才能把事情落到实处，否则不过就是一道虚无之缘罢了，就如很多人生命中匆匆而过的人，有过交集，也最终只能消失在人海。

看破就不叹无奈，有缘无份罢了。

姜老头儿说过这番话，就不再提这事儿了，任我爸妈怎么说，也不再应声。

直到酒菜吃完，他才从兜里掏出了一支钢笔，一个小本子。

首先，他写的是一串电话号码，这在那个时候还是个新鲜东西，我爸开始拿着的时候，愣是没搞清楚这串数字是咋一回事儿。

“这是电话号码。”姜老头儿解释到。

我爸立刻就想起了他去过的一个乡上的办公室，那次还是陪村里的干部去的，只因为那时那个村干部是上面来的，刚到这里，路不熟悉，随便找个村民领路，就逮着我爸。

在那里，我爸就看见了一部黑色的电话，那就是我爸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见电话这东西，在他眼里可神秘了，说是上头的命令基本都是通过这玩意儿传达的。

“我送三小子虎爪，在一定程度上是逆天的行为，毕竟三小子这一辈子注定了命运多舛，有了虎爪，本该他遇上的，他承受的，他可能就不用承受了。但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报不在他身上，恐怕会连累你们家人。如果在往后的日子里，你们家人要是遇上了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就说要找姜立淳。”

这时，我爸才知道了姜老头儿的本名叫姜立淳，可他还是一副为难的样子：“我不会用电话啊，我这哪里去找电话啊？”

“你这蠢蛋，这时候不精明了不是？你提些好酒好肉去找人帮帮，还怕用不了电话？别人也会教你咋用的！这都用我教？”姜老头儿指着我爸鼻子骂到，那副老痞子的形象又出来了，直骂的我爸唯唯诺诺，不敢应声。

接下来，姜老头儿又在纸上写了一个名字，递给我爸，说到：“到时候找我的时候，就报这个名字，说你是这个人的爸爸，记得了？”

我爸打开那张纸一看，勉强认得了前面那个字，和后面那个一字，就认不得了，毕竟我爸只有扫盲班的水平。

很简单，一字谁认不得？前面那个是我爸的姓，他能认不得吗？

“姜师傅？这陈啥一是谁啊？我为啥是他爸？”我爸有时候也挺愣的。

“陈承一！你咋就不能是他爸？你家三小子不是你生的？这是我给你儿子取的名字，你说你这人咋就傻成这样？”姜老头儿气得直翻白眼，一番解释下来，一拍桌子提起他那蛇皮口袋就往外走去。

我爸妈想拦却不敢拦，就这样，在这个晚冬的上午，看着姜老头儿飘然而去，留下一个高干似的身影，再也没回过头。

姜老头儿走了，我家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山村的生活总是那么泛善可陈，时光就这样在柴米油盐中过去，一转眼已经是七年以后了。。

第十七章七年以后（1）

七年，在这匆匆流逝的时光洪流中，也许不算什么，可是七年也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就如山村外面的世界已经慢慢趋于平静，不复当年的疯狂，就如我家，两个姐姐已经长成了半大的小丫头，而我也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陈承一，小名三娃儿。村里最皮的娃娃，学习成绩赶他两个姐姐差得老远，这就是村里人对我的评价。

当然有时他们也会议论，这娃儿小时候身体弱的很，幸好遇到他爸有本事，弄了好些营养品给他吃，看现在长的跟个小牛犊子一样。

是的，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班上长得最高的男娃娃，身体也很壮实，为啥说是长得最高的男娃娃呢？因为女娃娃的发育毕竟比男娃娃早一点儿，班上还有一个女娃娃比我高。

也因为如此，我就常常欺负人家，于是被别人的家长找上门来是常有的事情。

这年9月，刚开学没多久的日子，暑气儿还没完全消去，下午四点一放学，好些男娃娃就相约要去河沟里泡澡，不同于我们村的小河，那河沟是村里人专门挖掘引水做灌溉之用的，最深的地方不过一米，在那里面泡着没啥危险。所以，家长老师是一概不管的。

以往这种事情我是最积极的，可是今天却没啥心情，别人叫我去我都一概推了，只因为今天我在学校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不敢回家，在想要咋办。

说起来事情也简单，我今天上学出门前偷了一盒我老汉（爸）的洋火（火柴），带去给同学显摆，毕竟那个时候洋火在乡下小娃娃当中也是一件稀罕的东西。

显摆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每个人都羡慕我能有一盒洋火，都围在我身边。直接上课的铃声被学校主任敲起来了，大家才不舍的散去。

我的性子本来就爱动，又是人来疯，上课了，别人平静了，可我还在兴奋中，一兴奋就显得课堂格外的无聊，原本我也不是那种能认真听课的学生，于是，就趁着老师不注意划火柴玩。

巧的是我前面坐的就是我最讨厌的那个，个字比我高的女娃娃，盯着她的背影，看着她那两条乌黑的大辫子，我也不知道我咋想的，划了的火柴，伸手就朝着别人的辫子烧去。

其实，我发誓我只是抱着恶作剧的心里的，天晓得她的头发咋那么好烧，洋火一捧就烧着了，教室里顿时飘起一股子难闻的焦臭味儿，可她还浑然不觉的在认真听课。

坐在她身后的我慌了，因为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已经忍不住嗤嗤笑了起来，要是引来正在写黑板的老师的注意我就彻底完蛋了。

我一开始使劲的吹，想把火吹灭，可是它燃烧的很快乐，我一急，干脆往那个女娃娃头发上吐口水，但显然我比起水笼头（自来水管）差远了，根本无济于事。

周围的学生娃娃开始哄堂大笑，被烧的头顶冒烟的女娃娃还浑然不觉，但这样的动静已经足以引起老师的注意了，那个年轻的女老师一转身，就看见了头顶冒烟，跟‘修仙’似的学生，再仔细一看，就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接着，她抓起放在讲桌上的书本就冲了下来，连解释都来不及，就狠狠的朝着那女娃娃的头上使劲的拍去，那女娃娃被老师的举动吓得一愣，差点就哭了出来。

但在后来，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刘春燕，你的头发烧起了。”她才晓得发生了啥事儿，顿时大哭了起来。

“来帮忙，另外几个同学去打水。”年轻女老师的声音因为生气变得尖锐起来，她这一吼，大家才反应过来，坐的进的同学拿起书七手八脚的就朝刘春燕的脑袋上拍去，另外好些个同学借着打水之名，跑出了教室。

总之，好好的课堂被我在一分钟之内弄得一团糟。

其实，火也不大，这么七手八脚一拍早灭了，可这时打水的同学一回来，也不看啥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哗’一声，当头就给刘春燕浇了下来.....

一直处在崩溃情绪中的刘春燕终于也被这一浇，由大哭变成了嚎哭，这下把隔壁班的也惹来看热闹了。

最后，一根辫子已经被烧的只剩半截，全身湿淋淋的刘春燕被老师安排几个女同学送回家了。当然，在这之前，老师已经审问出来了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就是我。

于是，我被罚站了一上午，午休的时候除了吃饭，都还必须得站着，对的，别人不回家的同学趴桌子上睡觉，我就在教室最后站着。

另外，老师宣布了，明天我必须带着家长来学校，因为我实在太不像话了！我呢，其实才不怕罚站啥的，怕得就是请家长来学校来。

我那时候深深的讨厌我爸，对我两个姐姐是轻言细语的，对我常常就是一顿老拳伺候，惹了这事儿，我可以预见这远远不止是我爸给我一顿老拳就算了，搞不好是我妈也要加入的‘混合双打’。

我忧虑，但是也还带有那么一丝欢喜，因为我读的是乡场上的小学，这离我家远，光上学就要走足足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我爸妈就算知道了，下午也不可能来学校，顶多是等我回去，这就意味着我还有一下午的时间可以想办法，连老师也说的是明天把家长带来！

就这样，我一个上午加一个中午都在想办法，可是，下午的时候，刘春燕的到来却让我绝望了。

我是一个问题学生，而人家刘春燕是一个好学生，天大的事情都挡不住别人对学习的热情，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上午才如此狼狈的被送了回去，下午人家剪了个男式头，又雄赳赳的‘杀’回了教室。

“陈承一，我给你讲，我已经告给你妈老汉听了，你老汉说了，你回去绝对要好生收拾你，你就等着嘛。”刘春燕一来教室，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话说这乡场上的小学，好几个村的学生，我和你刘春燕好歹是一个村的，你就这样整我？

我脸上不屑的瞟了刘春燕一眼，心里却纠结成了‘麻花’，想起我爸那力道十足的老拳，再辅以我妈的‘铁掌’，那销魂的滋味儿让我腿肚子都在打颤儿。

下午我可以坐着上课了，可是我不感动于这待遇，我把头皮都快抓破了，也没想到一个良好的，可行的办法。

所以，您说，他们叫我去河沟泡澡我能有心情吗？我第一次觉得学校那么可爱，我不想离开它，我就想在学校呆到老死。

“三娃儿，你真的不去？”说话的是苏来富，我小时候最铁的哥们，因为好吃，所以是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胖娃儿，外号叫‘酥肉’（四川的一种小吃，做法是把半肥半瘦的肉裹上调制好的面粉，放油锅里炸酥，炸脆就行了，在四川农村尤其盛行）。

“去个屁，你又不是不晓得我爸打起我来有好心黑，想起来就心烦。”酥肉是我可以‘推心置腹’的哥们，我不介意把烦恼跟他分享。

“那就更要去了，反正你不想回家，干脆耍高兴了再回去，就像我老汉打我的时候，我一般都给他讲，你等我吃饱了再打。三娃儿，你真怕的连耍都不敢去耍了啊？”酥肉没心没肺的，也只有他小小年纪的时候，才想的出吃饱了再打这种说法，这句话当时在我们村是流传了很久的‘笑话’。

我这人最怕激，最怕别人说我没胆，更怕别人说我因为没胆，成不了‘战斗英雄’，再说了，酥肉说的也有道理，反正都要遭打，反正也不想回去，为啥子不去耍？

一想这里，我‘豪气顿生’，把书乱七八糟的收进我的黄挎包，说了一句：“怕死不当 GC 党，毛主席还等着我成为他光荣的战斗英雄，走，酥肉，泡澡去。”

在河沟里面泡澡是件快乐的事情，十几个男娃娃脱的光溜溜的跳下去，一疯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连时间过得飞快这事儿也忘了。

也不知道在河沟里疯玩了多久，渐渐的，就有人要回家了，随着人越来越少，我开始心慌了，最后这河沟里就剩下我和酥肉两个人。

酥肉在水里泡着，唇色已有些发白，这日子虽然暑气没退，可下凉也下得快，此时天色已经擦黑，太阳都快落下去了，水里自然是冷了。

“三娃儿，我受不了，好冷哦，我肚子也饿了，我想回去吃饭了。”酥肉可怜兮兮的望着我，有些犹豫的说到。虽然只是小娃儿，酥肉还是颇讲义气，不忍心丢下我一个人。

“上去再说。”我也冷的受不了了，估计那嘴唇的颜色和酥肉有得一拼。

上了岸，我们两个抖抖索索的穿好衣服，感觉才稍微好了一点儿，而这时太阳也已经落山了。

“三娃儿，不然我们回家了嘛，你也不可能一直不回家啊。”酥肉饿不得，此时乡场上的人家已经飘起了袅袅炊烟，那饭菜的香味在这空旷的田地里能传出很远，酥肉一闻这味儿就受不了了。

酥肉这么一说，我也很想回家了，再说我也饿了。

第十八章七年以后（2）

我想起了我今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我妈给我说了，晚上会吃烧黄鳝，而家里也的确有小半桶

黄鳝，一看就知道是我爸晚上去逮的。

烧黄鳝啊，一想到这菜，我就想起了我爸做黄鳝，活的黄鳝逮起来，‘啪’的一声摔昏它，然后往处理黄鳝专用的木板上一摞，‘哗啦’一刀一拉，再一刮，新鲜的黄鳝就处理好了。

然后切成鳝段儿，洗一洗备着，然后锅里烧好滚烫的热油，‘嗤啦’一声鳝段儿倒进去，爆炒，香味儿就出来了，接着加豆瓣儿……

想着，想着，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见我心思动了，酥肉在旁边使劲儿怂恿：“三娃儿，走嘛，我们回去了嘛，大不了你去我家，我家今天晚上吃‘烧白’（类似于梅菜扣肉），然后我喊我妈老汉帮你求情，你又不可能一辈子不回家的。”

一听求情这俩字儿，我又焉了，我爸要是那种能听求情的人儿，我能挨那么多打吗？想以前，我爸打我，我嚎的那是一个凄惨，路过的村里人都忍不住来劝劝，嘿，好了，我爸把别人的劝解当加油声，越打还越来劲。

配上旁白：“男娃儿不打不成器，不像女娃儿！男娃儿不管的话，以后能‘敲沙罐，吃花生米’（枪毙）。”

最终，我对我爸的恐惧压过了我对烧黄鳝的渴望，而且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精神也激励着我，我早就向往着我要做一名小战士了，我也要去翻雪山，过草地，找个地儿当红军去。

红军都是好人，见我一个小娃儿，能不收留我吗？一辈子不回家又咋了？只要红军收留了我！

想到这里，我兴奋了，决心也坚定了，我拍拍酥肉的肩膀，大义凛然的说到：“你回去嘛，酥肉，等我当了红军，我再来找你一起当红军，我绝对不得忘了你。”

“你要去当红军？”酥肉忽然被我这没头没脑的话给搞糊涂了。

“嗯，反正回去也要挨打，还不如我今天去找红军，找到他们肯定会收留我的，你等着我就是，而且你千万不要给我老汉说哈。”我郑重的吩咐到。

“但是你要到哪儿去找红军啊？”酥肉有些不放心的，也的确好奇红军会在啥地方。

“听说镇上就有，我往镇上走就是了，你放心好了。”其实我那时根本就错把公安当成了红军，可是那时候年纪小，哪里能区别他们？

“好嘛，我等你的消息，我绝对不得出卖你，等你当上红军了，记得把我也带着。”酥肉对当红军这事儿也相当渴望，可是他又没犯错误，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不回家。

在他想来，只要我带着红军找上门来，他爸妈就能同意他当红军，他盼望着我的好消息。

于是，他忘了问我，你知道镇上咋走吗？

于是，我也忘了想这个问题，镇上该咋走啊？

踌躇满志的走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抬头望去除了一片片田野，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岭，哪里有啥镇子的影子？这镇子上应该咋去啊？

太阳落山以后，天黑的特别快，此时一勾弯月已经悄悄爬上了天际，天色是一种将黑未黑的青黑色。

四周有些安静，只听见些虫鸣蛙叫，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发现我有些撑不住了。

回家吧？这个想法从我的脑海冒了出来，我想姐姐，我想妈妈，我想热气腾腾的晚饭……

可一想起我爸那‘无坚不摧’的铁拳，我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呸，陈承一，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我自言自语的激励着自己，只要一提起那些英勇的红军战士，我的热血就沸腾了起来。

又走了一阵儿，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又饿又累的我终于撑不住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开始‘计划’了起来。

我妈为怕我走丢，常常教育我，别怕没有路，鼻子下面就是一条路，那意思就是找不到路的时候多问问，现在天都黑了，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去问路，我决定明天天一亮，就去问问别人去镇子上咋走。

至于肚子饿了，我四周看了看，倒也有了主意，这个季节，地里还有很多苞谷（玉米）没收，我身上又有洋火，烤两个苞谷吃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剩下就只有一个问题了，今儿晚上我该住哪里？这个问题我冥思苦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个办法来，索性也就不去想了，无论如何先填饱肚子再说。

“三娃儿，你那脑壳里头装的是豆渣吧？一天到晚咋个不想事情喃？”我妈常常这样骂我，我的没心没肺可见一般。

苞谷地儿到处都是，既然决定了目标，我就钻了进去，不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我的黄色帆布包里就装的鼓鼓囊囊的了，开玩笑，我可是挑了三个极大的苞谷给自己。

这样的事情对于在农村长大的我太稀松平常了，小时候没偷过苞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XX村的人。

偷好了苞谷，剩下的就是找个竹林子，干枯的竹叶可是极好的柴火，四川多竹林，借着月光我四处转悠了一阵儿，就发现了一处竹林，兴高采烈的跑了进去。

那时的我全然没有注意到，在竹林的不远处，就是一片坟地，可就算发现了，我估计也不会害怕，农村里到处都是坟包儿，见多了，早麻木了。

一进到竹林，我就自己忙活开来，先把苞谷的外皮儿撕掉，留下薄薄的一层，然后再聚拢了一堆枯竹叶，把苞谷埋在了下面。

枯竹叶极易燃烧，不消片刻，竹林里就升起了一堆火。

此时我的全部心思就在那三个苞谷上，全神贯注的守着，不时的添着竹叶，这片儿竹林很大，在里面生火也估计也没什么人看见，但我也不能被谁看见发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焖苞谷总算熟了，我高兴的把焖好的苞谷从火堆里扒拉出来，撕开剩下的皮儿，也顾不得烫，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焖苞谷很香，我吃的很高兴，一边吃还在一边感叹，今天的焖苞谷熟的真快，要知道焖苞谷可不比烤苞谷，要吃到焖好的，是要等很久的。以前，在村里，我和村里其他小娃娃一起焖苞谷，常常一等就是一下午，没想到今天感觉没等多久就熟了。

其实，实际的情况是我照样等了将近 2 个小时，只是我全神贯注的等着，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罢了，更不知道现在的时刻已经接近深夜了。

守在火堆旁，吃完三个大苞谷，肚子总算饱了，感觉像是疲累了很久，一种昏昏欲睡的疲累向我的全身袭来，我想睡了。

农村的孩子都知道在竹林生火是一件儿极为危险的事情，我打着呵欠把火堆踩灭了之后，就再也控制不了传来的疲劳感，把我的黄挎包往地上一扔，然后整个人枕着黄挎包，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具体那一夜我睡了多久，我不记得了，就只记得自己做了一些光怪陆离的梦之后，就再也扛不住从身体传来的阵阵寒意，给冻醒了。

下意识的摸了一把衣服，我发现衣服很潮，想换个地方睡觉，又觉得全身没有气力，仍然很困，说不清楚是啥感觉，就觉得自己迷迷糊糊的，似醒又非醒。

想闭眼再睡，却忽然发现自己周围的不远处有很多声音，似乎是很热闹，可又搞不清楚这热闹是从哪儿传来的。

第十九章 荒坟群鬼（1）

“哪个半夜都还不睡觉嘛？”我嘟囔着骂了一句，在那不知道害怕为何物的年纪，我就觉得这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的吵闹声吵到我睡觉了。

身体开始有些发烫了，在竹林的地上翻来覆去的想睡，却发现那些声音不但没有渐渐消失，反而是越发的大声了起来，间杂着似乎还有敲锣打鼓的声音。

我‘霍’的一下坐起身子，这一下我感觉自己似乎完全的清醒了过来，可周围的场景却让我陌生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那种感觉，就像是眼前的竹林依然是那个竹林，可是我却看见了许多的光点。

就像在我的不远处吧，有一团淡黄色的光点，正慢慢的接近另外一团小一些的淡黄色光点，接着我就看见那大的光点猛地接近了那团小的光点，然后似乎在吞噬那团小的光点。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那团小的光点竟然慢慢变成了灰扑扑的一团.....

这是咋回事？这个竹林简直是个奇妙的世界，随处都可见这种淡黄色的光点，或小或大。

我甩了甩脑袋，非常想弄清楚那变色了的光点是咋回事，越发的仔细看去，却发现这竹林里哪里有什么光点？那一团大些的淡黄色光点分明就是一条蛇，而那团变色了的光点分明就是一只被它咬死了老鼠，蛇正在吞老鼠。

我根本无法思考在这黑漆漆的夜里，我是咋会看见一条蛇的，只是忽然就觉得害怕了，我咋能睡在竹林里？农村多蛇，竹林这阴凉的环境，蛇是极爱的。

我刚才就在这竹林睡了，万一蛇爬上了我的身子....？我身上起了一串的鸡皮疙瘩，再往四周一看，依旧是那些或大或小的黄色光点，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发出黄色的光芒，只是和那些淡黄色的光点比起来，这黄芒的颜色浓烈了许多！

这是咋回事？我也变成了光点了？我身上起了一身的冷汗，一个激灵就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我半坐在竹林里，刚才根本没有睁开眼睛！！

刚才那是咋回事？难道是在做梦？身体越发的滚烫起来，很口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乏力感，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我又重重的躺下了，实在是没有力气挪动。

想起刚才那个怪梦，我也没啥大的害怕的感觉，就是觉得非常的神奇，但在心里还是开始盼望起天亮来。

不知道又磨蹭了多久，我感觉自己快要睡着了，忽而又想起那个怪梦，梦中竹林里可是有蛇的，我不能呆在这里！

耳边依旧是嘈杂的声音，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背起我的黄挎包就走，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不管走到哪儿去都能睡，反正不能睡在竹林里。

竹林子虽大，但我也没多深入，没走几步就走了出来，只是恍惚中觉得竹林里又充满了那种淡黄色的光点，连竹子本身都有一种绿色的光芒笼罩着，不过有浓有淡罢了。

这样看去，其实颇是好看，我真的就没觉得有多怕，想是自己受了那怪梦的影响，现在还有些恍惚而已，就像是早晨我爸妈叫我上学，我明明没醒，却在梦中已经在穿衣服，刷牙洗脸了，而且就好像自己真的起来了一样。

不再看那怪异的竹林，我迈步向前走着，那热闹的声音渐渐清楚了起来，我心里有些兴奋，下意识就朝着声音最大的地方走去。

走了没多久，我就看见了一片片的屋舍，密密麻麻的挨得很紧，心里奇怪的很，话说这村里地多的是，谁家的房子不是隔着老远的距离啊？这里咋就把房子修成了一片儿呢？

仔细听来，像是有许多人在说话，可我看不见一个人影子，就觉得在那成片的房子间，有许多的黑影儿，间或着还有一两个红影子，这些影子也好似光点组成，跟竹林里的很像，只不过颜色不同而已。

我似乎整个人非常的恍惚，也缺乏必要的思考能力，只是想把这些影子看出清楚，这样想着精神就非常的集中，再一看，我就松了口气儿，哪里是一团团的影子，分明就有许多人嘛！

好热闹啊，我的内心彻底的兴奋了起来，我就是个爱凑热闹的主。

二更送到，嘿嘿，小店做菜慢了点儿，各位客官担待一些啊。

那些人好像是在彼此交谈，又好像没有交谈，只是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声音，一定有啥事，我的好奇心空前的强大，朝着那里迈动的步子也快了起来。

原本在竹林里那个诡异的梦就让我心里不舒服，这下见着人了，我感觉格外的兴奋。

距离越来越近了，可就算是我这么神经大条的人也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渐渐就放缓了脚步。

为啥不对劲儿呢？

第一，我发现那些人穿的衣服不对劲，都是黑色的长衣长裤，上面的样式是对襟褂子，下面是阔腿长裤，这衣服怪异的紧，我似乎在哪里见过，反正意识中好像不是啥愉快的地方，但我此时咋也想不起来。

第二，那些人似乎发现我的靠近了，可他们并没有普通人的友好和好奇这是谁家的小孩啊之类的，而是一个个全部盯着我，那眼神似乎是戒备，好像我身上有什么让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又似乎是阴沉，我说不上来，但感觉心底发寒。

第三，就是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老人，只有少数的年轻人，其中一两个给人感觉特别的凶！我好像又在他们身上看见了红色的光芒，但却看不真切。特别是这红色的光芒，是不同于那种喜气洋洋的红的，那是一种暗沉的，压抑的红。

这是一群啥样的人啊？我有点搞不懂了，他们不欢迎我的样子，而且他们让我感觉有些不舒服，也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

“哪家的小娃儿，快回去了，跑这里来做啥子？”在我犹豫不定间，一个苍老的声音传到了

我的耳中，声音有些阴沉，听了让人觉得遍体生寒。

我打了个冷颤，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却发现是一个离我最近，大概有五十米的老人在对我说话，是他在对我说话吧？我没见他张嘴，话说那么远的距离，应该用吼的吧？

但我觉得就是他。

这是一个老头儿，表情虽然也是阴沉，还有一种那表情凝固了的感觉，可也看得出来是慈眉善目的，我好像有没那么害怕了。

可也就在这时，我发现一个人飞快的朝我靠近，是那少数年轻人中的一个男人，他嘿嘿的笑着，我也不知道他在笑啥，但我就是隐约感觉他是不怀好意的。

“唉.....”似乎是那老头叹息了一声。

我有些搞不清楚状况，只觉得全身一片麻木，也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心头迷糊，可也就是这一转眼，那年轻人奔到了我跟前，要朝我狠狠的撞来。

我下意识的往后退，却不想这时候，我胸前发出了一道极为刺目的白芒，还隐隐有虎啸之声，只是一刹那，我还没搞清楚是咋回事儿的时候，那年轻人又怪叫着向后退去了。

那年轻人一直退到很远的地方才停下，那望向我的眼神分外的怨毒，而我定睛一看，那慈眉善目的老人早就不知道往哪儿去了，这里原本很多人，一下子就少了很多。

只剩下少数人全部都定定的看着我，那眼神就是刚才那么一大帮子人种最不友好的那种，是他们全部都还在，其中也包括两个身上有红芒的人，一男一女。

第二十章 荒坟群鬼（2）

其中那个男的我认得，是刚才向我扑来那个，另外一个女的，给人的感觉更不舒服。

这个时候，我终于发现事情透着一种让人说不出的诡异了，我开始害怕，原地站着不敢动，而他们也不动，就是这样看着我，像是怕什么，顾忌什么，可又像是我身上有特别吸引他们的东西，不愿意放过我。

他们怕什么？难道是我胸口刚才那道光？我从小身上就挂着一个挂件儿，我妈跟我说那时虎爪，一直是让我不能取下来的？他们怕这个？

我不敢肯定，只是下意识的往胸口摸去，一把就抓住了那长长的虎爪，心里才稍微定了点儿，心一定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关键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非常关键！

那就是我终于记起来这些人身上穿的衣服我在哪儿看过了，那还是两年前的事儿，我们村的李大爷去世，我妈去帮忙，因为当时我爸不在，两个姐姐上学，我妈忙不过来，就把我带着的，我是亲眼看见他们收敛李大爷入棺的，穿的就是那么一身！

我妈还特别跟我说过，那是寿衣！

原来这些人身上穿的都是寿衣！

我是祖国的花朵儿，我是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教育下长大的，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神？一瞬间，我的脑子里冒出了许多的念头。

不要问我在这种时候咋会冒出这些不靠谱的念头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念头在此时此刻再也无法激励出我的勇气了，一个令我心惊胆颤的想法压也压不住了的冒了出来。

那就是——有鬼！

我先是无意识的狂吼了一声，接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腿软），然后开始毫无新意的嚎号大哭起来，而这一哭，随着泪水的涌出，我才发现我的眼睛刚才才是闭着的，现在才睁开了。

我根本无暇去想我是咋闭着眼睛走路的，谁也别指望一个七岁的小孩在这种时候还有啥逻辑思维，再说这眼睛不睁开还好，一睁开我就发现啥人影儿啊，屋子啊全部都不见了，在黑种接着朦胧的月光，就只看见一个个小山包似的剪影。

那不是坟包儿，又是啥？

一个小孩，在半夜三更的，处在一片儿坟地中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况且这种残酷的事情现在就发生在我身上，我完全不知道咋办？连走路的勇气都没了，就知道哭，就只知道下意识的握紧脖子上挂着的虎爪，也只有它才能带给我一丝安全的感觉。

凄厉的哭声在这安静的夜里传出了很远，连我自己都觉得刺耳，可是我没有办法停下来。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远处亮起了十几个橙黄色的光点，让我一下子就想起那个诡异的梦，这一切的发生不就是从做了那个梦开始吗？

我不能再坐在这里傻哭了，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站起来，哭喊着朝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也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响起：“三娃儿，是不是三娃儿？”接着就是挺嘈杂的人声和纷乱的脚步声。

这声音在我听来熟悉又亲切，可是已经被吓傻的我，愣是想不起那是谁的声音，也不敢停下，只是一边跑一边哭问着：“你是哪个嘛？”

我对那声音就是莫名的信任，所以才会下意识的回答，但是我当时就真不知道是谁？

我的话刚落音，那边立刻就传来了一个非常愤怒的声音，几乎是用怒吼的方式喊出：“你说我是哪个嘛，老子是你老汉！”

这声音这么一喊，我马上反应过来，这不是我爸的声音是谁的声音？我站住了，哭得更加大声了，如果说前几个小时这个声音会让我感觉无比恐怖，那么现在这个声音在我听来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我刚站定没有一分钟，那些橙黄色的光束就打在我身上了，基本已经镇静下来的我，这才发现这根本就是手电筒的光，接着就看见一群人匆匆忙忙的跑来，为首那个不是我爸又是谁？

我爸看见我，先是一把把我拉过去，接着手电光从我从头照到了尾，仔细打量一番，确定我没啥伤之后，一下就把手电筒咬嘴里了。

他二话不说的提起我，一巴掌就拍屁股上来了，嘴里还嘟囔着啥，我估计当时他一定是想骂你个龟儿子，看老子不收拾你，只是咬着那么粗一个手电筒，不方便讲话。

这一巴掌可给的真‘结实’啊，才止住哭的我，被这一巴掌拍下去之后，又开始嚎起来，在我爸身后一个叔叔看不下去了，拉住我爸说：“老陈，娃儿找到就是了嘛，这半夜三更的，看他哭得那么惨，肯定是被吓到了，你先带娃儿回去安慰一下嘛，你那么凶，娃儿又跑了咋办嘛？”

以前，别人劝我爸那是肯定没用的，可这一次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打动了我爸，我爸不打我了，反倒是脸色有些沉重起来，也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我爸才说到：“我这不是给气到了嘛，算了，我先带他回去，谢谢大家了哈，改天我在家里请大家吃饭哈。”

村里人就是那么淳朴，听说我不见了，就那么多人陪我爸出来找，也不计较天晚了，也不计较到乡场上路远.....

我爸把我抱起来，和大家一起往回村的路上走去，刚才经历了那么多，担惊受怕的，一下靠在了父亲的怀里，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身子依然觉得热腾腾的，嚎了那么久，口渴的感觉更厉害了，爸爸抚着我的额头，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的说到：“这娃儿有点发烧吗？”

我却答不了腔，忽如其来的强大的安全感，让我又开始昏昏欲睡，但就在要睡着的一瞬间，我迷迷糊糊的看见好像一个红光点在跟着我们，再仔细点儿一看，是那个给人感觉最不舒服，笑得特别阴森的女人！！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整个人也僵硬了一下，我爸在我屁股上一拍，轻声说到：“还不老实？”我才发现哪儿有什么红点儿？哪儿有什么女人？

刚才所经历的一切原本就似梦非梦，而且好几次我发现自己并没有睁开眼睛，就算小小的我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眼见为实的事儿，因为那种感觉说不清楚，现在想起来根本就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

躺在爸爸的怀里，看着身边的一大帮子人，我一时也不去想这些事情了，这一次是真的靠在爸爸怀里睡着了，也再也没看见什么红色的光点。

回家之后，我就迷迷糊糊的躺床上睡了，这一夜，不停的在做梦，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却又不知道自己梦见了些什么。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快接近中午，我浑身觉得不痛快，脑子也重的抬不起来。

守在我床边的妈妈见我醒了，赶紧的就喂我吃药，我稀里糊涂的，反正她喂我就吃，这时也才从妈妈的嘴里得知我发烧了，药是我爸一大清早去村里卫生所给拿的，现在条件稍许好些了，村里也了一个简陋的卫生所。

只不过，我妈也说了，要是下午些烧再没退，就必须带我去乡卫生所打针了。

我怕打针，连忙在心里请求毛主席保佑我病快些好，我妈才不理睬我这些小心思，端来稀饭，就着泡菜喂我吃了。

其实我想吃肉的，也惦记着昨天晚上的烧黄鳝，可是我不敢提，昨天才接二连三的闯祸，没挨打已经是万幸了。再说，生病了，我妈也不给吃的，我家谁生病都这样，反正就是稀饭泡菜！

第二十一章父母的安抚

一顿寡淡的稀饭还没吃完呢，我爸进屋了，望了我妈一眼，问到：“啥时候醒的？吃药没？”

“醒了有二十几分钟了，喂了药了，现在喂点稀饭，等他吃了，等会再给他吃饭后吃的药。”我妈一边喂我稀饭一边回答到，我见到我爸战战兢兢的，连吃稀饭也利索了几分，就怕我爸逮着理由收拾我。

我妈在我爸在我床边坐下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赶紧的说到：“你有啥子话等我把饭喂他吃了再说哈。”

她怕我爸一‘审问’我，我饭都不敢吃了。

提心吊胆的吃完稀饭，我爸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果然开始了：“三娃儿，你为啥子把别人刘春燕的头发烧了？”

“我..没为啥子，我不想烧的，就是想要一下，结果就烧起了。”我小心的回答着我爸的问题，撒谎是根本不敢的，一般犯事儿了，认了还好，撒谎的话，我爸是不介意把我打到满院子跑的。

“想要就可以烧别人头发？那我想要是不是要把你头发也给烧了嘛？”我爸来气儿了，声音陡然就提高了三分，话说我家两个姐姐长得清秀，人又懂事儿，简直是村里人见人夸，我爸

的骄傲！他就想不通他唯一的儿子——我，咋就成了村里‘反面教材’的典型，爱面子的他常常觉得我太丢他的脸了。

我吓得一缩脖子不敢说话了，也就在这时我妈拼命扯我爸的衣角，像是在提醒着他什么。

经我妈一提醒，我爸这才反应过来，说了一句：“再有下次，你就等着当一年的光头，头上别想有半根头发长出来。”

说完这句话后，我爸的脸色缓和了下来，竟然没再提刘春燕头发的事儿，而是沉默了下来，像是在考虑着什么话要怎么说的样子。

我当时是没想那么多的，只是为自己又逃过了一大‘劫难’而开心，话说我爸收拾我，我妈是极少阻止的，除非是打得太厉害的时候，更难得的是我爸还那么‘听话’的接受了阻止。

哈哈，太阳要打西边出来，我能有啥办法？难道我还会问句为啥，然后再给它塞回东边去吗？我可不犯这傻。

这人一松下来，加上吃了点热乎的东西，我又开始犯困，可我爸却又开始说话了：“三娃儿，你昨天晚上做了些啥，详细的给爸说说？”

难道开始追究昨天晚上的事儿了？我全身又是一紧，赶紧回到：“没干啥，走啊走的，肚子饿了，我就掰了3个苞谷，然后去竹林焖苞谷吃，然后我就睡了，然后我也不晓得咋迷迷糊糊的.....”

昨天的事情，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堵得慌，而且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清楚来龙去脉，发现我爸越来越严肃的脸色，我就说不下去了。

谁知我爸根本没在意我哪儿掰的苞谷，也根本没有追究我离家出走的意思，而是尽量的让自己面目线条柔和起来，非常温和的说：“然后咋了，给爸爸说。”

“然后我也不晓得咋的，就走到坟地边上了，我...我感觉..我是闭着眼睛走过去的。”难得我爸这么温和，我还不快说？再说这事儿也堵在我心里，我希望从大人那里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爸的脸色彻底的沉了下去，连我妈的脸色也非常的难看，我不知道这一节到底出了啥问题，让我爸妈严肃成这个样子，就算我上学期期末考试考了个倒数第五，他们也没这样啊？

我感觉有些怕，很是不知所措的望着他们，奇怪的是我爸根本没和我计较的意思，而是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接着从裤兜里摸出了他的卷烟，想卷上一支抽，看了看我，却又出去了。

而我妈呢，眼神变得非常奇怪，只是摸着我的脑袋不说话，那神情分明就是非常担心的样子。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总是觉得我爸妈这回有心事，有大的心事。

过了一会儿，我爸进来了，一身的烟味儿，估计刚才是出去抽烟了，一进屋，他就坐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到：“三娃儿，你要老实给爸爸说，你昨天哭啥，又怕啥？说的越详细越好，不管是啥事儿，爸爸都相信你。”

此时我的父亲眼神坚定而充满了信任，放在我肩膀上的手也给了一种男人之间的力量，这种感觉连小小的我都能察觉到，一时间我有了莫大的勇气，非常干脆的，把昨晚的经历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包括那莫名其妙的光点梦，那房子，那穿寿衣的人，还有胸口那刺目的光芒，隐隐的虎啸声，全部全部讲了出来。

只是最后我恍惚看见了一个红点儿跟了上来的事儿我没讲，因为那感觉真是太不确定了。

我爸的脸色是越听越难看，到最后干脆一把把我搂在了怀里，不停的，使劲的摸着我的脑袋，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个啥，总之弄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因为我爸几乎对我就没那么肉麻过。

至于我妈竟然掉眼泪了，也不知道是为啥。

过了好半天，这屋里奇怪的气氛才散去，我爸最后拍了拍我脑袋，说了句：“好儿子，好样的，昨天还没吓到尿裤子。”

我爸这一夸，我心里得意，赶紧说到：“我开始就不怕的，就是那个男的要来撞我，我都不怕！要不是发现他们穿那么吓人的衣服，我都不得哭....”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爸第一次没反驳我，只是又摸起我的脑袋来，嘴里不停的念叨：“好儿子，好儿子.....”

我从记事开始就没被他那么夸过，那一声声的好儿子啊，喊得我全身不对劲，快被我爸肉麻死了，于是迅速的转移话题：“爸，你说昨天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昨天咋回事？我爸爸被我这个问题问到愣住了，一时间摸着我的脑袋就沉默了起来，反倒是我妈把眼泪一抹，大声的说到：“能有咋回事儿？你昨天在竹林子受了凉，发了烧，人就糊涂了呗。”

有时候，男人的急智是不如女人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爸的反应显然不如我妈那么快。

但由于回答的匆忙，我妈的答案是不能令对于啥都充满着好奇心的我满意，我有些疑惑的望着我爸，我爸这时也反应过来了，脸色有些不自然的说到：“你这就是梦游，梦游的人，咳...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你眼睛没睁开就是最好的证明，加上你发烧，脑子有些不清醒。”

梦游我是知道的，班上有同学就说过他哥哥梦游，半夜起来在院子里逮鸡，被打醒了之后，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当时觉得这事儿特神奇，没想到还真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嗯，我爸这个梦游的说法我比较能接受，一时间又觉得安心无比了，也不胡思乱想了，渐渐的困意也就涌了上来，又在床上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被大姐捏脸给捏醒的，一睁开眼就看见大姐那气哼哼的样子，还有二姐温和的笑脸。

说起来我这两个姐姐性格迥异，大姐叫陈霞，性格里还真有些侠（谐音霞）气，豪爽，说话也直，脾气是典型的四川妹儿，辣的很。

二姐叫陈晓娟，温温柔柔的，说话也细声细气儿的。

在小时候，相对于大姐，我是比较亲近二姐的，因为我要是皮了，我大姐急了就会揍我，而我二姐从来不会，顶多红着脸细声细语的劝两句，连骂我都不会。

被大姐捏着脸，我可不敢挣扎，只好强挤个笑脸问到：“大姐，你咋那么早就回来了？”

第二十二章二姐的心事

大姐当年 13 岁，已经读初一了，虽然也是在乡场上的中学读，可是课业比还在上小学的我和二姐都重，所以一般回来的都比我们晚。

“好意思问？昨天晚上哪儿去疯去了？中午二妹就回来过一次，说你病了，放学来我学校找的我，我最后一节课请假，就看你这娃儿得了个啥病？”

听大姐这样说，我心里有些感动，二姐和我一样在乡场上上小学，难为她中午不在学校吃饭休息，惦记着我，大老远的跑回来看我，也难为大姐一听我病了，最后一节课都没上，我大姐，二姐都是挺爱学习那种人。

“好了，大姐，别掐着他了，我们妈说他发烧。”见大姐一直掐着我的脸，二姐在旁边细声细气儿的说到。

大姐估计也是因为我病了，懒得和我计较，松开了我的脸，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白铁饭盒，那是大姐中午带饭用的饭盒，她把饭盒打开，放我面前说到：“便宜你了，吃吧。”

我一看那饭盒，就高兴了，因为饭盒里装了一串紫色的葡萄，那样子一看就是熟透的。

迫不及待的，我就要伸手去抓，二姐却一把抢过饭盒，还是那么温柔的说到：“要洗洗的，等姐给我去洗洗。”

我嘿嘿干笑了两声，转头问大姐：“哪儿弄的？”

“我同学家院子里栽的葡萄树，挂果儿比地里的晚，听你病了，我不死皮赖脸的去要的吗？这下得给帮别人抄一个星期笔记，以后你再这么皮，看我不揍你。”大姐说话风风火火的，而我的心思完全在那串葡萄上，大姐说啥，我都傻笑的应着。

很快，二姐就把葡萄洗好了，坐我床边，细心的剥皮儿喂我，而大姐嘴上还是喋喋不休的训我，我不在意，那葡萄可甜，被训两句有啥关系？

吃着吃着，二姐忽然就望着大姐说了一句：“姐啊，你刚跟我一路回来的时候，看见个怪女人没？”

“啥怪女人？”大姐一心忙着训我，毫不在意的答了一句。

“就是站在我家不远处的那棵大槐树下啊，我无意中看见的，她……”二姐的脸色不好看，似乎那回忆不怎么愉快。

可大姐却毫不在意，就是一个女人嘛，这村里女人孩子还不多啊？有时隔壁村的过来也是常事儿，再说了站树下避太阳不是再正常不过吗？

不仅大姐没在意，连我也没在意，我说了我的心思全在葡萄上，就算没葡萄，我肯定也不会注意这小事儿。

所以二姐提起的话题，最终被大姐一句：“我没看见啊，再说一个女人她怪就怪呗，又不关我们的事儿。”给带了过去。

就这样，我二姐不说话了，有些闷闷的，只是一颗一颗的喂我吃着葡萄，显然忽然心事儿就很重了，而我和我那一样大大咧咧的大姐压根儿就没注意到。

没注意到，我二姐也就不提，她就是那个性格，很安静，好像很怕麻烦到别人的样子，很柔弱。

吃了一会儿葡萄，我二姐好像鼓足了勇气，望着我大姐，一副非常想说话的样子，但好巧不巧，我妈在院子里喊了一句：“来富来了啊。”引起了我的注意！

酥肉来了？！我的心里兴奋起来，说实话，生病是好，可以想睡多久睡多久，但是无聊啊，这下酥肉来了，可就不无聊了，我立刻从床上蹦起来，大声喊着：“妈，是不是酥肉来了？”

这一喊，貌似打消了二姐好不容易鼓足的勇气，屋子里就只剩下大姐训斥我的声音：“陈承一，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哪点儿像个病人，我简直上你的当了，还给你带葡萄。”

酥肉一来，我大姐就牵着我二姐的手出去了，她们还要写作业，也乐得有酥肉陪着我。

那酥肉一进来，也不顾因为胖而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开口就说到：“三娃儿，我不是叛徒哈。”

原本我没想起这茬儿，他一说我倒有点明白过来了，要不是这小子，我爸他们昨天能到乡场上来找我吗？我故意虎着脸说到：“还说不是叛徒，我爸都跟我说啦。”

酥肉不好意思的挠着脑袋笑了，给我解释到：“我开始真是咬牙顶住的哦！我爸昨天拿起扫把要打我的，我都没出卖你。我当时就想，给我下辣椒水儿，上老虎凳儿，我都不得出卖你。”

“少扯，那你最后还不是出卖我了，你个叛徒，红军的队伍不得要你！”我就是诈酥肉的，这小子有时憨的可爱，不然也不能老被我欺负着。

“哎呀，不是的，你晓得我不怕骂，也不怕打，但是我就是怕吃不到饭，我爸昨天说了，要是我不说，他一个星期都不得给我饭吃，还说我家鸡吃啥，就给我吃啥！你晓得不嘛，我家鸡吃的是菜叶叶，还有糠，我咋吃的下去嘛。”酥肉一脸诚恳。

我却不依不饶，掀起被子就蒙酥肉脑袋上去了，嘴里嚷着：“同志们，我们要打倒叛徒....”

结果，就这样我和酥肉在屋子里疯闹了起来，说起来，酥肉也算间接的解救了我，我压根就没生他的气，我就是无聊了，想扮演个打倒叛徒的战斗英雄。

疯够了，酥肉和我两个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因为这一闹，我出了很多汗，一身的沉重也感觉轻松了不少。

这时候，酥肉说话了：“三娃儿，我觉得我不想当红军了。”

“为啥？”

“我爸爸说红军吃的不好，又辛苦，要当就当个有本事的人，天天喝酒吃肉，家里电灯电话，住大瓦房，大院子的，才算厉害。”

“听起来还可以，你要有一天真那么厉害了，你要请我吃饭不？”

“吃饭？我要请你吃红烧肉！我觉得你比我厉害，狗儿骗你！我以后肯定要想尽办法当那么厉害的人，我长大了要赚 100 块钱，但是我觉得你要帮我，恐怕我才做得到。”

“好！”

这对话在当时挺幼稚的，可是回忆起来又觉得命运是一件挺神奇的事。

我们的对话就到这里，因为过不了一会儿，我妈就叫酥肉在我家吃饭了，而我依然是稀饭泡菜。

我的病在第二天就松懈了很多，在第三天我就能活蹦乱跳的去上学了，在学校的生活依然那样，只是我和酥肉多了一样任务，就是每天放学跟在刘春燕背后吐口水。

然后，遇见刘春燕告状，就接着被揍！

可我是谁？我是战斗英雄，越揍我，我就吐的越发‘坚韧不拔’，那充满活力的样子，让我爸妈头疼不已。

而在我爸妈头疼我的同时，还更头疼着另外一人，那个人就是我二姐，和我的生龙活虎对比起来，她这些日子非常的‘焉巴’。

原本我二姐就是一个安静的人，一开始她的沉默并没引起我爸妈多大的注意，是直到后来，她一天也说不了一句话，让我妈觉得家里少了个人似的，才注意起我二姐的情况。

这一注意，我妈发现的问题就多了，比如说，我二姐的眼睛很大，挺水灵的，可最近那眼神常常不聚焦，看起来空洞的紧，谁一叫她，她那样子就非常惊恐。

另外，我妈还发现我二姐在有眼神儿的时候，那眼神儿都挺忧郁的，也不知道在想啥。

接着，我二姐的饭量越变越少，人也更加的苍白。

在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有一天夜里，我爸妈屋里的灯就一夜没熄过，我为啥知道这情况？因为我住的小房间，是他们的大卧室隔成一间房的，那天半夜我甚至被他们的说话声儿吵醒了，但那声音是压着的，刻意去听，又听不见个啥。

在听见这些声音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了门缝里透来的灯光，总之到天亮我醒了，它都还亮着。

第二十三章女疯子？

那夜过去后的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三姐弟都不用上学，而在那天早上，我妈破天荒地的下了肉丝面给我们做早饭，总之我瞅见了，是馋的口水直流。

也是在那天早上，我爸也没出去忙，反倒是等着九点多钟，我们都起床了，和我们一起吃早饭。

一切看似很平常，一切又很不平常，可惜那时我年纪小，根本就不在意，只顾着埋头稀里哗啦的吃着我的肉丝面，只是吃着吃着的时候，我就听见我妈那有些急切的声音响了起来：“二妹，你咋又吃那么少？”

那声音都急得变声了，说不上来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担心，总之震得我都抬起头来，看是咋回事儿了，嘴巴上还挂着 2 根面条。

“饱了。”二姐回答的很直接，声音如往常一般细声细气儿的，只是不知道为啥，就是透着一股虚弱。

再说了，照平常，温柔的二姐是怎么也得给我妈解释两句的，可在今天她给人感觉就是不想说话。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妈，她忽然把筷子一扔，望着我爸，喊了一声：“老陈.....”就哭了。

这下，我大姐也愣住了，这家里唱的是哪出啊？咋高高兴兴吃个肉丝面，就给弄成这样了？

感觉上二妹吃不下也不是啥大事儿，妈怎么就哭了呢？

奇怪的是，我爸也一脸沉重的放下了筷子，看他那碗面也没动多少，显然他也没心思吃，卷了一根烟，我爸给自己点上了，望着二姐说到：“二妹，天大的事儿，有爸妈顶着，你有啥就说啥，乖。”

二姐沉默着，我妈急得在旁边几次想说话，都被我爸给阻止了，直到我爸一根烟抽完，想卷上第二根抽的时候，我二姐才开了口：“爸爸，不要抽了。”

我妈常常就念叨我爸烟抽得多，以后要得肺病，没想到就这样被心细如发的二姐给记下了，一直不怎么想开口的她，终于因为我爸想多抽一根烟而开口了。

我爸一听我二姐终于说话了，赶紧的就把烟给收了，眼眶红着，也不知道是因为给感动的，还是担心的。

“二妹，爸担心你啊，你把事情好好说说，爸放心了，也就不抽那么多烟了。”

听着我爸都这样说了，二姐点了点头。

我妈在旁边紧张的说到：“要大妹和三娃儿回避不？”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到：“不了，就当是我们一家人摆龙门阵，一起帮助二妹。”显然，我爸这样做，是为了缓解二姐的紧张情绪，也可能觉得有些事情终究会发生，该提前给孩子们打个预防针了。

显然，有我和大姐在，二姐终归是轻松一点儿的，她理了理耳边的头发，开始了小声的诉说。

“就是弟弟生病那天，我和大姐一起回来看弟弟，在快到我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女的，就站在离我家门不远的老槐树下，我当时也没看清楚，就觉得她穿的衣服怪的很，像是那种唱戏的衣服。”

二姐说到这里，大姐一下子就想到了，她那风风火火的性子哪里还忍得住，急忙说到：“就是，就是，二妹那天提过，我当时没在意，因为我的确没看见啊。”

我爸一听到这里，手抖了一下，转头问我大姐：“你没看见？还是没注意？”

“我...”大姐仔细回忆了一下，然后说到：“我真的没看见，要是有个穿唱戏衣服的女的，我不可能不注意的啊，那么明显，咋会看不见？”

我爸得到了我大姐的答案，手又抖了一下，他强行控制住了，可我妈就不行了，在那里急的直扯衣角。

“没事，我觉得就是大妹没注意，二妹，你继续说。”这个时候，我爸认为必须是要安抚二姐情绪的，可他想不到，他这样一说，二姐反而激动了起来。

“爸爸，不是的，大姐没有乱说，我觉得就我一个人看得见她！”

见二姐激动了，我妈终于忍不住走了过去，一把搂住了二姐，心疼的说到：“那说不定就是个女疯子，有妈妈在，你啥子都不要怕，大不了妈妈和她拼了。你把事情讲清楚就对了。”

我妈一边说，一边摸着二姐的脸，母亲的身上总有一种能让人安静的神奇的力量，在我妈的安抚下，二姐终于平静了下来，偎在我妈的怀里，继续述说起来。

“当时我觉得她穿的衣服怪，我就盯着她多看了两眼，哪个晓得她也盯着我看了一眼，那样子好吓人，我不知道咋形容那吓人的感觉，就记得她那双眼睛看人的眼神吓人。”二姐极力的想形容，可是她却完全形容不出来是怎么一个吓人法，恐怕连这种回忆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当时就不敢看她了，我还以为大姐也注意到了，就拉着大姐赶紧的往家走。后来，我们两个去看弟弟，我又想起那个女人了，怕的很，我就想问一下大姐，结果大姐说她根本没看见。后来，我一晚上都在做恶梦，老是梦见那女人的眼睛，我又不敢说，一个在被窝里头哭。”

说到这里，我妈把我二姐搂得更紧了，我爸也心疼的摸了摸我二姐的头发。

至于我和我大姐听得目瞪口呆，脸色也不好看，觉得很害怕，特别是我，又想起了那晚上的经历，也不知道咋的，还特别想起了那个跟上来红色光点，和那个红色光点变成了阴测测的女人，我起了一背的鸡皮疙瘩。

“再过了两天，我又在放学的路上，在那颗老槐树下看见了她第二次，我远远的就看见了，我根本不敢望她一眼，我就跑回家，我觉得她爱在那儿站着，我每次过那里的时候都是跑。但是...但是...”说到这里二姐哭了，她没哭出声，只是眼泪大颗大颗的掉，她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天我在哪儿都看得见她，我在学校中午休息时，转过头，就发现她站在我们学校操场的树下面，好几次了...远的很，我看不清楚，但我就是感觉她在盯着我看。”

二姐有些语无伦次，眼泪掉的更厉害了，但我们是一家人，血脉相连，都能听得懂她话里的意思，也都能体会她现在的心情。

“我问同学，你们看见操场站的有人没有，他们都说没得，每一个都是那么说的，晚上睡觉，我总觉得她在窗户边儿看我，不，不是的，有时候，我觉得她就站在我家门口。我怕的很，我又不敢说.....我觉得我好想摆脱她哦。”

二姐总算把话絮絮叨叨的说完了，说到后面，完全是在拼凑句子了，可是我们一家人却听到沉默了。

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冲动，一下子就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大喊到：“爸爸，我晓得她是哪个，我晓得，哪天晚上我就看见一个女的跟到我们的，肯定就是她！肯定！”

我爸妈完全不明白我在说啥，因为我没提起过这件事儿，可他们的脸色却异常的难看，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这时候大姐站了起来，走到二姐面前搂着她：“二妹，你不要怕，书上说了的，这个世界上没得鬼神，都是骗人的，以后我和你一起，我就要看看是哪个女疯子敢欺负我妹妹！”

其实大姐她自己都没察觉到，她这番话说的特别没有底气，因为她那天确实就什么也没看见，她连想都不敢想，自己妹妹是不是疯了，这个结果她是绝对不愿意面对的。

如果是这样，她情愿相信世上有鬼！

第二十四章夜半惊魂

我大姐这番话无疑是安慰到了我二姐，她不那么怕了，反而我被我爸吼了一句闭嘴。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从今天开始我妈就陪着我二姐睡，包括晚上上厕所，也由我妈陪着，至于二姐上学大姐陪着，放学就由我陪着。

我爸总结的话就是一定把那个疯子逮住了，逮不住也得吓走她。

在我们全家的刻意回避下，那女人直接就被定性为了疯子。

只是我大姐二姐不知道的是，在这之后，我被我爸妈找个借口单独带进了屋子，详详细细的问起了那什么女儿跟来的事儿。不过，最后给我定性的是，我那还是发烧给发的神志不清！

在这之后两天，二姐的情况好了一些，她自己说的，除了偶尔在学校看见，其他时候没看见了。

这种情况下，我爸妈又命令我中午也去陪着我二姐，让人高兴的是，这样做之后，我二姐在学校也没看见那女的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结束了，我爸妈也松了一口气。

现在想来，他们是不愿意轻易去找姜老头儿的，只因为姜老头儿说过我父母缘薄，当时我还小，这句话的伤害也还小，随着我长大，和父母的感情加深，这句话的伤害就大了。

他们不是不尊重感激姜老头儿，而是怕姜老头儿一到，这句话就应验了。

但事情真的就这样平息了吗？

十天以后，我二姐已经基本三天没看见那个女人了，而就在这一天，我二姐跟我妈提出了她要单独睡。

因为我妈是个睡眠很轻的人，夜里容易警醒，这样也很影响二姐的睡眠。

我二姐感觉这段时间学习拉下了不少，好不容易不受那女人影响了，可晚上没睡好，也挺影响的。

再加上我二姐本身才 11 岁，也算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的忘性总是大的，加上小孩子毕竟没那么多忌讳，一忘了，也就真的不留啥阴影了。

可我妈不同意，毕竟她和我爸深知是咋回事儿的，我妈还是非常谨慎的选择了继续陪着我二姐睡，睡到啥时候再定。

可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二姐出事了，我是第一个见证人。

那天晚上我家吃的老腊肉，众所周知，老腊肉很咸，但这也阻止不了无肉不欢的我，我吃了很多。

吃了很多腊肉，我也就喝了很多水，所以，在那晚上，我睡得特别不安稳，老是梦到尿尿，终于被一股尿意给憋醒了。

农村的房子，厕所一般是修在主屋外面的，我迷迷糊糊的起来，就直奔厕所去尿尿了。

夜晚是那么的安静，除了一两声狗叫，剩下的就是虫鸣，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我直到尿完尿都不是那么的清醒。

接近 10 月的天气已经开始凉了，特别是夜晚，和白天的温差特别大，一出厕所，冷风一吹，我冻了个激灵儿，才稍微有些清醒。

我可能会忘记成长岁月中许多事情的细节，可我咋也忘不了那一夜特别的黑。

只因为稍微清醒的我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下，那一夜不要说星星，连月亮都没有，我站在院子里都感觉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好歹是我家我熟悉，要在外面我不得掉进去？”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想完之后，我就接着胳膊，打了个喷嚏就快速的朝屋里冲去。

接下来，也不知道因为是巧合，还是因为太黑，我又冲的太快，我在院子里摔了一下，而就是摔这一下，让我发现了不对劲儿。

咋说呢？人的眼睛都是有适应黑暗的能力的，毕竟我是已经清醒了，所以也稍稍能看见一点儿了，再说这是在熟悉的环境——我家院子，我才能抬头一看，就发现不对劲儿。

不对劲儿的地方在哪里？就在我家大门那里！我发现我家大门那里有一片儿阴影，就像是有个人站在那里！

夜很黑，所以我又不能确定，我只是怀疑着，不自禁的朝前走了几步，这一下我看清楚了。

而这一看，惊的我差点叫出来！二姐站在门口！

“二..姐，二姐...”我不确定的叫了两声，二姐不回答，连头也没回。

可我极其肯定是我二姐，她身上穿的是我非常熟悉的，睡觉时她爱穿的小褂子。

此时的二姐就一个背影，但给我的感觉也非常的不好，总觉得是哪里不对劲儿，但又说不上来，我想叫我爸妈，我又想拉我二姐回去睡觉，我就这么犹豫了一秒。

最后，我决定先拉我二姐进去，再去叫爸妈，所以，我努力压制着那不好的感觉，朝着二姐走去！

就快走进二姐的时候，二姐忽然就转身了，那一转身吓了我一跳，我也清楚的看见，二姐平时连睡觉都喜欢松松扎着的头发，此刻是披散下来的，也不知道是为啥？

“二姐，你干啥呢？”我壮着胆子喊了一句。

二姐不答我，朝着我就笑了笑，这原本该是很平常的一笑，却让我非常的毛骨悚然，那样子有些凄凉，又很凌厉，还非常的飘忽，最重要的是她那个笑容有一种怨毒的味道在里面。

这根本就不像是我二姐在对我笑。

我的心收紧了，人本能的觉得害怕，我愣住了，就在我一愣神的时间，我二姐飞快的转过身去，毫不犹豫的就打开了院子的大门，朝外冲去！

这时的我终于反应过来了，在院子里大喊了一声：“妈，我二姐不对劲，她现在朝外面跑了。”

我喊的声音很大，不仅我那睡眠原本就轻的妈妈醒了，就连我爸睡的大房间灯都亮了，这天色很黑，我二姐一冲出去，转眼就要看不见人影子了，我一边着急着想爸妈快点，一边担心着二姐就快哭出来了。

终于，我妈冲出来了，一到门口就嚷到：“三娃儿，你二姐往哪儿跑了？”

我冲到门口一看，二姐的背影都快看不见了，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吼了句：“妈，你跟着我，我去追我二姐。”

“三娃儿，你....”我妈在喊着什么，可我已经冲出了大门。

我追着二姐的背影，跑的很快，耳边的风呼呼作响，我忘记了害怕，脑子里全是二姐平时对我好的场景，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我二姐出事儿。

可是二姐跑得好快，我竭尽全力都追不上她，平时二姐根本就跑不到那么快，更不要说跑得赢我，今天她是咋了？我追不上二姐，心里又急又无奈，跑着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有一种

就快要失去我二姐的感觉。

“姐，二姐啊，你等等我....”我跑在二姐身后边哭边喊，可我二姐根本不理我。

因为跑的太快，天又黑，我终于摔倒在了地上，乡村的土路原本就凹凸不平，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磕到了我，我全身疼痛，也就在这时，我回头一看，爸妈也追了上来，我爸拿着手电，那明晃晃的灯光正好照到我。

“三娃儿，你回去....”我爸在我身后气喘吁吁大喊到。

“我不！”我飞快从地上爬起来，转头就跑，继续朝着二姐追去，年纪下的我还不懂亲情那种不能割舍的情绪，我只认为我现在回去了，就是抛下了我二姐。

就这样，我二姐在前面跑，我，我妈，我爸在后面追，仿佛只要二姐不停下来，我们也就不会停下来。

也不知道这样追了多久，我渐渐的觉得不对劲，村子里我太熟悉了，二姐跑这条路是要去哪儿？

分明就是要跑去村子里的坟地！

第二十五章厉鬼上身

坟地，一想到坟地我全身就起鸡皮疙瘩，因为在坟地我才有一场不咋愉快的回忆，这次二姐又要跑去那里！这个时候，不要和我说啥世界没有鬼神之类的话，发生了这些，就算年纪小小的我，也感觉世界观被颠覆了。

我怕，我真的很怕，可我不能停下，我不能放弃我二姐，那坟地在我感觉就像一个黑漆漆的深洞，我二姐只要跑进去了，就会被吞噬！

二姐的确是跑向坟地的，跟着她再追了一会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就这样看着她率先跑进了村里的那片乱坟岗。

在这片乱坟岗，村里不知道祖祖辈辈有多少人葬在这里，听说抗战的时候，这里还埋葬过很多不知名的人，平日里，如果不是上坟祭祖，村里人根本就不会到这里来。

二姐跑进乱坟岗后，就停了下来，我在她身后也气喘吁吁的停了下来，距离她大概就一，二十米的样子，我实在跑不动了。

半蹲着身子，我大口大口的喘息着，抬起头刚想跟二姐说点什么，我发现二姐忽然转身了。

也不知道是风吹散了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此时天上已经挂着一勾朦朦胧胧的弯月，由于云没散开，那月光毛露露的，但就算如此，我也可以清楚的看见离我不远的，二姐的脸。

二姐的神情诡异，望着我似笑非笑，那眼神里仿佛包含了很多东西，绝不是我那单纯的二姐那种纯净的眼神，总之，在月光的映照下，那样子要多可怕有多可怕！

这时，我爸妈也追了上来，我妈半抱着我，我爸连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对我二姐说到：“晓娟，你大晚上的干啥呢？跟爸回去！”

二姐还是那表情，似笑非笑的木木的看着我爸，就跟看一个陌生人似的，也不说话。

我爸一步一步的朝着走着，一边走着，一边喊到：“晓娟，走，我们回家。”

“哈哈.....”二姐忽然狂笑了起来，那声音癫狂又陌生，仿佛是在嘲笑我爸的提议是多么的可笑。

“晓娟啊，你这是在笑啥啊？”我妈已经哭了出来，二姐这个样子，我妈根本不能接受。

二姐停止了狂笑，轻蔑的看了我爸一眼，转身又动了，这次她没有跑，而是朝着她身后的一座大坟包儿爬去，很快就爬上了坟头。

“你不要过来。”爬上坟头的二姐忽然就指着我爸说到，那声音非常的陌生，根本就不是我二姐的声音。

“晓娟，我们回家。”我爸此时怎么肯听，还是执意的朝着二姐走去。

“哈哈.....”在坟头上的二姐又开始狂笑，可接下来，她一把把手放进了嘴里，使劲的咬了起来，也不知道那是用了多么大的劲儿，只是咬了一下子，那鲜血就顺着我二姐的手腕流了出来。

“晓娟啊.....”我妈开始哭了起来。

“你不要弄我女儿！”我爸几乎是愤怒的狂吼到，可他却再也不敢动了。

见我爸不动了，坟上的二姐终于不咬自己的手了，她再次用那种轻蔑的眼神望了我爸一眼，在坟头上坐了下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更诡异的事儿。

我二姐她竟然坐在坟头上开始唱戏！

“良辰美景——奈何——一天....”二姐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唱得是那么的投入，只是声音飘渺，有种不落实处的感觉，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我实在不懂欣赏什么戏曲，只是单纯的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坐在坟头上，无论我二姐唱的是什麼，都会让看见的人做恶梦。

二姐就这样持续的唱着，我和爸妈也只得在下面守着。

心里又心疼又无奈，害怕也是有的，可就是不敢挪动半步，就连小小的我只要一想起把二姐一个人扔在这里唱戏都伤心，何况是我爸妈？

我们只能守着！

夜里的冷风一阵儿一阵儿的吹着，毛月亮时有时无，二姐唱得如此投入，有时还会站起来比一两个动作，哪里管站在坟地里的我们心中凄苦？

当天色终于蒙蒙亮，村里的雄鸡终于发出了第一声打鸣声儿之后，二姐不唱了，她用一种说不出的眼神望了我们一样，忽然就昏倒在了坟头上。

这时的我们像被绷紧的弦，终于被放松了一样，都长呼了一口气，我妈甚至抱着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晚上站着动也不动的守着二姐，我妈的腿早麻了，一直都是在凭意志力支撑。

我爸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使劲的活动了一下手脚，待缓过来后，大起胆子靠近我二姐坐的那座坟包儿，一把拉下二姐，背在背上就开始走，我和我妈见了赶紧跟着。

二姐一直在我爸背上昏迷不醒，我妈心疼的去摸了一把我二姐，那身子冰凉的就跟刚才冷水里泡过了似的，这让她想起了当年摸周寡妇的感觉，心里一伤，又开始落下泪来。

路上碰见了村里的王老汉，他看见我们一家人，脸色有些不好看的走过来问到：“你们家二妹是咋了？”

我爸妈支吾着，也不知道在说啥，我更不会应付，干脆就沉默。

那王老汉却也好像不是太在意这事儿，听我爸妈支吾了一阵儿，他礼貌的说了句注意给孩子看病，就脸色无比难看的对我爸说到：“老陈，我昨天晚上在地里守夜，不太安稳啊。”

“咋了？”我爸其实无心听他说，一心牵挂着二姐，嘴上敷衍的味道甚重。

可王老汉那样子确实也是很想找个人诉说，也不在意我爸的敷衍，径直的说到：“就从昨天半夜开始，我一直听见有个女人在唱戏，那声音可寒碜人了，跟个鬼一样，吓死我了！老陈，你们听见没？”

听见王老汉如此说，我们一家人心里同时‘咯噔’了一下，我爸忙说到没听见，没听见....然后安慰了王老汉两句就把我二姐背回了家。

回到家后，大姐已经做好早饭在等我们了，看她眼睛红红的，就知道大姐也是一夜没睡。

后来，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那一声喊，是把大姐也吵醒了的，她原本也是要跟来的，是我爸叫住她，让她在屋子里守着的，她也是担心了一晚。

看见我爸背着我二姐回来，我大姐非常担心的问到：“爸，我二妹是咋了？”

我爸叹息一声，也不答话，我妈去把院子门关上了，半天才说了一句：“等下再说。”

然后我妈吩咐我大姐弄来热水，一起把二姐全身擦洗了一次，再由我爸把我二姐抱上床，给盖上了厚厚的被子，那早饭就凉在了那儿，谁都没有心思吃。

最后，是我爸掐灭了手中的烟，沉重的说了一句：“我要去趟乡场，是该找找姜师傅了。”

我和我大姐听得迷茫，都不禁问了一句：“姜师傅是哪个？”却没得到任何回答。

我爸当天早上就去了乡场，手上提着烟酒，那是别人人情往来送我爸的，我爸是舍不得自己享用的，这下算是派上了用场！

74年，随着时代的发展，乡场上的乡ZF办公室也装上了电话，我爸是知道，也就不那么麻烦的跑镇上了。

我妈和我是跟着一起去的，我妈是为了给三个孩子请假，我二姐肯定是上不成学了，我大姐今天要留家里照顾二姐，至于我，我爸莫名其妙的说了句：“姜师傅也许最乐意听见三娃儿的声音。”

我实在不知道姜师傅是谁，更不明白他为啥会乐意听见我的声音，但是在这种时候，我是不会给我爸添乱的，就算心里闷着想，我也没问什么。

到了乡场，我爸找了乡场上的一个熟人陪着，也没费多大的劲儿，送了些礼，就得到了使用电话的权力，从裤兜里摸出一张看起来已经很陈旧的纸，我爸递给了办公室帮忙的人，说到：“就麻烦同志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

那手摇式电话在我爸眼里看起来是那么的神秘，他根本就不知道咋用，别人能帮忙打一个，是再好不过的了。

那人结过那张纸一看，颇有些震惊的问到：“看不出来你北京还有亲戚啊？”

北京？我爸愣住了，他咋也想不到，姜老头儿抄给他的电话号码竟然是北京的！那时候的老百姓哪儿能看懂电话号码是哪里的？

姜老头儿在我爸眼里越发的神秘了起来。

第二十六章神秘的北京电话

“也就是我们才知道，这个号码是直接转到的专线接线员，这个接线员是专转北京啥地方的，反正是上层人物。话说，这是汇报专门的工作才能用上的....”帮我爸这人是啥官的秘书，知道的不少，他接过号码喋喋不休的说着，看向我爸的目光也就越发的琢磨起来。

这是普通老百姓不能接触的层面，那就是所谓的专线，那时候普通老百姓打电话无非就是拨个总机号码，扯着嗓子喊接哪个地儿，哪个单位，找谁谁的，专线是什么概念？不知道！

这位秘书也只是模糊的知道，当有啥重大事件的时候才能使用专线，而且专线号码是各不相同的，背后代表的是啥，恐怕也只有少数人才知道。

这条专线的具体情况，这位秘书显然也是不知道的，他模糊的知道这条专线是北京的，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我爸被说的一愣一愣的，根本不知道咋接腔，就是那秘书琢磨的目光都让他不自在，只得笑而不答，弄得那秘书越发的觉得我爸说不定有挺深的背景。

电话很快拨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好听的女声，标准的北京腔，问到：“请问您转接号码？”

和普通电话不同，在这专线不需要报具体的单位什么的，只需要念一个专门的号码，就会被转接到指定的地方。

那秘书是懂得这些的，赶紧念了三个数字，电话被转了，接着又是一个女声询问转接号码，秘书又念了最后三位数字，这时电话才算正式打通。

这一通的功夫简直把我爸给绕昏了，直到那秘书叫了我爸一声，我爸才战战兢兢的接过电话。

看我爸接过电话，那秘书并没有离开，毕竟在那个年代，没有隐私权这一说，何况谁也不想犯错误，必须防备我爸是特务的可能性！

我爸自然也不能计较这个，好歹姜师傅也交代过该说啥，不用说什么特别的话，反正能打电话就不错了。

“喂...”电话通了，在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只是喂了一声就让我爸在电话这头立刻站直了身子，搞得像是在和大人物汇报事情一样。

有的人就是这样，那份气度就是声音也能表现出来，电话那头的人好像就有这种上位者的气度。

“你..你好..”我爸憋了半天，憋了句‘椒盐’普通话出来，毕竟那边是标准的京腔儿，他可不敢保证别人能听懂他这四川‘土话’。

“请问您找谁？有什么事吗？”尽管气度不凡，那边的语气也是相当的客气，只是这种客气有种自然的疏离感和距离感，并不让人感觉到亲切。

“我，我找姜立淳，姜师傅。”我爸那‘椒盐’普通话本就不顺溜，加上电话那头传来的压力，给他带来的紧张，说话更加结巴，就连那秘书都替我爸捏了把汗。

电话那头沉默了，弄得我爸捏着话筒的手都滑溜溜的，没办法，流了太多的手心汗，他生怕那边忽然就冒出一句没这个人。

好在那边也没沉默多久，忽然就有些急切的问到：“那您又是哪位？”

“我，我，我是陈承一的爸爸。”我爸照着姜老头儿的交代报上了他是谁，这时不仅那秘书纳闷，连我也纳闷，为啥我爸不说自己是谁，偏偏要说他是我爸爸，我认识那人？我那么有面子？

那秘书还不知道陈承一是谁，估计心里只是想难道这位貌不惊人的村民有个叫陈承一的本事孩子？

“承一？承一！不错，不错。”电话那头莫名其妙的冒了那么一句，似问句，又似在感叹，加上两个不错，搞得我爸糊里糊涂的，也不知他是个啥意思。

“那好，我知道了，我会通知姜立淳的，还有什么话要转告吗？”那边在感叹了几句我的名字后，那意思就准备直接挂电话了，只是礼貌的询问了一句。

我爸可不干了，这就要挂了？不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爸那‘椒盐’普通话也流利了，大声的说到：“请你一定要转告姜师傅，我女儿有些不好了，要他帮忙，我这边急的很啊。”

电话那头依旧那么沉稳，听了只是不疾不徐的说到：“我会尽快的。”

说完，还不等我爸说别的，就挂断了电话，留我爸一个人拿着话筒，有些目瞪口呆的听着那‘嘟’‘嘟’声，半天回不过神来。

总之，我爸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挽救我二姐，和我二姐的命比起来，就算要面对以后和我的缘分薄，也必须得忍着，我爸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打这个电话的。

只是，这电话打得让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我爸内心不安，也只得叹息一声，然后离开了乡办公室！

尽人事，安天命吧。

转眼间，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二姐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在前几天一天还总有那么 1, 2 个小时的清醒时间，在那时间里，她会哭，会喊着妈妈，我怕，也会告诉家人她什么都记不起来。

而这几天，我二姐白天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昏迷或者说是昏睡，醒着的时间也是睁着一双空洞的大眼睛，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答，像一个没魂儿的人！

至于晚上，就是我们全家最痛苦的时间，因为只要一过了晚上 11 点，我二姐总会爬起来，往坟地走。

这个时候的她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眼神表情总会变得很阴森怨毒，家人也拦不住她，一栏

她，她总会变着方法伤害自己，就算绑住她，她也会咬自己的嘴，咬自己的舌头。

我爸妈极度痛苦，没有办法之下，只能把二姐的嘴给塞住，她就拼命的撞自己的头。

最痛苦的时候，我爸甚至拿出了菜刀，直接对着我二姐嚷到：“你出来，你别搞我女儿，老子和你同归于尽。”

换来的只是一连串疯狂的笑声和轻蔑的眼神，这样的结果连我爸这个一向坚强的汉子看了，都忍不住蹲在地上抱头痛苦！

自己女儿难过，父母的痛苦也不会轻多少。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放任二姐去坟地，实在不忍心已经虚弱不堪的她还弄到一身伤痛了，她还是坐在坟头唱戏，我们一家人就只能轮流的看着。

可最糟糕的情况远不止于此，村里的人已经察觉到了这件事儿，你想，夜夜从坟地里传来那诡异的唱戏声，谁心里不寒的慌？

王老汉只是最初发现的一个罢了。

这样连唱了三天以后，村里有几个胆大的汉子就相约到坟地查看了一番，最终他们发现了我家的事儿。

村里人善良，同情我家的人不少，可在那个年代，是不能轻易说‘怪力乱神’的，想帮忙出个主意，也只能悄悄的到我家来，悄悄的说。

而且村里有了传言，基本的传言都是：“老陈家那好个妹子，咋就得了精神病呢？”

“唉，那丫头我去看过，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脸色也白的吓人。”

诸如此类的话，天天都能传到我爸妈耳朵里，只是更让人心伤罢了。

村里的人看得也唏嘘，可是大家都是平常的百姓，就算在农村，神神鬼鬼的故事听得多了，真遇上了又能有啥办法？其实，大家都是明白人，知道我二姐是不可能忽然得啥精神病的，全部心里都明白着，我那二姐是撞上东西了。

另外，同情归同情，因为我二姐的情况，村里人也人心惶惶起来，这闹鬼闹得大啊，谁家都怕那鬼下一个就找上了自己。

周寡妇来我家了。

她是村里唯一一个正面接触过鬼魂的人，毕竟她和周大的鬼魂一起生活了七年，也算有经验的人，我家帮过她和周大，她记着恩，也想来我家看看情况，出个主意。

第二十七章他回来了（1）

“秀云妹子，一般这东西缠人，都是有啥心愿未了，就像我家那口子，走的时候瞧见了我有身孕，担心我们孤儿寡母的，舍不得走，所以就缠着我。你们要不问问缠着你家二妹的东西有啥心愿未了。”周寡妇挺真诚的说到。

“可是那东西不像有啥心愿未了的样子，我感觉她就是要弄我家二妹，不弄死不罢休的样子。”我妈心里苦，但面对周寡妇还能说两句真心话，毕竟两人也算同甘共苦过。

周寡妇沉吟了半晌，才脸色颇为沉重的跟我妈说到：“这东西可能是个恶东西，我听周大那会儿说过，他这种鬼就是一般的，普通的鬼，有一种鬼那是恶鬼，连他都不敢惹，那种鬼怨气重，也无顾忌，反正缠上人就是一件恼火事儿。这事儿，怕你只有找姜师傅了啊。”

“找了，可是过了那么久，都还没个信儿，我这心里啊...”

那时候的通讯远远没那么发达，除了苦等，我爸妈没有别的办法了。

又是三天过去了，这个村子因为二姐的事情变得有些愁云惨雾起来，往日的祥和宁静正在渐渐消失，大家心里都有心事，见面聊天打招呼变少了，每夜每家每户都是早早的睡下，无奈很多人家还是能听到半夜那诡异的戏曲声。

因为我二姐的情况已经严重到每天夜里 11 点一过，她在走去坟头的路上都会边走边唱。

我不敢说，更不敢承认，在我心里认为我二姐快要死了，现在在白天她几乎已经不咋睁开眼睛了，偶尔睁开眼睛，那眼神也都再是前几天那种空洞，而是用一种怨毒的目光细细的打量我家的每一个人，像是在思考什么。

我知道那个时候绝对不是我二姐，而是那个女鬼！看看吧，那女鬼在白天都能缠上我二姐，我二姐不是快死了吗？

想起这个我就很伤心，可是我又无能为力。

有好几次我都想起了那夜在坟地里的遭遇，想起了脖子上挂的虎爪那晚惊人的表现，我想取下来拿给二姐戴，可是都被爸妈坚决的阻止了，我连偷偷给二姐戴上都没机会。

因为他们现在几乎是日夜都守着二姐，我爸几天都没干活了。

我最后一次憋急了，问我爸：“这个东西真的有用，为啥不让我给二姐戴上？”

我爸考虑了半天，最后第一次无奈的回答了我：“如果你取下来，只怕后果更严重，有更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再说也不一定能救你二姐。你二姐我会尽力，我不能再失去一个儿子了。”

我爸话里的意思，对那时的我来说，理解起来困难了一点儿，可我却听懂了，我取下来了，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不能取下这个东西。

所以，我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像是一只冰冷的大手，直接握紧了我那小小的心脏，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和压抑。

三天后的下午，一个老头儿出现在了村子里。

这个老头脏兮兮的，穿一件灰色的短袖的确良衬衫，并大喇喇敞着胸，一条有着肥大裤管和裤裆的裤子，用一条布绳系着，可笑的是那条肥大的裤子，一条裤腿被他提到了膝盖以上，一条就那么直接的垂着，更刚下完田似的。

再仔细点儿看，这老头儿哪里穿的什么灰色的的确良衬衫，明明就是白色的！只是因为太脏，看不出本色了而已。

另外他的头发也乱糟糟的，倒长不短的胡子也纠结着，脸上也是有着一一些莫名其妙的痕迹，说不清楚那是灰尘，还是泥土。

就这样一个老头，下午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村子里，背着一双手，眼睛贼溜溜的在九月的田地里东看看，西看看，还不时的笑一声。

仿佛他也在赞叹九月秋天的地里，成熟了的农作物是那么的丰盛。

这样的老头，让村子一群六，七岁的孩子看得莫名其妙，心生警惕，却让村里的大人们没由来的感觉到一种亲切，这副形象他们太熟悉了，这不是在村里已经消失了很久的姜老头儿吗？

他消失之后，村里的人们也曾念叨过他，谁都会对一个孤老头子有一些同情心的，就算这个老头子很猥亵。也曾有人担心的想过，姜老头儿会不会在七年前那个很冷的春节给冻死了，但一说出来，都被大家否认了。

比起这个，大家更愿意相信这老头儿是投靠亲戚去了，有一次他二舅不是来了吗？

“是姜老头儿吗？”村里有村民开始给他打起招呼来，对于曾经在村里‘浪荡’了那么久的一个人，淳朴的村民是有感情的，否则也不会心生亲切了。

“是咧，是咧。”姜老头儿热情的回应到。

“这些年你都到哪儿去了哦？怕是有好些年没见着你了。”又有热心的村民问到。

“去北方亲戚家了，想起这儿的海椒（辣椒）巴适（好，舒服的意思），姑娘儿漂亮，我又回来了。对了，村里的刘芳她想我没有嘛？你们不能豁（骗）我哈，给我讲老实话，她想我没有？”姜老头儿一本正经的回答到，在场的村民一头的黑线，可终究又忍不住发出了一阵爆笑的声音。

姜老头儿就是姜老头儿，本色不改啊，刘芳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姜老头儿最爱跟在别人后

面，有一次还被气急了刘芳老汉提起扫把跟在后面追过，就算这样都撵不走姜老头儿，第二天他照样跟着刘芳。

好在村里人后来熟悉了他的禀性，也就由他去了，没想到这一回来，呵呵……

“姜老头儿，人刘芳嫁人了，怕是不会想你喽……”有村民调侃到。

这姜老头儿一回来，就如同给这个人心惶惶的村里注入了活力剂，大家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那么多天以来的阴霾仿佛也一扫而空。

刘芳嫁人了？！这句话仿佛一个晴天霹雳打在了姜老头儿的心上，这个老头儿立刻就‘焉巴’了，嘴里念叨着：“真是的，刘芳老汉也不考虑哈我，刘芳也不等我，等我去赚份嫁妆呗。”

“唉..唉...唉...”姜老头儿连连叹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刘芳老汉也在人群中，被姜老头儿搞得又好气又好笑，偏偏发作不得，村里谁不知道，这个老头儿是个满嘴跑火车的货？由得他去说呗，瞧他那样子，也不是真的要娶了刘芳。

“姜老头儿，我家地里的茄子熟了，你要来吃点儿新鲜茄子？”

“姜老头儿，我家地里番茄还挂着果儿，红彤彤的，好吃的很，你要……”

“姜老头儿，我家……”

“……”

“不去了，不去了，刘芳都嫁人了，今天老子要绝食，不去了！”姜老头儿把手一背，分外沮丧的走了，留在一地儿的欢笑在他的背后。

人们笑吟吟的看着他的背影，觉得这老头儿太可乐了，改天一定得弄点儿地里的新鲜货给他，嗯，不让他干活！淳朴的村民都这样想到。

姜老头儿一溜烟儿走了，村民们也散了，反正很多年前就习惯了，这老头儿‘神出鬼没’的，这时，也心思活络点儿的村民会想，这老头儿啥时候回来的呢？咋不见个行李？他还住在山上？

不过也没往深了想，这姜老头儿仿佛极有存在感，又仿佛极不引人注目，他的到来就和他的离去一样，人们是摸不着头脑的，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他的‘神出鬼没’了。

我家并不知道姜老头儿回来了，只因为我二姐的事儿，我爸妈已经好几天没出过门了，除了二姐晚上出去唱戏的时候，他们会跟着。

现在的我父母，连休息也是极少的。

姜老头儿在村子里闹腾的时候，我妈正在给二姐‘灌’粥，二姐现在已经不会主动吃任何食物了，原本就清瘦的她，现在更是只剩一把骨头。

我爸妈对这样的情况，心疼之极，无奈之下，只得把瘦肉和青菜细细的切碎了，加些米，熬成似流食一般的粥，等凉些了，强行的给我二姐灌下去！

就算是这样，我二姐也是吞进去的少，吐出来的多，情况糟糕之极。

到如今，我爸妈唯一的希望就是姜老头儿，他们不相信姜老头儿会‘爽约’，他们对姜老头儿的信任一如当年，只是这时间久了，他们也难免焦躁，嘴角起了一大串的燎泡。

第二十八章他回来了（2）

这天晚上8点多，村里安静了下来，在往常也并不会那么早就静的跟深夜似的，最近因为我二姐的事情，大家休息的是格外的早，天一擦黑，就不再出门，生怕也冲撞了啥不干净的东西。

我家还亮着等，反正夜晚对于我家来说已经没了任何意义，总是要守着二姐的。

这个时候，我妈和大姐守在二姐的床前，我妈拉着二姐的手，一个劲儿的流泪，我大姐脸上也挂着泪珠儿，神情也分外的沮丧麻木，受到了太多正统教育的她，在这几天来，世界观无疑已经改观了，只是还难以接受罢了，只是更不能接受的是，二妹正被那神秘的东西折磨着，她这个当姐的却爱莫能助。

而我爸呢？蹲在屋檐下的梯坎上抽烟，双眼有些无神，他最近总习惯这样发呆，每当这种时候，我也蹲在他旁边守着，我心里也难受，一老一小的背影是那么的悲凉。

男人总归和女人不同，就算小小年纪也有差别，那伤心的事儿一旦闷心里了，沉默就如影随形了，尽管那沉默就如山一般的要把人压垮，他也哭不出来了。

就在这个对于我家来说还算‘正常’的时候，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儿。

我爸腾的一下站起来，狠狠的把烟甩在了地上，咬牙切齿的骂到：“这个狗日的恶鬼，她还要害哪个？冲老子来吧！”说完，就瞪着个双眼跑去开门了，我也一脸愤怒的紧随其后。

在这个时候，是不会有谁来敲门的，要知道村里已经是人心惶惶！所以，我和我爸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恶鬼。

这也怪不得我们风声鹤唳，在长期的折磨下，一点点刺激都可以让已经很脆弱的我们家人‘发疯’了！

怕？早已不怕了，反正见惯了，有时都恨不得自己代替可怜的二姐受那折磨，剩下的只是悲凉和心疼，这都是无能为力造成的创伤。

所以，我爸能毫不犹豫的冲去看门，我也能毫不犹豫的跟着，就算门口站着个青面獠牙的恶魔，我们都能拼了。

“我看你狗日的要干啥！”我爸怒气冲冲的一把打开了门，我也捏着小拳头一副拼命的样子。

“我狗日的上门喝酒吃肉来了。”一个懒散的声音在门口响起，一个脏兮兮的老头儿正背着双手站在我家背后，那双眼睛笑咪咪的盯着我。

原本已经有了拼命的心情的我，在他的注视下忍不住倒退了一步，只因为那笑容要多猥亵有多猥亵，这老头着实把我盯的一阵恶寒。

妈的，他有啥目的？

相对于我的警惕，我爸看见来人，却忽然整个人都松了下来，那是一种小小的我形容不来的状态，就像整个人终于找到了依靠，然后被放心的抽去了一直在支撑的意志，整个人都松软下来的感觉。

我爸蹲在地上，哭了，是那种嚎号大哭。

我傻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话说鬼都不怕了，我爸还能被这猥亵老头儿给吓哭？

可接下来我爸的动作更让我大吃一惊，他忽然一把抱住那老头儿的腿，大声哭喊到：“姜师傅，救命，救命啊。”

这，这，这....？我爸已经傻了吗？还是病急乱投医？咋会喊这猥亵老头救命？

“啊....”一声尖叫在我身后响起，那是我妈的声音，在下一刻，我就看见我妈跟一阵风儿似的，一下就跑到了门口，望着那老头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泣泪横流。

我家人这是咋了？

可那老头儿很淡定，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力气，一把就提起了我那哭得跟个小孩子似的爸，然后一步跨了进来，很自然熟悉的把我家院门关上了。

“哭啥？有我在，那个不长眼的东西能把你家二妹带走？”进了院子，那老头儿非常平静的说到，而这句话让刚才还哭得非常凄惨的我爸和我妈一下子就收住了泪，开始抹起眼睛来。

“我说过会管，会回来，你们就放一百二十个心。这不，事实也证明，我和我的乖徒弟那是有缘也有份啊。”那老头儿忽然就猥亵的笑了起来，然后那脏兮兮的‘大爪子’，一把就向我头摸来。

事实上，他还小声嘀咕了一句：“我都以为我快没命了，结果是要留着来见我的乖徒弟。”

只是声音太小了，我爸妈根本没听见，我呢，是听得个云里雾里，只当他胡言乱语。

“呸，呸...你是哪个？凭啥相信你能帮我二姐！”这老头儿盯着我笑的样子，太让我讨厌，我一边跳起来躲着他那伸向我的‘魔爪’，一边不服气的顶撞他，反正就是要和他过不去。

“三娃儿.....”我爸在一边呵斥我，我妈也赶紧来逮过。

可那老头儿根本不以为意，笑着摆摆手，一把就摸在了我脑袋上，任我咋躲，就是甩不脱那放在我脑袋上的手！

接下来，更是我的噩梦，他一把拉过我，两只手都捏我脸上来了，使劲的揉腻着我的脸和脑袋，直到我脸上也有了几道脏兮兮的指头印，他才罢手，然后非常满意的望着我说道：“嗯，这才像个样子。”

我委屈的嘟着嘴，不敢闹了，一是我爸恶狠狠的瞪着我，好像非常反感我忤逆那老头儿。二是，我被他弄怕了，现在脸上都麻麻的，头都晕乎乎的。

“秀云，快去给姜师傅弄吃的，要有肉，还要有酒！”我爸已经抹干了眼泪，大声对我妈吩咐到。

“诶，诶....”我妈也忙不迭的答应到。

“不急，不急，我去看下二妹再说。”那老头儿背着手，回了我爸妈一句，抬脚就进了屋，我爸妈在后紧紧的跟着。

虽然那姓姜的老头在我心里是非常讨厌的，但莫明的，我对他也非常好奇，赶紧的，我也跟了进去。

进了屋，姜老头儿一眼就看见在了躺在床上的二姐，此时的二姐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如纸，呼吸也是非常的微弱，看得姜老头儿也是叹息了一声，眉眼间又似是愤怒。

大姐也看见了姜老头儿，她站起来吃惊的看着姜老头儿，姜老头儿笑咪咪的看着大姐说到：“长恁大（那么大）了，嘿嘿，黄毛小丫头出落的水灵灵的，不错，不错。”

大姐对姜老头儿是有些印象的，她指着姜老头儿想说些啥，却不想姜老头儿此刻的神情却严肃了起来，说到：“你们看着就好，切莫出声打扰我，我倒是要和这害人之心不浅的恶鬼斗上一斗！”

我大姐不出声了，我爸妈更是安静，连我也是屏住了呼吸，想看看这姜老头儿究竟有啥本事。

只见姜老头儿上下打量了我二姐一阵，又翻开了她的眼皮看了看，说到：“三魂七魄，丢了一魂四魄，怕是要找回来，只怕这恶鬼再来，被挤出阳身的魂魄更多，到时候，我怕也是要大麻烦一阵儿了。”

我爸忍不住说到：“姜师傅，这东西现在在不在我二妹身上？这要是魂魄都丢完了，人咋办

啊？”

“现在不在，它也不是时时都能上你家二妹的身，也得看时辰，看期会。如果丢完了魂魄，阳身生机未绝的话，那就会成为活死人，再也醒不来。如果阳身生机已绝，你说会咋样？到时候怕是神仙也没办法。”

说完，姜老头儿就沉吟了一阵儿，然后望着我爸非常严肃的说到：“说起来，大多怨鬼，恶鬼也是可怜之人而化，三小子童子命，更应多造善行，以图消弭劫数，或者逢凶化吉！另外，我道家虽然不济天下，只为修己身己性，随众生自然，但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违天道所含之善，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忍让鬼魂魂飞魄散。不过二妹这个样子，怕是你心中也有一口恶气难出，是收是劝是打，你们决定吧！”

这番话对于我爸妈这半个文盲来说，确实高深的过了头，不过大概还是能明白姜老头儿的意思，更明白这其中还牵扯到我的善缘，不由得仔细考虑了起来。

第二十九章锁魂结

说实话，我二姐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们是深恨这个女鬼的，恨不得立即让它消失了才好，可是....这其中一是牵扯到我，二是那句大多是可怜之人所化敲打着他们的心。

一时间，他们也做不了决定，沉默了许久，我爸才说到：“姜师傅，你看着办吧！”

至于我，如同晴天霹雳的站在那里，手脚都冰凉，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二姐是我害的？那鬼是我引来的？

姜老头儿望了我一眼，他此时也来不及安抚我什么，而是一把从包里拿出了一卷红线，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背了一个黄色的布包，一直就挂在他背后，所以不明显罢了。

拿出红线后，那姜老头把红线一抖，那红线就散开了，然后他仔细琢磨了一阵儿，开始按照一种特殊的规律，在我二姐身上捆绑起来。

那结红线的方式极为复杂，就算打一个结也好像极有讲究似的，我根本就搞不懂这姜老头儿到底在做啥！

他接下来又要做什么？而且这看起来挺普通的红绳有用吗？

姜老头儿的绳结打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整个过程及其复杂，最后所有绳子的结头都散在胸口，姜老头儿又在胸口打了最后一个绳结，这个结是最大的一个结，也最为复杂，姜老头儿打好它又用了 10 几分钟。

“好了。”打好绳结，姜老头儿伸手擦了一把汗，仿佛打那绳结是一件极其费力的事，因为我注意到在打绳结的时候，每一个结成，姜老头儿都会念念有词，同时在嘴里念着的时候，他神情也十分的专注，那样子根本就容不得半点分神。

在姜老头儿忙完以后，此时在看看我的二姐，四肢以及脑门顶都被红绳缠绕，每隔几寸就有个结，最后在胸口处有一个最大的结扣儿在那里，整个人像是被绑起来了一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在这姜老头儿给二姐做了这样一番功夫以后，我二姐的神情仿佛安稳了一些。

“姜师傅，茶。”我妈把茶水递给了姜老头儿，姜老头接过喝了一口之后放下，然后才慢慢的说到：“这是锁魂结，所用的红绳也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我这样做是为了锁住二妹的生魂。因为这段时间的种种事情，二妹体内的魂魄已经极不安稳，一点儿惊吓都会逃出体外，加上那恶鬼夜夜纠缠，强入阳体，也是很容易被挤出去的。”

我爸妈听得一阵难过，原来自己的女儿每天都在遭受这种折磨，为人父母却无能为力。

说到这里，姜老头儿也有些爱怜的摸了摸二姐的头发，叹到：“这孩子也算意志力坚强，一直都在和恶鬼抢夺着自己的身体，换一个意志力薄弱点儿的人，三魂七魄早已被挤了出去。如果恶鬼不用他身子还好，大不了就是我跟你们说那种情况，也算解脱。若是要强占他的身子，只怕对家人朋友来说才是一件伤害极大的事情。”

“二妹.....”听到这里，我妈再也忍不住，把躺在床上的二姐搂在了怀里，真是苦了二姐，这些日子都是她一个人在和恶鬼苦苦搏斗。

“姜师傅，那恶鬼是为了占我家二妹的身子？”我爸有些愤怒的问到。

“也不一定，对鬼物来说，占人身子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至少平常的鬼是不太容易办到的。比如周寡妇和周大，如果不是周寡妇完全的愿意周大去上她的身，周大是做不到的，只要周寡妇有半点反抗的念头，他就会被挤出去，因为说到底周大就是一只凡鬼。如若恶鬼，带怨气而成，就强大了很多，但是它占人的身子也只能是在阴气浓重之时，借天时地利加上本身的强大才能成功！而且在人体内还有生魂存在的时候，它也不能长时间的占据。如若体内的生魂被完全的挤走，还要看阳神和它合不合，不合的话，它顶多就只能借这阳身办完它要办的事，就必须离开。”

说到这里，姜老头儿顿了一顿，又接着喝了口茶，想是解释那么多，也颇为费神，如果是平常人，姜老头儿就算出手，也懒得解释这其中的关节，就是因为，他才愿意说那么多，他在后来曾经给我提及，这就是‘入学忽悠’！一是提起我的兴趣，二是给我讲解些知识。

“遇见合适的阳身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如同闭着眼睛在水里一抓，抓到鱼的可能性那样小。所以，基本上这恶鬼并不是为了占二妹的阳身，它只是为了报复而已。”姜老头儿不厌其烦的解释着。

“她要报复啥？”我爸不解，怎么也想不通我家有啥值得她报复的。

“恶鬼害人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它恨意越大，所受波及之人也就越多，也就是说得看它的怨气有多大。当然一般情况下，恶鬼是冤有头，债有主，找完债主，也就了事儿了。可是若它所受的怨气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给她造成的，还有整个环境的原因，那就不好说了。”姜老

头儿给我爸解释到。

“可你说恶鬼是三娃儿引来的，它原本在乡场上，没见乡场上有啥人出事儿啊？”我妈也非常的疑惑。

“这个就和三娃儿的体质有关了，他极易感受阴阳，天生就容易看透事物的本质，或者整个世界的气场流动，这样说吧，这就相当于是天生的天眼通。可是，万事万物，你在观察它的同时，它也会观察你，三娃儿看见它们的同时，它们也就看见了三娃儿，鬼这种东西，不能用人来衡量，就是说什么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之类的，然后想象它会去听，去看，它们的感官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咋解释，这个说起来就非常的复杂。简单点儿说，三娃儿看见它们，就如同点醒了它们，接着，三娃儿的体质原本就属阴，极易和它们相合，简直是块香馍馍，这就容易惹鬼缠身，只不过.....”

姜老头儿说到这里顿住了，他实在也不知道该怎样浅显的给我爸妈解释这抽象的概念，还在思考怎样才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整理给我爸妈听。

“是啊，它是怎么找上二妹的啊。”我爸紧皱着眉头，还在等着姜老头儿解疑，另外，我爸也不懂，什么叫看见了它们就点醒了它们。

但是，我爸也不打算懂，这个对于他和我妈来说，确实是太高深了。

“恶鬼缠人是看怨气的大小，怨气折磨生人，同时也在折磨着它们自己，发泄一次怨气对它们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儿，简直就是非做不可的一件任务。它看中了三娃儿，想要缠上三娃儿，只是三娃儿有我的虎爪护身，它近身不得，那咋办？它的怨气没得发泄，总归是不会甘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体质较弱的二妹当然就成为了它的目标。至于为啥不找村里其他人，这原因也很简单，只因为你们都是三娃儿的家人，总是血脉相连，气息相同的，它极易感受的到，村里其他人除非冲撞到它，否则是无忧也无须担心的。”说到这里，姜老头儿笑咪咪的看着我爸妈，接着说到。

“你们身在农村，听过的鬼物传说也不少，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恶鬼害人的事儿，哪次不是同是一家人被缠上，有听说过波及到近邻吗？新生之恶鬼怨念最大，也最为可怕，那个时候的它才可能会波及一整片儿地方，发泄完最初的怨气后，它们就会无意识的存在，这也就是孤魂野鬼的一种，直到再次被啥事儿刺激到醒来。”

说到这里，姜老头儿才算解释完了整件事情，时间也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10 点，我妈有些害怕的看了一眼我家的小闹钟，说到：“姜师傅，它要来了，这么说来，要不要把三娃儿的虎爪给二妹戴上？以前三娃儿就想过这样做的，我们想到了你的吩咐，就没让三娃儿这样做。”

“不这样做的是对的，三娃儿被缠上才是件麻烦事儿，少不得我大费手脚。再说，道家有养器一说，虎爪在三娃儿身上已经温养了有七年，取下反而是件不美之事，让别人戴了以后，这七年的功夫就算白费了。”

“那姜师傅，它要来了啊。”一直没出声的我大姐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

姜老头儿嘿嘿一笑，说到：“怕啥，有我在，它来了就来了呗，若不是不想灭它，我哪儿需要费这些功夫？”

的确是这样，姜老头儿有很多手段可以灭了这只恶鬼，只要有锁魂结，锁住了我二姐的生魂，不让它再次飞散，姜老头儿面对恶鬼做什么都是百无禁忌的，之所以这么麻烦也是为了给多造功德，就如我小时候的超度群鬼，就如现在他刻意选择的慈悲做法。

“搬桌子来吧。”姜老头儿答完我大姐的话，就对我妈吩咐到。

我妈赶紧搬了一张桌子过来，她以为姜老头儿又会像上次一样做法事，却不想姜老头儿只是随随便便的拿出一叠黄色符纸，拿出朱砂，然后让我爸递了一小碟子水，就在桌上写写画画起来。

原来姜老头儿只是要画符而已，而且这一次画符远没有上一次画那蓝色符篆那么严肃，那黄色符篆仿佛是轻松了许多，而姜老头儿也只是在符成之时，念了几句符咒，当然别人是听不懂的。

甚至连请符煞，结符煞的动作有没有。

第三十章正面相斗

不一会儿姜老头儿就画好了三张符篆，递给我妈，吩咐到：“这个符篆只是挡煞符中最简单的一种，你分别贴在屋门口，这间卧室的门口，和床头。我现在不想伤及那恶鬼，只是简单的把它挡住，让它知难而退，三张挡煞符倒也足够了，一切之事，都要我明天走一趟才能完全解决，解决完恶鬼之事后，我们再去找回二妹丢失的魂魄。”

我妈赶紧的照着姜老头儿的吩咐做了，把三张符篆分别贴在姜老头儿指定的位置上。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事儿了，大家只是静静的等待，都很紧张的样子，除了姜老头儿和我，我是莫名的对姜老头儿有种放心信任的感觉，虽然比较讨厌他的猥亵，此刻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对姜老头儿的好奇之上了。

而姜老头儿呢，也许这种阵仗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他根本不用一丁点儿的紧张。

时间过得飞快，很快 11 点到了。

以往的 11 点，那女鬼来纠缠 2 姐之时，都是无声无息的，而今天 11 点刚一过，从屋子的大门外竟然传来了类似于敲门的‘嘭嘭’声。

“那鬼物上门了。”姜老头儿气定神闲的站起来，背着双手走了两步。

“姜师傅，我咋觉得这鬼物变凶了呢？以往都是无声无息的，今天咋还会敲门了呢？”我妈被那‘嘭嘭’的声音搅的心神不宁，脸色有些苍白的问着姜老头儿。

“它不是在敲门，门口有挡煞符挡住了它，它在和那符箓纠缠，不过那样的挡煞符是挡不住一时半会儿的，看着吧。”姜老头儿平静的说到，果不其然，他的话刚落音，那‘嘭嘭’声就停下了，一阵风吹来，那原本粘的很结实的符竟然打着旋飘落了下来。

因为角度的关系，我们家人全部看见了这个场景，不禁有些毛骨悚然，只有姜老头儿非常淡定的喝了一口茶，说到：“第二张！”

第二张符就粘在这间卧室门口，我们全部都紧张的盯着这第二张符，果然，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第二张符箓竟然无风自动起来，伴随着‘哗啦啦’的声音。

“喂，老头儿，你说要是这三张符挡得住那女鬼不？要是挡不住咋办？”我这性格也算大大咧咧，刚才还为缠二姐的鬼物是我引来的而难过，见二姐的情况好了，心里又舒服了些，只是发誓以后要对二姐好！既然走出了这阴影，我也有了说话的心思，见此情景，就忍不住问起来。

‘砰’，迎接我的不是姜老头儿亲切的回答，而是他的2根手指，狠狠的敲在我脑袋上！也不知道他的手指是不是铁做的，那敲下来的声音竟然如此清脆，我也终于知道了眼冒金星是啥感觉。

“臭小子，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对我不敬，那也于我是清风拂过。可你不行，什么叫老头儿？！尊师重道懂不懂？”姜老头儿把我训斥的莫名其妙，可我捂着脑袋也不敢说话，其实我对这老头儿是感激的，他在救我二姐，我也相信他是有真本事的。所以，我就忍了，不敢回嘴。

可训斥完后，姜老头儿又给我解释到：“三张挡煞符我是精确算过的，刚好让它力竭而退。再说了，挡不住它，不是还有我在吗？你急什么？修道之人最忌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之人，气场不定，降低本身气运不说，也容易被乘虚而入，你给我定神。”

却不想到，解释到最后，姜老头儿竟然对我训斥开来，我根本不懂他在说啥，只是闭了嘴，心里暗骂自己多嘴，那老头儿谁都不骂，就爱骂我。

就是这一会儿的功夫，第二张挡煞符竟然也飘落了下来，坐在屋子当中的家人，明显感觉到一阵阴冷的风扑面而来，那股凉意，让每个人都打了个寒颤，除了姜老头儿。

“嘿嘿，果然怨气深重，两张小小的挡煞符，竟然让你有这种心思，可你有这个本事吗？”说着姜老头儿忽然踢着奇怪的步子绕着我们坐着的家人走动起来，最后站定在一个方位，一只脚将落未落。

随着姜老头儿这番动作，屋子里原本环绕的阵阵冷风竟然停了下来，而下一刻，我看见二姐床头的枕巾竟然被吹起，它朝着二姐去了，这是我很明显的感觉。

姜老头儿冷哼了一声，那只脚轻轻的落下了，只是冷眼望着二姐那边，只是过了一会儿，二姐床头的那张符箓就飘然而落，姜老头儿闭眼凝神一感，不由得说到：“竟然如此疯狂？哼....我亲手打的锁魂结岂是你破的？”

说话的同时，姜老头儿忽然几步就踏在了二姐的窗前，一手背在身后，一手伸向前，嘴里念念有词，与此同时，他伸出的那只手，手指快速的变化，在嘴里的碎碎念停止的同时，手诀也已经结成。

随着姜老头儿的手诀完成，他整个人的气势也陡然一变，看起来刚直而威猛，伸出的那只手结成的手诀就如一根铁叉，竟让人有种那手很锋利，很有力的感觉。

“我本不欲让你魂飞魄散，你也破不了这锁魂结，若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今天少不得要镇了你。”姜老头儿大喝到，同时那只做铁叉状的手诀就要往前送去。

这时，我们全家都感觉屋里陡然温暖了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离去了一般，想是那厉鬼已经离去。

姜老头儿此时也全身放松了下来，然后看了看二姐的情况才说到：“这厉鬼怨气之重，已经算是罕见，先前两张挡煞符，惹怒了它，进屋之后，竟然想冲撞你们全家人，我及时踏出步罡，在最后请神上身之时，骇退了它，它不甘心，又想去弄二妹，在符破它力竭之时，它还想凭着一股恨意，继续上二妹的身。”

说到这里，姜老头儿冷哼了一声，说到：“可是我的锁魂结岂是它能突破的？就算如此，也容不得它如此嚣张，我使出了铁叉指，只要它再稍有不逊，我定然让它魂飞魄散。”

姜老头那番话让我听得热些沸腾，好威风啊！仅是几个动作，就吓退了一只恶鬼，简直比我脖子上挂的那只虎爪还威风，要是我也会这几手就好了。

那姜老头原本是在给我们家人解释发生的事情，此刻他却闭口不说了，而是转身笑眯眯的看着我，仿佛看穿我心思一般的说到：“三娃儿，你可是眼热我这身本事？也罢，现在就叫声师父吧，等你二姐的事彻底解决之后，我再带你上山去完成拜师礼。”

我一听却不干了，当即就在屋里蹦老高的吼到：“我才不稀罕你那啥本事，我长大是要当红军的，我才不要当个道士！”

姜老头儿在我眼中是个抓鬼的，那么在我的逻辑思维里，抓鬼的就等于是道士，要我长大了去当个道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和我心中那战斗英雄的理想也差得太远了。

姜老头儿见我那个蹦跶劲儿，只是嘿嘿嘿的笑着，笑完之后，我只看见他走了几步，眼睛一花，就被他提在手里了！咋回事儿？这是咋回事儿？

被姜老头儿提的离地三尺的我，一阵惊慌，才见面不久我就是吃了两次大亏，这是要来第三次吗？这姜老头儿动作真的太快了，他咋抓住我的，我简直一点感觉都没有。

抓住我后，我还在挣扎，姜老头儿也不理会我，直接就当着我家爸妈的面，对了，还有我大姐的面儿，‘哗’一声就把我裤子剥了，然后给我按凳子上，根本不等我哭喊，‘啪’就是一声，清脆的打在我屁股上。

“臭老头儿，你敢脱我裤子!!”我的脸红的跟要滴血一样，这好歹大姐也在，这老头儿竟然把英雄如我的裤子给脱了，要是给酥肉等人知道了，我的一世英名就毁了。

“不懂尊师重道。”姜老头儿根本不理我，独自念叨了一句，‘啪’又是一下。

“我要和你拼了，臭老头儿，有种就和我单挑，不要用打屁股这种手段。”我已经疯了。

“桀骜不驯。”‘啪’又是一下。

“臭老头儿....”

‘啪’‘啪’‘啪’，无论我怎么喊叫，回应我的始终是这清脆的，被打屁股的声音!

一开始在狂怒中的我根本还没啥感觉，可是过了一会儿，那屁股上火辣辣的痛简直让人无比难受，这老头的铁掌可比我老爸的重拳厉害多了。

“呜呜....我错了....”我求饶了，我简直没有办法，我十分悲愤，我那爸爸妈妈就这样任我被一个陌生老头打，我明明看见大姐心疼，想来劝，被我妈拉住了!

这是啥爸妈啊? 出卖自己的儿子! 悲愤归悲愤，但我也不能总挨打吧，在姜老头儿又打了十几下之后，我终于求饶认错了。

“喔? 哪里错了?” 姜老头儿笑眯眯的，看那样子好像十分的不过瘾，还没把我打够。

“我...我不尊师重道...我..我桀骜不驯...我..我死不悔改....”我一边抽噎着，一边背着姜老头儿刚才训我的话，一副老子栽了的样子。

姜老头儿‘嘿嘿’一笑松开了我，说到：“就你这样儿，还红军战士，十几个巴掌，你就认错了，这不典型的汉奸吗?”

这老头儿! 简直我哪儿痛，他就戳哪儿，我赶紧的提起裤子站好，双手再紧紧的拽着裤腰带，这时才以一副豁出去的表情说到：“我这是在放松敌人警惕，我是绝不屈服的。”

嗯，英雄也不能不穿裤子，我就是在放松敌人警惕，好把裤子穿上。

“呵呵..呵呵...好..好...”姜老头儿笑眯眯的，也不动怒，天知道他在打啥主意，只不过我终究是有些心虚这老头儿的，不自觉就倒退了几步。

“三娃儿，你是不是想我锤（打）你，你晓得他是哪个不? 你小时候被百鬼缠身，就是姜师傅救的，你以为你脖子上那根虎爪谁送的? 是姜师傅送的，你这样子你说是不是在讨打?” 我爸原本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可看我这个样子，忍不住出来说了两句，为的就是呵斥我不要放肆了。

当然这也是变相的心疼我，这姜老头儿在我爸眼里是看不透的，有时威严无比，有时吊儿郎

当，简直都搞不懂哪个才是真的他。

虽然我爸知道这姜老头儿把我看做徒弟，心疼我，但这看来，教训起来也是毫不留手，加上他这多变的性格，保不定自己儿子又得吃啥亏，偏偏自己这个做爸的还不好管。

且不说我爸咋想的，而我听了这番话之后，却是愣住了！

第三十一章认了师父

见我发愣住的样子，姜老头儿却又不急着‘收拾’我了，而是老神在在的坐下，喝了一口茶，才慢悠悠的说到：“你小时候被百鬼缠身，救你本是小事儿，可我却嫌麻烦，煮香汤，开阵，连使三大手诀，画镇魂符，为你度百鬼，送你一场功德，你要不是老子徒弟，我用得着这么麻烦？上面哪一样不是磨人考功力的事儿？特别是连使三大手诀，道行浅的，哼哼……”

这时，我有些迷糊，但隐约感觉姜老头儿好像为我这个徒弟做了很多，可是我爸妈却琢磨出来了姜老头儿的言下之意，那就是当年那百鬼缠身，姜老头儿是有更简单的办法处理的，但是为了我的一场功德，他选择了异常艰难的处理方式。

就如现在缠我二姐的恶鬼，他也可以简单处理，但是他不愿意为我凭添一场因果，又想为我多做功德。

这份心思，确实令人感动。

另外，我爸在某些时候也跟个人精似的，他下意识的就会为我打算，他知道这一次收徒一事儿是推脱不了了，可仔细想来却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儿。

第一，姜老头儿对我有这份心思，那就不止是传道授业了，而是那种亦师亦父的情感了，在这样的师父手底下，我是很得到很好的照顾的。

我爸不知道的是，道家玄学秘术非常注重传承，不可轻易传人，可一旦传了嫡徒，那徒弟就是半子，或者根本就是一个儿子了，姜老头儿一生孤独，撞缘撞到了自己的‘儿子’，能对我不好吗？

第二，我爸隐约猜测姜老头儿的身份不一般，他想起了姜老头儿七年之前要走之时的那身‘高干服’，更重要的是他想起那个打往北京的专线电话，和电话那头传来的气度不凡的声音。儿子跟着他，总比在一个村子里有前途！只要儿子有前途，也就不贪图那点儿父母缘了，毕竟好男儿志在四方，家怎么能成为儿子的枷锁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至于第三，我爸一点儿都没有瞧不起道士，术士，他虽然是个文盲，可他听了不少乡野传说，正儿八经的段子也听过不少，就如三国。他知道，一般在古代帝王身边是有一些很受重视的人的，这些人或会观星，或会看风水，或会各种秘术，连帝王都得尊敬他们。特别是开国的帝王，身边往往都有一个这样的人，那诸葛亮不就是这样吗？他就是凭感觉，像姜老头儿这样的

‘高手’，一定是得到了重视的，道理很简单，你说古代帝王都如此重视，没道理现今的领导还不认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

我那在关键时候就跟人精似的爸爸在想通了这三点后，还不待我说话，就大声的呵斥到：“三娃儿，爸爸咋个教育你的？有恩不还，畜生不如。你面前的姜师傅是你的救命恩人，不要说收你当徒弟，就是叫你过去当儿子，让你养老送终，你龟儿也不能说半个不字！听到没有，还不跪下喊声师父？！”

的确，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此，非常之鄙视忘恩负义的人，在我眼里那样的人猪狗不如，面前这个老神在在的姜老头儿于我有救命之恩，我要是不还，我还真就是个狗日的了。

算了，我的红军梦，再见了，我心中的战斗英雄，毛主席，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没能成为您手下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我此刻心里简直是五味陈杂，但是男子汉大丈夫总得要有自己的原则，是吧？在默默的哀悼了一番我的梦想之后，我走过去，大喊了一声：“师父。”就要给姜老头儿跪下。

“诶，慢点儿...”却不想姜老头儿一把扶住了我，说到：“这跪拜之礼可不能那么随便，拜入我们这一脉，是有正宗的拜师礼的，不可不讲究。不过，这声师父嘛，我是受了，没完成拜师礼前，你算是我半个徒弟，就这样。”

呵，你以为我想跪，见他不让我跪，我还乐得轻松，管他半个徒弟，还是大半个徒弟，反正我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上学上学，这老头儿还能把我咋地？

这也就是我幼稚的地方，道家收徒授业，岂会让我那么舒服，我也低估了师父在我生命中的分量。

“徒弟，给我续些茶水来，顺便给我锤锤肩膀。”姜老头儿望着我吩咐开了，我想不从，可一回头就看见我爸那‘凶狠’的目光，再一想，我现在都是别人徒弟了，还能咋办？

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虽然是个便宜师父，可当徒弟的，要孝顺师父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西游记的段子听多了，也知道有本事的孙悟空，还是得听那没本事的唐僧的。

乖乖的去给姜老头儿倒了茶，递给他，又非常不服气的在他身后给他锤着肩膀，心中有气，我那一下一下的，锤得可就重了。

可我越重，这姜老头儿越享受，还说：“嗯，少了些力气，再重些！”

妈的，你说这老头儿咋这么‘贱’，还嫌我打他不够重？我憋着一口气，简直是拼命的往姜老头儿身上锤，可人家就跟铁打的似的，完全不在意。

我在这边累的气喘吁吁，而姜老头儿却在那边说开了：“我昨天其实就回了村子，昨天晚上就在那片坟地儿，看见了二妹的事儿。”

“你昨天就在？”我爸觉得非常惊奇，他说咋这姜老头儿看一眼，就把二妹的事情看得那么清楚。

“是啊，我又不是真的神仙，不可能一下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马上就推清楚的。昨天晚上我本想出手的，但是这附近都是普通乡民，难保人多眼杂，有些事情普通老百姓还是不知道的好。另外，这事儿缘起三娃儿，我不想给他造杀孽，也才在昨晚忍住了出手的念头，想着，今天来和你们商量一番，看看你们的想法。”

姜老头儿徐徐的说着来龙去脉，这时，我妈终于忍不住了，也不顾我爸在旁边一直使眼色，甚至拉她，而是直接的冲到姜老头儿面前问到：“姜师傅，你这收了三娃儿当徒弟，可是要带他走？”

我爸叹了一口气，坐旁边不说话了，也不能怪他没有阻止我妈，其实我妈问的，也正是他心里正痛苦着的事情。

姜老头儿一愣，还没来得及答话，我那一直没说话的大姐就跳出来了；“姜师傅，不然我给你当徒弟，你不要带我弟弟走，如果家里没个男孩儿，我爸妈老了在村里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我大姐相当的懂事儿，也难为她能想到这一层去，更难为她愿意为了我去当个‘道姑’，我大姐心高气傲，学习也优秀，她有很多理想，反正没一个会是当‘道姑’。

至于我，这个时候也顾不上‘打’姜老头儿了，站出来想说点啥，却又说不上来。

第一，我虽然和姜老头儿没大没小的，可是我是信服他有本事的。

第二，姜老头儿的救命之恩，我没有记忆，所以没有啥感触，但在心底是已经肯定了，要报恩，要对这老头儿好。不过我从小就那样，不会表达感情，情愿嬉笑怒骂的遮掩过去。

第三，那个虎爪是真真实实的救我过一命，那声充满威势的虎啸之声，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忘怀，我知道那虎爪不是个简单的东西，姜老头儿能给我，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了，可见他对我真的好。俗话不是说，拿人手短吗？

我是绝对不想离开我爸妈的，但是反悔的话，基于以上那点儿小心思，我是说不出来的。所以，也就造成了我愣愣的站在姜老头儿面前，说不出话的场景。

“唉...”姜老头儿长叹了一口气，起身摸了摸我大姐的头，又摸了摸我的头，然后才说到：“大妹子，晓得你懂事儿，但这师徒的缘分可不是随便谁都代替的。”

接着，姜老头儿转身望着我妈：“三娃儿我现在不会带走，我会带着三娃儿就在这村子的山上住下的，平日里也是可以和你们相伴的。只是15岁以后，三娃儿是要随我离开的，不是说我心肠冷，逼得你们母子分离，而是有些事情是命定的，强留身边也不过是害人害己。三娃儿没有啥父母缘，只是不能常侍于父母身边，而不是终生不见，也不是不能为你们养老送终，偶尔陪伴。你们别把事情想的太过悲观。”

姜老头儿是不说谎的，这点我父母深知，就像他走之前说过我有灾，会报在家人身上就是最后的例证，不是吗？

另外，我爸妈也深信姜老头儿不是那种为了收徒弟而危言耸听的人，要危言耸听，七年前就可以这样做了，再说，收个徒弟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具体的好处？

第三十二章引魂灯

我爸点上了一支烟，像是在劝慰我妈又像是在劝慰自己：“15岁离开就离开吧，15岁也不少了，男娃儿都该独立了，我13岁那会儿就帮别人干活路（活）了，再说男娃儿守在父母跟前也没啥意思的，你看隔壁村何老太爷的大儿子有大出息，听说在市里头当大官，人家大儿子不是早早的就离家读书了？现在也没空经常回来的。我看要得，三娃儿，你就乖乖的给姜师傅当徒弟。”

要和自己儿子就在这片村里住到15岁？以后也只是不能常侍于父母身边而已，这些话我妈听了也稍觉安慰，我爸的观点她是赞同的，虽然她不明白一个道士能有啥大前途，可是姜师傅是有本事的人不假。

“要得，姜师傅既然这样子说了，我也就放心了，你晓得的，孩子小了，就离开我，我的这个心啊，真的比割肉还疼。三娃儿，以后姜师傅就是你师父了，你就算不听爸妈的话，也要听你师父的话，把本事学好。”我妈也温言软语的劝慰了我一番。

反正说来说去，我给姜老头儿当徒弟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了，正可谓红军战士也得英雄气短，我故作深沉的长叹了一口气，算是默认，对于15岁以后的离别，因为太过遥远，我也没啥感觉。

“屁娃儿。”我爸见我那装老沉的样子，忍不住打了我一下，但无论如何，这一直钉在他和我妈心上的心头刺儿总算是拔出了。

“三娃儿拜入我们这一脉门下的事情过几天再说，择吉日是少不了的。眼下，还是要先解决二妹的事情，明日三娃儿跟我一起去乡场走一趟，既然拜了师，也得长长见识，不过我现在还有一事要做。”姜老头儿言语简单的说到。

听见我明日要和姜老头儿一起做事，我妈吓得不得了，不过她是不敢打扰姜老头儿的正事儿的，在姜老头儿的连声吩咐下，她为姜老头拿来了一些东西。

姜老头儿就着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忙开了，至于我做为他的徒弟，少不得是要看着的，以前要敢那么晚睡，我爸非抽死我不可，但今天有师父罩着，我爸妈也只得任我去了。

渐渐的，我就看出姜老头要做啥了，他是在做一个灯笼！

我必须得承认，姜老头儿的手挺巧，一个灯笼做得非常精致，只是样式却有些特别，是那种长长的白灯笼，感觉是灵柩前面才挂的那种。

做好灯笼后，姜老头儿仔细的打量了一番，这才满意的拿起朱砂笔在灯笼上写写画画起来，我实在忍不住好奇，于是开口问到：“老...师父，你做个灯笼干啥？给我玩的啊？”

“你要玩这个？既然你喜欢引魂灯，那就拿去呗。”姜老头儿嘿嘿一笑，就准备把灯笼塞我手里，我连连后退，引魂灯，一听就不是啥好东西，我疯了才会玩这个。

“师父，这到底是做啥用的嘛？”我在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后，还是忍不住好奇心。

“这是给你二姐引魂用的，你二姐丢了一魂四魄，而且丢了一些日子了，不用引魂灯，怕是引不回来，而且在荒郊野外呆久了，魂魄怕是虚弱，有盏引魂灯在前面引路，你二姐的生魂在回来的路上会轻松很多。”姜老头儿一边给我解释着，一边在引魂灯上认真的用朱砂画着，而他画的那些东西在我眼里简直就是鬼画符，我一点点都搞不明白是啥东西。

“想问我画的啥是不是？”姜老头儿转头问我，仿佛我在他那儿有求知欲对他来说就是件挺高兴的事儿。

看姜老头儿问我，我忙不迭的点头，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写写画画一些东西，就会赋予那些东西很神奇的作用。

“鬼魂和我们人看见的光亮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人提着个有光亮的灯笼，鬼就能看见，我这画的是一种转化符文，为的就是把阳火转化为鬼魂能看见的阴火。除了这些符文外，一些灯油也有这个作用，不过你家是拿不出来的。”姜老头儿解释的很详细，而我也越发的觉得姜老头儿的一身本事太神秘了。

画好灯笼后，姜老头儿就一脚踢在我屁股上说到：“快去睡觉了，明天和我一起去乡场干活。”

我一点儿也不生姜老头儿的气，非常愉快的去睡觉了，明天和他一起去乡场，也就意味着明天我不用上学了，狂笑三声后，我忽然觉得当姜老头儿的徒弟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小孩子总是对未知的事物有着莫名的好奇，恐惧之心反而少了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日我被百鬼缠身，也只是虚弱，没丢魂魄的原因，那是因为我还小，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事物，我对任何事物都是没恐惧之心的。

如果没有恐惧之心，心神则定，气场也正，那些孤魂野鬼倒是一时半会儿拿我没办法。

二姐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她是非常害怕那女鬼的，所以才被挤掉了魂儿，全靠意志在拼搏，所以说，受惊吓会掉魂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心中的恐惧会使魂魄不定，简单点儿理解成想逃走也是可以的。

闲话少说，话说我带着兴奋的心情起了床，却发现姜老头儿老早就在院子里了，此时的他正在练拳脚，我当时不知道他打的是太极，只是看他在院子里练着，心神也情不自禁的被吸引。

打了一会儿，姜老头儿睁开了眼睛，同时也看见了我，他并不吃惊，随手就擦了把汗说到：“我刚才打的是太极，可好看？”

“嗯，就是看着软绵绵的没力气样子。”

“呵呵，太极讲究刚柔并济，在拳脚间的一停一顿更是有大学问，穷其一生，能不能打好一次太极都未可获知，你小娃儿知道啥？”姜老头儿倒也不恼，和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孩子计较什么？

吃过早饭，姜老头就带着我出发了，在村里遇见好奇的人，姜老头儿一律答到我已经是他的干儿子了，至于原因叫他们去问我爸妈。

毕竟是要在这里呆到我 15 岁，不立个名目那是不行的，可是那姜老头儿根本就懒得想理由，一句话全部推给我那无辜的爸爸妈妈，让他们来满足村里人的好奇之心。

十月间的山村，早晨常常笼罩着浓雾，而当我和姜老头儿走到乡场上时，浓雾已经尽然散去，走在乡间的小道上，一路都在注意着人家地里和偶尔走过的大姑娘的姜老头儿终于第一次望向我。

他颇有些严肃的说到：“三娃儿，我知道厉鬼是因你而来，却不知道详细的过程，现在你要带我去你最初撞煞的地儿，然后，必须把那晚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漏的说给我听。”

看见姜老头儿那么严肃，我哪儿敢怠慢，连忙一五一十的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包括所做之梦都给姜老头儿说了一遍。

听完我的诉说后，姜老头儿非常惊奇的连续咦了几声，然后又一把把我拽过去，扯开我的衣领，仔细的看了看我的后脑勺。

其实我一直知道我后脑勺有一块胎记，血红的，跟眼睛似的，不过随着我慢慢长大，这块胎记已经越来越淡了，现在恐怕就只剩下了了一圈影儿了吧？

“狗日的娃儿，竟然在迷迷糊糊之下自己就开了天眼，这份灵觉是在难得。”说到这里，姜老头儿都忍不住感慨了一番。

我非常迷糊的望着姜老头儿，可这一次，姜老头儿好像并不太想给我解释，而是直接让我带着，直奔坟地而去。

我凭着模糊的记忆，七弯八绕的带着姜老头儿去找那晚撞煞的地儿，无奈那天天色太晚，我又是随便乱走的，所以，找了好一阵儿才找到了。

再次看见那片熟悉的竹林和竹林不远处的坟地之后，尽管是大白天，我的心里也觉得凉气儿直冒。

“三娃儿，你可听好了，你现在心里或当这是平常风景，平常看待。或可悲天悯人，从内心

真心怜悯死后的苍凉，又或者你可以背背你学的课文，全神贯注的背。就是不能露出一丝儿怯意，哪怕是山崩地裂，你也只当等闲。”姜老头儿看我畏畏缩缩的样子，不禁很严肃的跟我说到。

但这时的我分外敏感，不由得拽住了姜老头儿的衣角，第一次非常真诚的喊到：“师父，是不是有啥危险啊？你要这样跟我说？”

“能有啥危险？我告诉你这些，是要你记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的心生怯意，必须守住自己的一点清明，懂吗？”姜老头儿交待完我这一句，就牵着我的手径直朝着那片竹林走去。

那天晚上因为太晚，我看得并不真切，今天一看，才发现，那天我进的竹林是一片缓坡，那片坟地儿就在缓坡之下，而在坟地的另一头也是一片竹林，再在后面就是一个陡峭的小崖壁，只有正面有一条路可以直通这片坟地。

这坟地的周围也并没有什么田地，我那天在这片竹林的边缘，正好临近那条通往坟地的路，我爸他们就是在那路上发现我的，要是我是走的竹林过去。

想到这里，我不禁冷汗布满了额头，但一想到姜老头儿的不可心生怯意，又赶快去转移起注意力，拼命的背起课文来，在全神贯注之下，我竟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第三十三章聚阴地

姜老头儿并没有注意到我，而是仔细的观察起这里的地势来，看了半晌，他才低声的说到：“被两片儿竹林夹着，怪不得阴气那么重，后面邻着一小崖壁，连气场圆润流通都不行，正面倒是大路坦途，怕是阳气还没到这里，就被冲散了。巧的是这片儿坟地还在地势低洼之处，阴气正冲，这是在养厉鬼吗？还是巧合？”

姜老头儿牵着我的手四处走动起来，在很多位置停留着，东看看，西瞄瞄，也不知道他在干啥，就这样转了半天，他才感慨到：“这竟然是天然的地儿，没有一点人为的痕迹，可葬在这里是否是巧合呢？”

姜老头儿陷入了沉思，我等得着急，不禁喊了一句：“师父，不是说来解决缠住我二姐那厉鬼的事儿吗？”

“哦，也是，也是，这件事儿等会再说。”姜老头儿回过神来，拉着我就朝坟地走去。

我因为刚才那背课文的经历，心里也不是那么害怕了，一路走我一路问到：“师父，你刚才在想啥啊？都在那里发起呆来了。”

“也没啥，我发现这处坟地，是一个极阴之地，且气息流动不畅，极容易锁住魂魄，一般的乡民就算不懂这些，也会凭借本能下意识的回避这些地方啊。嗯，我怀疑有阴谋。”姜老头儿忽然就严肃的对我说到有阴谋。

我一滴冷汗流下，有些不确定的说到：“师父，巧合吧？”

“嗯，也说不定。”姜老头儿也是一本正经的回答。

我差点儿跌倒，我忽然觉得很没安全感，自己是跟了一个啥样的师父啊？

说话间，两个人已经走进了坟地，即使是在大白天，这片坟地那股阴冷的感觉也挥之不去，我和姜老头儿在矗立的坟头间走着，忽然我就停下了。

姜老头儿疑惑的看着我，只见我脸色苍白，指着一座墓碑，半晌说不出话来。

姜老头儿一把把我手拉下，又在我的背心拍了两拍，我只觉得一股暖流在我背心流动，心里刚才堵塞的一口郁闷之气瞬间就通了，心神也恢复了。

“不要手指墓碑，就算不犯冲撞，也是不敬。三娃儿，你如我修道之门，就要懂得万事万物均构成自然，所以你我必须对万事万物都有一份敬畏之心。”姜老头儿在我旁边，轻声的说到。

我回过神来，有些结巴对着姜老头儿说：“师...师父，我认得他。”

我指得是墓碑上的人！

那时候的墓碑很少有人能烧张瓷像，更别说农村里的人了，除非家里有点权势的，而我所指的墓碑也是这片儿坟地少有的墓碑上有烧张黑白瓷像的墓碑。

上面那个人我确实认得，那天晚上我遇上是一群‘好兄弟’，其中印象最深就三个，一个要对我下手的男的。第二个是那个缠住我二姐的女的。第三个就是墓碑上这人，是那个老爷子，他提醒过我快点走。

现在看着墓碑上的他，尽管有了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吓到了。

我把事情给姜老头儿说了，他点了下头，望着墓碑上那张慈眉善目的照片，开口说到：“难得，难得，成为鬼物后也有一份慈悲心，倒是为后辈积福了。”

姜老头那么一说，我的心里就不害怕了，想起这老爷子那天晚上的提醒，我恭敬的在他坟前拜了两拜，知恩要图报，我爸妈给我的最大的教育就是这个。

看到我的举动，姜老头儿的表情也变得慈和起来，还伸手在我头上摸了几下，可我却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虽说是师父，可也掩饰不了他是一个猥琐老头儿的事实，被他这样‘慈祥’的摸两下，我..我..确实反应非常的本能，起鸡皮疙瘩也是正常。

“狗日的娃儿。”姜老头看我一副‘惊恐’的小样儿，笑骂了一句，到也不跟我计较，而是拉着我在这坟地四处逛起来。

逛坟地!! 多么那啥的事情，平常都是被我妈，我姐带着逛集市，或者偶尔逛逛镇子，跟了师父以后，我就马上提升了境界，改逛坟地了。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逛着逛着还习惯了，不怕了，心情也很平静，就是早上起得太早了，有点瞌睡。

十来分钟以后，姜老头儿停在了一座墓前，说到：“怨气冲天的坟墓有两座，缠上你二姐的应该就是她了。”

听姜老头儿这样一说，我的瞌睡立刻就醒了，抬头一看，凭我二年级的水平还勉强能认得那墓碑上的名字李凤仙。

看名字是个女的，那应该也就是缠住我二姐的那个鬼了，不知咋的，我想起了那晚那个男的，不禁抬头对姜老头儿说到：“师父，那晚那个男的，我觉得也不是啥子好东西，你要不要把他收了？”

“收个屁，只听过收妖，没听过收鬼的。不过破了这个天然的风水局，倒也是件好事儿，到时候破了局，我自然理会的。”姜老头儿随口答了我两句，然后望着墓碑沉吟了一会儿，接着拉着我径直走出了这片儿坟地，径直往乡场走去。

只是走到那条唯一的路上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幻觉，我忽然发现那晚害我那男的又出现在那片坟地里，正恶狠狠的盯着我。

我情不自禁的发了一个抖，姜老头儿仿佛有所感应，停了一下，转身‘哼’了一声，我一个冷颤打过，再仔细一看，哪里有啥人？刚才反正也看得迷迷糊糊的，说不定还真是我的幻觉。

“你现在自己不能控制你的灵觉，倒也是件麻烦事儿，如果在无意中你又看到了什么，记得这四句口诀，反复吟诵，可立刻让你清醒过来，也可清心凝神。”说完，姜老头儿当真就给我念了四句口诀，怕我记不住，他反复念了十多次，直到我一字不差的记得了，连发音都准了，才算让我过关。

那四句口诀，以我当时的水平，根本不知道啥意思，因为那口诀本身也晦涩难懂，发音更是古怪。不过，我那师父不给我解释什么，我也不会去问，毕竟，我一个小孩子初初接触玄学，还没那么大的积极性。

我只是凭着我本能的对姜老头儿的信任，记住了那四句口诀。

一路走到乡场，姜老头儿带着我四处闲逛，遇见年纪比较大的就会去搭白两句，那个时候的人热情，骗子也少，一般姜老头儿搭白，还是会得到积极的回应。

姜老头儿能吹啊，尤其和老人家，总是三两句就让别人乐呵呵的了，一会儿就能聊得兴起，甚至还有人拉我们去吃中午饭，可奇怪的是姜老头儿一一拒绝了。

我当时是不知道姜老头儿那好吃的本性的，要我爸妈在场，肯定会被姜老头儿这拒绝吃的样

子惊得眼珠子都掉出来。

就这样，我也不知道姜老头儿要做啥，反正就和他四处逛着，一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也不见姜老头儿着急。

“师父，我饿了。”小男娃娃哪能挨饿？终于，我要赖不走了。

姜老头儿倒也不恼，牵起我说道：“就那边那户人家吧，我们去讨碗水喝，整点剩饭吃。”

“师父，吃剩饭啊？”我有些苦恼。

“废话！你没种因，凭什么要承受无端的果。简单的说，就是你没给别人付出什么，凭什么要别人好吃好喝的？有剩饭给你，都是你的福气，你还少不得客客气气，心怀真正感激的谢着，这才不折福于你自己。平常老乡，老百姓的东西最好你就报这样的想法。”姜老头儿开口训斥我，我在当时却有些不懂，可模模糊糊也知道一点儿道理，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你可以白拿，还心安理得的。

“老乡，讨口水喝。”姜老头儿进了院子，大喊了一句。

很快，我们得到了回应，一个中年妇女从屋里走了出来。

第三十四章那一世情牵（1）

我和姜老头儿最后不仅得到了水喝，还一人得到一大碗新鲜豇豆煮的烫饭，外加一碟子脆生生的泡白萝卜皮儿。

饭菜简单，但新鲜的豇豆甜咪咪的，泡白萝卜皮儿又爽口，我吃的吃开开心心，姜老头儿也称赞了几句，然后开始和那妇人拉起家常，不一会儿，她的老婆婆也出来了。

这老婆婆和姜老头儿聊得更加开心，东拉西扯了一阵儿，姜老头儿扯到了李凤仙这个人儿，扯得很随意，那老婆婆答的也很随意，她说：“这村里你要问别人可能还不知道，这有多少人是打鬼子那会儿迁来的，可我祖上就是这村里的，她的事儿我还真知道，可你问来干啥？”

姜老头儿神秘兮兮的对那老婆婆说：“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可稀罕她咧，这不回乡里了，打听打听吗？”

我一口饭差点喷出来了，当即就呛到有一种天花乱坠的感觉，这师父.....！我找不到形容词，只能无语问苍天。

没想到那老婆婆也是个老八卦，一听就来劲了，说到：“真的啊？你哪村的？说真的哈，不止你稀罕，以前这十里八村的，好多年轻小伙都喜欢李凤仙，只是可惜啊，可惜。”

“是啊，我就晓得稀罕她的人多，我也没敢说，后来离开乡里，也就淡了，这不回来了，就想着问问吗？你也晓得，这人老了啊，就会怀念年轻时候的纯真感情，唉.....”姜老头儿一

副悲悲戚戚的样子。

可怜我那剧烈的咳嗽才好，又被他一席话刺激的喷了一桌子的烫饭，还年轻时候的纯真感情，天晓得昨天晚上是哪个要镇压别人，今天又成了爱慕者了。

“你这孙孙没得事嘛？又是咳嗽又是喷饭的？”那老婆婆疑惑的问了一句。

“没得事，他是气管有问题，吃急了就喷饭，大了就好了。”可怜我爸妈昨天还一直念叨姜老头儿不撒谎，是个诚实的人，就今天他就给我安了‘喷饭病’。

得了，我惹不起，干脆小口小口的吃饭，免得呆会儿又喷出来。

“大姐，你倒是给我说一下，可惜啥子安？”姜老头儿一直追问着，天晓得他为啥要追问一个女鬼的生平，对于这神神叨叨的师父，我懒得过问了。

那老婆婆的话匣子一打开也就收不住了，开始对往事徐徐道来，到最后连我也听得入了神，唏嘘不已。

跟以前俗套的故事一样，李凤仙是半个孤儿，小小年纪死了妈，爹是个酒鬼，反正是这乡里数得着的可怜人儿。

后来爹爹另娶，对李凤仙更是不加在意，可就这样，李凤仙还是慢慢长达了，十二三岁的人出落的极其水灵。

按说，那时候的农村到这个时候，就应该给姑娘说个夫家了，她爹虽然对她一般般，但这事儿还是上心的，第一想着姑娘水灵，说个好夫家，能得到多些彩礼钱补贴家用。二是找个好夫家这女人以后的生计就不愁了。

原本事情按照这样的走向，李凤仙的命运倒还是可以的，至少不会太过凄惨，可无巧不成书，偏偏就在他爹为她找夫家的时候，村里的大户，王地主家请来了戏班子。

这戏班子是市里的名班子，里面还有名角儿，谁说那时候没有偶像崇拜？至少人们很是追捧一些唱戏的名角的。

这个戏班子是王地主过寿，费了老大劲儿，花了好大钱请来。

在川地儿，川剧是主要的，不过京剧班子也不少，这个戏班子就是京剧班子，最出名的戏目就是那《凤求凰》。

戏班子来那一天，乡里可热闹了，那王地主倒也不是一个啥剥削乡邻的坏人，在大寿那天是请了全乡的人看戏，那天能赶来的人都来了，追名角儿嘛，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李凤仙。

戏热热闹闹的开演了，那一天乡里是极热闹的，可也在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儿，戏班子里的老板看中了李凤仙。

这看重了不是指看重她的美色，而是看重她有成为名角儿的潜质，至于是咋看到以及看重，乡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过程，反正就知道戏班子老板郑重其事的找了李凤仙的爹，最后带走了李凤仙。

毕竟成为一个名角儿，可是比找个这乡里的殷实人家前程来得远大的，这凤仙爹虽然是个酒鬼，可对这事儿不糊涂。

穷人家也不讲名声儿，至少穷人家的人不会觉得梨园众人是下九流，他们实在且淳朴。

反正凤仙爹曾经得意洋洋的给村里的人吹嘘过，戏班子老板说了，凤仙年纪学戏虽然大了点，但确实是可造之才，这旦角儿非凤仙莫属！

一转眼，5年过去了，乡里人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儿，也就在这个时候，有在镇上的人传来了一个消息，那出名的戏班子更出名了，又来镇子上演出了，那阵仗可不得了，连军队的大人物都来听了戏。

但这并没啥，重点是啥？重点是那戏班子最红的戏目《凤求凰》里的旦角儿是谁？就是醉鬼李家的李凤仙！！

李凤仙回乡里了，风风光光的回乡里了，那仪态，那气质，果然在城里呆过的人儿，就是和乡里的人不一样。

醉鬼李的生活变好了，连带着后来生的两个儿子都跟着在镇上寻到了一份差事儿。

谁叫人家有一个好女儿呢？说起李凤仙，乡里人哪个不说一句，这势头，以后得成全国都知道的大名角儿。

一时间，醉鬼李风光无两。

而这李凤仙也非薄情之人，念着小时候乡里人照顾的旧情，也不咋的，说动了戏班子老板，来免费为乡里的人表演了一场戏，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凤求凰》。

李凤仙的扮相美啊，袅袅娜娜，如弱柳扶风，那唱腔更是字正腔圆，尾音绕梁不绝，怕是卓文君在世也美不过她三分。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和李凤仙对唱生角儿的那个人，那小生扮相俊美，丰神俊朗，唱腔也是极为了出色，仿佛那才子司马相如再世。

这两人在舞台上简直就是才子佳人的最佳写照。

就算是一个动作，一个对望的眼神儿，都无不情意绵绵，简直演出了这《凤求凰》的精髓！

这戏班子老板得意，要说这李凤仙和唱生角儿的人都是他发掘的苗子，在当时戏班子里的名

角儿要走，要寻求更好的发展，他在情急之下挑中了这两人，却不想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更让戏班子老板高兴的是，这唱生角和旦角的两姑娘都说了，这一辈子都不离开他的戏班子。

这场免费为乡亲唱的一台戏，在乡里是引起了轰动，这片儿的大户人家纷纷都找媒婆去向醉鬼李求亲，虽说戏子的地位确实不高，可人家是名角儿，见过大世面，配个乡绅之流是绰绰有余了。

没想到的是，所有的媒婆都碰一鼻子灰回来了，李凤仙拒绝了所有人的亲事。

醉鬼李是没有办法的，毕竟他现在的风光生活是女儿带来的，这个婚事他做不了女儿的主。

乡里人议论纷纷，话说这小凤仙（李凤仙唱戏的艺名）到底是要找个啥样儿的男人啊？，这乡里大户人家的儿子她看不上，乡绅的儿子都看不上？

人们以为李凤仙是想找个城里人，说不定人家要找个军官呢？或者，以后人家想去北平唱戏呢？谁知道？

这日子久了，人们也就淡忘了这件事儿，日出日落，岁月流淌，一转瞬间又是十年过去了。

那个当年风头无两，美丽动人的李凤仙被送回了乡里，原因是——她疯了！！

第三十四章那一世情牵（1）

我和姜老头儿最后不仅得到了水喝，还一人得到一大碗新鲜豇豆煮的烫饭，外加一碟子脆生生的泡白萝卜皮儿。

饭菜简单，但新鲜的豇豆甜咪咪的，泡白萝卜皮儿又爽口，我吃的吃开开心心，姜老头儿也称赞了几句，然后开始和那妇人拉起家常，不一会儿，她的老婆婆也出来了。

这老婆婆和姜老头儿聊得更加开心，东拉西扯了一阵儿，姜老头儿扯到了李凤仙这个人儿，扯得很随意，那老婆婆答的也很随意，她说：“这村里你要问别人可能还不知道，这有多少人是打鬼子那会儿迁来的，可我祖上就是这村里的，她的事儿我还真知道，可你问来干啥？”

姜老头儿神秘兮兮的对那老婆婆说：“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可稀罕她咧，这不回乡里了，打听打听吗？”

我一口饭差点喷出来了，当即就呛到有一种天花乱坠的感觉，这师父……！我找不到形容词，只能无语问苍天。

没想到那老婆婆也是个老八卦，一听就来劲了，说到：“真的啊？你哪村的？说真的哈，不止你稀罕，以前这十里八村的，好多年轻小伙都喜欢李凤仙，只是可惜啊，可惜。”

“是啊，我就晓得稀罕她的人多，我也没敢说，后来离开乡里，也就淡了，这不回来了，就

想着问问吗？你也晓得，这人老了啊，就会怀念年轻时候的纯真感情，唉.....”姜老头儿一副悲悲戚戚的样子。

可怜我那剧烈的咳嗽才好，又被他一席话刺激的喷了一桌子的烫饭，还年轻时候的纯真感情，天晓得昨天晚上是哪个要镇压别人，今天又成了爱慕者了。

“你这孙孙没得事嘛？又是咳嗽又是喷饭的？”那老婆婆疑惑的问了一句。

“没得事，他是气管有问题，吃急了就喷饭，大了就好了。”可怜我爸妈昨天还一直念叨姜老头儿不撒谎，是个诚实的人，就今天他就给我安了‘喷饭病’。

得了，我惹不起，干脆小口小口的吃饭，免得呆会儿又喷出来。

“大姐，你倒是给我说一下，可惜啥子安？”姜老头儿一直追问着，天晓得他为啥要追问一个女鬼的生平，对于这神神叨叨的师父，我懒得过问了。

那老婆婆的话匣子一打开也就收不住了，开始对往事徐徐道来，到最后连我也听得入了神，唏嘘不已。

跟以前俗套的故事一样，李凤仙是半个孤儿，小小年纪死了妈，爹是个酒鬼，反正是这乡里数得着的可怜人儿。

后来爹爹另娶，对李凤仙更是不加在意，可就这样，李凤仙还是慢慢长达了，十二三岁的人出落的极其水灵。

按说，那时候的农村到这个时候，就应该给姑娘说个夫家了，她爹虽然对她一般般，但这事儿还是上心的，第一想着姑娘水灵，说个好夫家，能得到多些彩礼钱补贴家用。二是找个好夫家这女人以后的生计就不愁了。

原本事情按照这样的走向，李凤仙的命运倒还是可以的，至少不会太过凄惨，可无巧不成书，偏偏就在他爹为她找夫家的时候，村里的大户，王地主家请来了戏班子。

这戏班子是市里的名班子，里面还有名角儿，谁说那时候没有偶像崇拜？至少人们很是追捧一些唱戏的名角的。

这个戏班子是王地主过寿，费了老大劲儿，花了好大钱请来。

在川地儿，川剧是主要的，不过京剧班子也不少，这个戏班子就是京剧班子，最出名的戏目就是那《凤求凰》。

戏班子来那一天，乡里可热闹了，那王地主倒也不是一个啥剥削乡邻的坏人，在大寿那天是请了全乡的人看戏，那天能赶来的人都来了，追名角儿嘛，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李凤仙。

戏热热闹闹的开演了，那一天乡里是极热闹的，可也在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儿，戏班子里的老

板看中了李凤仙。

这看重了不是指看重她的美色，而是看重她有成为名角儿的潜质，至于是咋看到以及看重，乡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过程，反正就知道戏班子老板郑重其事的找了李凤仙的爹，最后带走了李凤仙。

毕竟成为一个名角儿，可是比找个这乡里的殷实人家前程来得远大的，这凤仙爹虽然是个酒鬼，可对这事儿不糊涂。

穷人家也不讲名声儿，至少穷人家的人不会觉得梨园众人是下九流，他们实在且淳朴。

反正凤仙爹曾经得意洋洋的给村里的人吹嘘过，戏班子老板说了，凤仙年纪学戏虽然大了点，但确实是可造之才，这旦角儿非凤仙莫属！

一转眼，5年过去了，乡里人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儿，也就在这个时候，有在镇上的人传来了一个消息，那出名的戏班子更出名了，又来镇子上演出了，那阵仗可不得了，连军队的大人物都来听了戏。

但这并没啥，重点是啥？重点是那戏班子最红的戏目《凤求凰》里的旦角儿是谁？就是醉鬼李家的李凤仙！！

李凤仙回乡里了，风风光光的回乡里了，那仪态，那气质，果然在城里呆过的人儿，就是和乡里的人不一样。

醉鬼李的生活变好了，连带着后来生的两个儿子都跟着在镇上寻到了一份差事儿。

谁叫人家有一个好女儿呢？说起李凤仙，乡里人哪个不说一句，这势头，以后得成全国都知道的大名角儿。

一时间，醉鬼李风光无两。

而这李凤仙也非薄情之人，念着小时候乡里人照顾的旧情，也不咋的，说动了戏班子老板，来免费为乡里的人表演了一场戏，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凤求凰》。

李凤仙的扮相美啊，袅袅娜娜，如弱柳扶风，那唱腔更是字正腔圆，尾音绕梁不绝，怕是卓文君在世也美不过她三分。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和李凤仙对唱生角儿的那个人，那小生扮相俊美，丰神俊朗，唱腔也是极为了出色，仿佛那才子司马相如再世。

这两人在舞台上简直就是才子佳人的最佳写照。

就算是一个动作，一个对望的眼神儿，都无不情意绵绵，简直演出了这《凤求凰》的精髓！

这戏班子老板得意，要说这李凤仙和唱生角儿的人都是他发掘的苗子，在当时戏班子里的名角儿要走，要寻求更好的发展，他在情急之下挑中了这两人，却不想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更让戏班子老板高兴的是，这唱生角和旦角的两姑娘都说了，这一辈子都不离开他的戏班子。

这场免费为乡亲唱的一台戏，在乡里是引起了轰动，这片儿的大户人家纷纷都找媒婆去向醉鬼李求亲，虽说戏子的地位确实不高，可人家是名角儿，见过大世面，配个乡绅之流是绰绰有余了。

没想到的是，所有的媒婆都碰一鼻子灰回来了，李凤仙拒绝了所有人的亲事。

醉鬼李是没有办法的，毕竟他现在的风光生活是女儿带来的，这个婚事他做不了女儿的主。

乡里人议论纷纷，话说这小凤仙（李凤仙唱戏的艺名）到底是要找个啥样儿的男人啊？，这乡里大户人家的儿子她看不上，乡绅的儿子都看不上？

人们以为李凤仙是想找个城里人，说不定人家要找个军官呢？或者，以后人家想去北平唱戏呢？谁知道？

这日子久了，人们也就淡忘了这件事儿，日出日落，岁月流淌，一转眼间又是十年过去了。

那个当年风头无两，美丽动人的李凤仙被送回了乡里，原因是——她疯了！！

第三十五章那一世情牵(2)

为啥说她疯了呢？戏班子送她回来的知情人给乡里的少数人透露出了一件事儿，慢慢的这件事儿传的十里八村都知道了。

只因为这李凤仙因戏成痴，她恋上了和她一起唱戏的那个生角儿，也就是《凤求凰》里的司马相如。

可那司马相如是个姑娘家啊！

虽说，那姑娘私下里颇有豪气，眉目间也英姿勃发，有一种男儿独有的俊美之姿，但也是个姑娘啊。

可这阻止不了李凤仙的痴情，她痴痴的恋着那个叫于小红的姑娘。说起来，也不知道是李凤仙的痴情感动了于小红，还是那于小红也因戏成痴，总之她接纳了李凤仙的痴情，两人恋上了。

那是一段缠绵的岁月，两人同吃同住，同台唱戏，李凤仙就是最贤惠的妻子，而于小红则是那个疼爱妻子的丈夫。

两个人分不清楚现实，也分不清楚演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李凤仙以为这一辈子她终究就和于小红这样走下去了，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可那是个什么时代？戏班子也不是世外桃源，给不了你躲一生一世的庇护，且不说她俩的事儿在戏班子里传得沸沸扬扬，被戏班子老板给压下了，就说她们戏班子所在的市里也传得沸沸扬扬，毕竟这两人当时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名角儿。

如果说外界的传言还可以忍受，不能让李凤仙忍受的是，于小红的家人闹进了戏班子，开始数落她们两人的‘丑闻’，并逼着于小红嫁人。

其实说起来数落都还是表面的事儿，重点是一个‘贵人’看中了于小红，要她做妾，那人听说是个大官僚！

而且那人最爱的，就是那种英姿勃发的女人。

于家当然拒绝不了那优厚的条件，这不上门来要人了吗？

于小红一开始是坚决的，她要和李凤仙厮守，可这凄风冷雨的乱世又哪里能庇护一段原本就不被世人所祝福的爱情？

就算对她们两抱有同情态度的戏班子老板，还有一些角儿，也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看上了小红的，那可是大官僚啊，一个小小的戏班子哪儿能和别人斗？再说，她们既不能明媒正娶，又不可能有生死契阔的婚姻，有理由站住脚吗？

压力越来越大，最后于小红的二哥找上门来哭求，一切改变了。

于小红小时候几乎是在她二哥背上长大的人，家里兄弟姐妹多，爸妈顾不过来，是她二哥上山砍柴，下田犁地都把她背着的。

那大官僚施加压力是肯定的，于小红的嫁或者不嫁，就决定了于家或是天堂，或是地狱。

世间可有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世间有没有两全法谁知道？可是在于小红和李凤仙那里没有。

于小红决定嫁了，李凤仙在那一天悬梁自尽，被戏班子老板和于小红救了下来。

两人免不了又是一番抱头痛哭，山盟海誓却不能再说，真真只能让人更加心碎，在于小红好言相劝之下，李凤仙似乎好些了，至少苍白的脸上有了笑容，两人更加恩爱，更加珍惜，也更加悲伤的过着余下不多的相守日子。

这真真是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这番情意，这番岁月，这千千结，李凤仙怎么还能解的开？

于小红终于到了出嫁的日子，两人离别了。

在这一天，李凤仙非常的平静，安安稳稳的描红图彩，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就算已经是20几岁的大姑娘，可这番美态也让人感叹不已。

“她的好日子，我怎能不收拾的漂漂亮亮的去送一番？”这话似乎是想开了。

那一天的婚事极热闹，街边的人，人山人海的挤着看大户接新娘，那大官僚称心如意之后，极为大方，竟然令人沿街抛洒糖果，更是营造出了非一般的喜庆。

李凤仙出现在了迎亲的队伍前面，那一定红轿子里坐着的是她此生最爱的人。

“嗟余只影系人间，如何同生不同死？于小红，我李凤仙愿和你同生共死，这命你拿去就是，我此生不愿负你，但更不愿你负我。”说着，李凤仙拿出了一把剪子，眼看就要朝着心口扎去，却被两旁的军人带走了，那是那个大官僚的护亲队伍。

迎亲继续着，那声声喜悦的唢呐声儿，淹没了李凤仙的哀伤，轿里没有一丝儿动静，谁也不知道于小红此时在想些什么。

李凤仙被关了两天，送回了戏班子，在戏班子里她变得安静了，安静的过分，不吃不喝甚至不睡，哪里还有一丝名角儿的风采？

这世间从来不缺痴男怨女，红尘中也不乏为情痴缠，钻进了死胡同，牛角尖的人，李凤仙如是！

戏班子老板哪里还敢留她？纵然心中有千般怜悯，可也无可奈何，试想送回家人那里或会好一些，李凤仙就这样被送回了乡里。

走前她只是幽幽的说了一句话：“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

在这戏班子里的一切湮灭了，剩下的只是她身为一个旦角儿，不可避免接触的一些缠绵悱恻的诗词，宛如她和于小红的哀歌！

送回来的李凤仙并没有好多少，人日渐的憔悴了下去，中年时混帐的醉鬼李到晚年却心疼起女儿来，李凤仙之所以能活到现在，是他跪求着女儿吃饭。

可是在这个时候，乡里的流言却传了开来，而且当年李凤仙拒绝了多少求亲的人，很多人多多少少还是怀恨在心的，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各种难听的话从四面八方的挤来。

李凤仙的后妈首先挨不住，开始在家里摔桌子扔碗，接着是她两个在镇上工作的弟弟，听闻了流言，也有了各种怨言，终于，有一天，在承受不住压力爆发之后，李凤仙的后妈把那些恶毒的流言一股脑的砸向了李凤仙。

人言可畏，人言往往能杀人于无形，只因这世人看不破，也放不下，有多少人能在人言面前谈笑自如，把它视若无物呢？

李凤仙不能，她太脆弱，活在戏班子那个不真实的世界里，她的承受能力比普通人还差。

在那个下着大雨的日子里，她赤脚跑出了屋，跑到了乡场最大的晒谷坝上！

李凤仙跑到了那里，也是死在了那里，那一天她疯疯癫癫的，在雨中狂哭，狂笑，甚至唱起了戏曲，那哀婉的姿态让乡里的乡亲们都忍不住心生愧疚。

其实人言也不是由什么恶毒的人传出来的，这些普通的乡亲不懂得有时一句无心之言会给别人多大的伤害，也许他们并不恶毒，只是贪一时的痛快说了，可谁又能知道，你今天的痛快，会不会成为明天戳进别人心里的刀子呢？

在世间有一大善，就是克己，不仅克己身，己性，更要克己言，修者苦，苦在一个克字，在心态上的自然，在行为的克制，更是难以办到。

所以，正果难寻，只求一世无愧于心。

雨‘哗啦啦’的下着，围观的愧疚乡亲也越来越多，不知道为啥，大家不敢去阻止发疯的李凤仙，因为她此时虽然疯，却是那么凛然不可欺犯的感觉。

“凤仙啊，凤仙....”醉鬼李远远的跑来了。

李凤仙回头看了一眼在雨中奔跑的醉鬼李，一滴清泪，或是雨水从脸颊滑过。

“我有啥错？我问你们我有啥错？我不偷不抢，不淫不贪，我孝顺，我也记恩，我问你们，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有啥错？值得每个人恶语相向？”李凤仙指着围观的乡亲们一一的问着，没人回答，每个人脸上都是愧疚的神色。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到底是错在哪里？”李凤仙仰天而哭，大吼着问了一句。

这时，人群中有人叫了声不好，冲了过去，哪里还来得及？只见李凤仙把一把磨的亮闪闪的剪刀戳进了自己的心窝，然后颓然倒下了。

“凤仙啊，凤仙.....”醉鬼李拨开众人，抱着女儿的身体仰天悲号起来，这雨，一时间怕是不会消停了。

“我当时都才 10 几岁，我亲眼看见的，那李凤仙流了好多血，好多血哦！染红了好大一片坝子。乡里人都说她是存心求死的，不然那把剪刀咋个能磨的那么光亮？而且你想要使多大的劲儿，下多狠的心，才能一剪刀戳进自己胸口哦。”那老婆婆非常感叹的说着，很是叹息的样子。

我听得入了神，唏嘘之余，心里也有了一点儿凄凉的感觉，转头看我那便宜师父，立刻憋不

住想笑，他竟然泪光盈盈的。

第三十六章前往小镇

真的，我没有不善良，因为我自己也想流泪，可我那便宜师父的样子太猥琐了，那两眼泪倒像是被辣椒给辣出来的。

“这个姑娘真的太痴了，感情这个东西，要是真的，就是好的，好的东西你可要让它一直美丽下去，就好像让记忆里有一份美好。何必因痴生恨，生生把好的东西变成悲剧嘛？”姜老头儿抹抹眼睛，忽然感叹的说到。

我却听不懂，这情情爱爱恐怕离我这7岁的娃儿有点儿远了，我只是觉得李凤仙可怜，也只是觉得其实她也没得错，其实我打心里觉得她喜欢女的，也没有啥，就和我喜欢夏天到水沟里头去泡澡一样，高兴就是了，又没整到哪个，或者影响到哪个。

“老弟，你还真看的开，你不是说你稀罕李凤仙啊？你不觉得她喜欢女娃儿可惜啊？”那老太婆忽然问到。

“那个...哎呀...反正我也只是悄悄的稀罕，再说了，你觉得她喜欢女娃儿可惜吗？”姜老头儿扯了半天，把问题扯回别人身上了。

“我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她们不在一起多可惜的，其他倒没觉得啥。”这老婆婆反映的就是乡亲们最简单的淳朴，意识到了自己错了，很坦诚，也就想使劲儿的祝福别人。

“唉...其实想起多惨的，我还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回来唱戏的风光样子，没想到10几岁有看见她死在谷场上，有时候呢，觉得人这一生啊，简直是猜都猜不到，像我，简简单单的，还活了那么大的岁数。”那老婆婆又补充了一句。

“嗯，简单好，简单的想，简单的活，无愧于心最好。猜来猜去，想来想去，其实又有什么意思？反倒不高兴，也不幸福。”姜老头儿也挺感叹。

我那碗豇豆饭都冷了，只因为我听得也太入迷了，现在就只有吃冷饭，望了一眼我那便宜师父的碗，太可恶了，他啥时候吃的干干净净的？

“那李凤仙死了之后，乡里头的人咋想嘛？有没有发生啥事儿啊？”姜老头儿问的样子挺无意，仿佛是对故事意犹未尽的样子。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李凤仙死了以后，她老汉就疯了，这都没啥。主要是那一年里头，乡里死了20几个人啊，都说是瘟疫，我也不晓得，我去看过，那个死的样子好吓人，有人是口吐白泡泡，有人的嘴巴张多大.....我就在想是不是遭报应了哦？那些人好像都是说李凤仙说的最凶的。但是，又好像是病，他们死之前嘛，都很虚弱的样子，饭也吃不下，一天到晚都在睡。”那老婆婆挺热情的回答到。

“这奇怪的事儿？你们乡里没人懂？没人喊来看看？”姜老头儿忽然问到。

“喊了，真的喊了。”那老婆婆一拍大腿，大声的说到。

“哦，那喊的是个啥人啊？谁喊的啊？”姜老头儿问到。

“具体谁喊的，我就知道了，反正乡里死了 20 几个人吧，先来的洋医生，不是洋人，就是学洋医（西医）那种，他说是瘟疫，具体是哪一种也说不好，也治不到。后来吧，这乡里就来了个先生，神神秘秘的，说是要把李凤仙的坟迁到那啥，哦，就是现在乡里那片儿坟地去，才得好，而且他说乡里的人以后最好都往那儿葬。不过，还真的灵，从那以后，乡里就没死过人了，这日子久了吧，这茬事儿，大家也就忘了，不咋提起了。”老婆婆回答的很详细。

而我那便宜师父却咦了一声，从我见到他到现在，这疑惑倒是头一次，不过我却不在意，反正他神叨叨的。

“那大姐，你还记得那先生的样子吗？”姜老头儿有些急的问到。

“哎呀，这个你说起来，我倒还真想不起了，只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他什么样子我发现我这几十年来就没啥印象，有点怪诶。”那老婆婆也有些疑惑，不过转瞬即逝，毕竟是普通老百姓，想不通，也离自己太远的事情就不去想它了。

再和老婆婆闲扯了几句，姜老头儿就带着我准备离开她家了，当然走之前，姜老头儿是非常真诚的感谢了老婆婆的招待，我也是，非常诚恳的谢谢了人家。

其他不说，姜老头儿那段儿话在我心里分量还是挺重的，我听进去了。总之，没人是天生该为你做啥的，人要懂得感恩及图报。

走出了老太太的院子，姜老头儿的脸色挺沉重，皱着眉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受不了这种沉默，干脆问到：“师父，你咋了？”

“没啥，只是没想通一些问题，我们先去把李凤仙的事情解决了。”姜老头儿显然不愿意说，不过他说解决那个厉鬼的事情倒是成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在今天的谈话以前我是深恨那个厉鬼的，可在今天的谈话之后，我又有些同情她了，我很想知道我这便宜师父会咋处理她。

于是，我小心翼翼的开口问到：“师父，你不会真收了李凤仙吧？”

“你这娃儿，是木头脑袋啊？！我才给你说过，鬼是鬼，妖是妖，收只能收妖！你说我聪明伶俐的，咋就找了这样一个笨徒弟？”姜老头儿说他自己聪明伶俐！！

“又不是我愿意让你找的。”我小声嘀咕着。

“你说啥？”姜老头儿怒目圆睁，让我想起了他脱我裤子，打我屁股的时候。

于是我赶紧说到：“师父，你要咋对付李凤仙嘛？”

“只能消它怨气，度了它。”姜老头儿的语气颇为感慨。

我是不会问姜老头儿具体要咋做的，反正问了我也不懂，我只是非常好奇一个问题，于是就开口问了：“师父，这李凤仙吧，生前也不是啥坏人，咋变鬼之后那么恶呢？”

“因为它有怨气，怨气冲天，变鬼之后，生前种种都化为了怨气，哪里还有多少人类的情感？简单点儿说吧，你要给自己煮碗姜糖水，如果姜放多了，糖放少了，那不就是只有姜味儿了？李凤仙含怨而死，怨气把它为人时的其他情感全部遮住了，就是这样。要帮她，只能了她的愿，否则，也只能让她魂飞魄散。”关于这些，我那便宜师父是很愿意为我解答的。

接下来，姜老头儿带我去镇上。

我是千想万想都没有想到，出来和姜老头儿办事儿，还能到镇上，得了便宜的我，一路上简直笑得嘴都合不拢。

乡里距镇上不算太远，走过那条黄土大道，就有一条泊油路直通镇上，一般乡亲都是步行，那个时候就算有路，也看不见啥车的。

总之到镇上步行个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这对走习惯山路的乡亲们真是小儿科的。

不过，今天，我不仅能跟着姜老头儿混到了镇子上，还生平第一次坐上了车。

那是一辆绿解放货车，真真是少见，在我还在发呆的时候，姜老头儿死乞白赖的就把人家的给拦住了，也不知道咋说的，反正我和姜老头儿得到了允许，可以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坐在后面，那是一个四面全是风呼呼吹的位置啊，还跟一堆水泥在一起，可这丝毫不能抵消我的兴奋，坐上车那一刻，我觉得这车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东西，反正是比姜老头儿抓鬼还神奇多了。

有时必须得感慨，现代科技带给人的感觉和冲击，在某种时刻比玄学还厉害！

第三十七章普通小院儿？

姜老头儿看我那样儿，笑骂了一句：“狗日的娃儿，土的很。”可是眼神里却全是慈爱，当然，他骂的时候，又伸手摸了摸我脑袋，我如常的起了一串鸡皮疙瘩。

可是，我却没有问他，我们到镇子上去干啥。

车子就是快，平常要步行 1 个多小时的泊油路，坐车上就 20 几分钟。

这 20 几分钟的坐车经历对于我来说简直太宝贵了，我是恋恋不舍的从车上下来的。

镇子上依然很热闹，有小饭馆，有供销社，有公园，还有电影院呢！当然还有一些小推车，卖些零嘴儿的。

我很馋，可是我却开口找我那便宜师父要，看他那样子，也没钱。

可不想我那便宜师父却主动给我买了一包炒花生，另外我第一次喝上了橘子汽水，我喝得那叫一个珍惜啊，在一旁等着我退瓶子的老板恐怕不耐烦到想一把给我抢过来，不让我喝了。

喝完了汽水，我剥着装衣兜里的炒花生，一路非常乖的任由姜老头儿牵着走，这便宜师父挺大方的，我发现我有些喜欢他了，反正有零食塞着嘴，我也不去问他七弯八绕的要带我去哪里。

大概在镇子上走了 20 几分钟，姜老头儿带我走进了一条比较偏僻的胡同，这里有很多独门独户的小院，他拉着我径直就走到了其中一个看起来很像办公室的小院门前。

在那个时代，是有很多这样的办公室的，反正有的是‘统战部’，有的是‘XX 办公室’，到了 74 年，这样的所谓临时指挥部少了很多，不过也还有，总之这个小院是各种的不起眼。

姜老头儿在门前大喇喇的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慵懒的声音响起：“谁呀？”然后一个穿着普通军装的年轻男子来开了门。

“你是谁？”那男子说不上多友好，但也没有多凶。

姜老头儿从衣兜里随手摸了一个脏兮兮的东西给他，我目测是一个没有了壳子的，类似户口本的东西，反正被姜老头儿弄得脏兮兮的。

那人有些嫌弃的接过来仔细看了看，一看之下脸色就变了，立刻就要给姜老头儿行军礼，却被姜老头儿一把拉住：“别搞这一套，我不喜欢。若非是必要的事儿，我还是情愿当个闲云野鹤。”

说着，就拉着我进了这个小院，小院里一派清闲，有两个人在喝茶，另外还有几个人在打牌，这几个人咋看都不像军人，偏偏穿着一身军装，反正我也说不好，就觉得这院子里的一切有些神奇。

姜老头儿无视于那几个人，拉着我径直往一间屋子走去，那几个人也各做各的事儿，无视姜老头儿。

直到给我们开门那个年轻人对那几个人说了几句啥，那几个闲散无比的人表情才开始认真了起来，望向姜老头儿的眼神也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崇拜的东西。

那几个人犹豫的商量了几句，然后其中一个看起来接近中年的人快步走了过来，非常尊敬的说到：“姜师傅，我们能帮你啥吗？”

“暂时不用，现在我要用下电话。”姜老头儿的神情也淡然，既不高高在上，也没了平常的

猥琐。

那人也不废话，跟着姜老头儿进了办公室，直接拿出钥匙，打开了一部电话的小锁。

而姜老头儿径直拿过电话，就开始摇动起来，然后就是各种接通。

我在那办公室，大口大口的吃着炒的焦香无比的花生，才懒得理会我那便宜师父说些啥。

只不过，过了一会儿，我那便宜师父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我要于小红的生辰八字，越详细越好。”

师父要于小红的生辰八字做啥？电话那头又是啥人？这个地方到底是啥地方啊？

我一口把花生壳吐在地上，蹲在凳子上，两手捧着脑袋，居然也开始思考起来。

可那姜老头儿可恶啊，明明那么严肃的在打着电话，还能注意到我，见我这个样子，他在那里吼到：“谁也不许给他扫花生壳，啥子行为哦！！等会你自己把花生壳给我扫干净了！”

他这一吼，吓得那个拿着扫把准备把花生壳扫了的人手一抖，接着那人就把扫把塞在了我手里，充满同情的望了我一眼，出去了。

还真听话！！啥人哦！！我才7岁啊，你就忍心让我扫花生壳？

我愤怒的，却不敢反抗的下地去扫花生壳了，我深刻的觉得我那便宜师父买花生给我吃，就是在坑我！不过，这下花生也吃完了，我一边扫地一边尖着耳朵听姜老头儿到底在说啥。

“你随时都可以翻阅人口档案，这事情难吗？”

“呵呵，你继承了那两脉，这点逆推的本事还没有？我要精确的生辰八字！！”

“得了，你别绕我，当我欠你个人情，还有我要于小红的照片，传真过来吧。”

“别废话，我挂了。”

这姜老头儿真有脾气，说挂‘啪’一声就挂了，我也刚好扫完地，眼巴巴的望着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啥。

至于这时办公室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给我们开门那个人，正端着一杯茶进来，他是完全听见了姜老头儿那不客气的语气的，也不知道为啥，竟然一脸惊恐。

“姜师傅，你要用传真机？”那人放下茶，小心翼翼的问到。

“嗯，一个小时以后我再来，还要用一次电话，传真机也要用的。”姜老头儿点点头，随意

的喝了一口茶，又牵着我出了那个小院。

至始至终，我都不知道我这便宜师父到底是要做啥，还有传真机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无聊的，姜老头儿一出门就给我又买了一包炒花生，外加一包炒瓜子儿，然后带我到镇子上最繁华那条街上的树下一坐，就不动了。

他笑咪咪的左看看，右看看，我就蹲在他身边磕花生，磕完花生，我就磕瓜子.....

这样，半个小时过去以后，我耐不住了，就问：“师父，你在看啥嘛？”

“呵呵，你看那边，就那个推着自行车，扎两条辫子的姑娘乖不乖？”姜老头儿兴致勃勃的指着一大姑娘给我说到。

“不晓得。”我吐了2片瓜子皮儿，直接回答到，在7岁的我眼里，大姑娘绝对不如一把玩具枪，甚至不如一顶绿军帽。

“算了，给你说了也是白说。”姜老头儿不理我了，继续笑咪咪的在树下打望着，我没办法，就无聊的在他身边蹲着。

好在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估摸着时间快到了，姜老头儿站起来，满足的长吁了一声，伸了个懒腰，牵着我回到了那个院子里。

一进到院子里的办公室，一个人就走了过来，递给姜老头儿两张纸条，恭敬的说到：“姜师傅，我们刚才接了.....”

姜老头儿咳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直接就问到：“他打电话来了吧？那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是的。”那人赶紧说到。

“那就好，我走了。”说完，姜老头儿也不待那人回答，牵着我转身就走。

刚走了两步，他又牵着我走了回去：“这都快5点了，这样吧，你们弄辆车，把我们送到XX乡的路口吧。”

“是！”那人立刻大声的回答到，似乎他也知道了姜老头儿不喜欢废话，还有可能就是在我面前有些顾忌着什么。

我兴奋，我很兴奋，我相当兴奋。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能坐上这种车，这车是我见过的最高级的车，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在我印象里，只有高官才能坐这种车，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坐上。

第三十八章替身娃娃

坐在车里，我有一种幻觉般的感受，也对我这便宜师父生出了几分疑惑。

“师父，他们为啥能弄到这种车给我们坐啊？”

“没啥，他们是当官的，我呢，以前帮他们的头头抓过鬼。”姜老头儿的回答似乎没有任何问题。

我当时小，也没多想，他说什么也就是什么了，连那点仅有的疑惑也消去了。

“三娃儿啊。”姜老头儿忽然喊到我。

“嗯？”

“回去别和你家里说，我们坐了这车啊，也别说去了镇子上。”

“为啥？”

“不为啥，你下次还想坐车，就给我保守秘密！还有，我是你师父，师父说啥就是啥，尊师重道晓得不？”姜老头儿利诱加恐吓的威胁着我这个只有7岁的娃娃。

“好吧。”我倒干脆，啥尊师重道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非常的想再坐一次这车。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了，毕竟车子只把我们送到了乡场土路的入口处，剩下的路是我们自己走回来的。

我回家倒是累了，呼呼噜噜的吃完饭，就赖在床上躺着了，可我那便宜师父连饭都没顾上吃。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觉得舒服了，又想去看看姜老头儿在做啥，其间，我爸妈几次进来看我，又几次都欲言又止的出去了，弄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现在想来，估计他们是想问一问这一天姜老头儿带我去做啥了，可是又觉得不合适，毕竟他们已经把儿子交给别人当徒弟了，只要姜老头儿把我带出去，然后能安全的带回来就是最大的安心了。

到了院子里，我发现姜老头儿在院子里点了一盏油灯，在灯光上，他正仔细糊着纸。

我跑过去一看，原来他用竹片儿扎了一个架子，现在正在往架子上糊纸，看那架子的轮廓，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人！

“师父，你在做啥？”我好奇的问到。

“看不见吗？扎纸人呢。”姜老头儿做的挺仔细，在糊纸的同时，一边又用一种色泽很奇怪的墨，在竹架上写划着，反正我是看不明白了。

我就蹲在姜老头儿的身边，看他认认真真的扎着纸人，看了一会儿无聊了，就发现旁边的石桌子上摆着两张纸，我好奇的抓过来一看，发现其中一张纸上写着什么什么年，什么什么月的，反正以我二年级的水平是认不全，另外一张纸是一个人的照片，像是照片，但是又是在纸上，这个我知道，是印上去的，课本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我仔细的打量着这张画像（姑且叫它画像吧），上面是一个女子，非常好看，两条眉毛飞扬入鬓，一双狭长的眼睛，眼波流转，高挺的鼻子，嘴唇小而薄。

这样看去，既像个好看的女人，又像个英俊的男人，我又不笨，一下子就猜到了，开口对姜老头儿说到：“师父，这是于小红吧？你拿她照片做啥？”

“不止是照片，还有她的生辰八字我也要到了，我这是要做个替身娃娃，没这两样东西不行。”姜老头儿糊完最后一张纸，也很详细的回答着我。

“替身娃娃？”我有些不解。

“李凤仙最大的心愿是啥？就是和于小红厮守到老，要化解她的怨气，就只能解开她的心结，这替身娃娃就是代替于小红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当做于小红，去陪伴李凤仙。”

“一个纸娃娃能代替吗？”我抓了抓脑袋，有些搞不懂。

“一个纸娃娃当然不能，这替身娃娃做起来可不简单哪！就好比这做骨架的竹片必须按照于小红的骨重比例来做，这骨重不是头骨的重量，而是八字的称骨重量，还有骨架上必须写化身纹，一种专门的转换符文。在上古的传说里，厉害的化身纹，能够暂时的化腐朽为神奇，就好比折一只鸟儿，画了化身纹，打上自己的功力，那鸟儿就能飞一阵儿。另外还有许多讲究，反正麻烦。”姜老头儿不厌其烦的给我解释着。

在解释的同时，他已经拿起一支笔，开始在那已经糊上纸的粗胚上画了起来，看样子是准备画一个人的脸。

姜老头儿的画工确实了得，就一会儿工夫，他照着照片，已经画了人的眉眼，和那于小红的照片对比起来，竟然有 7,8 分相似，我有时真的觉得，我想不出来有啥是我这便宜师父不会的？

看了一会儿，我困了，一会儿趴姜老头儿身上，一会儿趴石桌子上，不停的打着呵欠。

“三娃儿，去睡会儿，我这还要个把小时才能完成，完成了以后，我要带你去办事儿。”姜老头儿随口说到，估计是不耐烦我像个小猴子似的，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打呵欠吧。

我依言进去了，明天是星期天，虽说可以名正言顺的不上学，但架不住我今天折腾一天困啊。

趴床上，我连衣服都没脱，一分钟之内就睡着了，迷糊中只记得我妈来给我脱了衣服，盖了被子。

我是被我爸叫醒的，他叫醒我后，小声的说到：“三娃儿，快点，你师父已经在外面等着你了。”

边说还边给我擦了给冷水脸，被冷水一激，我就完全清醒了，还是免不了嘀咕，当个道士也挺辛苦，这白天跑一天不说，晚上还要办事儿。

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果然看见姜老头儿已经在等我了。

“师父，我睡了多久，这都几点了啊？”我伸了个懒腰问到。

“不久，两个小时吧，我扎好了纸人，上山去拿了东西，才叫你妈叫你的，现在还差 10 来分钟 11 点。”说话的时候，姜老头儿看了看手腕，我一下就看见一块亮闪闪的大钢表。

“师父，你可真有钱呐。”大钢表可是稀罕东西，绝对是有钱人的象征，而且我师父那块还与众不同，不过我也没看仔细，

“呵呵，你也想要吧？”

“嗯，是想要。”我就是个老实孩子。

“不给你！”姜老头儿得意的一仰头，走了。

我那个气啊，这便宜师父难道就不觉得这样逗一个 7 岁的小孩子挺没劲儿的吗？

我被姜老头儿牵着往赶往乡场的路上走着，他一手牵着我，一手还拿个纸人，这纸人身穿粉色的小生戏袍，带个小生帽儿，栩栩如生，唯妙唯俏，那脸看起来像极了画像里的于小红。

“师父，那李凤仙今晚上不会来找我姐吧？”我非常担心这一点儿。

“不会，三张符起码也耗了她一半的煞气，要再找你姐也起码得等个两三天。就像一个人熬夜做了件事儿，而且在过程中很认真，第二天少不得就要休息很久，如若不然精神就会不好，那就是伤了神，得养养，鬼也是一样。”

“哦，那两三天后呢？”

‘啪’回答我的是脑袋上的一巴掌，我特无辜的抬头望着巴掌的主人——我那便宜师父姜老头儿，弄不得为啥就挨打了，却只见他怒目圆睁的吼到：“老子像是那么没本事的人吗？不要说两三天，今天晚上就能把事情给办成了。”

就这样，我和姜老头儿连夜往着乡场上的坟地儿赶，兴许是嫌我走的太慢，姜老头儿干脆一把把我背在了背上，大步向前走着。

我在他背上趴着，也感觉不到他走多快，但就觉得，往日里很远的路，他一会儿就能到一大

截。

“师父，你走挺快的啊？”我在他背上，舒服的就快要睡着了，还不忘迷迷糊糊的嘟囔一句。

“这也算快？你是没见着真正有本事的术士，他们可是可以飞遁千里的。”姜老头儿挺不屑的哼了一声。

“你又在宣扬封建迷信了，师父！难不成你见过？”我也不屑的。

“没见过，不过真有，以神魂游千里，到了一定程度是可以带动肉身的，只是那些人才是大能之人，怕是已成人仙，世人不得见吧。”姜老头儿思考了一阵儿，挺认真的回答我。

“哼哼...”就算我信鬼，我是绝对不信神的，用哼哼声表示对姜老头儿的话的不屑，结果屁股蛋儿上被姜老头狠狠拧了一下，我不敢吭声了。

说快，是真的很快，平常我要走 1 个半小时的路，趴姜老头儿背上只感觉一会儿就到了，姜老头儿得意的瞅了瞅他那块大钢表，嘿嘿一笑：“我这轻身功夫练得还不错，一个小时不到，嘿嘿嘿....”

我撇撇嘴，心想又不是捡到粮票了，不过没敢说。

第四十章喊魂（1）

走了大概二十几分钟，他终于停下了，四处望了望，点了点头说到：“这里是这个地儿气脉流动的汇集点，在这里是最好不过了。”

我在心里暗骂到，不就是村里最高的一个小土坡吗？就是站得高，望得远，什么气脉流动的汇集点！

姜老头儿不知道我心中所想，只是指挥我爸把桌子放在一定的位置，开始布置法坛，要是他知道我在想啥，我估计我的屁股又得遭殃。

这法坛布好了，姜老头儿严肃的说到：“我这要走步罡，开眼，和普通看鬼的开眼不同，这次开眼是要望透这村子的一切，才能找到二妹的魂魄所在，这开眼有一忌讳之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不能撞见，你们退到土坡以下，顺便看住不能让任何牲畜撞上来，特别是猫，狗之类的。”

所幸这土坡是一个从下往上渐渐变小的形状，我们三个人站在半腰处，就看不见姜老头儿做法了，而三个人也完全可以守住这里，不让牲畜冲撞了。

其实，这半夜三更的，哪家的牲畜会往这里跑？再说经过了那三年，野生动物也少多了，这样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姜老头儿很郑重的从随身的包里取出了道袍穿上，这一次他拿出了 2 把桃木剑，总之在我的

印象里，姜老头儿更多的是喜欢手诀，而少动‘法器’，看来这一次不一样。

接着，姜老头儿又拿出一块令牌，和一件我不认识的东西，后来我知道这叫笏，就是后来电视里（宋朝）那些大臣手持之物。

这阵仗还真了不得啊。

“我要开始踏步罢了，你们速速退去。”姜老头儿大声喊到。

我家三人闻言，赶紧从商量好的三个地方分别下去，非常紧张的守护着姜老头儿做法。

土坡顶上是什么情况，我们三人看不见，但过不了一会儿，就听见姜老头儿那清朗的声音出来：“太上之法受吾，依旨任吾之行……”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也是听清楚姜老头儿的咒语，不过具体是啥意思，我却不知道。

时间大概只过了 20 几分钟，但这 20 几分钟对于我家的人来说简直跟 20 几个小时一样漫长，生怕有啥东西窜上去，冲撞到姜老头儿做法。

但所幸的是，这种折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清楚的听见姜老头儿喊了一声：“开！”

接下来就是寂静无声，我不知道我爸妈感觉到了什么，但我在这一瞬间，看见整个村子的天空忽然变了颜色，好几种颜色在缓缓向这里汇集，然后又散去。

但这只是一瞬间，在下一刻整个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很淡定，我真的很淡定，我对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能力已经快要习惯了，鬼都见过了，我难道还怕这些五颜六色的气？

就这样沉静了好几分钟，我们才听见姜老头儿的声音：“可以上来了！”

我们一家三口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纷纷快速的朝着山顶跑去，非常想知道我二姐的魂魄到底丢在哪儿了。

“有两魄在同一个地方，其他的一魂两魄不同的地方，倒也省了些事儿。”姜老头儿一见到我们，就说出了我二姐魂魄的所在。

“那在哪儿呢？”我妈非常的着急。

“我会带你们去的，你别着急，嗯，为了避免冲撞，老陈，你先回去，秀云和三娃儿一起跟着我就好了。”姜老头儿说到。

我爸忙不迭的答应，他可不敢承受女儿少了魂魄的后果。

收拾完法坛，我爸把桌子搬回去了，剩下我们三个，这个时候姜老头儿从他那个百宝囊似的包里拿出一个扁扁的灯笼，随便拨弄了一下里面的竹架子，灯笼就鼓起来了，他把灯笼交给我妈。

然后又从包裹里拿出一截白蜡烛，放了进去，然后才说到：“等会儿到了地方，我和三娃儿会离远些，为你们护法，毕竟生魂很容易受惊吓，你要一路点着灯笼，不停的呼唤二妹的名字，不能停下，脚步要慢，灯笼也绝对不能熄，否则生魂说不定就会因为惊慌而散掉，一定要记得。”

说完，姜老头儿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红线编的手绳戴在了我妈的手上，拉紧了上面的那个结，然后说到：“这是锁住你的一部分阳气，二妹的生魂流落在外面好几天了，说不定女人的阳气也能冲散了它，你戴上这个结后，记得无论任何情况不能妄动情绪，这样阳气会起伏不定，冲散了这个结就不好了。你也知道，我不敢锁你多余的阳气，对你身体不利。”

原来喊魂有那么多忌讳，我妈紧张了，拉着姜老头儿说到：“姜师傅，你就给我上重点的锁阳结吧，求你了，我不怕，只要能把二妹的魂安全的带回来。”

“不行！绝对不行。”姜老头儿几乎没有考虑，一口就回绝了我妈。

我妈知道这姜老头儿在严肃的时候，几乎是说一不二的，也只好哀哀的同意了。

“就在那棵树后，是二妹的其中一魂，魂比魄稍强，先把魂叫回去吧。”这个时候，姜老头已经带着我妈和我来到了二姐的第一个丢魂处，详细的说明了位置。

我妈紧张的点点头，姜老头儿一言不发的为我妈点亮了灯笼里的蜡烛，然后对我妈点头示意，接着就拉着我后退了几乎十米。

我妈小心翼翼的提着灯笼，生怕里面的火灭了，然后走到了那颗树后。

“陈晓娟，陈晓娟...”我妈小声的，低低的呼唤着我二姐的名字，我和姜老头儿则密切的注视着那边的情况。

“三娃儿，想看吗？”姜老头儿问我。

我忙不迭的点点头，我这天生的天眼通，时灵时不灵，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想看见我二姐的。

“嗯，看一条生魂难度倒也不大，你听我的，现在闭上眼睛，舌抵上腭，心里啥也不要想，全心全意的去感受周围，然后念这口诀.....”姜老头儿详细的为我讲解着。

其实，天眼通几乎是最难修的神通，要求的功力累积之高，才能达到配合口诀水到渠成的地步，我这就是上天的‘厚赐’，当然对一般人来说是恐怖，才能有这番境遇。

这就是修道的天分，当然我的人品如果不纯良，我也会被道的大门拒之门外。

我照着姜老头儿所说的去做，果然只是一小会儿，我就‘看见’了，只不过没有那次无意中的那么神奇，我只能看见黑乎乎的一片，我妈模糊的影子，姜老头儿模糊的影子，还有我妈身后跟着的一团灰蒙蒙的东西。

再仔细一看，那团灰蒙蒙的东西，活生生的就是我二姐，只不过表情非常呆滞，整个人也轻飘飘的，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时，我看见姜老头儿在对我妈点头示意，想是说可以了，我妈喊上了二姐，可以带我二姐走了。

我妈会意，小心翼翼的举着灯笼，声声呼唤着二姐的名字，朝着我家的方向走去。

可就在这时，我看见另外几团灰蒙蒙的雾气，正在快速的朝着我妈靠拢，我知道那是什么，几乎就要叫出来，而这时，一双大手捂住了我的嘴巴。

捂住我嘴的，不用说，就是我师父，他这样一捂，我立刻就发不出声音了，但同时我也冷静了下来，我知道我师父这样做是有用意的。

我妈提着灯笼，继续小声的唤着我二姐的名字前行，等她们走出一段距离以后，我分明看见我妈的身后跟了4,5团灰蒙蒙偏黑的影子，同样仔细一看，就是4,5个人的样子，一样的表情麻木。

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它们就这样一个一个，排成整齐的竖行，跟在我妈的身后，在我的眼里看来，就跟开火车似的，而我妈是那个火车头。

第四十一章喊魂（2）

“我们跟上去。”姜老头儿小声的在我耳边说到，然后放开了捂住我嘴的那只手。

“师父，有好多鬼跟着我妈啊。”我也小声的对着姜老头儿说到，这一幕在我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恐怖，感觉我妈在带着一群鬼走路，而且全是朝着我家走，

“你妈提着的引魂灯，在这些孤魂野鬼看来，就是一片茫茫黑暗中的唯一光亮，有些会被吸引来不足为奇，而且也不全是鬼，有些你看来比较淡的雾气，不是黑色，而是偏灰色的，是历来这里的人，丢掉的魂魄，其实没有什么伤害，等那魄回了你二姐的身体之后，小小的驱散一下就行了。”姜老头儿其实根本不担心这个在我眼里很恐怖的场景。

就这样，我妈一路引着这些鬼前行，我和姜老头儿一路在后面跟着。

快到家的时候，姜老头儿忽然带着我从另一条小路，飞快的朝我家跑去。

“师父，你这是要干啥啊？”我搞不懂。

“啰嗦个屁，等下就知道了。”姜老头儿不耐烦回答，一把提起我抗在肩上，速度那叫一个

飞快。

当我们跨进家门的时候，回头一看，发现我妈离家门不到 50 米了，她显然也看见了我们，可是并不敢分心。

姜老头儿带着我直奔二姐的房间，奔到二姐的床前，他伸手就开始解锁魂结，边解边说到：“不打开锁魂结，你二姐的魂魄进不来，锁了这两天，你二姐剩下的魂魄应该很稳定了，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

“啥事儿？”我看着姜老头儿的手就像两只上下飞舞的蝴蝶在穿花，快的不可思议，也霎是好看，只是解那结太复杂，我根本就看不懂。

“在生魂进入你二姐身体后，锁魂结又要快速的绑住，因为生魂原本被挤出了身体，就不稳定，况且你二姐的生魂还在荒郊野外呆了那么久，更不稳，所以必须还用锁魂结绑住。只是你二姐丢了一魂四魄，所以要开 5 次，锁 5 次，在这过程中，我怕生魂又跑掉。这个事情是不能轻易冒险的，因为生魂本身就脆弱，常人冲撞一下说不定就散了，只能靠你二姐去留住它了，我是怕意外。”姜老头儿明显有些担心。

毕竟我二姐一丢就是 5 个，常人丢一两个就了不得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意志力，姜老头儿是有办法，但听他的说法，都很冒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想。

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只得祈求二姐够坚强。

这个时候，一声声‘晓娟，晓娟’的声音传来，想是我妈已经进了院子，姜老头儿喊到：“所有人都回避。”

说着，又一把把我睡在二姐旁边的大姐给拎了起来，我那大姐还没反应过来时啥事儿，就被带到了我爸在的房间。

简单的解释后，我们 4 人就躲在我爸的房间，透过门缝，盯着我二姐的房间。

我妈进房间了，身后依然跟着 5 个鬼魂，这次我数清楚了。

我妈进我二姐房间了……

我妈来到我二姐的床前…….

站在床前，我妈不停地喊着晓娟……

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直跟在我妈身后的二姐生魂先是愣愣的站在我二姐的床前，接着就跟不受控制似的，一下就撞进了我二姐的身体。

“成了。”姜老头儿说了一句，接着他快速的冲出我爸所在的房间，我们三人在他身后紧紧地跟着，我也顾不得那房间还有另外 4 个鬼魂了。

姜老头儿快速的在我二姐的身上，重新绑那个在胸口的锁魂结，我们一家人站在旁边不敢吭声，而我发现一件神奇的事儿，从我，我爸，姜老头儿三个男人冲进来那一刻开始，房间里的鬼魂就生生的跑了 2 个。

那感觉就跟被风吹了出去一样，也像是自己快速的飘了出去。

这恐怕就是常人所说的，这鬼魂也怕寻常人的阳气，这里也不仅是男人，有的女人阳气也挺重的，只是相对来说，男人这个群体的阳气比女人这个群体的阳气要重些。

绑好锁魂结，姜老头儿长吁了一口气儿，也不管房间里剩下的孤魂野鬼，说到：“天亮之后，生魂就会躲起来，不好寻找了，今天晚上必须全部把魂喊回来，抓紧时间做吧。”

这时，我转过头去发现我妈的脸色有些难看，总有些灰扑扑的感觉，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懂，也因为这件事情除了我妈也没有别人可以办了，在床上躺了那么久的二姐真的是太可怜了。

但愿一切顺利！

听见姜老头儿说的，要赶紧为我二姐喊魂，天亮之后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妈连水也没喝上一口，提着灯笼又要出发。

在她看来，二姐流落在外的生魂也是她的孩子，试问一个母亲怎么忍心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受苦？而且这孩子还随手都会有危险。

姜老头儿在闲暇的时候曾经说过，生魂脆弱，容易被冲散，所以生魂一般都躲在偏僻，人迹罕至的地方，当然这地方是有范围的，就是它的阳身活动最多的地方，就像我二姐的生魂只会在我们村的范围内游荡。

所以那偏僻，人迹罕至只是相对而言。

就是因为这样，我妈才分外的担心和害怕。

“秀云，等一下。”我爸追了上去，一碗热米汤就递给了我妈。

这就是我爸和我妈，他们不浪漫，更不善于表达感情，日子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三个儿女，但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感情，就算是在很多年以后，我也非常坚定的相信我爸和我妈的爱情很深。

他们的相濡以沫就表现在平常日子里的这些细节中，这就是大爱无言。

我妈接过米汤喝了两口，就急急的把碗递还给了我爸，我爸就在这过程中碰到了我妈的手，惊呼到：“咋这凉。”

我妈来不及解释，提着灯笼急急的出门了，姜老头儿在她身后紧跟着，因为他要为我妈引路。

我停了一下，望了我爸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跟了出去。

其实我晓得原因，我妈身上带了一个锁阳结，阳气被锁住，身体怎么会发凉？而且一群鬼跟在我妈身后，又怎么可能没有影响，但是我还是不能说，说了也于事无补，也只能让我爸更担心。

我也不知道我咋在一夜之间就变得懂事了些，在那个年代的孩子普遍懂事的早，我已经算是比较晚熟的人了，但发生了这些以后，我不能不懂事儿了。

走在路上，我心里难受，眼前老是浮现出我爸那双压抑的担心的眼睛，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发誓，这一辈子，绝不让我爸妈受苦，要让他们过好日子。

这一晚上分外的忙碌，我们就这样一趟趟的跑着，一次次的把二姐的生魂引回家。

除了我妈，姜老头儿的压力也很大，我看得出来，锁魂结的一开一锁，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看了几次，我都知道，在这中间的过程中，一点细节都不容出错，要不然就锁不住魂。

而姜老头儿每次打开锁魂结都如临大敌，而每次锁上以后，就会松一口气，我知道他是在担心着，我二姐的生魂又跑出来，所幸的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最后一次，我妈同时带了我二姐的两个生魂回来，这一次我妈的身后足足跟了7个鬼魂，我发现我妈的脚步有些踉跄了，连呼唤我二姐名字的声音，也变得有些虚弱起来。

第四十二章魂魄归位

我非常的担心，同时也心疼我妈，拽着姜老头儿的手，手心都流出了一手的冷汗，姜老头儿也明白我的情绪，轻声叹到：“你妈真的很坚强，锁阳是件痛苦的事儿，何况身后还要跟阴魂？这一锁，锁了那么久，还要一次次的跑，一次次的承受高度的精神紧张。你妈妈…她…她真的很了不起。”

姜老头儿是深知这件事情有多么艰难的，但是除了我妈根本没人能完成，他也没得选择，或者说姜老头儿也没多大把握。

可这时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母爱，它爆发出来的能量石绝对令人惊叹的，我妈偏偏就做到了。

如同飘泊在狂风暴雨中一艘小船，我妈看来是那么岌岌可危，可是她就是这样，在风浪中还是坚强的前行着，把我二姐的最后两条生魂引回了家。

姜老头儿依旧是快速的打开锁魂结，又快速的给我二姐锁住，当最终完成的时候，姜老头儿也如释重负，说到：“成了，二妹的魂魄全部归位了。”

我爸一下子跑出来，激动的摸了摸我二姐的头，裂开嘴，笑了，那笑容傻傻的。

可我能看出来我爸其实是有多么的激动，他表达不来了，就只能这样傻笑。

“如果没有问题的，最多再有两天，二妹就能醒过来，是完全的清醒过来，要是这孩子坚强一点儿，明天就能醒来。”姜老头儿也挺高兴，在一边激动的说到。

我妈听见之后，虚弱的一笑，忽然就无声无息的昏倒了。

我爸立刻扶住我妈，紧张的连嗓音都变了：“姜师傅，秀云…秀云…这是咋了？”

姜老头儿一下子就冲了过来，喊着：“糟了，还没来记得解开秀云的锁阳结。”一边喊着，姜老头儿就一边快速的开始解结。

像这种结，根本不能强拽，强行拽开，会引发很多不同的后果，只能解开，所以非专业的人，不会按照步骤去解，绝对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

而这时，我在担心的同时，盯着我家的屋子，也是一阵害怕，为二姐喊了4次魂，我家起码聚集了7,8个鬼魂，这都快成鬼窝了。

它们虽然表情麻木，可我根本不知道它们留在这里，是要干嘛！

“把秀云扶到床上去休息，她只是个普通人，在锁阳结下坚持了那么久，实属不易。”此时，姜老头儿已经解开了锁阳结，对我那惊慌失措的爸爸说到。

我爸扶着我妈，有些不放心的问到：“姜师傅，这对秀云以后没有大影响的吧？”

“没有什么大影响，多多休息，阳气恢复过来就好，明天我去给她采些草药，煎服了，会恢复的更快。”姜老头儿一边说着，一边把已经变成一条红绳的锁阳结放进了他随身携带的包里。

我爸扶着我妈去休息了，同时也吩咐大姐去休息了，这时，我才小声对着姜老头儿说到：“师父，我们家快成鬼窝了。”

“无妨，这些鬼魂不是凶厉之物，我呆会儿写张符箓，驱散去一下就是了，你也早点去休息吧，记得我教你的静心口诀，不要一直开着眼，这个对神的损害是很大的。”姜老头儿随口吩咐到。

他不说还好，他这一说，我就感觉到大脑昏昏沉沉的，整个人也很乏力的感觉，刚才紧张之中还好，这一放松下来，真是太难受了，而且非常的想吐。

“记得默念静心的口诀入睡，这样才能恢复的快，恢复的好，要不你小子下一个星期，都别想活蹦乱掉的。”姜老头儿严肃的说到，接下来就赶我去睡觉了。

我当然是听从姜老头儿的吩咐，在洗漱完毕后，一上床就默念着静心的口诀，还真奏效，只是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沉沉的陷入了睡眠。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阳光刺眼，伸了一个大懒腰，我发现肚子饿的慌，可人却非常的精神，昨天那昏沉恶心的感觉已经彻底的没有了。

“妈，妈妈，几点了，肚子好饿啊，我们今天吃啥嘛？”我躺在床上大声的喊到，却不想我妈根本没回到，进来的却是我大姐。

“几点了，都大中午的了！吃啥？给你娃儿吃顿‘竹笋炒肉’。”大姐一进来，就掐住了我的脸蛋儿，不过没使劲，态度里多是亲昵。

“啊？今天星期天不吃好的就算了，还要给我吃‘竹笋炒肉’。”我知道大姐是开玩笑，不过也乐得和大姐贫嘴两句，因为按往常的规律，一到星期天，全家人聚在一起，总会吃些好的。

“是啊，这不抓紧星期天的时间，对你进行‘再教育’吗？哈哈....”大姐一变说，一边呵起了我的痒痒，我最怕这个，被大姐呵的在床上乱蹦乱跳的。

两姐弟疯闹了一小会儿，大姐这才叫我穿衣服，顺便她也帮我扣着扣子，一边扣一边说：“今天我们妈身体不舒服，是我们爸做的饭，还有二妹醒了，就是精神还有些不好。”

“啥？二姐醒了？”我一听，一下子就从床上窜了起来，连扣子也顾不上扣好，边提裤子就边朝二姐的房间跑去。

大姐无奈的在后面喊着：“三娃儿，你慢点儿。”

“二姐，二姐....”我直奔到二姐的房间，一眼就看见在床上半倚着的不就是我二姐吗？我爸现在正在给她喂稀饭，我一闻味道，就知道是加了肉糜的。

“三娃儿。”二姐的声音还有些虚弱，不过那股子姐弟间的亲热劲儿还是没变。

我‘哗’的一下就扑到了二姐的旁边，惹的我爸一个巴掌就给我拍了下来：“三娃儿，你给老子轻省点儿。”

“二姐，你好了吗？还有没有不舒服？”不知咋的，看见二姐好端端的靠在床上，眼神儿也恢复了正常，我的鼻子就酸酸的，一句话问出口，眼睛都红了。

我实在太怕二姐又变成沉睡不醒的样子，我实在太怕二姐那陌生的，凶狠的眼神了。

“好了，没事儿了，我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好长的梦，我梦见自己跑坟地儿去了，我梦见自己在好多个地方走啊，走啊，周围有一些陌生的人，他们不说话，样子也很可怕，我很害怕，想回家，可是周围黑沉沉的，我都找不到我们家在哪儿。”二姐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着，就算再懂事儿，二姐也是个孩子，她肯定是很害怕的。

“好了，二妹，没事了。”大姐不知道啥时候也进来了，一把揽过二姐，靠在她怀里，爸也放下了碗，怜惜的摸着二姐的头发，而我则低下头，狠狠的抹了一把眼泪。

“我觉得我难受死了，感觉自己都快要消失了，然后就听见我们妈叫我的声音，点着个灯，一路叫着我，往回走，我也不知道我来回走了多少次，才总算走回了家。还有，前些日子总感觉有个好凶的女人来吓我，她一吓我，我就不敢看她，连声儿也出不了，我就对自己说，我不要怕她，我不要怕她....”二姐喋喋不休的说着，她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

而我们都没打断二姐，只是等她说着，说完之后，全都好言劝慰着。

特别是大姐，一再给二姐强调了，我们家来了个很有本事的人，以后没有谁敢来找麻烦了。

大姐描述着，没想到二姐也对姜老头儿有印象，她说到：“是不是那个脏兮兮，神叨叨的老头儿，我记得他，小时候他来过我们家几次，后来我们家三娃儿的病就变好了。”

听见大姐和二姐讨论姜老头儿，我这才想起他人呢？于是抬头问到我爸：“爸爸，我师父呢？”

听闻我问起姜老头儿，我爸望着我怪异的笑了一声，调侃到：“那么快就叫师父了啊？”

“我这不是怕他打我屁股吗？”其实心里是佩服姜老头儿的，可是我咬死也不承认，我也不知道我这纠结的性格是为啥，怪不得老被我爸揍，这小子简直就不讨人喜欢。

“懒得和你辩，你师父一大早给我一张符，让我贴在大门上之后，就出去了，说是要去办件事儿，具体是啥没说。我问他要不要叫你，他说不用了。”我爸是深知我这不讨人喜欢的性格的，也懒得和我计较，直接回答了我了事儿。

在床上和二姐赖了一阵儿，看二姐喝完了肉粥，我就出去了，按我大姐的说法是，二姐现在要养身体，不要一直费（在这里理解为打扰）二姐。

第四十三章挖出来的蛇群

午饭吃的是荤豆花儿（四川特色菜，豆花儿，酸菜，蘑菇，肉片煮的汤），豆花儿是我爸一大早推的，原本是为了给姜老头儿吃的，他爱吃我家的豆花儿，谁晓得他一大早就出去了，我爸就干脆做成荤豆花儿，让我吃了，因为我特爱吃肉。

荤豆花儿非常好吃，农家道地的糍粑海椒（海椒砸碎，加菜油），配上滑嫩的豆花儿，辣得我直呼气，却又香得我停不下筷子，吃了两大碗饭，又喝了三碗汤，我这才算吃过瘾。

放下筷子，我又去看了下我妈，我妈精神恢复的还不错，我爸特地给她炖了点儿鸡汤补身子，我和我姐都懂事儿了，也不会像小时候一样，闹着要吃鸡肉了。

我乖乖的趴我妈身边，看我妈喝完鸡汤，就直接滚我妈怀里撒娇去了。

“老陈，这下好了，二妹的事儿也解决了，孩子好了，三娃儿也可以在我们身边呆到 15 岁，

我这心里舒坦啊。”我妈虽然身体还有些虚，可气色终归是好的，比起前几天的憔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是好，我觉得我家三娃儿，该有大前途，我总觉得姜师傅的身份绝对不普通。”我爸把我妈拉到他身边靠着，任由我在我妈身上滚来滚去的，跟我妈说着话儿。

“咋不普通了？”我妈显然就没多想啥。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回答，而就在这时候，酥肉的声音在我家院门口响了起来。

酥肉这小子义气啊，自从我家发生了二姐的事情后，村里很多人有意无意的都比较回避到我家来，虽然他们一开始也悄悄的来出主意，可是架不住他们怕啊。

就是酥肉这小子，也不管他妈担心，三天两头朝着我家跑，来找我玩儿。

我穿上鞋子，‘蹬蹬蹬’的就跑出去了，前些日子因为二姐的事情我没心思玩，酥肉来找我，我都随便应付两句就过去了，今天少不得要和他好好玩玩。

见我‘意气风发’的跑出来，酥肉倒是吓了一跳，前些日子，哪天我不是灰头土脸的啊？

“你二姐的事儿好了？”酥肉这小子不愧是我铁哥们，非常的了解我。

我拍了拍他肚子上的肥肉，说到：“好了，好了，彻底没事儿了，我说这次我们走哪儿去玩？不然，我们去把刘春燕家的鸡偷来吃了吧？”

二姐的事情解决了，我当然就想起了我和刘春燕的‘深仇大恨’，当下就出起了馊主意。

“今天不去了，等下我们去乡场一次，我跟你说，有好事儿，对了，你昨天咋没来上学？”酥肉显然今天不想偷鸡，提起了乡场，顺便问了句我昨天咋没上学。

我差点脱口而出我和师父去办事儿了，可到底还是没说，原因很简单，我以为我原本在酥肉心中的形象是一个英雄的红军战士，这一下变成了一个道士，太毁我形象了，于是我就打了个哈哈应付过去了，倒是对他所说的乡场上的好事儿很感兴趣，于是问到：“乡场上啥好事儿，你快说，否则我就要上老虎凳，辣椒水伺候了。”

“嘿，你不知道啊，乡场上在砍竹子，今天上午我和我妈去乡场赶集知道的。”酥肉忙不迭的说到。

“去去去，我还以为啥事儿呢，砍竹子新鲜？前面就有一小片儿竹林，我去家拿吧刀给你，你去砍砍？真是的，你就直说吧，要不要和我去刘春燕家，把她家那只鸡给偷了。”我非常不屑酥肉的好事儿，要砍竹子都成了好事儿，那这好事儿天天都在发生。

“嗨，你听我说完啊，那不是砍一两颗竹子，是砍一整片儿竹林呢，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说是砍竹子还给工分儿，这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那竹林好多蛇啊。”酥肉喋喋不休的说着。

“蛇？竹林没蛇才奇怪！”我嚷了一句，农村孩子谁没见过蛇啊？也知道，竹林那种阴凉的地方，一般都有蛇存在，可是我心底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想起了那晚上我呆的那个竹林。

“你急啥，蛇是不新鲜，好多人还准备捉了回去吃啊，却被乡场上当官的给阻止了，听说还了解放军，我还听说啊.....”酥肉忽然就压低了声音。

我听见解放军已经是心神荡漾了，可一听酥肉说还有事儿，一着急，连忙问到：“啥？”

“我听说有条大蛇，好大的蛇，这次砍竹子可是要求把竹根儿都挖了的，不知咋的，有条大蛇在地下，那蛇头就有一个笊箕那么大。”酥肉比划着。

我的脸色不好看了，嘴上却说着：“你就吹，尽管吹牛皮，你看见了？”

“没看见，呵呵...”酥肉抓着后脑勺笑了，那脸上的肥肉推挤起来，让他的眼睛成了个眯眯眼，看起来憨厚老实之极，不过他又继续说到：“可上午那些挖竹子的人来说了啊，现在满乡场都在传呢，反正那蛇头先出来的，被几个当官的解放军看见了，立刻就赶人走了，说是等下再放人进去。”

我心里有八九分相信了，酥肉这小子看似老实，其实满嘴跑火车，但他不糊弄我啊，我终于问出了我一直想问的问题：“酥肉，你说的是乡场上哪片儿竹林啊？”

“哦，那竹林听说挨着一片儿坟地，平日里都没啥人去的，好在没啥人去，不然不给大蛇给吞了啊，我跟你讲...”酥肉上下嘴唇快速的翻着，一直在说着，就我一听说是那里，心脏‘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大蛇啊!! 前几天我不仅撞了鬼，还睡在大蛇身上，狗日的，我这是命大？还是命大呢？

“三娃儿，三娃儿.....”酥肉见我发呆没回应他，不停在旁边喊我。

“咋了？”我一下子回过神来，装作没事的问到。

“你刚才听我说没，还听说挖出了个石门，就是靠近坟地儿那一块。”酥肉非常认真的说到。

我一听，原来我发呆的时候错过了那么重要的信息，于是说到：“你小子是想我和你一起去乡场看热闹吧？走，我们这就去。”

“好咧，我干粮都带上了！”酥肉一身肥肉兴奋的发抖，赶紧说到。

“啥干粮？”一听有吃的，我也来劲儿。

“你看。”酥肉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来，一打开里面是快被他那一身肥肉挤‘糊糊’的煮土豆儿。

“算了，你吃吧。”我实在对那几个不成形的煮土豆儿提不起啥兴趣，进去和我爸妈打了一声招呼就出去了。

和酥肉一路疯跑，倒也不觉得去乡场路有多漫长，下午两点过的样子，我们就赶到了乡场，只是奇怪的是，平日里热闹的乡场，显得非常的清静。

“看吧，我说的是真的吧，这乡场上的人都去竹林儿那边挖竹子去了。”酥肉有些小得意。

“嗯。”一提起这个，我心里就有事儿，敷衍的回答了一声。

“可这竹林儿该咋去哦？三娃儿，你晓得不？”酥肉一般就是这样，没了主意就问我。

“咋去？跟着我呗，我熟的很。”我随口就回答了一声，说了才知道这不说漏了吗？

“三娃儿，你咋知道的？”果然，酥肉立刻就问了出来。

酥肉是我最好的朋友，其实我也不想骗他，犹豫了半天，我问酥肉：“酥肉，你是我好弟兄吧？”

“废话，我们这关系就和董存瑞跟黄继光似的！”酥肉把自己胸脯拍的‘砰砰’作响。

“他俩啥关系？”还真新鲜，我第一次听说董存瑞和黄继光有关系。

“都是战斗英雄！英雄之间，当然是，当然是那啥...那反正就是一路人嘛。”酥肉果然是扯淡的能手！

得了，还战斗英雄呢，老子注定是个道士了，懒得和酥肉扯了，我郑重的说到：“那酥肉，你相信这世界上有鬼不？”

酥肉被我的郑重其事吓了一跳，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到：“以前不信的，可..可现在有点儿..信了，不就是你二姐的事吗？那个..我就....”

酥肉怕我生气，说的小心翼翼的，况且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注定了从小诡异之事儿见多了的农村小孩子也不能讲啥迷信的内容。

“唉，我二姐就是被鬼迷住了，反正为了这事儿，我去了你说那个竹林。你信不信我吧？”我望着酥肉问到。

“你见过？”酥肉一脸惊恐。

“嗯，见过。”我很淡定，见多了，也就没啥感觉了，况且我还有个便宜师父保护我。

“啥样儿？”酥肉的脸色已经煞白了。

“就那样子吧，也不是青面獠牙的。”我可不想吓唬酥肉，轻描淡写的说到。

酥肉长吁了一口气儿，拍着胸膛，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儿，然后才问到：“三娃儿，咋回事儿，你能讲讲不？”

我直觉这事儿就不能详细的讲，只能说到：“反正吧，就是找个人帮忙驱鬼呗，有啥好讲的？我二姐现在没事儿了，但是你要保密！”

“我绝对保密，哪个都不说。”酥肉绝对接受这一说法，身为农村孩子，谁没听过找人驱鬼的事儿，就算那个年代不能亲眼看见。

我非常信任酥肉，他是肯保密的，除非有人用吃的威胁他，但是这事儿他爸妈是绝对不会问的，更不会拿吃的威胁他。

“那我们走吧，去竹林！”我手一挥，大声的说到，给酥肉说了，我心里也轻松多了，其实我自己不能料到的是，这一说，是注定酥肉会走进我的生活。

第四十四章竹林中的群蛇

我带着酥肉驾轻就熟的朝着竹林的方向走去，毕竟是白天，我的心情竟然还有几分轻松。

还没靠近竹林，我和酥肉就听见人声鼎沸，我们高兴的对望一眼，知道是来对地方了，小孩子一般爱凑热闹，我和酥肉几乎是飞奔着朝竹林的方向跑去。

好多人啊，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原本茂密的竹林不见了踪影，就看见人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怕是整个乡场的人都出动了。

不，不，还不止，估计附近村的人都来了。

竹林不见了，可在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却堆了好多竹子，看那根儿，就知道是新挖下来的。

我怕酥肉走不见了，就扯着酥肉的衣服，拼命的朝着里面挤，有大人不满意了，说到：“小娃儿别挤，里面危险着呢，小娃儿凑啥热闹？”

我是一心进去，因为我感觉我师父在里面，所以根本无视他的话，可是酥肉却停下了，眼巴巴的望着别人问：“叔，你说一下嘛，哪儿危险？是不是有大蛇？”

“大蛇不大蛇我不晓得，就是上午听见有人说，但是这儿好像挖出个古墓，而且这里的部队不准杀蛇，这在让啥懂蛇的人，驱蛇走，你往里挤，小心被蛇咬哦。”那个大叔倒也热情，一连串就把话讲了出来。

“那你们围在这儿干啥呢？”酥肉就是一话唠，逮着谁都得问个一五一十。

“干啥？看蛇走卅，我长那么大，蛇看过不少，就是没见过一群蛇爬来爬去的，今天就要看。再说，蛇走了，我们还要挖竹子，挣工分诶。”估计这大叔也是个话唠，酥肉问啥，他都答的详细无比。

“叔，这古墓是咋回事儿？”原本我是打算挤进去的，一想反正酥肉也和人搭上话了，就不如问问。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因为这次挖竹子，要求连根一起挖，挖了还要把地翻一遍，坚决不能让长竹子了，这不是有些竹子的根长的那叫一个深哦，就去挖吧，结果就挖到一块大石头，上面要求继续挖，一挖，嘿，出来一个石门，怪里怪气的，说啥的都有，我就觉得是古墓，但是我又觉得，哪儿有古墓开道门的啊？”大叔摸出一根自制的土黄烟点上了，看来是说激动了，需要平复一下情绪。

听他这样一说，我二话不说就拉着酥肉往里面儿挤，在挤的过程中，犹自听见那大叔在叨叨：“这上头不晓得咋个想的，一会儿炼钢铁，一会儿逮耗子，现在又要挖竹子，过几年得砍树了吧？”

我俩个字小，很快就挤到了前排，这一看，不得了，好多解放军在竹林外围守着，这片儿竹林已经被挖的坑坑洼洼，在中间一些的地方，竟然拉起了长长的黑布，也看不见里面有些啥。

我着急，拉着酥肉就朝竹林里跑，没跑两步，一个看起来挺年轻的小战士就过来了，操着标准的东北话喊到：“那俩小孩儿，哪疙瘩来的？不能往里跑了啊。”

“我找我师父。”我一急就用‘椒盐’普通话回到，酥肉在旁边奇怪的把我望着，师父，啥师父？在此时，我却来不及解释。

“呵，小孩儿可不能撒谎，还师父呢，去去去，呆一边玩儿去吧，咱可是在执行任务，小孩儿不听话，一样给毙了。”说着，那小战士笑了笑，那两酒窝挺深的，他吓我们呢，自己就先笑了。

酥肉别看他憨胖，憨胖的，其实人精一个，早看出来那小战士是吓他的，就呵呵傻笑着上前去：“哥哥，我给你说嘛，我是来找我爸的，我爸在里面。”

我差点没吐，就觉得这酥肉和我师父咋就是个绝配呢？都是编胡话不眨眼型，我师父那是猥琐型的，这酥肉是扮猪吃老虎型的，瞧他笑的那脸儿傻样子，别人都不敢怀疑是假的，一怀疑感觉就跟犯罪似的。

那小战士信以为真了，开口问到：“你没忽悠吧？你爸在这儿？我说……”

那小战士和酥肉扯，我却着急的想进去，四处张望起来，这一看还真给我看到一个熟人，是那小院子里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我师父带我去镇上，不就去了一个小院子吗？这就是那个来开门的人，我绝对肯定是他，因为那天我吃花生呢，他要帮我扫壳的，结果被我师父一吼，他把扫把塞

我手里了。

“叔叔，叔叔...!”我蹦起来大喊到。

那人疑惑的四处张望了一下，我一急，直接喊到：“不要望了，喊的就是你哦。”

那人发现了我，先是一愣，接着就是一笑，走了过来，直接用手指头弹了我额头一下，说到：“小娃娃，人不大，脾气还不小，啥叫喊的就是我？”

“我也是没得办法了嘛，我是来找我师父的。”我是遇见救星了，逮着就不放。

“找你师父？”那人眉头稍微皱了一下，然后说到：“哦，我知道，可我不敢随便带你去见他，你等着，我去通知他一声儿。”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我摸着被他弹的有些发痛的额头，焦急的等待着，没别的意思，就是好奇的心里跟猫抓了一样。

过了一会儿，那人出来了，这次没弹我了，笑眯眯的说到：“走吧，小娃娃，你师父说让你进去。”

我一听这话，激动的拉着酥肉就往里面跑，那人看见了，不由得喊到：“嘿，小哥儿，你还要带个人去啊？”

“我弟兄伙，没得事的。”我怕他阻止我，牵着酥肉是一路狂奔，朝着那拉着帷幕的地方跑去。

那人其实也没阻止我的意思，苦笑了两声，也就由得我去了。

那个长长的帷幕只有一个入口，我拉着酥肉闷着跑也没注意前面，结果一下子撞到一个人身上，我抬头一看，不是我那便宜师父，又是哪个？

“三娃儿，你消息倒是灵通的很呐。”师父笑眯眯的，一开口就他独有的风格——洗我脑壳（讽刺我）。

我急着进去看热闹，也不跟他计较，直接一拍胸口，得意的说到：“也不看看我是哪个？我弟兄分分钟就给我送情报来了，革命战士哪能不晓得敌人在哪儿？”

“呵!”迎接我的直接就是师父的一巴掌，‘啪’的一声就打在我背上。

打完他也不理我，只是笑眯眯的上下盯着酥肉看个不停，看了半天他才说了句：“这个小胖娃儿，倒也有福气，和你也是真朋友，都进来嘛。”

放行了，还是让我们两个都进去，我和酥肉欢呼一声，跟着我师父背后进去了。

刚一进那个帷幕，我和酥肉就吓了一跳，蛇，密密麻麻的蛇，一条挨着一条，一条挤着一条，全在这狭长的帷幕里，帷幕的一头是一个平台，上面站了几个人，另外一头我看见直通坟地那边的小山崖儿。

那小山崖儿下面是一个小河塘，河塘过去点儿，就是一片荒地儿连着就是山，山上是没啥人居住的。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把蛇往那边赶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跟我走，不然掉蛇堆里了，没人救你。”我师父背着个手，走在前面，出言提醒到。

我倒不担心，我知道他绝对会救我，不过看见这密密麻麻的蛇，我也头皮发紧，跟着他的脚步，哪儿敢有半点儿怠慢，至于酥肉，早就怕的扯着我的衣角在走路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后悔来跑这一趟儿。

说来也奇怪，这个狭长的帷幕里除了那个小平台高出几分，其余全是平地，其实我师父带着我，也是在蛇群里走，只是不知道为啥，我师父走到哪里，蛇群就会散开来，并不主动攻击。

我身上起着鸡皮疙瘩，走的分外小心，但也忍不住仔细观望，这些蛇大多是‘竹叶青’，也有无毒的菜花蛇，另外夹杂着少量的‘麻娃子’（金环蛇，银环蛇），都是剧毒的毒蛇，这一看少说有上千条，反正都聚集在这一头儿，没有要走的意思。

第四十五章驱蛇人

好容易走上了平台，我发现上面站着好几个人，除了其中两个我不认识，其余我都见过，就是那小院里的，懒洋洋的军人。

没见过那两个是一老一小两个人，老的那个穿一件儿对襟扣儿的灰色唐装，衣服显得有些破旧，上面甚至有补丁，脑袋上缠块同色的布条，非常沉默的在那里吸着旱烟，紧皱着眉头也不知道在想啥。

至于年轻那个，穿的到是很正常，一套洗的发白的黄军装，脑袋上扣个皱巴巴的军帽儿，在那里鼓着腮帮子吹一个翠绿色的小小竹笛，估计技术太差，那竹笛声儿都没有，看他还吹的面红耳赤，青筋鼓胀的样子。

我连鄙都懒得鄙视他，想我三娃儿，弄片儿竹叶儿，都能做个竹哨吹得那叫一个响亮。

回头看见酥肉的表情，估计这小子也和一个想法。

这时候，蛇群有了点儿骚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帮我带话给师父的那人进来了，看大家的表情都不咋在意，我也不在意了，扯了扯师父，问到：“师父，你咋在这儿呢？”

“废话，我肯定要在这儿，上次我发现这儿是个聚阴地儿，再养几十年，怕是整个乡场都要受到波及，到时候怕会人烟难存，我没看见倒也罢了，这看见了能不管？”我师父脖子一梗，

仿佛在气恼我咋问这么蠢的问题。

而旁边的酥肉听得是一脸迷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他就算相信有鬼，一时半会儿也绝对接受不了啥聚阴地儿，人烟难存的说法。

我反应倒是快，立刻问到：“师父，原来搞那么大的动静，是你搞出来的啊？”

“啊，有问题啊？”姜老头儿双手往袖子里一拢，那样子得意洋洋的，估计是在等我赞美他吧，他就这样，小孩子的赞美他都非常在意。

可我却愁眉苦脸起来，一副挺为他担心的样子。

“三娃儿，你这是咋了？”姜老头儿没等来赞美，反倒看见我一脸担心，这下他也好奇了。

“师父，我知道吧，你是想帮乡里的人儿，可是这下咋办啊？你骗他们说有工分拿，到时候没有咋办？工分可以换粮食的，这下我们咋还啊？”我听忧虑的，生在农村，太知道工分的重要性了，我能想到这个，不奇怪！

我的话刚一落音，整个平台上的人都开始大笑起来，连那在抽旱烟一脸严肃的老头儿都咧开嘴笑了，一脸的皱纹就跟树皮似的。

至于那个在吹竹笛儿的小哥儿，也想笑，可是又不能，一双眼睛憋的像月牙儿似的，脸更红了。

“你个屁娃儿....”姜老头儿老脸挂不住了，气得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手高高的举了起来。

我缩着脖子，知道这一巴掌跑不掉了，搞不好还得被打屁股，却没想到，这一巴掌却始终没落下，到最后，反而是挺柔和的落在了我头上，摸了我头发几下。

“算了，你倒也挺想着我，还说我们咋还，看来没把师父当外人，今天不揍你了。”姜老头儿的脸色有些怪异，看那样子是挺感动，可是又要故意绷着的感觉。

“老姜，你倒有个好徒弟，心里有师父，你看我那笨徒弟。”那抽旱烟的老头儿说话了，声音跟两块石头在摩擦似的，非常难听。

“啥好徒弟，还没教他本事呢，说不得就赶不上老吴头儿你那徒弟，你看小丁多认真。”姜老头儿倒挺谦虚，只不过嘿嘿嘿的笑得挺猥亵。

“算了，你看他那笨样子，就这些小蛇儿，都驱不走，我这些看家的本事儿怕是要丢了。”那被我师父称作老吴头儿的老头儿骂起徒弟来，倒是挺能的。

那叫小丁的年轻人闻言，转过头来，看了看我们，有看了看他师父，两个眼睛里全是委屈。

我心底儿一阵发凉，心想我那便宜师父还没教我本事，你说他若是教了我，我做不好，是不

是就跟这小丁一个下场啊？

可姜老头儿却不知道我所想，直接拉了我过去，不对，就跟拉地里的土豆似的，拉了一串儿过去。我身后还有个拉着我衣角的酥肉！

“老吴，这是我徒弟，陈承一，就叫他三娃儿得了。后面这个胖娃儿....”我师父不知道酥肉的名字，转头望着他。

酥肉倒也机灵，赶紧的憨笑着上前说到：“我叫苏来富，小名儿就叫酥肉，师父你就叫我酥肉好了。”

‘啪’酥肉头上也挨了一下，姜老头儿盯着他说到：“师父可不能乱叫的，你要乖点儿，叫..嗯，就叫我姜爷，来富，来富，倒也名副其实，你这小子一脸福相。”

酥肉可搞不懂我师父那神神叨叨的一系列说辞，只知道捂着个脑袋，一口一个姜爷的叫着，太他妈的没气节了，跟个汉奸似的，到是那姜老头儿被叫的爽了，笑得那叫一个风骚。

“好了，三娃儿，酥肉，你们面前这位吴爷爷，是我前几年在这边，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本事大着呢，他是玩蛇儿的，这天下就没有他搞不定的蛇。”我师父给我和酥肉介绍起这老头儿来。

我和酥肉赶紧的叫了声吴爷爷，那老吴头儿呵呵呵的笑了几声，非常成功的把我和酥肉笑出了一声鸡皮疙瘩，主要是那声音太难听了。

“两个小娃娃倒也机灵，送你们点儿小玩意儿。”说着，那老吴头儿就递给我和酥肉一人一个小竹筒。

我和酥肉接过来一看，那小竹筒封的紧紧的，在一头的盖子上开了几个小孔，就跟现在用的倒胡椒面的瓶儿一样，闻一下，一股子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竹筒上还穿了个小洞，上面挂了跟绳子，一看就正好绑在腰间。

“小玩意儿，也不值一提，平常绑在腰间，倒也可以避个蛇虫鼠蚁，尤其是蛇。遇见紧急情况，拨开竹筒，倒点儿里面的粉末儿出来，效果是更好的。”那老吴头儿轻描淡写的解释了几句。

我和酥肉立刻就震惊了，太神奇了，好东西啊，马上就把那竹筒收好了，跟个宝贝似的。

“还不赶快谢谢吴爷爷。”姜老头儿在旁边喊了一句，我和酥肉立刻就道谢了，特别是我，觉得新鲜，忍不住又把竹筒拿出来把玩起来。

姜老头儿也不理我们，直接蹲那老吴头儿旁边了，有些忧虑的望着满地的蛇说到：“我没想到这穷乡僻壤的，还有这么一个局，这下面养着的东西可了不得，这下怕是难得处理了。”

那老吴头儿回到：“这些我是不懂，还是你在行，我只知道，这块聚阴地儿，还引了条蛇灵

来，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儿，蛇喜阴，蛇灵更是避人烟，难得出现在人眼里，这块坟地儿吧，离人烟也近，它都跑到这里来修炼，可见这块聚阴地不凡，如果是有心人为之，可猜不透目的。”

姜老头儿叹了一口气，问到：“老吴啊，你有把握把那蛇灵弄走吗？它就堵在那阴宅的门口儿，也不知道中招没？”

老吴刚想答话，这时小丁转过头来，终于放下了他手里的那根翠绿的竹笛子，用一口北方话说到：“师父，我没招了。”

我原本是想问师父啥叫蛇灵的，这地下又有啥样的厉害家伙，能比李凤仙那一腔怨气所化的厉鬼还厉害？可那唤作小丁的小伙子都这样说了，我就不好问了，总得让别人先把事情解决了吧。

他没招了？难道是那竹笛儿吹不响，没招了？反正以我当时那迷糊的小脑袋，是想不出来为啥的。

“算了，有蛇灵在，群蛇聚而不散也是正常，你的能力有所不足，以后还得多练练。”嘿，别看那老吴头儿骂自己的弟子骂的厉害，在这种时候他还是挺疼自己弟子的。

说完，他走过去，接过了小丁手里的竹笛儿，兀自坐在小丁的位置吹了起来，同样的，没声儿。

小丁如释重负的冲我一笑，挺好看的一个小哥儿，大眼睛，深酒窝儿，就是腼腆了些。

“丁娃娃，过来。”师父冲小丁一招手，小丁就过来挨我师父坐下来了，一张脸微红，有些害羞的略低个头，也不知道该和我师父说啥。

“一看就是个老实孩子，不像你和酥肉，没脸没皮山猴子！”得，原来在姜老头儿心里，我这英勇的战士，就是个山猴儿啊？

“你咋恁笨？吹个竹笛儿也吹不响？”我凑过去，挨着小丁，口无顾忌的张口就问。

“就是，就是，不然我叫你吹竹哨嘛。”酥肉在一旁帮腔，反正我俩都觉得，小丁吹了半天没吹响竹笛儿，太可怜了。

姜老头儿嘿嘿一笑，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我和酥肉，也不解释。

第四十六章蛇灵（1）

酥肉却跟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指着老吴头儿说到：“唉，也别怪人家小丁哥儿，你看他师父都吹不响。”

姜老头儿笑得更加肆无忌惮，拿着老吴头儿刚才递给他的旱烟猛抽了两口，才说到：“两个

瓜娃儿。”

姜老头儿笑我们的时候，小丁可不干了，刚才我和酥肉一唱一和说他的时候，他都只是害羞的在那儿笑，一说他师父，他急了。

“不，不..不是那样的，本来就不是要吹响儿的，又..又不是要唱歌。”这小丁一急就语无伦次，说的啥跟啥，我和酥肉都搞不清楚。

“他那意思是告诉你们，那竹笛儿不是啥吹小曲的笛子，吹那竹笛儿是驱蛇用的，你以为刚才为啥蛇都不咬人？不是小丁吹着竹笛在驱蛇吗？还有就是他们师父都给了我们药粉。”姜老头儿终于出来帮小丁解围了。

“可是，那竹笛儿都不出声，咋驱蛇？咋那么悬？”我很好奇，酥肉更是对这些事情闻所未闻，一双小眯眼都瞪大了望着我师父，等着解答。

“你们看呗。”姜老头儿不慌不忙的磕了磕早烟的烟锅儿，指着台子下面让我们看。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原本聚集在这里的蛇，开始动了，它们不再是刚才那样密密麻麻的挨在一起，给人一种焦躁，犹豫的感觉，而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朝着帷幕的那一头缓慢的游动了，看样子是要出去。

“师父，快说，咋回事儿？”我一下就跳到姜老头儿的背上，扯着他的衣领问到。

姜老头儿一把把我抓下来，然后才说到：“别人的看家本事，具体咋回事儿，该怎样吹奏我是不知道的。不过原理我倒是可以给你说说，你知道蛇咋看这世界吗？基本靠舌头，感觉那热，感觉那震动，在野外，蛇要生存，啥样的热度，啥样的震动有危险它自然有一套本能。说穿了，吹着竹笛儿驱蛇，就是模仿一种震动，让蛇儿感觉有危险。但是这里面讲究可多了，这些震动法可是驱蛇人的看家法门，还有其他的方法，多了去了，玩蛇的高手，几乎就没有搞不定的蛇，到一定的境界，甚至可以和蛇灵交流。”

我听的一愣一愣的，原来蛇...那个啥，眼睛没有舌头有用？那小小的竹笛儿是在震动啥？

“这..这个竹笛儿可..可不是一般的笛子，做法可..可讲究了..难做..很难的。”这小丁一激动就结巴，但是我师父出来一讲解，一解围，他就自豪起来了。

“哇，好凶哦，好厉害！”酥肉已经惊叹了起来，我也是连连点头。

可我又有些奇怪，望着我师父说到：“师父，你咋知道这多？还知道蛇用舌头？”

姜老头儿有些得意的瞟着我，说到：“这奇怪吗？所以叫你好好读书，以为当道士就可以不用读书了哈？老子给你说，老子当年可是大学堂里出来的，还去留过洋，主攻生物学，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道士是不学无术的，他上不好学，也就学不好玄学，因为不懂科学的人，以为一切都是怪力乱神。”

说到激动处，姜老头儿啪就是一巴掌拍我屁股上：“老子不和你说那么多，反正你给老子记着，以后读书成绩再那么丢分儿，老子打不烂你的屁股！”

好吧，我承认我差点被姜老头儿给骂哭了，而且刚才那一巴掌还真重！我只是实在想不到，我这跟盲流似的师父还是个读书的秀才，不不不，高材生，估计是给读傻了。

“我给你说，别以为驱蛇人是神叨叨的职业，有多玄，他们比世界上最出色的研究蛇的动物学家还要...”姜老头儿还在继续教训我，可在这时老吴头却给我解了围。

“老姜，蛇已经驱走了，咱们要不要去弄一下蛇灵的事儿？”

“蛇灵，是要弄一下，不弄就麻烦了，不弄这些蛇还得往这儿聚，地养阴，阴聚蛇，蛇生阴，如果要超度这些亡魂，彻底破了这块聚阴地，必须要去搞定这条蛇灵。”姜老头儿碎碎的念叨着，好像那蛇灵让他挺为难。

“也好，等我把这些蛇儿彻底驱走，咱们再去弄蛇灵的事儿。”老吴头儿点头说了一句，又把那翠绿色的小竹笛儿塞进了嘴里，鼓着腮帮子吹了起来。

酥肉已经完全被这里的事情弄傻了，直接狠掐了一把自己的脸蛋儿，由于下手太重，‘嘿哟，嘿哟’直叫唤。

“三娃儿，你必须跟我说，我绝对不是在发梦。”掐完酥肉非常严肃的跟我说到。

“你确实不是在发梦。”我也只能那么回答他了，因为我也是才接触这些，加上事情又复杂，我不知道该咋给酥肉解释。

“小朋友，你绝对不是在做梦，你是在接触国家机密，要说出去了，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忽然一个人说话了，我转头一看，不就是那天小院里几个军人里的其中一个吗？

“啥...啥后果？”酥肉胆子不小，威胁他也只能用吃的，可他兴许是受我的影响太多了，独独就怕解放军，见解放军那么说了，他就害怕了，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枪毙，统统枪毙，全家枪毙。”那人表情严肃，一点都没开玩笑的意思。

“啊...那我不看了。”酥肉立刻就把眼睛给捂上了，来看个热闹，还整个全家枪毙啊？还能这样？

我愤怒了，说啥也不能这样欺负我朋友啊，仗着我有师父保护，我正待说啥，却被姜老头儿一把拉了过去，他在我耳边说到：“这些事儿不能说出去，百姓不懂，也只能凭添恐慌，国家也不会让说。等下你去和酥肉说两句，反正他看了就看了，事情绝对不能说，等你们长大了...”

姜老头儿说到这里顿住了，我一愣，问到：“等我们长大了，咋样？”

“长大了，你再告诉他，不会枪毙的呗。”姜老头儿贼笑了一声儿，不理我了，我那个气啊，我这个师父蔫坏!!

不过我虽然小，还是知道这个事情是认真的，走过去，掰开酥肉的手，心里带着愧疚的跟酥肉说到：“酥肉啊，这些事儿你还真不能说出去，这是秘密，就跟解放军打仗的秘密不能被间谍知道了一样。”

“我绝对不得说的，三娃儿，你也看了，咋办？”我心里感动，难得酥肉这种时候还记挂着我。

不过我也只能心怀愧疚的告诉他：“我就算有师父在这儿，说出去了，也一样得枪毙的。”

“啊，真的？”

“真的。”我只能愧疚的这样表示了。

沉默了一小会儿，我问酥肉：“你还想看吗？不想看了，我叫我师父带你出去。”

“看，为啥不看，反正看一会儿说了枪毙，看完说了也是枪毙，我…我就是想看，豁出去了。”酥肉大义凛然的说到，这小子和我一样，明知道好奇心害死猫，还是会往枪口上闯。

我知道酥肉不会说出去了，也就不说啥了，其实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这些事情如此保密，我师父为啥会让酥肉跟着我？太奇怪了。

直到长大后，我也才知道，师父已经粗算到酥肉会进入我的生活，这些事情他早知道早好，反正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和酥肉说了这一会儿，再抬头一看，整个帷幕里已经没有蛇儿了，全部聚集在那一头，正整齐的爬出去。

每个人都很有耐心，直到10几分钟，蛇全部出去了，才由我师父牵头，说了一句：“走，出蛇灵那里！”

我师父跳下了平台，牵着我俩的手走在前面，老吴头儿紧随其后，其他人也赶紧跟上了，在这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没走多久，就到了一片儿布的前面。

这片儿布是帷幕的一部分，我还真没瞧出来有啥问题，结果师父把那布一扯，我才发现那布是活动的，就跟一个门帘似的，在门帘后面又围了一圈布，大概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中间有一个大坑，多深，站我这角度，看不出来。

我师父拉着我和酥肉抬脚就往哪深坑那里走，不知道咋的，我越走，心里就越闷得慌，凉得慌，走着走着，脸色就不好看了。

“忘了你对那些东西敏感，也容易招。”师父停住了脚步，望着我：“还不念那我教你的静心

口诀？”

我赶紧的念，这一次是大声的念着，念着念着也就舒服了，姜老头儿早就料到是这样，继续牵着我往前走。

直到走到那深坑，才停了下来，我下意识的往里一看，整个人就吓呆了。

第四十六章蛇灵（1）

酥肉却跟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指着老吴头儿说到：“唉，也别怪人家小丁哥儿，你看他师父都吹不响。”

姜老头儿笑得更加肆无忌惮，拿着老吴头儿刚才递给他的旱烟猛抽了两口，才说到：“俩个瓜娃儿。”

姜老头儿笑我们的时候，小丁可不干了，刚才我和酥肉一唱一和说他的时候，他都只是害羞的在那儿笑，一说他师父，他急了。

“不，不..不是那样的，本来就不是要吹响儿的，又..又不是要唱歌。”这小丁一急就语无伦次，说的啥跟啥，我和酥肉都搞不清楚。

“他那意思是告诉你们，那竹笛儿不是啥吹小曲的笛子，吹那竹笛儿是驱蛇用的，你以为刚才为啥蛇都不咬人？不是小丁吹着竹笛在驱蛇吗？还有就是他们师父都给了我们药粉。”姜老头儿终于出来帮小丁解围了。

“可是，那竹笛儿都不出声，咋驱蛇？咋那么悬？”我很好奇，酥肉更是对这些事情闻所未闻，一双小眯眼都瞪大了望着我师父，等着解答。

“你们看呗。”姜老头儿不慌不忙的磕了磕旱烟的烟锅儿，指着台子下面让我们看。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原本聚集在这里的蛇，开始动了，它们不再是刚才那样密密麻麻的挨在一起，给人一种焦躁，犹豫的感觉，而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朝着帷幕的那一头缓慢的游动了，看样子是要出去。

“师父，快说，咋回事儿？”我一下就跳到姜老头儿的背上，扯着他的衣领问到。

姜老头儿一把把我抓下来，然后才说到：“别人的看家本事，具体咋回事儿，该怎样吹奏我是不知道的。不过原理我倒是可以给你说说，你知道蛇咋看这世界吗？基本靠舌头，感觉那热，感觉那震动，在野外，蛇要生存，啥样的热度，啥样的震动有危险它自然有一套本能。说穿了，吹着竹笛儿驱蛇，就是模仿一种震动，让蛇儿感觉有危险。但是这里面讲究可多了，这些震动法可是驱蛇人的看家法门，还有其他的方法，多了去了，玩蛇的高手，几乎就没有搞不定的蛇，到一定的境界，甚至可以和蛇灵交流。”

我听的一愣一愣的，原来蛇...那个啥，眼睛没有舌头有用？那小小的竹笛儿是在震动啥？

“这..这个竹笛儿可..可不是一般的笛子，做法可..可讲究了..难做..很难的。”这小丁一激动就结巴，但是我师父出来一讲解，一解围，他就自豪起来了。

“哇，好凶哦，好厉害！”酥肉已经惊叹了起来，我也是连连点头。

可我又有些奇怪，望着我师父说到：“师父，你咋知道这多？还知道蛇用舌头？”

姜老头儿有些得意的瞟着我，说到：“这奇怪吗？所以叫你好好读书，以为当道士就可以不用读书了哈？老子给你说，老子当年可是大学堂里出来的，还去留过洋，主攻生物学，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道士是不学无术的，他上不好学，也就学不好玄学，因为不懂科学的人，以为一切都是怪力乱神。”

说到激动处，姜老头儿啪就是一巴掌拍我屁股上：“老子不和你说那么多，反正你给老子记着，以后读书成绩再那么丢分儿，老子打不烂你的屁股！”

好吧，我承认我差点被姜老头儿给骂哭了，而且刚才那一巴掌还真重！我只是实在想不到，我这跟盲流似的师父还是个读书的秀才，不不不，高材生，估计是给读傻了。

“我给你说，别以为驱蛇人是神叨叨的职业，有多玄，他们比世界上最出色的研究蛇的动物学家还要...”姜老头儿还在继续教训我，可在这时老吴头却给我解了围。

“老姜，蛇已经驱走了，咱们要不要去弄一下蛇灵的事儿？”

“蛇灵，是要弄一下，不弄就麻烦了，不弄这些蛇还得往这儿聚，地养阴，阴聚蛇，蛇生阴，如果要超度这些亡魂，彻底破了这块聚阴地，必须要去搞定这条蛇灵。”姜老头儿碎碎的念叨着，好像那蛇灵让他挺为难。

“也好，等我把这些蛇儿彻底驱走，咱们再去弄蛇灵的事儿。”老吴头儿点头说了一句，又把那翠绿色的小竹笛儿塞进了嘴里，鼓着腮帮子吹了起来。

酥肉已经完全被这里的事情弄傻了，直接狠掐了一把自己的脸蛋儿，由于下手太重，‘嘿哟，嘿哟’直叫唤。

“三娃儿，你必须跟我说，我绝对不是在发梦。”掐完酥肉非常严肃的跟我说到。

“你确实不是在发梦。”我也只能那么回答他了，因为我也是才接触这些，加上事情又复杂，我不知道该咋给酥肉解释。

“小朋友，你绝对不是在做梦，你是在接触国家机密，要说出去了，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忽然一个人说话了，我转头一看，不就是那天小院里几个军人里的其中一个吗？

“啥...啥后果？”酥肉胆子不小，威胁他也只能用吃的，可他兴许是受我的影响太多了，单独就怕解放军，见解放军那么说了，他就害怕了，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枪毙，统统枪毙，全家枪毙。”那人表情严肃，一点都没开玩笑的意思。

“啊…那我不看了。”酥肉立刻就把眼睛给捂上了，来看个热闹，还整个全家枪毙啊？还能这样？

我愤怒了，说啥也不能这样欺负我朋友啊，仗着我有师父保护，我正待说啥，却被姜老头儿一把拉了过去，他在我耳边说到：“这些事儿不能说出去，百姓不懂，也只能凭添恐慌，国家也不会让说。等下你去和酥肉说两句，反正他看了就看了，事情绝对不能说，等你们长大了….”

姜老头儿说到这里顿住了，我一愣，问到：“等我们长大了，咋样？”

“长大了，你再告诉他，不会枪毙的呗。”姜老头儿贼笑了一声儿，不理我了，我那个气啊，我这个师父蔫坏！！

不过我虽然小，还是知道这个事情是认真的，走过去，掰开酥肉的手，心里带着愧疚的跟酥肉说到：“酥肉啊，这些事儿你还真不能说出去，这是秘密，就跟解放军打仗的秘密不能被间谍知道了一样。”

“我绝对不得说的，三娃儿，你也看了，咋办？”我心里感动，难得酥肉这种时候还记挂着我。

不过我也只能心怀愧疚的告诉他：“我就算有师父在这儿，说出去了，也一样得枪毙的。”

“啊，真的？”

“真的。”我只能愧疚的这样表示了。

沉默了一小会儿，我问酥肉：“你还想看吗？不想看了，我叫我师父带你出去。”

“看，为啥不看，反正看一会儿说了枪毙，看完说了也是枪毙，我…我就是想看，豁出去了。”酥肉大义凛然的说到，这小子和我一样，明知道好奇心害死猫，还是会往枪口上闯。

我知道酥肉不会说出去了，也就不说啥了，其实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这些事情如此保密，我师父为啥会让酥肉跟着我？太奇怪了。

直到长大后，我也才知道，师父已经粗算到酥肉会进入我的生活，这些事情他早知道早好，反正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和酥肉说了这一会儿，再抬头一看，整个帷幕里已经没有蛇儿了，全部聚集在那一头，正整齐的爬出去。

每个人都很有耐心，直到10几分钟，蛇全部出去了，才由我师父牵头，说了一句：“走，出

蛇灵那里！”

我师父跳下了平台，牵着我 and 酥肉的手走在前面，老吴头儿紧随其后，其他人也赶紧跟上了，在这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没走多久，就到了一片儿布的前面。

这片儿布是帷幕的一部分，我还真没瞧出来有啥问题，结果师父把那布一扯，我才发现那布是活动的，就跟一个门帘似的，在门帘后面又围了一圈布，大概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中间有一个大坑，多深，站我这角度，看不出来。

我师父拉着我和酥肉抬脚就往哪深坑那里走，不知道咋的，我越走，心里就越闷得慌，凉得慌，走着走着，脸色就不好看了。

“忘了你对那些东西敏感，也容易招。”师父停住了脚步，望着我：“还不念那我教你的静心口诀？”

我赶紧的念，这一次是大声的念着，念着念着也就舒服了，姜老头儿早就料到是这样，继续牵着我往前走。

直到走到那深坑，才停了下来，我下意识的往里一看，整个人就吓呆了。

第四十七章蛇灵（2）

哪只是我被吓呆了，和我一起被姜老头儿牵着的酥肉直接腿就软了，要不是姜老头儿牵着他，他能滚这坑里去。

其他人倒是淡定，估计是已经见过这蛇灵了。

这个土坑有点儿深，从上往下看，大概有 7,8 米的样子，在坑子，可见一个隐约漏出了一小半的石门，石门正对着竟然有一块大石，而这蛇灵就趴在这石门门外的大石上。

我终于见识到啥叫蛇灵了，就是一条大蛇，此时的它有半截儿的身子还在土里，可露出的这一半儿，都足足有 3 个我那么长。

它身上的颜色很怪异，说是白色，又隐约有些浅灰色的花纹，那些花纹看起来非常的，我形容不出来，反正感觉是无迹可寻，却又隐隐约约像点不成形的文字或者图腾。

更令人震撼的是，这条大蛇脑袋上有一个白色的鼓包，占据了它脑袋三分之一的大小，此时看上去那鼓包有一种软中带硬的质感。

“好大的……”酥肉刚说出好大的，就立刻被姜老头儿捂住了嘴，而那看起来懒洋洋的蛇灵，一听这几个字儿，那大脑袋立刻转向了酥肉，两红色的眼睛望着酥肉，一张嘴，那分叉的舌头不停地吞吐着。

原本蛇类的眼神就冰冷，更看不出丝毫的感情，这么一盯着就让人感觉够恐怖了。

酥肉尽管被姜老头儿牵着，还是忍不住身子一软，直接就挂姜老头儿身上了。

脑袋真有筍箕那么大!!这是我的第一感觉，第二感觉我不知道咋说，按说蛇类给人的感觉就是冷，可我分明感觉到蛇灵望向酥肉的时候，一种紧张混杂着愤怒的感情在传递。

酥肉被姜老头儿捂住了嘴，当然不能再说啥，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蛇灵又缓缓的软了下去，又趴那石头上了。

“它不会轻易的攻击人，因为修出了灵性!你们别开口说它是啥，这是非常忌讳的，原因我以后再解释。总之，惹怒了它，就算几十条人命也是不够看的。”姜老头儿开口吩咐到，其实就是对我和酥肉说。

我心里非常奇怪为啥不能说它是啥，不就一条蛇吗?但既然我这便宜师父说了，待会儿会解释，我也就不问了，我只明白，我师父绝对不会害我。

“老吴，你咋看?”我师父扭头望着老吴头儿，他既然是玩蛇的人，此时肯定有了判断。

“我认为刚才那一下，就证明它只是利用这里的阴气修炼，还没受到邪物的影响，否则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了。你知道受到影响，或者走歪了的路的山精野怪事多么可怕!或者那种破罐子破摔，已经认为渡劫不过的……这个你是行家，我只是单从这一种类的情况来说而已，因为我祖上传下的东西里，有很多那个…反正就它这种情况的记载，有正有邪。”老吴头儿说话非常别扭，看得出来，他也是尽量在避免说蛇这个字儿。

“嗯，这个我一早就有判断，今天有人一?头挖它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遭到攻击，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了，我是说你有办法吗?让它离开?”姜老头儿皱着眉头说到。

说到离开二字的时候，那蛇灵又有了反应，那大脑袋转过来，冷冷的看了姜老头儿一眼，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师父，我觉得它有些那意思，就是那种嘲笑你说的话的意思。”

我那时年纪小小，还用不来不屑二字，只能尽量把我感觉到的说给他们听。

老吴头儿一听我这话，有些震惊，转头过来望着我：“你能感觉它的情绪?”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它刚才望着酥肉的时候，我觉得它紧张，而且还冒火!”我实话实说，无奈酥肉一听冒火二字，刚刚才稍微硬一点儿的身子，又软了下去，原本就胖，这下更像挂在我师父身上的肉球儿。

“呵呵，我岂是乱收弟子的?三娃儿灵觉非常强，能感觉它的情绪再正常不过了。你倒是先给我说，有没有办法让它离开啊?”姜老头儿有些小得意，本能的想抓一抓胡子，却发现胡子今天早上被他刮干净了，为掩饰尴尬，他赶紧转移了一下话题。

“办法是有，可是都是大麻烦，而且你知道的，不小心会伤了它，再不小心会连累到人儿，我们这一行，都尽量避免伤害它这一脉的，说实话，断了人家苦修的修为，是造大孽。我想，

还是用我们之前商量的老办法吧？要我出手，除非逼不得已再看。”老吴头儿的神情有些忧虑，考虑了一会儿，终于给我师父答案。

我师父听闻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口说到：“那好，就这么办吧。”

我终于憋不住了，问到：“师父，咋办嘛？”

难不成是要开辆解放车儿来，把它运走。

“哼哼，谈判！”姜老头儿把袖子往胳膊上一撸，大喇喇的说到，那样子就是十足的地痞流氓状。

见到我鄙视的眼神，姜老头儿一把把我的两袖子也给撸了上去，说到：“你还跑得脱（跑得掉）啊？你就在旁边给我扎起（给我撑场面）！”

看吧，又欺负小孩儿，扎起就扎起，你是我师父，我该的。可是我给你扎起，和我的袖子有啥关系？可怜我就这一件白棉布的好衬衫，还被这便宜师父这么糟蹋，他这一弄，我的衣服立刻就皱巴巴的了。

“注意它的情绪，我就懒得废功夫了，反正这是你的特长，不用白不用。”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姜老头儿把酥肉交给另外一个人牵着，就拉着我朝前走了一步。

我和我师父是走了一步，可那蛇灵同时也起了反应，‘哗’的一声就立起了身子，更奇特的是它颈边的鳞片竟然也能立起。

只是颈边的一圈，少量的几片儿鳞片，可这样看起来却威风凛凛，我差点脱口而出：“师父，这是龙！这就是龙！”

但终究我还是忍住了，不能给我师父丢人啊，我得撑着。

它立起了身子，离这大坑的边缘也就近了，这样的对视非常的有压力，而且我发现它埋在土里的身子也在扭动，弄得这片儿地都在作响，估计是要出来。

我心里拼命的想着董存瑞炸碉堡的英勇，我已经化身成为了他，才勉强的镇定下来，而姜老头儿却非常镇定。

他嘿嘿一笑，非常轻松的说到：“我跟你谈判是好事儿，说明把你看成和人同等的存在了，你这是啥意思？自己不愿承认？”

姜老头儿这话说得非常轻松，可我从他握我手的力度来看，却知道他全身在用力，果不其然，脖子上的青筋都略有些突出。

再仔细一看，我发现我师父身上正散发着一股子威势，这股子威势直接就压过了蛇灵带给人的压迫，让人感觉到舒服。

果然，那蛇灵虽然没有趴下去，但是却也不再挣扎着要出来了，我自己是非常疑惑蛇灵怎么会埋在土里，还咋呼吸？这不科学，可是我也注意到，埋住它下本身的土层已经松动了，它要出来绝对是分分钟的事情。

此时，我感觉到蛇灵的情绪平静了下来，不像刚才那种充满敌意的戒备。

于是小声的开口说到：“刚才它把我们当阶级敌人了，现在平静了，师父，你可以继续谈了。”

姜老头儿‘嗯’了一声，双眼目光灼灼的望着蛇灵，那眼光镇定，但绝不退缩，他朗声说到：“我们是想你离开这里，你在这里修行，我想总是能感觉到那地底下的东西不好，说不得就会给这世间带来灾难，你离开，我们才能针对地底下的东西想办法，也算是你的功德一桩，你认为如何？”

蛇灵没有反应，至少表面上看去是没有反应，我仔细的感受着蛇灵的情绪，却总觉这次情绪很复杂，比较模糊。

“瓜娃儿，把眼睛闭上，静心，全部的心思全部放在感受它身上，脑子里一定要存在我在和它沟通，对谈的想法，只能有这一种想法，立刻这样做。”姜老头儿在我耳边小声的说到。

他其实已经在教我道家最简单的修炼要求，存思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却没有点明，这也是姜老头儿的风格，做任何事做就是了，没必要先说个条条框框来告诉我我要做啥，反而给人压力。

姜老头儿那么一说，我立刻闭上了眼睛，可是静心对于我这种小娃儿来说太难，只能依住于姜老头儿教的静心口诀，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在心里默默的背诵静心的口诀，多背了几次之后，整个心灵一片空灵的感觉又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拼命的想着蛇灵的形象，然后想象它坐我面前，我们一边烤着苞谷，一边在谈话。

我脑子的画面比较诡异了一点儿，一条大蛇和自己坐一堆儿，还烤苞谷，但是原谅我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我脑子里觉得比较适合谈话的情形就是这种样子了。

渐渐的，我感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情绪，那种感觉非常的诡异，它的确是什么都没说，可我就是清楚它所思，它所想，就像它真的在和对谈一样。

我猛地的睁开了眼睛，因为忽然间脑袋就像要爆裂开了一样，我开口对姜老头儿说到：“师父，它说了，它自修练，别人也自有因果，这一切关它何事？”

说完，我就愣住了，这话像是我这种水平能讲出来的吗？

第四十八章蛇灵（3）

可是在下一刻，那头痛就如潮水一般的快要将我淹没，姜老头儿看了我一眼，下一刻，一样东西就给我塞嘴里来了，是个丸子一样的东西，味道甘苦，还带着一股子薄荷的清涼味儿，不算太难吃。

我准备嚼吧嚼吧几下就给吞下去了，反正我对姜老头儿是放一百二十个心。

却不想姜老头儿眼睛一瞪，吼到：“你个瓜娃儿，好吃嘴（馋嘴的人），是不是想给我吞了？含舌根下面，等它慢慢化开，再慢慢咽下去，然后你给我坐下来休息。”

我被他这一吼，嘴里的丸子差点就给滑喉咙里去了，好在我紧咳了几声才稳住，老老实实的含舌根底下，坐下休息了，真刺激，在一条巨大无比的蛇面前坐着休息。

见我照做了，姜老头儿也不理我了，而是望着蛇灵，开口了，而他说话的声音很奇怪，不是很大，却像滚雷一般，声声不绝，那种威势让人心惊胆颤。

“你离开这里，是因，我为你封正，是果，如何？”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耳朵边上一直绕着如何，如何，如何二字.....起码过了十秒，那声音才渐渐停止。

我不敢再去感受蛇灵具体的情绪，却能粗略的体会到蛇灵那种心动，惊喜的感觉，我想开口告诉师父，却发现他早已闭起了眼睛，不用说，分明是他自己在和蛇灵交流了。

我大怒，在心中暗骂，明明自己做来就很轻松，偏偏折腾我这个可怜的小孩儿，不要脸，可是我不敢说。

片刻，姜老头儿睁眼了，他继续说到：“贪恋这里本就为你自己种下了因，待到他日，这里遭受劫难，难道你就可以避开那果？你不怕那雷劫滚滚而来？你不怕你身死道消，到头来一场空？”

姜老头儿这番话一说，那蛇灵竟然开始颤抖，它忽然开始点起头来，像是在对着姜老头儿作揖，又像是在请求什么，总之这样的情绪我不能具体体会了，只知道它在害怕，又似在祈求。

姜老头儿沉默了，闭眼，似在思考，又似在感受，过了半天他才睁开眼睛，说到：“我为你封正，但是雷劫，走蛟之日就不是我能控制的，走蛟之日的劫难原本也是天定，只希望你能尽量控制，少让人间受劫，可你记得，万万不能在此地走蛟，大江大河有的是，就算辛苦些，你也去到那里，我在这里发下誓言，若你不遵守我的所言，我的封正也会全然失效。”

那蛇灵连连点头，似是同意了姜老头儿所言。

我看的好玩，连酥肉也不是那么害怕了，懂得和人交流，有了灵性的大蛇，似乎不是那么可怕。

过了一会儿，姜老头儿神色平静了，他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三支香，恭恭敬敬的点燃，插在土

里，然后又恭敬的拜了几拜，接着他望着眼前不远处的蛇灵，朗声说到：“入江成蛟，入海为龙。他日之日，必得正果。”

这是第一次，接着他又反复的念了八次，加起来念了九次。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竟然从蛇灵那原本冰冷的眼眸里看出了感激之色，这么几句话，值得这样吗？反正我是不懂其中的因由。

接下来，大蛇动了，就如我所料的那样，它轻易就抽出了它埋在土里的身子，比我想象的还长，我原本估摸着它就 7,8 米长的样子，待它整个身子出来，我发现这大蛇起码有十米以上。

大家都有些害怕，除了姜老头儿和老吴头儿师徒，这时老吴头儿说话了：“它这是要挪窝，大家让开一条道儿，切莫惊扰就对了。”

这时，姜老头儿和老吴头儿无疑就是大家的顶梁柱，老吴头儿的话刚一落音，大家就纷纷朝着两边退去。

那条蛇灵缓缓的从土坑里爬出来，那巨大的身子无疑给人一种窒息般的压力，但是大家都强自镇定着，看着它缓缓爬动，它爬到姜老头儿面前时，停了停，忽然就仰起了上半身，张大了嘴。

我看见，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师父！”

姜老头儿却摇摇手，表示无妨，结果那蛇灵只是朝姜老头儿微微点了点头，就又趴下了身子，缓缓的爬动起来。

奇的是，它根本就不乱走，而是按照帷幕圈定的地方爬动，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就慢慢的跟随着它，看着它爬下那道小山崖儿，然后再消失不见。

“走了，老姜，剩下的事儿，我就帮不上忙了，要你自己处理了。”看着蛇灵爬走了，老吴头儿忽然对我师父说到。

“嗯。”我师父罕有的，神色严肃的对着老吴头儿点点头，然后牵着我俩的手又径直走了回去。

这时，师父给我嘴里塞的丸子已经完全的化开，被我和着唾液吞了下去，别说，这丸子真的很有效果，只是一小会儿，我的头就不疼了，过了一会儿，我的脑袋被一种清凉凉的感觉萦绕着，说不出的舒服。

“师父，你刚才给我吃的是啥啊？我现在脑袋舒服的很。”得了好处，自然是要卖乖，而且我也好奇的紧。

“便宜你娃儿了，你吃的东西，我也只有一小瓶，是我...是我..反正是我一个故人配置的，凝神醒脑是最好不过，现在可不好弄了，因为一些上好的，到年份的野生药材不好找。”姜

老头儿回答的倒是爽快，只是中间有些语焉不详，不过我也没在意。

我只是说了句：“师父，原来不是你做的啊？”其实，在我心里姜老头儿已经是无所不能了。

“术业有专攻，你当我是神仙啊？这弄药的本事儿，我是赶不上他的，他就是那一脉的人。”姜老头儿说到后面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听了也不甚在意，总之，小小的我，是非常讨厌打针的，连带着也讨厌吃药。

既然不感兴趣，我也就没问，这个话题也就到此为止，而在说话间，我们又走回了那个大坑，姜老头儿兀自的盯着那个大坑的石门沉吟不语。

酥肉耐不住这沉默，早去缠着丁小哥儿，问他些关于蛇的稀奇事情了，我嘛，身为弟子，自是不好在这个时候离开师父的。

但毕竟是小孩儿，就是这样沉默了几分钟，我也耐不住了，也管不上打不断师父的思考，终于开口问到：“师父，你为啥不能让我们说那蛇灵是蛇？”

“人为万物之灵，自然有万物之灵骄傲，那些修正道的家伙，最渴求的就是人类的一句封正，你说它是蛇，无意中就已经封了它是条蛇，它这辈子苦修也难成龙，如果你们当面嚷出了它是蛇，就是犯了它最大的忌讳，那怒火可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姜老头儿望着石门苦思无果，干脆给我解答起问题来。

这些是忌讳，多说一些给我知道也是好的，我学玄学，以后注定要遇见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儿，能抓紧时间多给我讲一些忌讳之事儿也是好的。

“那师父，你刚才就是在封正它为龙吗？”我很好奇。

“是的，不过我的封正只是外因，成蛟也许还好说，成龙却是万难无比。其实普通人也能为它封正，但是效果却万万不如我们这些修道之人，况且我封正了它九次，算是最大的祝言赠与它，以后成龙还是怎样就看它自己了。”姜老头儿回答的挺直接，也言明了修炼一途千难万险。

“师父，可它咋在土里埋着呢？还不给憋死？”我终于问出了我最好奇的问题。

第四十九章银色符篆

姜老头儿闻言哈哈大笑，摸着我的脑袋说到：“蛇在土里有啥奇怪？你不信问问当地的农民，有时砍竹子都能遇见一条睡在空竹筒里的蛇儿，都不知道它们咋进去的。它在土里是它自己钻进去的，你看。”

说着，姜老头儿指着土坑让我看，我一看，可不是吗？那个土坑里，有很多坑坑洼洼的长条形通道，一看就像是有一条蛇在里面拱的。

“它修炼就会进入一种类似于冬眠的状态，而且修炼的时候不是靠口鼻呼吸，吸收灵气的，

而是身体发肤呼吸，动物修炼也是同理。”姜老头儿继续给我解释到。

“啥？动物那么厉害？”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太神奇了。

“动物厉害？人也可以啊！你在你妈肚子里的时候，难道会是用口鼻呼吸？人在母亲腹中的呼吸之法，是修道之人最渴求的呼吸境界，胎息术啊，练成这个，才尤为不易。”姜老头儿感慨到。

“人也可以？那么，我也要练习吗？师父也要练习吗？”我简直不能想象，我有一天不用鼻子和嘴巴呼吸。

“呵呵，以后你正式进了门，就会知道！你师父我啊，说起来是最没用的，山之一脉没落，这行走世间的都是其他四脉的人，唉.....这中间才是最难说的。”姜老头儿叹息了一声。

我根本不懂师父说的啥，但是为了给他面子，我还是不懂装懂的哦了一声，结果就是脑袋挨了一巴掌。

姜老头儿斜着眼睛说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娃儿装？！以后再装，老子打不死你。”

我.....

就这样，师徒俩沉默了一阵儿，姜老头儿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大土坑，在土坑外面，一群人还在候着，一出去，一个人就迎了上来。

我一眼就认得，那个人是那个院子里的军人，看样子好像还是个领头的。

“姜师父，你决定咋弄了吗？”那个人恭敬的问到。

“决定了，不开石门，封了它，然后再埋起来，晚上我再度了这养阴地儿里的亡魂，破了这块地，再改一下这片地儿的风水流动，慢慢的将下面的东西给化解了。”姜老头儿平静的说到。

“真的不打开看看？”估计那人也有好奇心。

“打开？里面有人养邪器，你也要打开？打开可是要人命来填的，好奇心适可而止。”姜老头儿正色到。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终究还是要打开这里，经历一场恐怖。

姜老头儿这人吧，看起来猥琐，接触起来没正型儿，可真的认真起来却自有一股威势，他已经决定封了石门不打开，其他人也不敢多言了。

问题就停留在两点上。

第一，是这石门里面究竟有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养邪器是个啥概念？

第二，如何封了这石门？

在这种时候，唯一敢向姜老头儿提问的就是我，果然我也没负了大家‘殷切’的希望，第一时间就问到：“师父，啥叫养邪器？这石门里面没有鬼吗？”

“这石门里面有啥不好说，但是这样刻意为之，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养邪器，正道有法器，可做阵眼，可为人挡灾，可以做很多事...可这世间有正就有邪，就如同有阳就有阴一般，有法器，自然就有那害人的邪器，法器需要灵气来温养，人是万物之灵，身上自带一点儿灵气也可以温养。但这邪器嘛，就要找专门的阴邪之地来养器，怨气冲天的地方那更是最好不过。”姜老头儿耐心的回答到，对于我，他总是不厌其烦的会为我解释许多。

“可是师父，为啥养邪器的地方就不能打开呢？”

“有啥必要打开呢？养邪器的地方，一般都透着一股邪劲儿，里面的事物才是诡异非凡，总是要出人命的，而且你打开，到最后也不过是寻着一件儿邪器，最多是把它销毁，如果能封了它，散了这块儿聚阴地，不就是最好的办法？无论在啥时候，你都要考虑用最小的代价，办最好的事儿。这代价里面，钱是最不紧要的，那一条条生命才是最紧要的，知道吗？”

“嗯！”

姜老头儿的话总是有一股子让我信服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我就记住了，一条条生命是最紧要的。

“那姜师傅，啥时候封这石门啊？”大家的疑问，托我的福，都得到了解答，这时那个院里的领头人终于忍不住开口了，毕竟外面还有那么多等着挖竹子挣工分的人儿，等久了，怕是要谣言四起，不好办啊。

“现在！”说完姜老头儿就从随身的包里非常珍重的拿出了一件儿东西。

那件儿东西是装在一个木盒子里的，那木盒子长方形的，不是太大，雕刻的非常精致，还有一个金色的小锁扣儿。

我是个不识货的家伙，也不懂那木头盒子的材质，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木盒子的所谓木面是沉香与紫檀做的，那金色的小锁扣儿就是真黄金。

姜老头儿手拿着小木盒，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缅怀和哀伤，他摩挲着木盒子，自言自语的说到：“师父留给我的东西，是用一件儿少一件儿，这东西我是没有能力去做出来的，要去做的话，一百次里能不能成功一次，都不知。更可惜的是，我哪有那个能力，去用一百次这样的东西画符，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山乡，竟然会让我动用它。”

姜老头儿的话说得没头没尾，没人能明白全部的意思，但是所有人都听懂了两件事，第一是

这东西异常珍贵，姜老头儿都没能力复制。第二，他竟然破天荒地的提起了自己的师父。

这番话，让所有人都对盒子里的东西好奇起来，姜老头儿摩挲了木盒子一阵儿，终于用一种特殊的手法来回扭动了盒子上的小锁扣儿几次，打开了木盒子。

让人没想到的是，木盒子里头还镶嵌了上好的白玉里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玉盒子，外面套着木套子，可见做工之精致，而里面的东西却让人有些失望，因为里面只有一张符箓！

可那符箓竟然是银色的。

银色的符纸在太阳底下竟然有几分炫目，更神奇的是上面鲜红的字迹也透出一丝儿琉璃光，仿佛是用红宝石书写。

姜老头儿拿出那张符箓，有些不舍的看了看，也就在这时候，我看清楚了那张符箓上的符文，简直和平常的符箓不一样，那不是类似于文字形的东西，而明显的是一种图腾，周围有一些看不懂的文字。

当然，那时候的我是不知道啥图腾的，就觉得符箓上的那玩意儿，是一只震天欲吼的大老虎，但是又不像老虎，我说不上是啥。

“让人把这个坑挖开，让石门完整的露出来。”姜老头儿手持符箓，自有一股威严在，他一吩咐下去，过了一会儿，就有一小队解放军来，拿起铁铲开始挖起坑来。

然后他有吩咐了那个院子里的人：“去找一些糯米，新蒸出来的最好不过。”

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我和酥肉去缠着小丁去了，想问人家那竹笛儿咋弄的，要咋吹，能驱赶蛇对孩子来说真是太有诱惑力了。

可是这是人家小丁的师门秘密，人家哪能说？小丁人又害羞，嘴又笨，被我们缠的没有法子，干脆闭嘴，低下头，还憋了个大红脸，跟个大姑娘似的。

他那无良师傅只管呵呵直乐，压根不为他解围。

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石门被彻底的挖了出来，新鲜的糯米也找来了。

第五十章封墓

这一次，姜老头儿的行动让大家觉得太过于简单了，就连身为他弟子的我也觉得和以往那让人炫目的术法比起来，这一次姜老头儿的行动太过于简单了。

他只是拿过糯米，在那石门前左看右看了一番，就找个位置，用新蒸出来的糯米把符贴了上去。

这算啥？

所有人面面相觑，却不敢质疑他的行动，只有我在符篆贴上石门的一瞬间，恍惚中看见了一只红色异兽嵌进了石门里。

这银色的符篆绝对不简单，连我都有这样的感觉。

这感觉只是一瞬间的，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发现我刚才只是注意姜老头儿的行动了，却没有留意这石门，现在才发现这石门太诡异了。

咋说呢？这石门的外围框架，直接雕刻成了一张大嘴，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那两根尖利的獠牙更外的渗人。

石门上刻着诡异的浮雕，那些雕刻我不知道是啥，但是都是那种高不过半米的小人，瘦骨嶙峋，肚子却突出，围着树叶，诡异的是那些小人的脸，全都是鼻子异常突出，獠牙尖刻。

那浮雕极为的传神，那些小人儿只要看了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它们饿，它们很饿，你仿佛可以看见它们滴着口水，面露馋色的看着任何一样东西，都只想吞下去。

这些浮雕里的小人，都在膜拜一口棺材，而那棺材上雕刻着一副诡异的笑脸，似笑非笑，那眼神非常的诡异，就像是明明很贪婪，却努力装作慈悲，那笑脸只是单纯的一个笑脸，再没有多余的雕刻去表达什么，可每个人都感觉，那个笑脸的主人是个女人。

而棺材的中心还雕刻着一颗正在滴血的心脏，那颗心脏让人看了第一眼，就不想再看第二眼，因为普通人能感觉到的怨毒。

这不是我枉自揣测的，在我旁边的酥肉就很好的证明了我的想法：“三娃儿，我看了那个猪心一样的东西，咋感觉有种全世界都欠它似的感觉呢？跟向我要债似的。”

我不知道咋解释这现象，我也不懂，只是那些诡异非凡的感觉，在符篆贴上去一小会儿后，都消失了，这石门变得普普通通，我也再也体会不到那阴冷的感觉了。

姜老头儿贴上符篆以后，走了回来，回来只说了一句话：“把它埋起来，最好给这里管事儿的人打个招呼，修个啥在这里，不要让普通人靠近这里，就说出了事儿，谁也担待不起。”

说完，姜老头儿就牵着我俩的手往外走去。

“师父，这是去哪儿？”这就完事了，要走了？

姜老头儿不理我，转过头对着老吴头儿师徒俩说到：“去我徒弟家喝杯茶水不？”

“不去了，马上要去镇上的老林那里买些旱烟叶子，去晚了就没了。你改天带着你徒弟来我这儿吧，我请你们两个吃好东西。”说完老吴头儿就带着小丁走了。

“老林的旱烟叶子，呵，这老吴头儿是咋知道这好东西的？”姜老头儿自言自语了一阵儿，

还是拉着我和酥肉的手往外走。

我不干了，说到：“师父，这就完了啊？你要带我去哪儿？”

“去哪儿？回你家呗！啥叫这就完了，晚上还得来一趟，那些孤魂就不管了吗？”姜老头儿放开我的手，揪了一下我脸蛋儿，然后拉着我继续走。

这时酥肉兴奋的一身肥肉都在发抖，他说到：“姜爷，我都还没见过真鬼呢？晚上能带着我吗？”

我简直服了酥肉了，平日里没发现他这样胆儿大啊？今天却要主动要求看鬼，这是啥道理？

“不行！我可没有半夜三更把你带出来的理由！想看鬼啊？呵呵，你以后只要跟着三娃儿，有的是机会。”姜老头儿直接就拒绝了酥肉。

酥肉有些垂头丧气的，但一想，也是这个理儿，他半夜跑出去，回来还不得给他爸罚个一个星期不许吃饭啊？

算了，今天也算看到不少新鲜事儿了，估计是想到这个，酥肉又重新兴奋了起来，还是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就我，还是对那个石门念念不忘，于是问到：“师父，那石门上雕的是些啥东西啊？我看着咋恁不舒服？”

一听这个，姜老头儿脸色一沉，一时间竟然没开口。

我耐心的等着姜老头儿给我回答，而酥肉不知道啥时候从他的衣服里摸出那包压的烂兮兮的煮土豆，开始‘吧唧，吧唧’的吃起来。

我等了半天不见姜老头儿回答，抬头一看，却只看见姜老头儿的两个眼睛盯着酥肉的‘烂土豆’。

“小胖娃儿，你吃的啥呀？”姜老头儿笑眯眯的，那样子我看了心里一阵恶寒。

“煮土豆啊。”酥肉一边往嘴里塞着土豆，一边含混不清的说到。

“那好吃不？”姜老头儿锲而不舍的问到。

“煮好了，洒点儿盐，香。”酥肉一边吃一边答到，他根本搞不清楚姜老头儿是个啥意思，说起来，我和我这便宜师父也才相处了2天，也搞不清楚他追问那包烂乎乎的土豆是啥意思。

“胖娃儿，给我吃点儿。”沉默了将近半分钟，姜老头儿忽然有些愤怒的吼到，把我和酥肉都吓了一跳，特别是酥肉，抓手里的土豆差点没掉地上去。

“真的是，问你那么多次了，都不晓得给我吃点儿。”姜老头儿一把抓过酥肉手里的土豆，一边念念叨叨，一边大口吃了起来。

酥肉欲哭无泪，我却觉得我的面子都被这姜老头儿给丢完了，酥肉是我好兄弟，亲眼看见我有这么一个师父，连小孩儿手里的土豆都要抢.....

我脑子乱成一团麻，只得赶紧转移话题：“师父啊，你还没说那石门上雕的是啥呢？”

估计是得吃了土豆，姜老头儿心情好，一边大嚼着，一边就非常直接的回答到：“饿鬼啊，就是那种啥都吃的家伙。”

“咳..咳...”酥肉一阵儿剧烈的咳嗽，嘴里的土豆都喷出来了，估计是咳嗽的太厉害，有些土豆直接从鼻子里喷出来了，那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咳完酥肉直接和我对视了一眼，那意思，我俩不用交流都明白，眼前正毫无形象在大嚼抢来的，特别强调是抢小孩的土豆的姜老头儿才就是一只‘饿鬼’吧？

可惜给我一百二十个胆子我都不敢问姜老头儿是不是‘饿鬼’这种问题。至于酥肉，给他三百六十个胆子，他也不敢问‘姜爷’是不是和饿鬼有啥关系。

姜老头儿毫无感觉的啃完土豆，拍了拍手，砸吧砸吧了几下嘴，确认酥肉那里没有了，才咳嗽了两声，竟然还装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背着手走前面去了，估计是在酥肉面前当姜爷当上瘾了。

我无奈的和酥肉对视一眼，眼中千言万语都没办法表达，只得紧赶几步，追上了姜老头儿。

“师父，饿鬼也是鬼？”我问道，那石门上的雕刻给我的印象太过于深刻，总觉得这饿鬼咋有些与众不同的样子。

“饿鬼只是一种称呼，严格的说来它们不算是鬼，它们是一种生物，具体是啥，佛家和道家的解释不同！你们看见的那雕刻，就是饿鬼的鬼子，它们参拜的棺材，埋葬的...应该就是鬼母。知道民间鬼吃人的传说哪儿来的吗？其实说的是饿鬼，而不是人死后的灵魂所化之鬼。”

姜老头儿一说完，我就打了个寒颤，其实于现在的我来说，一般般的鬼我已经快要麻木了，可是这吃人的鬼，哪个小孩子不怕？我回头看了一眼酥肉，他的鸡皮疙瘩都冒上脖子了，这小子比我还不如。

我很想了解多一些饿鬼的事儿，什么鬼母之类的，饿鬼在师父眼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可是我不敢问了，估计在一旁的酥肉也不敢听了。

好在姜老头儿也不愿多说，只是说了句：“在一百多年前，饿鬼几乎就已消失在这世间了，没想到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墓.....唉，那地方邪性儿，你们两个少去，听到没？”

我和酥肉唯唯诺诺的答应了，谁没事去看那种要吃人的鬼啊？还有鬼他妈，想起就心里发寒。

说完这个以后，姜老头儿沉默起来，神情也和以往不同的沉重，不知道他在想些啥，反正我和酥肉也不敢问，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们两个的脑子都不能完全消化。

第五十一章做假

一路无话的回了村子，把酥肉送回家后，姜老头儿就和我径直回了我家，由于我妈刻意宣传的原因，村里人不到一天都知道姜老头儿认我做了干儿子，这下姜老头儿常到我家也不是啥奇怪的事儿了。

“姜师傅，你咋和三娃儿一起回来了啊？”看见我们回来，我妈非常的吃惊，搞不懂我出去耍一下，也能遇见一大早就出门去的姜老头儿。

“秀云，身体好些了吗？我去镇上给你买了些草药，熬来喝了吧。”姜老头儿倒不急着解释啥，只是给我妈递过了一包草药。

我妈心里感激，接过了姜老头儿的药，一时间不知道咋感谢姜老头儿。

可姜老头儿好像看透了我妈的心思一般，把手一摆：“我这药没花什么功夫，更没花啥钱，我有认识的人，你尽管熬来喝就是了。二妹醒了吗？”

“醒了，醒了，早醒了。”我妈一叠声的回答。

姜老头儿微笑着点头，也是由衷的高兴，顺道儿就去看我二姐去了。

晚饭是在我家吃的，一家人吃的热热闹闹，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我们已经把姜老头儿看成家人了，在饭桌子上我讲起了蛇群，蛇灵还有地下石门的事儿，把我家里人听得一惊一乍。

姜老头儿倒也不介意，只管倒了甘蔗酒一杯杯的喝，我家里人还有啥不知道的呢？所以，他不介意我讲这些。

只是在我讲完后，他说了一句：“晚上，我要去引度那里的孤魂，明天在镇上找人，组织乡里的人把坟地迁了。不过就算如此，那里也非常的邪性，在煞气泄完之前，非‘大建筑’不能压住。所以，必须要让人们少去那里，免得再生是非。”

“啥叫大建筑？”我扒拉了一口饭，还不忘记问这个。

“人气旺的建筑，像学校啥的，可是不能冒这个险，还是让煞气自然散去。”姜老头儿显然不愿多谈那个地方了，只是淡淡的解释了一句。

我原本还想问问饿鬼的事儿，可一想到它吃人，心里渗的慌，想着横竖我也遇不着它，何况我还有师父保护，也就懒得跟自己找不自在了，干脆就不问了。

一顿饭吃完，姜老头儿休息了一阵儿，就有几个人找上门来，这几个人我认得，就是镇上小

院里的军人，姜老头儿说了一句做法事，度孤魂，就要和他们走。

我不依，原本说了度孤魂要带我去的，咋就不带我呢？

姜老头儿眼睛一瞪，大声说到：“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去上学，我差点忘记你得上学这事儿了。”

说完，转身就走了，而我们一家都无言了，敢情我和他混了两天，他还真忘了我要上学这档子事儿了。

不过也好，我爸妈明显松了一口气，不管外面经历过怎样的风雨，在他们心里，对知识还是非常崇敬的，见姜老头儿重视我的学业也是一件好事儿。

另外，我才当了姜老头儿的弟子，也没学啥本事，在我爸妈看来，这些神神鬼鬼，非人力能控制的事儿，我现在能不参和，最好还是不参和的好。

姜老头儿这一忙就是一个星期，我在乡场上上学，自然也是知道他在做啥，他在帮着乡亲们迁坟。

那天晚上他是怎样度孤魂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第二天下午乡场上的领导就说了，以后那片儿坟地是要修啥乡礼堂，叫乡亲们把坟给迁了。

总之怎样安民心，领导是自有一套的，乡亲们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下午就有人开始迁坟了，而姜老头儿就在这过程中全程的帮忙，另外一些没有人管的孤坟，也是需要处理的。

我上学，离那里近，总之下午一放学，我就往姜老头儿那里跑，只是他不让我靠近迁坟的地儿。

“师父，我想看看。”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咋了，接触了这些事情之后，对一切相关的事情都非常的感兴趣。

“看个屁，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自己容易招这些东西。”

“可是你把孤魂度走了啊？”

“度走是一回事儿，可是有些鬼魂不是度走就能轮回的，在这之前，还是在一定的时间会回它的阴宅，你懂个屁，不许去，不许去，迁坟顾忌的事儿多着呢，你少给我凑这个热闹。”

就这样，我被姜老头儿无情的排斥在外了，只得眼巴巴的好奇，却一点儿也不得看，弄得我也无心学习。

再过了一个星期，我们班里考测验，我数学考了个 64 分，语文更惨，考了全班倒数第一，56 分，我一头冷汗，这下完了，又得承受我爸的‘铁拳’了。

我思考着对策，却不想还有个比我爸更厉害的人在等着我，那就是——姜老头儿！

“三娃儿，不然...你就不要跟你老汉说考试了嘛？”酥肉是这样给我出主意的。

这家伙，虽然成绩也是一般般，但这次好歹还考了两个 80 分，就算会挨骂，也不会挨揍，哪儿像我那么惨？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给我出这个馊主意。

“屁，你回去不跟你爸妈说考试成绩下来了啊？就算你不说，那个刘春燕，这次考了双百分，她回去能不说？就刘春燕她妈那个大嘴巴，不到一个小时，全村的人都知道她女儿考两个一百了。”一想起刘春燕，我就牙痒痒，我挨打十次倒有五次是她‘害’的。

这些酥肉也想不出办法了，和我一起坐在路边出神，过了好一会儿，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拉着酥肉直奔乡场上那个小小的供销社跑。

平日里，我还是偶尔会有个一分钱之类的零用钱，虽然是农村孩子，我那能干的爸爸也不曾亏待了我们三姐弟，虽然是偶尔中的偶尔，我还是得到了不是？

但是，乡场上能有啥好卖的，连背着背篋卖零食的人都是偶尔才会出现，我也不知不觉存了 8 分钱，这下这 8 分钱可以派上大用场了。

“三娃儿，你这是要干啥去？”酥肉不解。

“我前两天，把我大姐的钢笔借来玩了，还没还，现在我去买瓶红墨水儿，拼了。”我一边大步走，一边简单的说到。

可酥肉是谁？是我好兄弟，我们两个之间简直太了解对方了，他一下就猜到了我的意图，必然的，全身肥肉开始发抖。

他一兴奋，或者一害怕就这样。

“三娃儿，你是说你要改分啊？”酥肉有些不确定，估计这小子这次发抖是因为改分这件事儿，对于他来说太刺激了。

“嗯，还能有啥办法？！”我咬牙说到。

红墨水 5 分钱一瓶，被我弄到了手，把我姐的钢笔原本的蓝墨水洗干净，我灌了一管子红墨水，在练习了好久以后，我大着胆子，手有些的颤抖的，将我数学卷子的分改成了 84 分，语文考了 56 分，不好改，我干脆加了个 8，改成了 85.6！

另外还有酥肉，他原本数学只考了 81 分，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爱凑热闹，一定把他那数学改成了 87 分。

“你娃儿是有病吧？”我有些搞不懂酥肉，一定给改高 6 分做啥？

“哎呀，好兄弟要有难同当。”酥肉笑的跟憨包（傻瓜）似的，估计他就是纯粹找刺激。

就这样，我做了假，一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了家。

一进门，我就看见我爸立那儿了，表情严肃的问我：“三娃儿，你们考试了是不？成绩下来了是不？多少分？”

我脸一抽抽，问我爸：“爸，你咋知道我们考试了，卷子也发了啊？”

“废话，人家刘春燕考了双百分，人家妈都到我家里来了一次说人考了双百分了，你喃？”我爸神情不善，估计是给刘春燕她妈刺激的。

“哦，我考了 2 个 80 多分，以后争取赶上刘春燕。”我战战兢兢的取出卷子，递给了我爸。

第五十二章一堂思想品德课

我爸也不认几个字，但是数字好歹是认识了，他扫了几眼卷子，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说到：“你娃儿啥时候能争气点嘛？你大姐二姐像你那么大的时候，不是双百分，最差也是 95 分以上。好在你还知道考了个 80 多分，不然老子打死你。”

说完，我爸把卷子塞给了我，我暗松了一口气儿，这次总算险险过关了。

可就在这时，一个人从屋子里出来了，那不是姜老头儿又是谁？

“三娃儿的卷子啊？拿给我看一下，考了好多分？”你说我这便宜师父的耳朵咋就那好？

我没办法，他说要看，我敢不给吗？抱着又上一次断头台的心情，我在心里暗叹了一口气，把卷子递了出去。

姜老头儿接过我的试卷，悠闲的展开一看，眉头就有些微微皱起。

这个时候我可紧张了，下意识的就决定‘打扰打扰’他。

“师父啊，你咋回来了？”

“忙完了。”姜老头儿神情缓和了一些。

“师父啊，坟都迁好了啊？”

“嗯..”拖着长长的尾音，姜老头儿有了些笑意。

“师父，今天晚上你在我家吃饭啊？”

“是啊..”姜老头儿笑嘻嘻的。

“师父啊...”我还准备再问。

我爸在旁边一脸不耐烦的打断我：“狗日的娃儿，你说你话咋恁多？”

估计我爸是被我烦到了，直接吼了一句，我爸这人吧，是最讨厌小孩缠着问东问西的，见我这样一直缠着姜老头儿，他估计觉得不礼貌吧。

“呵呵，没事儿。”姜老头儿乐呵呵的把试卷一收，捏在手里也不还我，直接出声就阻止了我爸。

然后叫着我和我爸，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下了，我心里‘扑通扑通’的跳，一心就想把试卷拿回来，而我爸呢，他是莫名其妙，这不要做晚饭了吗？我妈这两天要休息，晚饭的事情该他忙，咋这时候爱吃到极点的姜老头儿还拉着自己坐这儿，这是准备聊天呢？

“三娃儿....”姜老头儿拖长了尾音，叫到我的名字。

“诶...”我有些战战兢兢的答到。

“这人嘛，都有个有错的时候，偶尔也会爱耍爱玩，耽误正事儿。但是呢，能坦然的面对错误就是一件好事儿，面对错误之后能改过，那就更好了。三娃儿啊，你说，在犯了错之后，啥样儿的人是最可恶的呢？”姜老头儿笑咪咪的。

“那还用说？死鸭子嘴硬，不认错的人。”我爸在旁边脖子一硬，就冒出了这句话，他是最讨厌有错还顶嘴的人。

“那个..啊...就是...”我在旁边前言不搭后语的，手心冷汗直冒，有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不是，最可恶的是犯错之后，想着逃避，不敢面对，还要选择欺骗的人是最可恶的。特别是男娃娃，坦诚正直是最可贵的品德，欺骗的人比小人还不如。”姜老头儿不疾不徐的说到。

“嗯，就是，就是，我就最讨厌撒谎的人。”我爸在旁边赞成到。

我冷汗直流.....心里已经做好要逃跑的打算。

可我那便宜师父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般，一把就逮着我的肩膀问到：“三娃儿，你觉得师父说得对不对嘛？”

“嗯，对，比思想品德的老师说的还对。”师父的手就跟铁钳子一样，我是动都动不了，更何况逃跑？干脆这个时候临时拍点马屁，也许等下要好过点儿，我是一个相当有觉悟的人啊。

“嘿嘿...”姜老头儿一笑，也没放开我的打算，而是把我的卷子打开了。

首先是数学卷子。

“ $13+6=16$ ，嗯，不错。”

“ $5+7=13$ ，聪明。”

我一边听他念着，一边冷汗‘哗哗’的流，其实我是不知道对错啊，知道也就不会考那么低的分了，问题是我看见姜老头儿两个眼睛都是看着我答错的地方念。

枉我聪明一世，改了分数，却改不了卷子上那么多叉叉。

把数学卷子放在一边，姜老头儿又拿过语文卷子。

“锄禾日当午，汗水流下河。嘿嘿嘿....”姜老头儿笑得我心里直打颤，我在心里骂到，X老师太可恶了，汗水流下河有啥不对？

我记得就是有个啥河字的啊？

“请照示例填空，（绿油油），呵呵，好，你挺听安排的，后面填了6个同样的（绿油油）！”说到这里，姜老头儿把试卷一放，一拍桌子，一把抓起我，就给摁桌子上了。

“老陈，给我把竹片儿拿来。”姜老头儿气哼哼的。

我爸简直没反应过来，废话，我爸又不懂语文卷子上说些啥，小学算术题，他倒能算，问题是他也沒仔细听，搞不懂姜老头儿是不是在表扬我。

可是，姜老头儿吩咐他哪儿敢不听，况且姜老头儿语气还那么严厉，我爸一个没反应过来，竹片儿已经送到了姜老头儿手里。

姜老头儿扒拉下我的裤子，‘啪’一下，竹片儿就结结实实的打在了我屁股上：“你真有本事啊，还敢骗人！”

‘啪’‘啪’竹片儿连续不断的落下，那力道真的‘均匀适中’，每一下都一样的疼，我立刻就嚎了起来，这火辣辣的疼和我老爸的铁拳比，还要让人难受些。

我爸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一听我骗人，火立刻就上来了，他是绝对相信姜老头儿的。

这火一上来吧，我爸立刻就有了反应，袖子一撸，这拳头就要上来了。

我一看，差点没哭晕过去，狗日的啊，不兴‘双重打击’的啊！

却不想姜老头儿一只手就把我爸给拦住了，可手上的竹片儿却是不停的落在我屁股上：“不忙，这娃儿可恶，我教训完，你再来教训不迟。师父老汉各算各的教训，这五十下‘竹片儿’他是跑不掉的。”

我爸一副不得发泄的样子，在旁边‘忿忿不平’，倒也认了。

惨的是我，知道了两个不幸的消息，第一是我要被打屁股五十下。第二就是挨完这顿，还有一顿等着的，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你们不能这样啊.....

我哭得越发的悲惨，嘴里念叨着：“红军战士不怕艰险，不怕艰险，就是不怕.....”

我爸知道这是我的习惯，被打得急了，又跑不掉，就会大喊红军战士来‘鼓励’自己，我爸就常常被气得发笑。

可这姜老头儿是纹丝不动啊，只是说了一句：“就你这样子，骗人还好意思说红军战士。”说着，那打我的竹片儿更有节奏了。

我妈，我两个姐姐早就被惊动了，都来到了院子里，看到姜老头儿打我那架势，目瞪口呆的，我那‘热情’的爸爸，立刻就把卷子拿给她们看了。

“姜师傅就是看了这个打他的，说他骗人。”我爸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事情，但不妨碍他显摆似的告状。

我妈看不出个所以然，我那两个姐姐可不是吃素的，看了一会儿就看出问题了，看到我卷子上写的内容，我那直率的大姐哈哈直笑，我二姐则抿着嘴，笑出两个好看的酒窝儿。

“妈，三娃儿该被打，他把卷子上的分数给改了，这卷子上的错和老师打得分对不上。”大姐笑完后，直接就说出了问题。

二姐则沉默着笑，估计对于我这种行为，是又好气又好笑。

“啥，狗日的，把分数改了？”我爸一听又来气了，冲上来想揍我，但想到姜老头儿的吩咐，他又忍下来了。

终于，姜老头儿打完了这五十下屁股，淡定的把竹片儿扔到了一旁，此时我的屁股蛋儿已经红肿不堪，趴在石桌子上抽抽噎噎的，动都不想动，一动屁股蛋儿就疼。

?举报

第五十三章迷阵

“把裤子穿上，还嫌不够丢人啊？”我爸在旁边大吼到，估计他想揍我，看我这个样子又下不去手了。

我忍着疼把裤子提好了，那片火辣辣啊，摩擦着裤头儿都疼，可还必须老老实实站着，因为姜老头儿要教育我。

“看看这卷子，很明显这红笔的痕迹就不一样，这字迹也不一样，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了。等一下，你去拿毛笔来，就在这桌子上，用毛笔写 200 个你的名字，听见没有？”姜老头儿开口说到。

我心里苦啊，打完不说，意思是还得罚写字？200 个名字，那得多少字啊？

“没写完，不许吃饭，我必须得告诉你，如果你今天直接拿考得差的卷子来给我看，或者只会被打十下，然后罚写五十次。如果你还能诚恳的告诉我，以后会努力，让我看你表现，那么你或者不会挨打，只会罚写五十次。可为啥你会这样挨打？第一，是因为欺骗。第二，是因为不敢面对错误。欺骗是一种啥样的行为？那是人品上的缺陷，人品上有缺陷的人，就算得侥幸的一时顺利，终归会付出代价。至于不敢面对错误，就是不敢承担因果，你种下了什么因，就要承担什么果，就如你学习不认真，你就必须要承担着考试考不好的后果，不承担，逃避，事情只会更重的报在你身上，就如你挨了五十下竹片儿，要罚写 200 次自己的名字。”姜老头儿一字一句缓缓的跟我说到。

言语间并不高深，他就是要我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他打我就是我自己造成的‘果’，因为中间含有欺骗这一‘恶行’，所以果报也就更为严重！

到最后，我爸终究是没打我，而我则老老实实的在石桌子上用毛笔本子写成陈承一。

这时，酥肉的爸妈牵着酥肉来了，很简单，酥肉也被发现了改分这一事实。

开玩笑，酥肉他妈多精明的人啊，家里吃穿用度那本账更是算的比哪家都细，这吃完饭吧，没事儿就看酥肉的卷子，结果一对分不对啊，活生生的多了几分。

再仔细一看，那分数的颜色不对，于是，酥肉露馅了，于是，在不能吃饭的威胁下，我这勇敢的‘红军战士’又被酥肉这个叛徒给卖了，于是，人家一家三口登门告状来了。

我爸的怒火又被挑起来了，没打我，但是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师父更直接，甩了一句，教人行不端，加罚写五十次。

而我则在肚子里把酥肉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你个酥肉，你说你有啥必要？81 非得改成 87，你找刺激，被揍的更‘胖’了一些不说，还把我又光荣的拖下了水！

狗日的！

在那之后，我的行为被姜老头儿设上了一个‘紧箍咒’，第一条就是不准欺骗，第二条就是坦荡，第三条是凡事不能损人利己，第四条是做事必须有原则，原则底限我自己定，但是必须是不能做恶的，不能凡事都自我为中心，就是说不能事事自私。

姜老头儿说了：“你是要修道的人，别人我不管，但在我这里修道的人必须先立德，德行是根本，没有德行之人，就如房屋没有根基，哪怕有一天修到天上去了，也得倒下来。”

这番话我是不太懂，但我怕姜老头儿收拾我，只得听话，说是强行的规范我的行为也好，还

是提前让我不走上歪路也罢，但姜老头儿总归是抓住了教育要趁早的重点，对我的人格进行了一个竖立，这些基本上也是我以后做事的一个准则。

另外，还有一个让我‘热泪盈眶’的决定，以后我的考试成绩以刘春燕为标准，任何科目不能低于别人 10 分。否则，哼哼.....

我自认为我除了体育可以稳稳的达到并高于这个标准，其他的.....

我在心里骂了娘，终于把刘春燕竖立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敌人’。

这件事情三天后，我上山了，终于上山了，姜老头儿回来那么久，从第一天说收我当徒弟，到现在，我陈承一要正式拜入师门了。

这事儿怪不了姜老头儿，也怪不了我，谁能预料到从姜老头儿回到现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呢？而且到如今都还有个啥饿鬼墓在乡场呆着呢。

入师门是要看日子的，姜老头儿是个不注重这些的人，他认为命里有定数，跑不掉也丢不了，可是在入门这件事情上，姜老头儿却分外重视，也不能免俗。

那天他一忙完，就是来告诉我爸日子的，却闯到了我改卷子，也算是在入门之前给我上了一堂道德课。

入门仪式姜老头儿要带我去山上完成，他说了，山上有他的一处临时修所，在很多年前，他来到这一片儿不久后就建好了，并慢慢完善了。

这次回来后，大概收拾了一下，也就可以当做入门仪式的地方了。

“这次就我带三娃儿去就行了，晚上我送他回来，但是从今天晚上过后，以后三娃儿每天放学后，就到我那里来住了，星期六，星期天在家住，平日里，你们也可以上山来看他，我会告诉你们咋走到我那儿去。”这是我带我上山入门之前，姜老头儿对我家里人说的话。

当时，我妈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爸我两个姐姐的神色也不好看，舍不得啊。

好在我大姐那爽朗的性格在这种时候发挥了作用，说到：“那山就在我们村后面，那么近，想的话可以天天去看啊，我们初中还有住学校的学生呢，就当弟弟住校了啊。”

这一说，我爸妈心里顿时觉得好受了起来，也就开开心心送我和姜老头儿出门了，一直送到山脚下。

接下来姜老头儿就带我上山了，山上还是有一条翻山的大道儿的，其实不能称之为大道，只能说是一条比较明朗的路，但是只是翻山所用，是绝对走不完整匹山的。

说过了，这片山岭不高，但就是连绵不绝，典型的四川丘陵地形。

在那条大道上走了不久，姜老头儿就带我走入一条比较偏僻的小道儿，沿路已经不是那么好走了，可是姜老头儿却走得非常轻松。

小道走了十来分钟，在一个拐弯向下的路口，姜老头儿却带我向上一拐，竟然还有条模模糊糊的路。

平常人是绝对想不到在这种地势下，还有一条路向上。

顺着那条隐秘的小道儿走了不到5分钟，我就看到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和坟地儿那片阴森的竹林不同，这片竹林给人的感觉就是清新，俊逸的感觉，让人看了心里十分舒服。

“竹子这种植物，中空，也就注定了它养气场，养阴地儿是再好不过，放在一片宁静清和的环境下，它也能形成这种清宁‘势’，再是让人静心不过的。”姜老头儿随口说到。

我点点头，在心里对竹子这种植物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原来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环境下，竟然会有截然不同的作用，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样就说明，不在乎物本身，而在乎持物人的本心。

一片竹林可以被有心之人做成养阴地儿，也可被有心之人做成宁神静心的修所。

山风吹来，带着一股子草木的香气儿，而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了潺潺的水声，心里不知不觉就赶到了凉爽舒服和一片宁静。

快走入竹林子的时候，姜老头儿的神色忽然严肃了起来：“三娃儿，这片竹林子咋走，你可要看好了，以后走迷路了我可不负责，你就在这片竹林子过夜吧。”

我有些不满，大声说到：“师父，我又不是饭桶，一个竹林子还能走不出去吗？”

姜老头儿斜我一眼说到：“这个竹林被我设了一些小阵法儿，我不给你讲咋走，你还真走不进来，除非闯运气闯进来了。”

“阵法？”我是一点儿都不了解这些东西，总觉得就是一片儿竹林，凭个啥阵法，还真能拦住人啊？

“也不是什么很神奇的阵法，要破去也简单，把这儿的竹子都砍了就行了。只是道家讲究清修，做个阵法也不过是为了防止打扰或者别人误闯进来而已，既然你要做我的弟子，也会学到阵法的，现在好好跟我走，只是小玩意儿，好好走，很好记得。”姜老头儿说完，就率先进了竹林。

由于他的提醒，我赶紧的跟上进了竹林。

第五十四章入门仪式

一进这竹林子，我就发现这竹林东一丛，西一丛的，说乱也不乱，但是就是有种视线被恰好挡住的感觉，在整个竹林好似有路，但是却是杂乱无章的，又让人感觉没路。

姜老头儿牵着我的手，一路走，一路开始给我讲解，别看他东几步，西几步，前进几步，倒退几步的，但是说起来还是有规律可循，那规律也简单。

过了一小会儿，连我这个他口中的笨蛋，瓜娃儿也掌握了这个规律，自己也知道下一步该咋走了。

我有些小得意，吹起了口哨，可姜老头儿却毫不留情的一个巴掌拍在了我脑袋上：“最简单的阵法儿，就图个清静用，哈儿（傻瓜）都能学会，你得意个啥？好好走路，再吹口哨，看我不收拾你，没个正经样子！”

可是说完，他却得意的吹起了口哨，我嘴一撇，委屈的差点哭了出来，我咋就这倒霉？遇见这么一个师父？

姜老头儿不管我，只管带我在这竹林中走着，因为已经初步掌握了规律，我倒也能跟上他的脚步。

倒是小孩子心性儿，虽然这竹林中空气清新，山风凉爽，可是看来看去都是竹子，这样走了十来分钟以后我也烦了，问到：“师父，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啊？这竹林子多大啊？”

“这竹子林倒是这片儿山中最大的竹林子，你走你的啊，要不了多久了。”姜老头儿背着个手，走的优哉游哉，我无语，只好继续走着。

谁想再走了不到5分钟，在经过一个看似无路的拐弯后，眼睛的景致就变了，豁然开朗，一直听见的潺潺流水此刻也出现在了自已面前。

我惊喜的长大了嘴，没想到这片山中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是竹子林夹着的一个小小山谷，一片不大的绿地儿，也不知道被姜老头儿种了些啥花儿在上面，姹紫嫣红，在这秋天竟然也开得分外好看。

在绿地儿的中间，搭着一座竹楼，我那时候不知道吊脚楼，就觉得这竹楼搭的太神奇了，竟然离地搭着，下面靠几根柱子撑着。

竹楼不大，但是那黄中带绿的颜色分外的好看，也没修啥围墙和篱笆，就这样立在绿地儿当中。

最让我惊喜的是竹楼的背后有个小小的瀑布，那清澈的流水直直落下，跟一道银色的门帘儿似的，落在下面的小水潭里，而一条小溪流儿从小水潭里流出，伴着欢快的‘哗啦啦’的声音，让人心情分外愉悦。

“呆着干啥？走啊。”姜老头儿努力的装着淡定，可眼中的得色却咋也掩饰不住，径直先走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竟然还有条石板路儿，天晓得姜老头儿是咋把这石板弄上山的。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算下来，从我家出发，到这里，只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根本算不得远，问题就是这地方，不知道的人存心要找，还真的不好找。

我怀着一种说不上的心情，应该是惊喜吧，大踏步的紧紧跟在姜老头儿的身后，看来这在山上的日子也不会太糟糕。

走了不远，就到了那座儿小竹楼，蹬着不高的梯子上去了，发现门口还有一长廊，长廊上放着两张竹椅子，一张小木头桌儿，从这里看去，整个绿地，小瀑布尽收眼底，还有就是那郁郁葱葱的青竹，最为神奇的是，这个竹楼好像修在这片小山谷里最高的一块儿，一眼望去，竟然还影影绰绰的能看见山脚下，再仔细点儿，还能看见模模糊糊的房子。

“好看是吧？”姜老头儿嘿嘿一乐，看着发呆的我。

“嗯，好看。”我忙不迭的点头。

“以后有得你看的，现在进屋吧，我这一脉虽然入门仪式简单，可还是得讲究一下，别耽误了。”说完，姜老头儿推开竹门，进了屋，我怀着好奇的心，连忙跟上。

推门，进屋，一眼就看尽了眼前的整个屋子。

这是一个大厅，布置的非常简单，在靠里墙的那面有一条案几，案几上有一个简单的香炉，在案几背后的墙上呢，挂着三幅画像，在案几下面有个蒲团，除此之外，就是左右两边的各摆着 2 张竹椅。

如此简单的陈设当然一眼就看尽了。

姜老头儿进屋后，拉着一张椅子在案几的旁边坐下，这才对还在门边有些不适应的我说到：“进来吧，到这儿来。”

他指的地方是放地下的那个蒲团面前，我依言走了过去，也不知道为啥，想着这是入门仪式，我心里总有那么一丝儿紧张，所以连带着平日里活蹦乱跳的我，动作也不由得有些战战兢兢。

“关于我们这一脉的来历，我的师父也语焉不详，他只是告诉我，我们这一脉不讲名头，一切行为闲散也好，懒惰也罢，能发自本心自然就最好。所以，我们这一脉的规矩真的不多，唯一重的就是个传承，以后你行走在这世间，难免遇见同道中人，问起你出自哪一脉，你尽可答我师承于谁就好，只要....”姜老头儿像是想讲些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说下去。

入门，介绍师门传承那是必须的，姜老头儿也不能免俗，但奇就奇在我们这一脉当真是散人中的散人，只是简单的几句，姜老头儿就已经说清楚了。

我认真的点头，不讲名头也好，我的小心思非常简单，如果以后别人问起，我难道说我是哪儿哪儿，哪脉哪脉的道士吗？

在那个年代，道士可不是啥光荣的职业。

“把案几上的香拿过来。”姜老头儿吩咐到，我这才注意到在那香炉的背后放着一束没开封的红香。

把香拿在手上，姜老头儿吩咐到：“拿出九支来，就算规矩简单，可这三清是入门必拜之人，墙上就是三清相，他们是我们道家玄学的祖师爷，拜祖师爷，就跟你拜祖宗一样，心里必须诚恳，这三拜九叩，也得扎扎实实，你此时若心不诚，以后难免会受责罚，这责罚的形势，就跟你二姐遇的不顺一样，可大可小。我不强迫于你，只是话尽于此，你自己拜吧。”

我一听，额头上就布满了冷汗，我这便宜师父明明就是‘恐吓’，这比强迫的性质还恶劣好不好？我哪儿还敢怠慢？

非常认真的抽出了九支香，在师父的帮助下点燃了，我凝望着墙上的三清相，心里默念着师父教我的静心口诀，待到心灵空静之后，我是怀着满心的虔诚跪了下去。

“跟我念，弟子陈承一。”姜老头儿忽然开口说到，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平日里嬉笑怒骂皆由本心的他，此刻的样子竟然变得非常的庄严，连带着我也跟着非常严肃起来。

“弟子陈承一。”

“自今日起拜入姜立淳门下，为姜立淳唯一关门弟子。”

“自今日起拜入姜立淳门下，为姜立淳唯一关门弟子。”

“在此上表三清。”

“在此上表三清。”

.....

.....

跟着姜老头儿念完了入门的话以后，我双手举香过头顶，对着墙上的三清相开始恭敬的三拜九叩，这每一下叩在地上都是实实在在的，不仅这竹地板儿‘嘭嘭’作响，我的脑门也生疼。

叩拜完后，我恭敬的把香插进了香炉，而这一次，姜老头儿又让我抽出了三支香。

“你把香点燃，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去拿件东西。”说完姜老头儿也不理我，径直穿进了大厅左边的一道门里。

我拿着香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他手里拿了一个画轴走了出来。

第五十五章山中修行（1）

“三娃儿，我们这一脉，师父就是最亲的人，我的师父，你的师祖是个散人，他的道统是怎样来的，传承于谁我不知道，但是他说过我们这一脉就由他而开。所以，他就是我们这一脉的祖师爷。”说话间，姜老头儿把手里的画轴慢慢打开，挂在了三清相的下面。

“三娃儿，你师祖他平生不爱受人跪拜，但做为弟子，做为徒子徒孙，自己的心意却要尽到，我师父是我最尊重的人，你是我的弟子，你必须加倍儿的尊重他，这就是你师祖的画像，过来三拜九叩的大礼伺候着。”姜老头儿的声音饱含感情，也有些颤抖。

我闻言也被打动，拿着三支点燃的香，‘噗通’一声就跪下了，同时，也第一次把目光落在了师祖的画像上。

画像中的师祖是一个容貌非常普通的中老年人，就是四五十岁的样子，头发简单的挽了个道髻，不过咋看都乱糟糟的，估计是为了全身格调统一吧，画中的师祖穿着也真的是....嗯，很随意。

一件普通的灰色短袍，用一根黑色的布带松松的系着，上面还有好几个歪斜的补丁，一双普通的布鞋，竟然露了脚趾头。

而且这画中的师祖吧，动作也十分的懒散，双手拢在袖子里，竟然是蹲着的，这幅画没有背景，就师祖一个人，可咋看咋像一个正蹲在墙根儿晒太阳的老农。

我也不知道这画是谁画的，可真的太传神，画中师祖的相貌虽然普通，可是那神态中露出的懒散和无所谓，眼神中却隐含着一种让人信服的清明和透彻都画出来了。

给人感觉师祖的存在就像一个矛盾体，明面上是落魄，懒散的一个，而那骨子里又散发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韵。

我那时年纪小，根本不懂一个人的韵之所在，只是从内心觉得这师祖不普通，但不普通在哪里，我根本就不知道。

“还不快拜？”姜老头儿眼睛一瞪。

闻言，我赶紧恭敬的举着香，又实实在在的来了个三拜九叩，这一次比对着三清相还要虔诚，毕竟三清相给我的感觉太高不可攀，可面对这师祖的画像，却感觉他实实在在就在我面前，他实实在在就是不普通。

拜完师祖，我在香炉里上好了香，望着姜老头儿，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不过在拜师入门这种严肃的时刻，我还是不皮的，老老实实就在姜老头儿面前站定了。

姜老头儿也不理我，只是自己站起来，凝望了好半天师祖像，才小心翼翼的把画像卷了起来，然后才对我说到：“这幅画像是我画的，也是唯一一幅你师祖，我师父的画像，是他同意之后，我才画的。可惜那个时候水平有限，把你师祖的神韵画的不足，至少不够内敛，和真人比起来实在相差太远。”

说完，姜老头儿叹息了一声，看着他如此怀念我师祖，我也忍不住问了句：“师父，那我师祖现在在哪儿？”

姜老头儿转过头来看着我，那眼中流露的神情是我第一次看见，姜老头儿竟然也有些迷惑。

这可新鲜了，我师父他都会迷惑？可不想，下一刻姜老头儿就变得‘凶悍’了起来，对我喝道：“你以为入门拜师仪式就完了？老子还没喝到师父茶，你去烧水泡茶，我等着喝你的师父茶，要泡的茶我不满意，你就等着泡一晚上茶吧。”

不带那么欺负小孩的！！

最终，我生平第一次生火，第一次挑水，第一次烧开水.....花了一个小时，还是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给姜老头儿递上了一杯师父茶。

山上的日子是清苦的，虽然姜老头儿这处竹楼小筑景色清雅，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住久了也就那样。

转眼已是三个月过去了，又是一个冬天到来了.....

在川地的冬天，说不上多冷，只是一股浸润在骨子里的凉意让人难受，山上还要清冷一些，那也就意味着我的日子更苦一些。

“凡事自给自足。”这是姜老头儿在我入门拜师以后，给我提的第一句话。

就是因为这句话，在这里，我的一切生活都要自己打理，包括洗衣做饭，可恶的是，我是自给自足了，姜老头儿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凭着这句话，把一切杂务都丢给我了。

“反正你做一个人的饭也是做，洗一个人的衣也是洗，就一起了吧。”

“师父，不是自给自足吗？”

“放屁，徒弟才自给自足，我是你师父，这是你的孝道！”

就这样，我一个八岁的小孩（此时已满八岁），非常‘凄苦’的要担起两个人的杂务。

更可怜的是，我一开始煮不熟饭，更洗不好衣服，姜老头儿还不许经常上山的我家人帮忙，不熟的饭那就不熟吧，吃下去！反正他也吃。不干净的衣服就不干净吧，穿上！姜老头儿更不在意这个，反正他也脏兮兮的。

于是，我又要上学，又要写作业，又要做杂务，还要完成姜老头儿给我布置的任务，他说了，这是学习他一身本事的第一步。

而他呢？每日里总是那么清闲，除了一些他每日固定要做的‘功课’，就是烹茶看风景，外带‘教育三娃儿’。偶尔的时候，他会背些米面杂物上山，再偶尔的时候，他会去弄些野味。

这就是我们在山上的日子。

入冬后的日子难过，主要是因为做饭洗衣都要用水，而这冬日里，那水潭里的水别提有多冷了，我简直碰都不想碰。

上山的日子清苦，相对来说，每日上学倒成了最轻松的事儿，以前上课无聊，趴桌子上就能睡着，这下好了，也不知道姜老头儿咋弄的，反正每日晨间做完他给的‘任务’，我精神的跟只猴儿似的，脑子还特别清楚，听课也就轻松了，连平日里难背的课文也不觉得咋样了。

废话，当然课文不咋样，能和那什么晦涩难懂的《道德经》比吗？

我永远都记得，上了师父茶之后，姜老头儿就从他那间‘密室’里拿出一本破破烂烂的书扔给我：“这本《道德经》是我辈中人修心的‘圣典’，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朗诵一遍，抄习一遍，现在就开始读，不认识的字问我。”

可怜我才小学一年级的‘文凭’啊！

所以，上学咋就不是件轻松事儿？那上学放学的路对于我来说更是和天堂一般。

“三娃儿，你走恁快做啥？”酥肉在我身后跑的气喘吁吁的，可怜这小子，跟我一样，长了一岁，我长高了，他是又长高，又长肥。

我的确没觉得我走的有多快，于是说到：“我也没走多快，要能的话，我恨不得就站这儿不走了，问题是我晚上又得做作业，又得抄那啥《道德经》，睡觉之前还得打个啥拳的，我苦命啊，要不赶着点时间，晚上觉都睡不饱。”

“啥拳啊？你教给我吧？”酥肉非常相当‘武林高手’。

“让我师父教去，我都还没学全呢。”提起那啥拳我就郁闷，什么五禽戏，我现在连‘一禽’都没学会，还被那姜老头儿挖苦：“我说你像个猴儿，先教你猿形，结果你连猿形都学不好，估计只能学个猴形。”

真的气死我了，哪有当师父的嘴巴那么恶毒？！

“算了，我不去找姜爷，万一我要学套拳，他让我抄那 100 次啥《道德经》咋办，算了，算了。”酥肉抖着一身肥肉说到。

我鄙视的看了他一眼，就这样儿，不让你抄《道德经》，怕是你也练不了一个小时就哭爹喊

娘了。

我满腹心事的往回走，暗叹着自己命苦，这时酥肉又没话找话说了：“三娃儿，你最近是想找哪个打架吧？我咋看你一天到晚都捏着个拳头啊？”

我翻了翻白眼，把拳头举起来在酥肉面前一晃，说到：“看清楚了，是握一会儿，松一下，再用更大的力气握！有讲究的，比如握几个呼吸啥的，我师父说这叫‘握固’，是提高人的精气神儿的。”

这个也是无奈，一开始我并不习惯，这下好了，在姜老头儿的‘淳淳教导’下，我这握成习惯了，上课都一握一松的，走个路也是随时垂在腰间握着，我说同学都不敢靠近我了，刘春燕更是见着我就躲，弄半天他们以为我要打架啊。

“哎呀，姜爷本事大，我不懂他那一套，我这个星期上山找你玩哈，你要来接我，要是姜爷能再弄个野兔子来吃吃就好了。”酥肉一说起姜老头儿弄的野味，就馋，那副样子就差口水没有流下来了。

这就是姜老头儿可恶的地方，我一开始做不好饭，难吃是必然，能熟了我都感谢老天，他倒是和我一起吃饭，可架不住人家吃完去水潭边摸个鱼，去林子里整个野味开小灶啊，还不给我吃，说是我可以跟他学这套本事。

可我家里人来了，或者酥肉来了，人家就会整个野味啥的招待，我才能得到便宜跟着吃。

说起来姜老头儿烧菜的手艺绝了，非常好吃，可他为啥要我做饭？！

第五十六章山中修行（2）

“不接，我星期天都是回家住的，接你个屁。”开玩笑，我才不想一天到晚在山上呆着，而上山入竹林的路，只有我和姜老头儿会走，我家人来了，都得我们来接人，好在山间空旷，喊一嗓子绝对能听见。

“回家住？三娃儿，这个星期你师父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可以回家住？”酥肉一脸不甘愿的样子，妈的，你说这是啥兄弟？为了吃的，情愿我受苦！

但酥肉一说起这个，我又‘颓废’了，我这个星期的任务还真没完成，回不成家了，只得等家人来看我了。

姜老头儿这个‘老骗子’，以前老说周末可以回家住啥的，可现在弄出个啥任务来，完成不了就回不了家.....

说话间，酥肉就快到家了，我和他道了再见，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往山上走。

说起来，姜老头儿住的地方离村子不算远，我又走得熟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回到了山上的小屋，这一路走得是脸不红，气不喘。

“回来了？”姜老头儿笑眯眯的，握着他的紫砂壶，吸溜了一口茶，那样子逍遥的紧。

“回来了。”与之对应的是我的有气无力。

“正好，为师饿了，等你生火做饭呢，这阵子，这竹林子力的冬笋正好，你去弄点儿，晚上我们炒个嫩笋吃。另外，昨天还剩了一块野兔子肉，我放在.....”姜老头儿一叠声的吩咐着。

“师父，我还要做作业。”其实抗议是无效的，可我就是想抗议一下。

“做作业也要做饭，记得生火的时候用我教的吹气法，做菜的时候用我教你的‘腕动法’，你要敢偷懒，今天晚上给老子练一晚上猴形，不对，是猿形。”姜老头儿气哼哼的，仿佛他才受了天大的委屈。

是夜，一轮清冷的月光照在竹楼小筑前的空地上，周围宁静无比，除了偶尔传来一两声不知道啥动物的啼叫声。

冬夜总是有风的，也特别的凉，可是我穿一身单衣单裤依旧汗流浹背。

‘砰’又是一个苹果核准确的订在了我身上，我大口的喘着白气儿，有些不满的吼到：“师父，今天晚上你都扔我八次了。”

“扔你八十次也没用，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正中的五禽戏不是只练其形，而是要配合正确的呼吸方法，讲究一口气在内聚而不散的流动，从而达到养生健体的作用。就如武家练武，也讲究内气含而不露，气一散，力气也就散了。你也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儿，是要猴呢？还是撵鸡给累的。”姜老头儿原本坐在竹楼前的长廊上看我练拳，我这一反驳，他倒是愤怒了，说着说着就跳到了我面前。

“又要做动作，又要做那么奇怪的呼吸动作，什么三长一短，什么呼，喝配合，又什么口鼻互换呼吸。师父，这咋出气都不是一口气儿吗？”我擦了一把汗，有些赖皮的蹲在了地上。

实在是太累了，做饭，做作业，抄早上没抄完的《道德经》，完了，还得练几次这个，就算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

姜老头儿还想说啥，可是看见我打了个哈欠，终究还是没说话。

沉默了一阵子，姜老头儿也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张脏兮兮的帕子扔给我：“擦擦汗，进来喝汤，泡澡。”

“还有汤喝？”我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有这待遇。

“呵，穷不练拳，就连习武之人不补，身体不出五十岁都会跨掉，更别说修道之人！修道之人更重养生之道，光练不补，身体没有吸收到营养，那么练气练体有什么用？除非到了更高的层次，不过，那是传说。”姜老头儿很严肃的说了几句，就一把拉起我，带我到了厨房。

所谓厨房，也不过是小竹楼的后长廊的一部分，上面搭了个棚子，下面做了几个很简陋的小灶。

这时，其中的一个小灶上正放着一个瓦罐儿，瓦罐儿冒着热气，里面‘咕噜噜’的作响，空气中就这样飘散着一股莫名的香气儿。

那是一股子清淡的肉香夹杂着一股药香，让累了半宿，早已饥肠辘辘的我直咽口水。

“瞧你那样儿。”姜老头儿看的好笑，不由得说了一句正中的老北京话，自从上山以后，姜老头儿就开始教我说普通话，日常对话也常常是四川话和北京话交换着来。

他跟我说：“以后少不得要走南闯北，会一口官话总是好的，以后各地的方言你多少也要学点儿。”

姜老头儿难得慈爱，我也乐得享受，望着那冒着香气的瓦罐，只管傻笑。

“也算便宜你小子啰，谁叫你是我徒弟，否则我这些宝贝才不会拿出来，这是吃一点儿，少一点儿，管不了你 15 岁，还得想想办法。”姜老头儿揭开了瓦罐儿，一股子更加浓郁香气扑面而来。

我馋的连肚子也‘咕噜咕噜’直叫唤了，也就没仔细听姜老头儿那番话，只是问到：“师父，你不喝？”

“我喝了也没用，浪费了！有些事情是命理有定数的.....”姜老头儿的语气忽然就有些哀伤起来，莫名的弄得我也跟着难过起来。

我说不上来为啥，姜老头儿一说这句话，我心里就堵的慌。

可是在下一刻，姜老头儿就把眼睛一瞪，吼到：“还不去拿碗来？要我倒了吗？”

我赶紧去拿了碗来，姜老头儿非常珍惜的把瓦罐子里的汤连着汤料给我乘了满满一碗。

在油灯下，我看见汤有些微微的发黑，可是掩不住那股清亮的可爱样儿，肉我认得是鸟肉，具体啥鸟不知道，汤里还有些药材渣儿，我更不知道是啥。

“这肉是野鸽子肉，快吃吧，保证香的你连舌头都吞下去，这熬汤的方子还是二哥.....”姜老头儿说着就闭了嘴，神色变得很奇怪。

我顾不得烫，吸溜了一口汤，果然好喝得不得了，但是听见二哥还是好奇的很，我师父还有二哥？

“谁是二哥啊？”

“什么二哥，我还是你二大爷呢。”姜老头儿眼睛一瞪吼到：“把这罐子汤都给我喝了，肉也吃完，我去熬香汤料，你吃完了来帮忙烧开水！你要敢不洗碗，哼哼……”

！

肚子吃得饱饱的，然后泡在香汤里，在那时，我认为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儿，那一副场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那个浴桶里泡着，时不时的玩玩水，姜老头儿就在旁边抽上一管儿旱烟。

姜老头儿很少抽旱烟，也就是我泡香汤的时候会抽一管儿，平常就很偶尔了，由于泡汤之前，我往往都会吃药膳，所以只要是泡香汤，我十有八九都会睡着，结果就是被姜老头儿拎起来，胡乱擦两把，然后扔上床去。

每晚，我最期待的就是那个时刻，在过完劳累而充实的一天后，这样温暖的时刻。

一转眼，又是一年，我满过了9岁，升小学三年级了，而在山上也呆了一年半。

在这一年半里，我没学到姜老头儿那身‘神秘’的本事，其他一些在我眼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倒学了不少，比如背诵《道德经》，比如五禽戏，比如太极拳等等等等。

又是一个很平常的冬日早晨，我照例5点钟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洗漱过后，来到了竹楼小筑的长廊上。

面对着空旷而安静的竹林，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叩齿，这是晨间必做的功课。

舌抵上腭，左齿扣，到右齿时，则改为叩，如此循环往复三十六次后，才算结束。

接着，我又开始以舌头搅动牙龈上下，直至满口生津，再分三口咽下，每次咽下时，都有闷雷一般的声音，当然下咽的时候我十分用力，姜老头儿说过必须要把津液咽至丹田，一开始做不到时，可以努力的想象是在往丹田里流动。

做完这琐碎的齿舌功夫后，我把双手使劲搓热，在两个手掌还在滚烫之际，完全的把耳朵捂住，十个指头抱在后脑，然后用食指把中指压住，用食指的指尖弹在脑后骨上，各弹了五十次。

当然，姜老头儿说过几个穴位，但大多在脑后骨上，效果是差不多的，我能偷懒也就偷懒了。

这些功夫非常的麻烦，但是我每日晨间是跑不掉必须要做的，有时候想着敷衍了事，每到这种时候，姜老头儿就会冷不丁的出现在我身后，接下来绝对就是惩罚。

做完这些以后，我就会去厨房烧水洗米，然后叫醒姜老头儿，他说了，随着我这晨间‘功课’越来越多，只要我把水烧伤，米洗上，接下来的早饭由他做。

叫醒姜老头儿后，我会绕着竹林慢跑三圈，然后在小水潭里停下，开始练习十六锭金诀，一吸便提，气气归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这简单的十六个字，我是练习到现在也没有完全

的纯熟。

可是姜老头儿说过这口诀的好处很多，尤为益体养身，叫我必须坚持下去。

整完这些以后，也差不多是早晨六点了，学校八点开课，我要留一个半小时走路，以前这时间是不够的，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的步伐越来越轻快，一个半小时堪堪就能走到学校。

六点是吃饭的时候，在吃饭之前，姜老头儿往往会和我一起打上十分钟的太极拳，当然他的动作圆润如意，有一股自然的道韵在其中，而我用姜老头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空架子，没有练出韵，更别提势了。”

今天的早饭很丰盛，除了平日里煮的浓稠的稀粥，2个煮鸡蛋，2个下食小菜外，竟然还有热气腾腾的大包子，要知道平日里就是馒头。

“看啥看？我昨天晚上弄包子馅儿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要不是想着你生日，这包子可不给你吃。”姜老头儿骂了我两句，却把包子塞我手里了。

我一惊，这才想起，今天是我生日，我已经九岁了。

“师父，你还记得我生日？”我咬了一口包子，心里说不感动，那是假的。

“咋不记得，其他生日都还好，你娃儿过九就该庆祝一下，今天早些回来，送样儿东西给你吧，等你满十的时候，我就该给你交待一些话了。”姜老头儿说到，但并不给我解释为啥我过九就该庆祝。

我西里呼噜的喝着稀饭，满口答应着，也不知道姜老头儿是要送啥东西给我。

第五十七章祖师爷的沉香串珠

小孩子的忘性快，一上学我就把这些事情丢在脑后了，不过不敢丢在脑后的事情是午后的锻炼，我所在的学校是中午11点半下课，下午2点半上课，由于家远的孩子不回家，就有了三个小时的午休。

姜老头儿是这样给我安排的，吃饭用半个小时，午睡1个半小时，剩下的一个小时必须打一套五禽戏，我不做都不行，因为他在我身边安排了一个‘奸细’刘春燕！

人家刘春燕中午可是不睡觉的，人家要学习，也正好方便‘监视’我，我自认为管天管地管不住刘春燕那嘴，哪儿还敢不老实？

结果就是我成学校的‘名人’了，因为总是有一群看热闹的学生，看我打五禽戏，有那么十几个人是每天中午固定看我打。

学校本来就不大，一栋2层小楼，一栋平房，外加一个做为操场的栽了一排树的大院子，我那是躲都没法躲，特别是临近上课时间，来上学的来上学，午睡起来的起来，导致比中午更

多的人围着我看。

“你看，这好像猴子哦.....”

“哎呀，那是老虎...”

“在学野鸡吧？”我一口老血堵在喉咙，屁的野鸡，鸟形啊，我这是鸟形。

不过好在那个年代的人纯真，要现在这个时代，我跟别人说句我是鸟形，估计得把人笑疯。

反正，‘名人’我就这样当上了，这乡场小学是人人都知道有个中午不睡觉，模仿各种动物的‘傻子’。

傻子就傻子吧，人姜老头儿反正不准我去解释什么，“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只是有些人说出来，有些人不说出来而已，你娃儿就算比天大，也管不了别人想什么，做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这就是姜老头儿的言论。

这一天的中午我照样去当了次‘名人’，可心情还好，今天过生日嘛，姜老头儿说了会让我全家人来帮我庆祝，也说了可以叫上酥肉。

好歹盼到了放学，我拉着酥肉就往山上跑，到了山上，发现我爸妈早已经呆在竹楼里，都笑眯眯的看着我，我兴奋的问到：“妈，我姐呢？”

“你师父下山去接她们了，等会就来，过来妈看看，我三娃儿又壮实了一些。”我妈喜滋滋的，也难怪，小时候以为我养不活，却没想到我竟也慢慢长大了，还长的又高又结实。

晚饭的气氛十分的温馨，一向吊儿郎当，以懒惰为光荣的我师父，竟然在这天亲手包揽了所有的吃食，山里别的没有，就是野味多，看那桌上的菜真是让人垂涎欲滴。

炭火烤的兔子肉，撕成一条条的，用剁椒凉拌了，新鲜的水潭子里抓的鲢鱼，片成一片片的，混着菌子，野鸡炖了一大锅鲜浓的汤，雪白的冬笋炒的嫩嫩的，还有我爸妈带上的熏香肠，和一些新鲜的时蔬，那一桌子就是平常人过年的水平也赶不上。

姜老头儿还拿出了他珍藏的老酒，破例给四个孩子都倒了一杯，那酒浓稠的都快成浆了，入口甜甜的，直到喉咙才化为一股子火辣的气息，烧的人整个肚子都发烫，我只喝了一小口整张脸就红了。

我爸这种常年喝酒的人，喝下一杯也要歇好大一阵儿，可姜老头儿却‘哧溜’‘哧溜’连喝了2杯都没事儿。

问他啥酒，他就是不说。

一顿饭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姜老头儿说到：“三娃儿，今天师父给你一个惊喜，我拖镇上的人到大城市里捎来的，费了一些劲儿，不过孩子嘛，有时不能委屈了，当是给你看个新鲜吧。”

瞧姜老头儿说的神秘秘的，我也不知道是啥，他进了他的屋子，过一会儿就提来了一个纸盒子，一打开，酥肉就吃惊的喊到：“这是啥，见也没见过啊，能吃吗？”

盒子里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奶白奶白的底子，上面还有几多粉红色的花儿，和白色的漂亮边子，散发着对小孩子致命的香甜气息。

“咋不能吃？这是奶油蛋糕，大城市里的少数孩子过生日才能吃到的，来，我给你们切上。”姜老头儿的神色倒很平常。

吃完这奶油蛋糕，我才算彻底开个眼界，心里直想，这世界上原来还有这好吃的东西？又香又甜带股子奶味儿，入口软绵绵的，里面还有层鸡蛋糕。

我就只知道那黄澄澄的鸡蛋糕，没想到还有奶油蛋糕这种前所未有的东西！

吃罢蛋糕，连我爸妈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对世界感到新奇的幸福感中，只有姜老头儿平静的说到：“奶油蛋糕倒也罢了，今天我还想送三娃儿一件东西。”

说完姜老头儿掏出了一串黑乎乎的珠子递给了我，我接到手里一看，这串珠子不仅黑乎乎的，还透着一股油光亮色，入手很沉，闻起来有一种神秘而奇异的香味，摸起来似木非木，总之有一股子油滑感。

“师父，这是啥？”我举着珠子问到。

“沉香，是的奇楠沉，说起来有驱秽避邪，调中平肝的作用，这倒也罢了，因为道家不以金钱来衡量东西的价值。这东西珍贵在是我师父，也就是你师祖传下来的，他常年把玩，有他的念力在里面，现在我传给你，你要好好珍惜，平时戴着不要离身，有空也把玩把玩，无聊时，可是对着它诵读《道德经》，知道吗？”姜老头儿少有的，严肃的说到。

“师父，和这个一样，是不能取下来的吗？”我是不懂什么是沉香，更不懂沉香价值几何，只是有点困惑这珠子我带着有些大了，于是取出脖子上挂的虎爪问到。

“嗯，是不能取下来的。你最是难过九，这些年送了你两场功德，让你这生平第一个九岁平安度过，可是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大多，只有让你养些灵气十足的物件儿，保你顺利过四九。”姜老头儿说到。

这番话我爸妈是听懂了，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我两个姐姐也隐约有些明白，只有我和酥肉倒不以为意，因为我确实没感觉到啥，而酥肉他小子是根本没有听懂姜老头儿在说啥。

在场的人，除了姜老头儿都不知道这奇楠沉有多珍贵，我听姜老头儿这样说了，干脆把那串沉香珠子和虎爪绑在了一起，挂在了脖子上，等以后大了，戴着合适了再戴吧。

“可惜啊，我师父他遍寻天下，也没找到古代记载的几种沉香，只能找到这奇楠沉，虽说道家的心境不能沉迷于物，苛求完美和最好的，不过啊.....”我师父叹了一口气就不再说下去了。

而我爸在这个时候忽然就激动了，一下子站起来说到：“姜师傅，你对三娃儿真的没说的，我读书少，没文化，也不知道这沉香是个啥物件儿，但是我知道绝对比那虎爪还珍贵，说起你是三娃儿的师父，但是对他真的比父母还要恩重，如果这三娃儿以后敢对你有半分不孝，我绝对打死他，要不就不认这个儿子了。”

我妈在一旁也连连的点头，表示赞同。

而姜老头儿却只说了一句：“他承我的道统，于我来说，就是比儿子还重要的人，你们不必如此的。”

总之，在这个九岁的生日，我再次收到了师父给我的一件东西，沉香的串珠儿。

而在这生日的最后，师父再次对我说了一次，等我满十以后，会给我交待一些事情，在那个时候也会正式的传授我一些东西。

对于这样一个交待，我本人是十分好奇的，到我十岁时，他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第五十八章打开宝库的大门

平静的日子就如流水，又一年匆匆过去了。

这一年，我升入了小学四年级，个子没长多少，不过人倒是稍微懂事了些，和别的小孩子相比，我过得非常的忙碌，但也非常的充实。

爸妈又老了一岁，许是生活不易，爸爸脸上已经有了抹不掉的皱纹，妈妈也有了明显的白发。

姐姐们更漂亮了一些，水灵灵的半大姑娘了。

酥肉呢，更胖了一些，朝着正方形坚定的发展。

至于姜老头儿，唔，他是怪物，样子就没啥变化。

又是一年冬天，对于我所在的小山村却是一个难得的暖冬。

依旧是我的生日，可却没有了去年的那种待遇，我师父说了，我这人满九才能大张旗鼓过一次，其他日子就算了罢。

可这一天恰逢难得的周末，我家人还是上来了一次，在这山上走走当郊游了，姜老头儿说是不办，我家人那是坚决不办的，我怀念去年的奶油蛋糕，当然我只能在梦中见到它。

我爸妈在草地上看姜老头儿种的东西，一起过了两年半，我早就知道姜老头儿在草地上种的是一些药草了，可我爸妈却觉得新鲜的很，也常常摘一些带下去。

我那两个姐姐也不嫌天气冷，在水潭边玩的不亦乐乎。

我像一个小老头似的，跟姜老头儿坐在竹楼的长廊长，一人一杯清茶，中间摆个象棋盘子，杀2盘象棋。

山中的日子没啥娱乐活动，姜老头儿教会了我下象棋，于是师徒俩就常常杀两盘，姜老头儿别的本事厉害，可这下象棋的技术简直‘臭不可闻’，我学会半年后，就常常‘杀’的他丢盔卸甲，不过姜老头儿这人为老不尊，什么借着撒尿就不回来下了啊，什么我该练拳了啊，什么他没看清楚啊是常有的。

最离谱的是他常常把桌子踢翻，然后怪桌子腿儿不稳。

谁叫他是师父呢？我只能吃哑巴亏，有心不和他下了还不行，人家是师父，叫我下我就必须的得下。

姜老头儿又下了一步臭棋，我却走了一步好棋，我估计他要玩把戏了，干脆把两手拢在袖子里，老神在在的等他想理由。

可就是这样却给姜老头儿借题发挥的理由：“看你像啥样子，明明才十岁，装啥老沉，还把手拢袖子里？给我拿出来，嗯，就冲你这副德行，我决定了，今天要罚你，去给我抄《道德经》去。”

我满脸无奈，我就知道是这样子，赶紧把手拿了出来，做出一副恭敬样儿，我也真是的，赢了姜老头儿就算了嘛，做出这副样子，他不恼羞成怒才怪。

“师父，你说我咋没怎么长高呢？这刘春燕今年都超过我了。”这时，做恭敬样儿是不够的，还得转移话题才行。

“你懂啥，男孩子厚积薄发，你就特别的厚积薄发，别浪费老子那些补身子的药，抄《道德经》去。”姜老头儿不依不饶。

“师父，今天我生日啊。”抄《道德经》确实有好处，至少我的古文水平突飞猛进，能听懂厚积薄发，不过也架不住天天抄，月月抄啊，特别是加抄，我拿生日当挡箭牌了。

“少废话，抄《道德经》去。”姜老头儿鼻子一哼，根本不为所动。

“师父，今天我十岁了，你说过这十岁之后，要对我交代一些事情的啊，你要啥时候说啊？”我忽然就想起了这个，情急之下抓来当了挡箭牌。

“抄《道....”姜老头儿忽然顿住了，沉默了半晌，忽然说到：“今晚你来小房，我跟你说吧。”说完，姜老头儿不忘把棋盘子弄乱了。

可我却懒得计较了，小房，我师父竟然叫我去小房!!我震惊了。

其实说起来这个竹楼小筑不大，加上大厅总共也只有三间房，茅厕和厨房是在单独的地方搭起了一个竹棚子。

这三间房，有一间是我睡觉的地方，有一间是姜老头儿睡觉的地方，还有一间就是姜老头儿卧室带着的一间小屋，平日里总是大门紧闭，我和姜老头儿都叫它小房。

再说了，这竹楼小筑里的一切摆设都泛善可陈，大厅就不说了，通共的家具就一张长几，几把椅子。

姜老头儿的卧室，就一张竹床，一个藤箱，外加一个蒲团。

我的卧室东西要多些，是一张木床，有一个木制的写字台，一把椅子，外加一个装衣服的小柜子。

所以，说起去小房我会震惊，那是因为上山两年半了，我从来就没有跨进那小房一步，而姜老头儿却时常在里面呆着，但呆着的时候都是把门紧紧关上的。对于小房里面有啥，我是真的好奇无比！

姜老头儿今天竟然要我去小房，我咋能不震惊？

吃完晚饭，送完我爸妈下山，再回山上时，已经是晚上了，但夜晚的功课不能不做，抄完《道德经》，我练习了一阵儿八锦缎，五禽戏已经很熟悉了，姜老头儿又让我练习八锦缎，没办法。

接着，依旧是补膳，依旧是香汤沐浴，我平日里最享受的事情，今天却做得匆匆忙，因为我急着去小房，连平日里在这时候总会冒出来的困意都没有。

姜老头儿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说带我去小房，当我沐浴完后以后，就果真带着我去了小房。

当那扇对于我来说，神秘的过了分的房门被打开时，我觉得自己的心都在扑通扑通的直跳。

结果却入眼一片漆黑，我由于过于失望，不由得‘啊’了一声。

“灯都没点，你指望看见些啥？当自己是猫呢？进来吧，傻娃儿。”姜老头儿觉得好笑，把我拉进了小房，接着他驾轻就熟了点燃了一盏油灯。

在灯光的映照下，小房的一切都映入了我的眼帘，我有些惊奇的打量着这一切，没想到小房里竟然是这样。

一个大的竹架子，沾满了一面墙，样式就跟现在的多宝阁一样，分为一个个的小格子，这些小格子里都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但大多是一些盒子。

几口大箱子，摆在竹架子的一旁，也不知道里面装了啥。

在另一边墙上，是一个小书架，上面摆着好些书，我一看，全是些线装书，怕是有些年头了。

最后一面墙上有一扇小窗，窗下是一条比较大的竹制书桌，桌上摆着好些玩意儿，我认不全，但是我见过的，就有师父的桃木剑，朱砂盒子，反正是法器类的玩意儿，还有好几块各式各样的玉。

这简直就像一个宝库！

“看够了没？这就是你师父的全部家当，中间说起来珍贵的，也就是那些书，和你师祖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其他也就罢了。往日里，我不带你进小房，是怕你乱摸乱弄，弄了一些不该的东西。不过，你上山也有两年半了，熟读《道德经》，也懂事了许多，加上我要正式给你讲一些我们这一脉的事情了，这小房带你进来也没啥。”姜老头儿在一旁解释着，和我的惊奇加惊喜不同，他非常的淡定。

“师父，这些东西都是些啥，你能给我看看吗？”我完全被这房间里的物事儿吸引了，小孩子就贪个新鲜嘛。

谁想姜老头儿眼睛一瞪，说到：“我教你什么来着？除本心外，外物都如浮云，本心若是宝，外物就如草芥，你看你那样，再说我的东西不留给你，又留给谁？我这些家当，和那些人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我连连点头，其实我不懂，就是新鲜，要放现在，全民都知道古董的概念，那进入这间房间玩得就是心跳了，也只有姜老头儿才那么淡定，就算他知道一些东西的价值。

“我要和你说正事，我们这一脉其实不止我一个人！”姜老头儿忽然说到。

第五十九章神奇往事（1）

我当时就吓了一跳，不止师父一个人？难道还是那种师门兴旺的样子？怎么我除了师父没见过还有谁啊？

师父看我那样子，就知道我又一肚子问题了，他说到：“你别问，我会慢慢给你讲，还不去泡 2 杯茶来？”

我连忙点头，忙乎了一阵儿，端来了 2 杯清茶。

在热茶袅袅升腾的蒸汽中，师父给我展开了关于我们这一脉的往事的神秘画卷。

师父出生于 1912 年，湖南人，具体是湖南哪个地儿的人，师父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在那个乱世，国家尚处在水深火热中，民不聊生，无父无母的孤儿很多，师父就是其中一个。

没有父母，甚至连亲人是谁都不知道，师父从一出生起就被丢弃在一个小村子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很常见，比较幸运的是师父被村子里一个放牛的老头儿给拣回了家。

那老头儿是个孤家寡人，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种，拣了师父，收为养子，倒也是合适的。

日子很苦，因为那老头儿非常穷，能给师父吃的，也就只有米汤汤，可师父还是顽强的活了下来，两个相依为命，虽然清贫，过得倒也平静。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师父八岁那年，放牛老头儿死了，而且死的很惨，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放的牛不小心吃了一口地里的菜。

原本这只是小事儿，老头儿也很快把牛赶开了，可命里注定那老头儿有这一劫，就因为这个他被人打死了，连唯一的一头老黄牛也被人抢了。

原因只是因为那地是村里的‘霸王’刘三的地，而这一幕也恰好被刘三看见了。

刘三是个痞子，又懒又坏，一天到晚靠的是混吃混喝，偷鸡摸狗过日子，后来他因为懒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混不下去了，就干脆出外去‘闯世界’了。

在外面刘三发生了啥事儿，村子里的人不知道，只知道他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个残疾人，原本残疾人没什么，村里人对这样的人多半还抱有同情心，但人家刘三不需要同情，他是‘衣锦还乡’的。

因为他是被一队军队护送回来的，那个时候土匪多，军阀多，什么军，什么军，老百姓是分不清的，反正老百姓怕他们。

所以被一队军队护送着回来，刘三算是衣锦还乡了。

听说他是因为救了一个军队的重要任务变成的残废，人家报答他呢。

回来以后，那军队里的人就给全村人打了招呼，刘三是他们的人，所以村子里有谁敢对刘三不敬，那就要吃枪子儿的，而且还强占了村里人很多地，抢了村里一个小地主的宅子给刘三。

并强行命令那些被抢了地儿的人给刘三家干活种地，刘三就依靠这个，摇身一变，从一个小瘪三，变成了村里的一霸，当霸王就不说了，人家还弄了个乡绅的名声，据说还跟镇上城里的大人物都有往来。

这样的人，村里人哪里敢惹，面对刘三的霸王行径，大家也都是敢怒不敢言，活生生的忍着。

放牛老头儿就一个孤老头儿，人又老实，敢喝刘三对上吗？

吃了刘三地里的菜，点头哈腰，不要自尊的道歉是免不了的，说要赔也是免不了的，刘三这个人爱钱，人家就是拿了他一颗草，他也得弄一担柴回来那种。

面对老头儿的唯唯诺诺，刘三可不领情，他没有同情心，更没有尊老这种想法，他看上了老头儿的牛！一定要老头儿用牛来赔他。

这种人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况且还逮着了一点儿理由，放牛老头儿原本就是靠给村里人放牛为生，自己那头牛是他唯一的财产，他哪里舍得？

况且那头老牛和他算是相依为命了7年，早就有了感情，在农忙时节，牵牛出去帮活，看见牛累了，放牛老头儿都会心疼的掉眼泪。

这刘三要抢他的牛，简直就是在抢他的命，求饶没用，跪地没用，泥人也有三分火气儿，那放牛老头儿愤怒了，就说了一句：“你都那么有钱了，为啥还要抢我唯一一头牛。”

这就是老头儿唯一的反抗，也就为了这一句话，老头儿赔上了性命。

刘三在村里称霸惯了，何时有人敢那么对他说话？况且还是一个家里包括他，都只有2个人的老头儿？于是，刘三的那帮爪牙行动了，对着老头儿一顿好打，到最后刘三还嫌弃不过瘾，狠狠的踩了老头儿心口几脚，就是那几脚，把老头儿活生生的踩死了。

见打死了人，刘三的手下还是多少有些害怕，可是刘三却跟没事人一样吼到：“怕啥？老子打仗的时候多少死人都见过，放他在那儿，自然会有人收尸，牛给我牵回去。”

当然会有人收尸，那个收尸的人就是我师父，当村里人来告诉我师父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师父简直不敢相信，老爹那么老实，竟然会被刘三活活打死，那可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一位亲人啊。

村里人同情我师父，大家帮衬了一下，让老头儿得以以一口薄棺下葬，又把放牛的事儿交给了我师父，让小小的他能有一个赖以活计的活计。

可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却不可避免的在我师父心中埋了下来。

在这中间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生的一件事儿，那就是被刘三牵回去的那头牛，在被牵回去的当天，就撞翻了牛栏，生生的顶伤了三个人，还踩死了一个人。

令人称奇的是，那几个人全是那天打了老头儿的人。

事情的最后就是牛被刘三下令宰了，吃牛肉，吃不完的，就弄镇上去卖了。

在忙完了老头儿的丧事以后，我师父悄悄跑到刘三院子的后门，为牛儿哭了一场，还烧了一些纸钱，都说畜牲，畜牲，可畜牲尚且有情，有的人却连畜牲都不如，刘三就是这样的人！

日子不咸不淡的又过去两年，师父的日子依然清贫而劳碌，唯一有变化的就是他对刘三这个人的仇恨越来越深。

师父发誓长大了要报仇，可是这两年以来，刘三的日子却越过越风光，势力也越来越来，甚至祸害到邻村去了。

难道真的是好人不长命，祸害留千年？师父对这世间都产生了疑问，他想的是，等他长大 18 岁，有了更大的力气，就逮着个机会和刘三同归于尽。

老头儿对师父恩重如山，这恩岂能不报？师父只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到了 18 岁。

如果按照历史的正常轨迹，师父最好的结局不过就是和刘三同归于尽，可是历史之所以迷人，往往在于它的出人意料，在一年后的一天，村子里来了几个人，师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到了。

确切的说，那天村子里来了三个人，两个少年，一个老头儿，他们是被村里另外个体面的人家请来的，那个人家出过举人，所以在村里也算有头有脸的。

和刘三不同的是，别人家多少也算书香世家，有些权财，却不张扬，更不会欺负村里人，反而会时不时的帮衬一下，就连老头儿的安葬，别人家也是村里出钱最多的人。

可是就是这样一户好人家，家里却怪事连连，闹得鸡犬不宁，反观刘三却活得自由自在，这也是师父在那个时候愤世嫉俗的原因。

闲话少说，这请回来的三个人，听说就是给那家人‘看事’的，而这三个人又怎么会和师父扯上关系呢？

第六十章神奇往事（2）

那家怪事连连的人家姓赵，说起赵家人的怪事儿已经发生了一年了，村里人那是人尽皆知，最先出事儿的是赵老太爷，他半夜被东西掐住了脖子，差点活生生的憋死，幸好睡在旁边的赵老婆婆警醒，听见老头子呼吸不对劲儿，给叫醒了来。

接着就是赵家的姑娘，睡觉的时候老是感觉有个‘人’在旁边，还伸出毛茸茸的手摸她脸，可一睁开眼，却啥也没有，这都还是小事儿，可是后来这姑娘开始坐恶梦，梦里老是看见一个男人背对着他‘嘿嘿’直笑，笑完了，就在梦中对她拳打脚踢，还老是看不清楚脸。

更奇怪的是，明明是梦中被打，醒来身上却有淤痕，弄得赵家姑娘都不敢睡觉了，这事情怪是怪了些，还算不上吓人，吓人的是有一次赵家姑娘终于在梦中看清楚了那‘人’的脸，却是尖嘴猴腮，毛茸茸的一张脸。

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人的身子，妖怪的脸！赵家姑娘差点没被吓疯，吃了好几副宁神的药才算缓了过来。

要说这些遭遇都还罢了，可情况最严重的是赵家的公子，他已经‘疯’了。

整天恍恍惚惚，一个人自说自话，那神情更是痴迷无比，问起来，他说是爱上了一个叫王淑的姑娘，在和那姑娘说话呢。

可是人们哪里看得见有啥人？把那公子逼问的急了，他就开始骂人，甚至提刀，说是人们要

害他，更要害王淑。

渐渐的，下人们都不敢在赵家呆了，怕的慌，要不是赵家人厚道，怕是这些下人都会走光。

更令人伤心的是，赵家只有一子一女，眼见儿子疯了，女儿日渐憔悴，却丝毫没有阻止的办法，搬家吧，这里是祖产，那时候的重孝道，怎么可能舍弃故土，舍弃祖产，到了别处，没有田地又要怎样谋生？

赵家俨然快被逼到了绝境！！

可是毕竟赵家还算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另外多少还是有些人脉，特别是赵老爷子有个表弟，是城里的一个人物，更是见多识广，在他的打点下，赵家终于请来了这三个人。

说是请三个人，其实要请的只有这三个人中的老头儿，那两个少年郎，听说是他的徒弟。

那老头儿赵老太爷听那表弟说过，别看他名声不显，样子普通，衣着邋遢，可是有不少真正的贵人知道他是有真本事的人，而且是有大本事的人。

那老头儿姓李，名却很怪，叫一光，那时候名字多少有些讲究，这一光，一光暗含一扫而光，不是说啥都不剩吗？

而且那老头儿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老李，跟个下人似的，可是人家振振有词啊。

“年轻时候，就是小李，中年就叫大李，老了就叫老李，这才是最地道的称呼，也是人活一辈子的规律，别来那些尊敬来尊敬去的话，都是一些空话。”

老李是个怪人，他轻易不会出手，一出手至少要有两条‘小黄鱼儿’，城里再有头有脸有财的人，他都不给面子，多讲一句价，不好意思，加钱！

所以，赵老太爷的表弟说了：“啥也没有人重要，钱财之物也就不要太计较了。”

而赵老太爷也当面给老李承诺了：“只要能救人，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那老李只是喝茶，却不答话。

话说那老李来了村子的第一天，在赵家吃过午饭后，就到村子里转悠了，也不做别的，就是到处搭话，了解一下赵家的为人，这一天他们并没有遇见我师父。

当天夜里，老李在赵家住下了，奇怪的是，在当天晚上赵家却没发生半点儿怪事，连一向不甚清醒，光顾着谈‘恋爱’，谈到茶饭不思的赵家公子都稍微正常了点儿。

他没有自言自语了，虽然人还是恍惚的，甚至还吃了一碗干饭，这可是他谈‘恋爱’以来从来没有的事，那些日子他不是饿到了极点，家人逼着，是绝不吃东西的，就算吃最多也就是半碗粥饭。

中间还有一个细节，是赵家的仆人说出来的，那就是在赵公子吃完饭后，老李一把拉住了赵公子，在他身上使劲吸鼻子嗅了一通，然后说了句：“这一身都是骚臭味儿啊，去洗洗吧。”

这番话说的赵公子当场就差点翻脸，若不是赵老太爷劝住，少不得又要提刀骂人。

最终赵公子拂袖而去，老李却不以为意，只是对赵老太爷说到：“我知道是啥东西作怪了，明天就帮你把事情办好，小事而已！你把酬劳准备好就是了，这事情不收酬劳说不过去。”

当然他还小声嘀咕了一句：“说起来，我来这儿也是缘分，是要来的，要来的。”

可却没人去深想，这些有本事的人说话都神神叨叨的，到哪儿他们都会说是缘分。

我师父是在第二天出现的，他帮村子里的人家放牛，其中最大的主顾就是赵家人，这一天上午，他是去领牛儿来放的，这是他每天的差事。

赵家的下人早已经熟悉我师父，让他进门以后对他说到：“今天有‘法师’来作法驱妖，你晚点儿才能牵牛出去，那‘法师’说布了啥阵法，只能进不能出的，你也看场热闹吧。”

师父虽然早熟，但终究是个小孩子，有些小孩子心性也是难免的，一听有热闹可以看，他当然就跟去看了。

赵家人谦和，看家下人领了放牛娃进来，也没多说什么，所有人的心思全部集中在老李身上，他们都神色紧张，除了老李的两个徒弟，他们只是神色平静的在聊天。

此时的老李正在赵家的院子里四处走动，时不时的蹲下去画两笔，又时不时的扔颗石子儿，那神态轻松而平静，显然和人们的紧张成反比。

那老李四处走动，我师父第一时间没注意到他，反而注意到了那两个少年郎，那两个少年眉目清秀，衣着整洁，一举一动都有一股子说不出的书生气，给人博学之感，见到他们的人反正很难对他们产生恶感。

那两个少年郎在师父望着他们的时候，都不经意的和师父对望了一眼，其中年纪小些的那个只是微微一笑，礼貌的点了点头就转过了头，年纪大些的那个却盯了师父好半天，嘴唇还动了动。

离的近些的，听见那少年轻轻‘咦’了一声，他望了我师父很久，几次都想迈步走过来，却眼乏疑惑的犹豫了半天，没动。

反观那老李在院子里，房间里四处转着，转着转着就来到了我师父的身边，他一眼望见了我师父。

这一望倒也不特别，特别是他望见我师父，和他的徒弟一样‘咦’了一声儿，不同的是他徒弟眼里是疑惑，他的眼里却是惊喜。

他一把拉过我师父，把我师父吓了一跳，立刻挣扎了起来。

赵老太爷经过和老李一天的接触，也知道这个人说话做事，没头没尾，而且从不解释，他连忙安抚我师父到：“姜小儿不慌，他不是坏人，你别乱动，他是有本事的人。”

我师父是尊敬赵老太爷的，一听赵老太爷这样说，他就安静了下来，那老李也不多说，逮着我师父看了半天，接着更过分的是，还上上下下的摸索了半天，也不知道在摸啥。

最后他竟然欣慰的点了点头，开口对着师父说到：“叫啥？”

“就叫姜小儿，还没名字。”因为赵老太爷的面子，我师父还是比较礼貌的回答了一声。

“哦，他的养父姓姜，我们都叫他姜小儿，是没取名字。”赵老太爷在一旁解释到。

“你住哪儿？”老李根本像没听见赵老太爷说话一样，只是问着师父。

师父还是礼貌的回答了一声，却不想那老李激动的一把抱起了师父，狠狠的摸了摸他的头，说到：“就是你，错不了，就是你！”

第六十一章神奇往事（3）

什么就是他？我师父很迷糊，却不想那老李更绝，没解释，又一把把师父放下，然后说到：“在这里等我，哪儿也不要去了。”然后又去忙他的事情了。

我师父莫名其妙，这人也太霸道了，哪里也不要去了，那今天放牛咋办？不放牛也就没饭吃。

这时，赵老太爷走到我师父旁边，说了句：“姜小儿，你就留下吧，今天的工钱我照样结给你，还给多补上一些，你看如何？”

师父还没来得及答话，又见那两个清秀的小哥儿走了过去，其中一个那个小些的对着师父友好的笑了笑，说到：“我叫陈立仁，说不得你以后就是我师弟了。”

那个叫陈立仁的还待说什么，却被旁边那个大些的少年打断了，他开口说到：“立仁，你忘记师父说过的话了？万事随缘，不要以自己的本心来偏执的左右任何事情，我们的心思放那里，那是我们，这位姜小弟是什么心思，要随他，你怎么能枉自就左右别人？”

接着，他对我师父微微行了个道礼，略带歉意的说到：“等下师父和姜小弟谈了之后，一切会随姜小弟的意思的，你不用担心什么。我师父素来说话不喜解释，还望姜小弟见谅。”

这文绉绉的说话方式，让我师父愣住了，怎么一下就冒出个城里人？然后又冒出个书生给自己道歉，还说什么师弟？

“对了，我叫李立厚。”那成熟点儿的少年又自我介绍了一次。

说起来，那个李立厚谈吐间自由一股让人信服的气度，而那陈立仁却让人觉得很好相处，师父对这二人的印象还不错，又加上赵老太爷的劝慰，他就答应留下了。

只是那赵老太爷听说了什么师弟之类的，看向我师父的眼光就明显不同了。

我师父倒没那么多心思，他很快就被院中老李的一切吸引住了，此时的老李正在院中画一个奇怪的符文，那符文的样子奇特，在中间老李挖了一个小洞，在符文画完之后，很随意的丢了一块玉进去，然后就拍拍双手说到：“你们可以自由进去了，但是记得闭口慎言，不准提起一点儿有关于我的事，也不要流露出一丝儿不正常，那东西倒好解决，麻烦的是太过狡猾，记得了吗？”

在场的，除了我师父，都是赵家的人，还有就是赵家的下人，听到之后，连忙点头称是，只是心里还是难免泛起一股恐怖的感觉，什么东西啊？还狡猾？

“一切就在今晚分晓。”说完，那老李也不再多解释，而是径直走向了我师父，深深的看了我师父一眼，然后说到：“跟我来。”

我师父到这个时候多少也明白了眼前这人不是什么坏人，相反可能是个有本事的高人，再想到心里的那股仇恨，我师父倒也不咋抗拒这个叫老李的人了，而是顺从的跟他走了。

赵家早就为老李师徒三人收拾了一间干净的厢房，师父就被老李带来了这间厢房。

“我是来这里找徒弟的，你就是那个有缘成为我弟子的人，你愿意吗？”老李一坐下，就望着我师父说出了这番话。

“你可有真本事？”此时我的师父心里有点底了，无奈走江湖的骗子太多，就连在村子里做放牛娃的我师父都知道，他想着自己的心事，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思问出了这一句。

“我师父的本事大着呢。”说话的是陈立仁。

“不得无礼。”李立厚也开口说到。

而我师父只是倔强的望着老李。

“你可是背着大仇恨？”老李没有直接回答我师父的问题，反而是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这时师父真的是大吃了一惊，不过他心思聪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可能，问到：“你可是听村里人说过？”

“废话，我又不认识你，我到哪里去听说你？眉间有煞气，眼底乏血色，不是身负大仇，又是什么？罢了，说来你还是要眼见为实才肯当我弟子？”老李倒也不生气，很直接的说出了他的想法。

“如果你能为我报仇，不要说弟子，就是为你做牛做马我都甘愿。”我师父咬牙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眼前这人有种本能的信任感，原本在村子里，我师父一向都谨言慎行，唯恐被刘三以及他的爪牙看出些什么，坏了自己的大事，今天他却很直接的说出来了。

“我不要牛马，我要的是弟子，你的仇在我忙完这里的事情以后再说，你就在这里吧，既然你要看真本事。”老李说完，也就不再啰嗦了，而是直接盘腿在床上坐定，很快就跟没了气息一样。

而李立厚则是从随身行李中，拿出一本书，安静的坐在老李旁边翻开起来。

只有陈立仁到底是孩子，很快的和我师父交谈起来。

有个人陪伴时间自然过得很快，加上我师父他被老李相邀，也算赵家的客人，在这天到吃到了以前从不曾吃到的好饭好菜，这一天倒也过得悠闲自在。

老李是在大家吃完晚饭后一个时辰之后才醒来的，今天吃饭时辰，赵家人几次相邀都被李立厚给拦住了，说是师父在修行，不能打扰，这番举动倒让我师父越发的好奇起来，这坐了一天不动，也不吃东西，难保不是有真本事。

醒来后的老李只是喝了一杯清水，就说到：“你们跟我来，‘客人’已经到了。”

说完他大步的走在前面，加上我师父三人紧紧的跟在后面，李立厚，陈立仁是老李的弟子自然跟随老李，我师父则完全是来见识真本事的。

老李大步的在院里走着，目标竟然是赵公子的房间。

赵公子的房间还亮着灯，隐隐约约的有人语声传来，相比其它房间，这里算是很‘热闹’了。

只因为村里人家休息的早，几乎是晚饭后休歇儿一阵儿就睡了。

老李在房间门口停住了，同时对跟来的师父三人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大家也不敢言语，一时间这院里又分外的安静起来，房间里的说话声也清晰的传来了，但就是赵公子一人在自言自语。

“我父亲认为我有病，请了一个人来看我家这宅子，也不知道是驱妖，还是除魔，真是好笑。”

“我看多半是个骗子，今天在院里比比划划半天，还说什么晚上见分晓，到时候推说我们看不到鬼物，也就讹去了一笔钱财。”

“什么，说不定是害你的，不行，我要去父亲那里，让他们把那人赶走...”

那赵公子说话的语气陡然着急起来，听那语气就像是马上要行动，可这时老李却一脚把大门

踹开了，神色轻松的走了进去，望着那赵家公子说到：“算了，我也不怪你，你被迷的不轻。”

那赵家公子慌了神似的，强作镇定，说到：“怪我什么？我家处处当你是贵客，待你不薄，想必事成之后银钱也少不了，你处处针对于我是为何故？”

“我哪里是针对于你，我是救你，真是蠢货！”那老李倒是嬉笑怒骂自然之极。

可这句话刚落音，老李忽然就双目圆瞪，大声朝着赵公子身旁大吼了一句：“尔敢！”

那声音真是如落雷滚滚，惊的我师父后背寒毛都立了起来，那陈立仁倒是笑嘻嘻的，两人交谈玩闹了一天，已是有些交情，他小声跟我师父说到：“师父这一声暗含功力，那普通小妖早就吓趴下了。”

而李立厚只是严肃的，不动声色的站在一旁。

这时那赵公子不知道眼里看见的是是什么，大喝了一句：“淑儿快跑，这老道不安好心，我保护你。”

“痴儿！那你就好好看看你的淑儿是个什么东西！”老李冷哼一声，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瓶，打开瓶塞，把瓶里的东西快速的朝着窗口泼去。

那老李的手法极准，那瓶子原来装着的是血红的液体，竟然一丝不漏的全部射向了窗口。

到窗口的时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阻拦了一下，原本呈一条线的红色液体‘扑啦’一声洒在了地上。

可就在这时，令人又惊又怕的事情发生了，那窗台上忽然出现了一只硕大的黄鼠狼，身上的毛皮还沾染着那红色的液体，正滴滴答答的往下落。

“王淑，黄鼠，淑儿，鼠儿，痴儿，你还不醒悟？”我师父朝着赵公子大喝了一声，那原本已经惊呆的赵公子才陡然回过神来，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那眼神兀自的不相信。

过了半刻，他竟然冲向老李，抓着他的衣襟喝道：“你这个妖道，妖道！我就知道你要害我淑儿，竟然把她变成了一只黄鼠狼。”

老李也不解释，只是推开了赵公子，说了一句：“眼见未必为实，还不收了你那沉迷美色之心？下次只怕就没人能救你了。”

“师父，那只黄鼠狼跑了，还是个瘸腿的货。”陈立仁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立刻大喊到。

“这里已经被我布下了阵法，跑得了谁都跑步了它，随我来。”老李转身就要走，可那赵公子却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竟一把抓住老李喝道：“你还我淑儿！”

“好，你要什么淑儿，我就把它还给你，走。”老李冷哼了一声，很轻松就摆脱了赵公子，反而一把把他手腕抓住，直直的朝着院子走去。

这么大的动静，早已惊动了赵家人，一时间大家都涌了出来。

仝三说：

今天就这一更，要整理一下思路，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里只能说一百多字儿，多的我到天涯去说。

第六十二章神奇往事（4）

涌出来的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老李拉着少爷大踏步的往院子里走，而少爷显然是在反抗，吼着什么妖道，还我淑儿。

夜色朦胧，大家也看不清楚两人的神情，但看神态，那老李拉着一个奋力挣扎的大活人，也似闲庭漫步，反观少爷，只能被动的被拉着走，脚步踉跄，显然这段日子身子骨已经虚弱到一定的地步。

“老爷，你看要不要去劝那老道放开我儿啊？”赵老太太心疼儿子，忍不住说了一句。

赵老太爷沉吟了一阵，只是大声吩咐了一句：“掌灯来！跟上去！”

也不阻止老李，就这样跟在了老李的身后。

老李拉着赵家少爷来到了院子里，站的地方正是他上午画那复杂符文，扔下一块玉的地方，人们也跟着围了上来，不己会儿三个提着大灯笼的下人也来了，把这里照的透亮。

赵家少爷依旧闹个不休，嚷着‘淑儿’‘淑儿’什么的，看那样子若不是被老李钳住了一只手腕，只怕又要去拿刀拼命了。

赵家人早就听惯了他念叨淑儿，所以看他被老李这样制住，也没阻止，只是赵老太爷神情焦虑，而赵老太太则满脸焦急。

心说，我这是请人来捉妖，咋捉到自己儿子身上去了呢？他们心疼儿子，只是被折磨的太惨，强忍着，希望老李能治好家里这‘病根’。

老李根本不管旁人的眼色，只是很随意的跟赵家公子说到：“不消片刻，你的淑儿就会自动出现在这里，咱们就看着吧。”

他说话间，指着一个地方，那正是上午他画符文的地方。

人们听了老李说的话，具是半信半疑，这道人有那神？还能凭空变个女人出来？大家都知道，淑儿不就是少爷口中的女人吗？

只有我师父三人知道，那淑儿是只大黄鼠狼，可是没人说穿。

那李立厚稳重还隐隐有些傲气，自是不屑解释，自有事实作证明！

而我师父则忙着和陈立仁聊天。

“你师父是有些真本事的啊！”我师父是由衷的感叹。

“那是，这个算什么？更恐怖，更奇怪的事儿我们都见过不少，就没见过我师父没解决好的，以后有机会慢慢说给你听。而且什么我师父啊？以后不就是你师父？你不就我师弟？”陈立仁颇为得意。

我师父沉吟了一阵儿没回答，老李不答应他报仇，他是不可能松了这口的，鱼死网破都不可能，这是我师父的倔强之处，他只是问到：“那瓶子里装的啥啊？咋一碰到，就变个黄鼠狼出来啊？”

“嗨，这妖魔鬼怪哪个不会个障眼法儿？我师父的说法就是影响人的本心产生幻觉，每种障眼法都有不同的破法，破这障眼法的东西也多。最管用的是守住本心的清明，但那个说请来简单，做起来难。但还有一个法子对妖物的障眼法最是管用，那就是污秽的东西，越是脏越好，我师父刚才泼出去的是黑狗血。嘿嘿，惹急了，一瓢大粪泼出去也是管用的。”陈立仁根本就不把今夜离奇的事情当回事儿。

“黑狗血哪里脏了？”我师父摇摇头，不以为意。

“不脏？狗最爱吃啥？最爱吃屎，你说脏不脏？而且黑狗血的阳气重，一切术法皆是魂魄的作用，啥念力啊，精神力啊，但是魂魄属阴，阳气强了，阴气儿就自然弱了，术法有时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儿。”陈立仁随口说到。

“黑狗血为啥阳了？”我师父非常感兴趣的问到，他也说不上为啥对这些感兴趣。

“为啥？我学医的，我简单告诉你一个例子吧，像冬天冷吧，用狗的头骨煮汤泡脚，不仅一个冬天脚都不冷，还治冻疮，你说阳气重不重？”陈立仁倒是很耐心。

“你不是学道士的吗？咋变成学医的呢？”我师父非常不解。

陈立仁刚待回答，却听见人群里陡然响起一阵惊呼，接着骚动了起来。

“来了！”陈立仁兴奋的很，拉着我师父就挤到了最前面。

我师父定睛一看，果不其然，一只跛脚的大黄鼠狼跟喝醉了酒似的，迷迷糊糊，跌跌撞撞的朝着老李画符文的地方坚定的跑去。

人们心中恐惧，纷纷让开一条道，可那黄鼠狼就跟没看见周围的人似的，没有任何反应，也不

避人，只顾走自己的路。

“看见了吗？你的淑儿来了！”老李平静对着赵家公子说到。

赵老太爷脸色难看，赵老太太则吓的脸色苍白，而赵家小姐差点昏过去，她一见这只黄鼠狼就想到了梦中那张毛茸茸的脸，她几乎可以肯定梦中见到的就是它，一想起自己感觉到的有毛毛的东西在摸起来，一想起梦中的那个人身子，赵家小姐几乎昏厥，若不是有人及时的扶住，赵家小姐就要昏倒了。

下人们自然也是怕的，可是现在有高人坐镇，又加上人多，人们还是留在这里看热闹的，只是免不了议论纷纷，在灯笼的光亮下，人们把这只黄鼠狼看的仔细，比一般的黄鼠狼大了两圈还不住，从头顶开始到尾巴处结束，那一溜儿毛呈极淡极淡的黄色，几乎就要发白了。

“这黄鼠狼可大！”

“你看它那白毛，我听村里的老人说了，那是老黄鼠狼才有的颜色...”

人们议论着，只有一个声音最为突出，那就是赵家公子的，他大吼着：“你们都瞎了吗？这那里是黄鼠狼，是这妖道，妖道，我亲眼看见他把淑儿变成这样的。”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谁会相信赵家公子？

赵家公子急了，兀自指着老李大骂到：“妖道，你有种放开我，我要和你拼了！一定要拼了！”

“哥哥，我梦中见到的就是这张脸，老李师傅不是妖道。”赵家小姐不由得开口劝到。

赵老太爷阴沉着一张脸，走过去，‘啪’的一声就扇在了赵家公子的脸上：“你真是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沉迷美色到是非不分，你一定要自己被害死了，还看我们全家也被害死了，才肯罢休？！我打死你这个不肖子！”

说话间，赵老太爷提起拳头就要往赵家公子身上送，却被老李拦住了：“赵老爷子不用太在意，妖物一定要迷惑他，他也斗不过，等下他自然就会醒悟，啥事儿发生都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再且看看，如何？”

赵老太爷叹息了一声，跺了跺脚，终于还是忍下去了，只是那赵家公子依然执迷不悟，用仇恨的目光死死的盯着老李，老李却一点儿也不在意。

这个时候人群中又响起了惊呼声，因为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只黄鼠狼终于跑进了那个符文里，可进去之后，却开始四处转圈，咋也出不去。

周围根本没有任何阻挡之物，黄鼠狼又是极其敏捷的一种动物，咋会出不去？人们都大呼神奇，开始夸奖老李好本事。

老李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只是视若平常，连眼皮子都不曾动一下。

相比老李的淡定，赵家公子却激动了，他不管不顾，谁的感受都被他忽视了，他只是大喊到：“淑儿，我在这里，你出来啊，出来啊！”

“淑儿，我来救你！”吼完这句，赵家公子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竟然挣脱了老李的钳制，朝着那符文的方向冲去。

老李颇有些吃惊看着自己的手，莫名的说了句：“情之一字，于修行只是阻碍，可是情之一字，怎么如此厉害？”

而李立厚，陈立仁则惊呆了，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虚弱的赵家公子能逃脱老李的钳制，尽管老李只是随意的逮着他。

第六十三章神奇往事(5)

赵家公子冲了过去，老李还在发呆，这时一直很沉默稳重沉默的李立厚一下冲了出去，抓住了赵家公子，难得他还是个少年，竟然很稳的抓住了赵家公子这样一个成年人。

“师父，要怎么做？”李立厚转头望着老李问到。

“放了他，任凭他去放。”老李沉吟了一阵儿说到。

“可是....”李立厚有些惊奇于老李的决定，不过还是依言放开了赵家公子。

赵家公子才不理老李他们说什么，冲过去，竟一把把那只黄鼠狼抱进了怀里，爱惜的抚摸着，非常缠绵的说到：“淑儿，你受苦了，走，我带你回去。”

可那只黄鼠狼根本不领情，在赵家公子的怀里只管挣扎，此时它的眼神也恢复了清明，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只黄鼠狼急着逃命。

不出意料的，那只黄鼠狼只是挣扎几下就挣脱了赵家公子的怀抱，一溜烟的跑了，也不知道那黄鼠狼是有多大的力气，赵家公子竟然这样就被挣脱了。

“淑儿，淑儿，你跑什么啊？”赵家公子只追了几步，就被已经要气昏的赵老爷子抓住，可惜他根本不在意，只是自己低头想着，嘴里念念有词，一下子他就惊喜的抬头说到：“我知道了，淑儿只是吓到了，那妖道要害他，跑吧，跑吧，淑儿你跑的越远越好，躲好，我会去找你的。”

“你这畜牲！”赵老爷子急火攻心，又一巴掌要拍过去，无奈一口气喘不上来，一只手是怎么也落不下去。

这时，陈立仁走过去，扶住了赵老太爷，一只手轻轻的搭在赵老太爷的胸口，轻抚了几下，那手法看起来有一种流畅而圆润的味道，没想到就这样赵老太爷竟然缓了过去。

老李上前几步，走到赵家公子的面前，说到：“我这个迷阵，不迷人，不迷鬼魂，不迷一切，就单单会锁住你的淑儿，它哪里也去不了，过一会儿又会回到这里。如果它不是那只黄鼠狼，就算我锁它也没用，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赵家公子一听到关于‘淑儿’的问题，立刻来了精神。

“还记得那天我拉住你吗？我在你身上顺手拿了个这个，在这个阵法里用上了两根，所以这个阵法只会针对它。”说着，老李伸出手去，递到了赵家公子眼前，那手里霍然是几根黄色的毛。

“看来你平时也没少抱它。”老李平静的说到，随手一拍，那几个毛就飘荡在了空中，缓缓的落了下去。

而在这个时候，赵老太太也心慌慌的走了过来，说到：“有人说知道那只黄鼠狼的来历了。”

想起这只黄鼠狼的，是一个赵家的老下人，他这一说起，很多人都有了印象，纷纷附和起来。

事情发生在三年前，那段儿时间里，赵家养的鸡了不少，也死了不少，住乡下的人这种事情见多了，一看就知道是黄鼠狼做的。

说起黄鼠狼这种东西，乡下人是深恶痛绝的，偷鸡摸狗不说，性子还特别的‘凶邪’！为什么？是因为黄鼠狼不仅偷，兴之所至，还会咬死几只，即使它不吃！

所以乡下人最痛恨的就是黄鼠狼。

不过，这事儿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赵家的注意，毕竟赵家是有些家业的，也不是特别在乎那十几只鸡，只是吩咐了一句，叫下人们尽快捉住‘元凶’，抓住了有赏赐，不可让它再伤家畜。

可是这黄鼠狼很狡猾的，而且一般都是晚上出动，下人们也不可能不睡觉，天天晚上守着啊，谁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于是，有人就想了个主意，弄只狗来吧，不指望逮着，至少能给个警示。

这个办法得到了赞同，巧的是那时候赵家公子就喂了一条狗，那是一条大狼狗，听说还是名种。

第一，赵家没有其它的狗了。

第二，赵家公子还算平易近人。

出于这两点，赵家下人大着胆子，给赵家公子说了，赵家公子答应了，他说：“我这只黑虎最是凶猛不过，可以与狼斗，区区一只黄鼠狼，交给它就是了。”

于是，就这样，狗一到晚上就会被牵去鸡舍守着，前两天倒也没事，狗也没叫，鸡也没死，可是到第三天晚上却发生了一件让赵家公子愤怒非常的事情！

狗被咬死了，只来得及叫了几声，就活生生的被咬死了，被咬的地方还是最致命的咽喉！

先不说这只狗的名贵，就说这几年下来，这只狗已经和赵家公子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它被咬死了，赵家公子咋能不愤怒。

当时就有人提出：“这只黄鼠狼怕是成精了，不然能咬死这么大一只狼狗？公子，这成精了的黄鼠狼惹不得，还是算了吧？”

为啥会这样说？只因为赵家公子做了决定，要带着 5 个男下人，还要在村子里找 5 个壮丁，加上他 11 个人，守着鸡舍，不把黄鼠狼打死，誓不罢休！

总的来说，这赵家公子还是讲道理的，并没有怪罪于人，而是知道那只黄鼠狼才是元凶，不过乡下人迷信，有些怕而已。

劝也劝过了，无奈赵家公子决心要做这件事情，大家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就这样，11 个人在鸡舍里守了 5 天，都没有任何收获，到第 6 天时，每个人都开始精神不济了，再是白天休息，也赶不上晚上休息的效果啊。

那天半夜，就连赵老爷子，赵老太太都来劝解，说算了吧。

可巧的是，偏偏就在那个半夜，那只黄鼠狼出现了，在 11 个人和陷阱的帮助下，人们还真捉住了它。

那个时候，那只黄鼠狼可没有现在那么大的，就是比正常的大一圈而已，不过背上的毛还是淡黄色的，有些发白，可也没现在白。

这也难怪人们一时想不起！

抓住黄鼠狼以后，那只黄鼠狼好像非常通人性，先是害怕的发抖，到后来，竟然做出了作揖的动作，眼角竟然还有两行泪痕。

无奈有些老黄鼠狼偶尔就有这种类似作揖的动作，人们见怪不怪了，再说乡下人对黄鼠狼那种痛恨已经深入骨髓，自然不同情它，没人说什么。

只有赵老太太不落忍，说了句：“我看就放了吧，你看它那样子，好像是知错了。”

话一落音，没想到那黄鼠狼竟然连连点头，这下连围观的人都啧啧称奇了。

却不想赵家公子提了一根大木棒子，就是不依：“黑虎和我感情那么深，那么忠诚于我，我如果不给它报仇，说不过去。再说了，那些被咬死的鸡呢？它的命是命，黑虎的命，鸡的命就不是命了？”

赵家公子非常倔强，从他对那所谓淑儿的态度就可见一般，赵老太太见劝不动，也就算了。

提着大木棒子，赵家公子一步步走向那只黄鼠狼，这时，那黄鼠狼的眼泪流的更厉害了，可惜赵家公子根本不为所动，眼看那大木棒子就落下了。

第一下，打的那黄鼠狼‘叭’的悲鸣了一声，嘴角立刻就喷血了，赵老太太不忍心看，转身走了。

到这第二下，却发生了意外，这黄鼠狼竟然喷出了一股子‘闷烟’，那‘闷烟’臭不说，范围还特别大，整个院子里的人几乎都闻到了。

特别的是，那‘闷烟’还让闻到的人有一种头昏脑胀，昏昏欲吐的感觉，还真的有些人已经吐出来了。

“太臭了，这比一般的黄鼠狼不知道臭多少倍！”

“我怎么想吐？”

“呕....”

院子里一时间噪杂无比，赵公子的情况最严重，不仅吐，而且已经快晕倒了，谁让他离那黄鼠狼最近呢？

可是，他那一棒子还是在之前落了下去的，比第一下更狠，只是失了准头。

这时，有人看见那黄鼠狼竟然就在这个时候，咬断绳子跑了，那腿明显的瘸了，显然赵家公子这第二下是打在了黄鼠狼的腿上。

第六十四章神奇往事（6）

这件事过去了三年，自然也就被人们淡忘了，这下这个老下人提起，人们自然想起了，赵家公子闻言之后，立刻想起了那段往事，登时脸色变得苍白，整个人‘蹭蹭’的往后连退了几大步。

李立厚神色平静的扶住了赵家公子，赵家公子大吼了一句：“我好心痛...”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赵家老爷子终归是心疼自己儿子的，见状他忧虑的看着老李，老李却说：“无妨，急火攻心而已，这口血，也算他执迷不悟的代价。”

见老李如此说，赵家老爷子放心了不少，老李走到赵家公子面前说到：“你也不用心痛，一切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而已，它要迷惑于你，自然是做任何事都分外合你心意，这段因缘了却后，你自然会放下。”

赵家公子吐出这口血之后，仿佛清醒了不少，点点头，直接用袖子抹干了嘴角的血迹，有些落寞的说到：“多谢李师傅了。”

老李点点头，也不多言，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又惊呼了起来，果然如老李所言，那只大黄鼠狼跌跌撞撞的又回来了。

同样的情景再现，它一样的跑进了那个符文里，一样的在里面转着圈出不来。

老李走上前去，直接用几尺红绳绑住了这黄鼠狼，最后在它后脑处打了一个绳结，奇的是老李做这一切，那黄鼠狼竟然乖的跟一只小猫似的，浑身发抖，却不敢有半点反抗。

绑完黄鼠狼，老李有脚看似随意的抹了几下符文上的几处，这时人们看见那只黄鼠狼竟然可以走出那个符文外了，不由得又惊呼着倒退了几步。

可不想那只黄鼠狼走出来后，自己又乖乖的走了回去，趴在地上，低着头，一副柔顺的样子。

这就怪了，这野物哪个不是桀骜不驯？何况成了精的？况且那老李虽说绑了黄鼠狼，可是那绑法，又没绑住四肢，又没蒙住眼睛的，就打了个结，这黄鼠狼咋这老实？

“事情已经解决，这黄鼠狼要怎么解决就看赵公子你的了，毕竟最大的因果是你与它结下的。”说完，老李淡然的站在了一旁。

人们沉默了，望着那只乖顺的趴在院中的黄鼠狼，怎么也不想到这就是让赵家一年寝食难安的家伙，可没人敢轻易说打死它，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人们对黄鼠狼这种东西莫名的多了一份敬畏之心。

在乡下，关于黄鼠狼的传说不少，人们多多少少也听过，可这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后的感觉总是不一样的。

这时，赵家公子神色颇为复杂的望着这只黄鼠狼，从眼神中，人们也能看出这赵家公子终于是清醒了，那个疯疯癫癫的赵公子已经消失了，那个颇有礼节，通事理的赵公子又回来了。

赵公子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赵老太太却首先说话了：“我儿啊，我看你就放过它吧，这只黄鼠狼也不是十恶不赦，这一年赵家虽被它闹的不安宁，可它还分是非。你想当日，我为它说了一句好话，这一年来它并没有加害于我就是证明。”

“也是，那晚它掐我脖子也没有下狠手，否则我还怎么能挣扎？而且也仅此一次。”赵老太爷此时也充满了慈悲之心。

“是啊，哥哥，它也就是吓吓我，偶尔在梦中打我几下，毕竟当初你是差点要了它的命啊。”赵家姑娘也开口劝到。

赵家公子长叹一声，对着老李做了个揖，然后才说到：“李师傅，麻烦你对它说，只要它以

后不再找我家人麻烦，此事就此揭过吧。”

“哈哈……”一向不拘言笑的老李此时却大笑起来，笑完之后才说到：“变成了善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其实不用你说，我也不会取它性命，我就想看看，这一番事情下来，人心会不会有所悟，有所敬畏，这结果真是可喜啊。何况毕竟修行不易，何况还是山精野怪的修行？哪个不是沾了大机缘才能走到此步。”

说着，那老李踱步到那只黄鼠狼跟前，说到：“知道你错在哪里吗？是非心太重，瑕疵必报，这样的心态少了一份淡然，开阔，怎求正果？况且因果因你而起，你不能因为已修习有成，就看不起那在你眼中如愚物般的家畜，不要往了你修行前也是那般！况且赵家的鸡，狗都是受了赵家的养育，这和你在野外找食是有本质的不同，你懂了吗？”

没想到老李这番话说下来，那黄鼠狼的眼中竟然眼泛泪光，一副感激的神色，也不知道它从老李的话中悟出了什么，还是它感激老李不取它性命。

“赵公子，你可知你那两棍子，差点就毁了它百年道行？最后放出的那股臭气，我若所断不错，是它保命的绝招，用之是要付出大代价的，说不得就是苦修的功力，它能不恨你吗？”老李又转身对赵家公子说到。

赵家公子连连点头，同时面含愧色的望了家人两眼，想是愧疚自己连累了家里人。

“你也是，原本损了功力，该是苦修十年才能所有恢复，看你这样子，却能力更强大，想必又是有一番机遇，既然如此，又何必报仇？毕竟已经因祸得福，就该感谢上天垂怜。”老李又对那只黄鼠狼说到。

他的话刚落音，那只黄鼠狼竟然人立而起，依次对着赵家人连连作揖，想是认识到了自己的偏执。

“我问你，你可还要和赵家人纠缠不休？在我面前你说谎是没用的！如果你还有此份心思，将来就算得果也不是正果，我虽念你修行不易，不取你性命，但免不了要废你一身功力。”说着，老李从随身的包裹里取出了一把桃木剑，直直的指着那只黄鼠狼，而另一只手捏了个剑指，整个人的气势陡然提升。

那黄鼠狼浑身发抖，望着老李双目不停的垂泪，可那鼻尖却在不停的蠕动，似是在说话一般。

过了片刻，老李忽然就收起了桃木剑，说到：“好罢，我知你没骗我，就算你今天骗我，也该知道，修行之途，下了重誓，违背了是什么后果！”

收起桃木剑，散了剑指的老李此刻又恢复成了一副老农的样子，他望着赵家之人说到：“它说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发下重誓，以后绝对不会再纠缠任何赵家之人，只会安心修行，另外，它谢谢你们为它求情，说他日若得正果，必会用心祝你们一家安好。那你们的意思呢？你们若认为这样就满意了，我现在就打开那锁住它功力的结子，这件事情就算了了。”

赵家公子走上前来说到：“李师傅既然说过这是善果，当然也就因此了结，就算它不祝我们

家人什么，不谢我们什么，我们也会放过它的。”

“哈哈...那就好，谁说我家道家度己不度人，这一度的善果真是令人心大畅啊。”老李大笑的样子洒脱不羁，而在笑谈间，他已经解开那个结，黄鼠狼最后做了一个揖后，匆忙的消失在了夜色中。

这一场原本不死不休的闹剧，能得到这般结果，简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过了一会儿，人们就散去了，赵家一家人把老李，当然还有我师父三人请进了堂屋，毕竟老李没有开口说回避我师父，他们自然也不会赶走我师父。

进了堂屋，赵老太爷命下人奉上了茶水糕点，就开始老李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起来，而这时候独独却了赵老太太。

其他人也不知道赵老太爷这么晚喝茶聊天是要做什么，可别人毕竟是主人家，也不好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赵老太太来了，手里捧着一个小盒子，交给了赵老太爷。

赵老太爷捧着盒子，先是对着老李拜了一拜，然后恭敬的把盒子递到老李面前，并且打开了它。

盒子里放着的是整整齐齐 5 管银元，用红纸包着，另外还有些金银首饰，反正那是穷人家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的钱。

要知道，那个时候银元的购买力可是惊人的，何况 5 管银元就是 500 个，更不要说还有些首饰。

“李师傅，我听我表弟说起，在城里你没有两条‘小黄鱼儿’以上是不肯出手的，就算再小的事情，哪怕是为人批一个字。你这次算是救了我全家的身家性命，再多的钱其实也不足以表达谢意，可是我们乡下地方，和城里的贵人比不得，这些钱已算是我倾尽了全家之力才凑出来的，如果不够，我就算卖了这祖屋，也是要付给李师傅的。”赵老太爷恭敬的说到，神色有些忐忑，他真怕是有些不够，小黄鱼儿是啥？那是金条！而且是一斤重的金条，这可远远不是这些银元能比的，何况还是 2 根起价！

老李不说话，只是神色平静的拆了一管银元，拿出了两枚在手里掂了掂，又吹了一口气儿，放在耳边听了听，然后才把两个银元收进了怀里。

“这件事儿，对于你家喝那只黄鼠狼来说都是好事儿，好事成双，我就收你 2 个银元吧。若没啥事儿，我就带着我的徒弟们去休息啦。”说着，老李就起身准备走出去了。

我师父三人自然也是跟着。

“李师傅，我们可是诚心诚意的。”赵老太爷惶恐不已。

“我打听过了，你们家在村里颇多善行，今天对事情也表达出了足够的善意，这是你们结的善果，2个银元足矣。”说罢，老李大笑了几声，非常潇洒的拂袖而去。

仝三说：

那个感谢名单，咳，有些尴尬，这里必须 2500 或以上才能成一章，我就只能重复的刷了。有朋友提到没有自己，没事的，我每天更新的，大家不用担心，今天我也会更新，不会忘记大家的每一份心意的。另外，大家中秋节快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大家今天有个开心的中秋节。今天就

第六十五章神奇往事（7）

当天晚上，老李不顾赵老太爷的再三挽留，带着我师父三人径直离去了，去了哪里呢？去了我师父那个家徒四壁，比牛棚也好不了多少的家。

是夜，一盏昏暗的油灯照亮了唯有一床，一桌，两个木箱子，几条破凳子的屋子，老李师徒三人做在仅有的凳子上，而我师父站在老李面前，正一五一十的跟老李说起他的过往。

说到动情处，师父早已是泪水满襟，毕竟只是十岁的孩子，平日里撑的再坚强，在陡然遇见一个可依靠的人时，也终于把深藏的悲伤通通发泄了一回。

“师父，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求师父能帮我，亲手结果了这刘三，让姜爷爷在天之灵能够安息，我...我...”说到这里，我师父‘噗咚’一声跪下，看着就要给老李磕响头。

老李一言不发，只是一把扶起了我师父，这时陈立仁忍不住了，说到：“师父，这刘三如此可恶，早就该得报应，我们来这里，就是他命中注定要得的报应，那我们做事也算应了天道，我看不如就画个引魂阵，把孤魂野鬼，厉鬼恶鬼全引到他家里去，让这恶人和他的恶奴.....”

陈立仁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立厚打断：“引魂阵太过恶毒，切不可轻易使用，有伤天和。我看可以用一些小法门，聚煞气于他家，改他家风水运道，专门针对屋子主人那种，不出一年，保证他....”

“不然我明天去探听他出生的日子，让师父推出他的生辰八字，我们用打小人之法吧？保证打的他.....”

老李没有说话，陈立仁和李立厚倒是热烈的讨论开了，师父的事情有些凄惨，而那刘三也着实可恶，也难怪他们会那么愤怒，连一向稳重的李立厚都没有忍住，说的还全都是些恶毒法子，听得我师父一身冷汗。

引鬼，引煞，打小人....这些东西真的可靠吗？

“别忙叫师父，你说过你大仇得报，才会当我弟子，那么我们就去报了你的大仇，我才收你这个弟子。”老李终于表态了。

我师父听得一阵激动，又是想跪，却被老李抓得死死的，跪不下去，只得激动的再次流泪。

“你别忙跪，待到入门时，有的你跪！”老李望着师父说了一句，然后站起来说到：“天道循环，报应不爽，这该是刘三的现世报，我们这就去罢！”

“这就去？师父，这仇要怎么报？”李立厚不由得愣了一下，连我师父和陈立仁都愣了。

“他明目张胆的在村子里横行霸道，草菅人命，那我们也就明目张胆的打上门去。”老李的神态颇有几分潇洒和豪气。

“打上门去？不行啊，那刘三可是有枪的！”我师父有些搞不懂老李了，明明是个道士，怎么有时候会像个江湖侠客，可是江湖侠客功夫再高，也不能和枪比啊。

“有枪？有枪也无妨，这件事就要快意恩仇。”说着，老李又转头对着师父说到：“只有快意恩仇才能彻底解开你心中郁结，在以后修行之路上心境无隙。阴毒的法子不是没有，但没必要让你因这事儿背上太多的业，再说，这是你和我师父缘分的开始，怎能以一个阴毒的法子开始？走吧。”

老李说的话，我师父不能理解，他只是被老李牵着手，在这黑沉沉的夜色中，有些盲目的走出了屋子，直到走出了上百米，我师父才开始害怕。

这也怪不得他，刘三在村子里积威已久，这忽然要上门去找刘三的麻烦，他一个小孩子咋能不害怕，心底没底，他只能问相对于沉默的老李和李立厚来说，比较活泼亲切的陈立仁。

“城里人，你师父的功夫很好吗？”我师父已经习惯了叫陈立仁为城里人。

“道家原本就要强身健体，练的功夫能少吗？这练得久了，内气充足，比起武家的内力也不遑多让，一些武家的把式，学起来也是到手擒来，分外轻松的事儿。你别小看我们师父，他懂的东西可多，一些功夫是不在话下的。”陈立仁的确话多，我师父问他一句，他能答出一串儿来。

但不管怎么样，他这样的回答总算让我师父放下不少心来，毕竟我师父知道，这村子里可没啥会武功的人，都是些仗势欺人的家伙。

两人开始谈论一些别的，在交谈间，不知不觉也就走到了刘三那栋在村子里最气派的院子面前。

到了刘三住的地方，我师父又开始有些害怕，老李察觉到我师父的情绪，不自觉的摸了摸他脑袋，说到：“不怕。”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简单的两个字，却像给了我师父无穷的力量，顿时我师父就不那么怕了。

老李松开师父的手，就那么径直走上前去，开始‘咚，咚，咚’的敲起刘三的院门，那沉闷

的敲门声，在这黑夜里是分外的刺耳。

不一会儿，门里就有了回应，那骂骂咧咧的声音让站在门外的几人都听了个分明，可见刘三在村里有多么的霸道，就是一个下人，也可以这样不问是谁，就开始骂人。

老李也不答话，更不动怒，只是那插门的声音更大了一些。

“你要是不给老子说出个二五八万来，老子开门就打死你。”‘吱呀’一声大门开了，那人兀自骂骂咧咧，这就是智商上的问题，也不知道刘三咋会用这样的人，就算在村里再横行霸道，不知来客是谁，就喊打喊杀的，不是智商上的问题是啥？

那人开门后，第一眼就看见了老李，老李是个啥形象？就是个老农民的形象，这下那人更加跋扈了，二话不说，那样子张口就要吼人了。

可是老李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快速的一伸手，就听‘咔嚓’一声，那人捂着下巴，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接着老李的脚一勾，那人‘啪嗒’一声又摔地上了，老李看也不看他，用脚在他的腿弯处一踢，又听见‘咔’的一声闷响，那人又连忙去捂着膝盖，无奈他说不出话，只能发出‘呜，啊’的声音。

老李的这一连串动作极快，我师父甚至都没看清楚是咋回事儿，就见到那人倒在地上一副痛苦的样子了。

“看见了吗？这就叫真功夫，我师父一来就把那人下巴卸了，又把他绊倒，再一脚踢到他的关节处，这小子脱臼了，这是叫也叫不出，跑也跑不了。”陈立仁可不忘给我师父解释老李的厉害之处，跟个搞宣传的似的。

只有我师父目瞪口呆，这就叫武功？一点华丽的招式也没有，动作也很朴实，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看你恶形恶状的样子，想来平日里也没少狐假虎威，少做坏事，略施惩戒也不为过。”老李抛下一句，就径直朝着刘三的院子里走去，我师父三人连忙跟上。

刘三的院子相比于其他的地方很是热闹，虽然只有几处房间亮着灯光，可那‘押啊’‘押啊’，或者男女的靡靡之声却是不停的传来。

可见刘三和他的爪牙们日子过得是多么的‘潇洒’，也多么的堕落。

“哼....”老李只是冷哼了一声，略微在院子里望了望，便举步朝着其中一处屋舍走去。

我师父倒是有些‘佩服’刘三这些下人爪牙，刚才有人敲门，又发出了那些动静，竟然没有别的人出来探查，可见他们在村里作威作福惯了，已经不把这村子的任何人或事放在眼里。

老李走在那栋屋舍前停下了，那男女的靡靡之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老李倒是不为所动，可怜后面三个孩子未经人事，都闹了个大红脸。

‘砰’的一声，老李直接抬脚踢开了大门，那木制的门闩竟然被老李一脚踢飞了去。

这时，院子里才有了动静，几声‘谁’‘哪个在捣乱’‘什么事儿’的呼喝声后，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

只有刘三的房间倒是分外的安静起来，刚才那让人听了不好意思的声音也没有了。

老李根本不管院子里的动静，径直就走进了刘三的房间，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坐在那大床上惊慌失措的看着老李，刘三却不见踪迹。

老李只是站在房中，不动神色，只是过了一小会儿，就看见一个人披着脚，批了件唐装从那大衣柜背后出来，手里赫然拿着一把盒子炮，也就是驳壳枪，正神色阴沉，似笑非笑的指着老李。

“人都跑哪儿去了？都到老子这里来！”刘三倒是个谨慎的人，他拿着枪，占尽优势，却先不质问老李，而是喊人到他房间里来再说。

老李可不管他这一套。尽管是枪口对着他，他依然是从容的朝着刘三走去，速度不快，但也不慢，就是平常步伐。

刘三的房间很大，所以老李和刘三还隔着一段距离，面对老李的从容，刘三拿着枪反倒有些心慌，用枪指着老李，刘三不自觉的退了两步，有些声厉色茬的喝道：“你是谁？三更半夜到我这里来做什么？你给我站住，不要过来，我要开枪了。”

老李哼哼冷笑两声，不答刘三话，更没停下步子，就那么径直的走着，刘三吼了一声：“老子毙了你再说。”那样子就要开枪。

而这时老李忽然怒目圆睁，一声炸雷似的声音仿佛从他胸腔涌出：“混帐！”

这声音吼的整个屋子里的人，包括李立厚，陈立仁都恍惚了一下，刘三更是愣了片刻，跟丢了魂似的，因为声音是冲他来的。

仝三说：

今天就这一章，因为有朋友叫晚上吃个夜宵，推脱不了，当我自己给国庆节放个小假吧，希望大家原谅哈。另外，求个推荐票，更新票呗，这两天人少，在的人就给顶一下吧，谢谢了。

第六十六章神奇往事（8）

待到我师父回过神的时候，发现那刘三还在恍恍惚惚，而老李就站在他的面前，他手里的枪已经到了老李手里，这时院子里的下人们纷沓而至，已经有好几个人冲进了这屋子，见这情况，我师父三人赶紧去到了老李跟前。

这个时候刘三终于回过神来，第一眼就看见老李似笑非笑的拿着枪站在他面前，再一看，那些下人们已经冲进来好几个。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刘三狂吼了一句，他已经习惯了过这种好日子，对自己的命也就分外爱惜一点儿。

“立厚，你去守住大门，一个也不要放出去。”老李吩咐了李立厚一句，然后扯着刘三说到：“到院子里去，这里不嫌太憋闷了吗？把人都给我叫出来。”

李立厚答应了一声，就跑到大门那边去了，而刘三被扯到了院子里，连同那些下人们也跟着到了院子。

在这功夫，我师父问陈立仁：“叫李师兄去守大门干嘛？”

“废话，不守大门，那天参与动手的人跑了咋办？我师父这人，要么就不做，做就是要做到极致的，反正那天参加的人一个都跑不掉。”

“可是李师兄一个人守得住大门？”

“那咋不能，我跟师父的时间才7年，身手也就那样儿吧，可我师兄也是个孤儿，从出生起就被师父拣到了，到现在为止15年了啊，那身手跟江湖上的高手过招都没有问题，还看不住几个乡下把式？”

我师父点了点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可他还是不忘问陈立仁一个问题：“刚才那声吼是咋回事儿？我被吼得全身麻麻的，恍惚了好一阵儿啊。跟吼黄鼠狼那次一样吗？”

“有区别，但是也差不多吧，佛门的狮子吼知道吧？道家也有这功夫，叫惊魂吼，专门针对人的，你知道小娃儿不？有时会被忽如其来的一声大吼吓掉魂儿，师父这吼也是这个道理，刚才咱们在屋子里，他只是随便吼了一声，要是他全力出手，刘三的魂都会被震出去。”陈立仁给我师父解释到。

这功夫说不上多玄奇，其实武家也有相同的功夫，讲究的是一股瞬间爆发的气息，用现在的说法跟声波的影响差不多，不过对功力的要求就相对较为苛刻了，真正把这门功夫修到极致的高手，一口爆发的气息悠长，真正发起功来，那才是可怕。

两人说话间，刘三已经被扯到了院子中间，十几个下人围着老李三人，不敢轻举妄动，情势诡异。

那些人顾忌啥，连我师父这个十岁的孩子都看得出来，一是怕刘三因为自己的莽撞，出点啥事儿，负不起这个责任。第二才是最关键的，怕老李手中的盒子炮。

老李倒是很潇洒，这十几个下人根本就没放在他的眼中，他自顾自的扯烂了刘三的衣服，把他绑了起来，口中还问到：“这就是你的全部人？”

“不是，除了我家人，还有些女下人，还有两个老头儿，一个是管家，一个是守夜的。”性命在别人手里捏着，刘三倒也老实。

“叫人全部叫来。”老李淡淡的说了一句，然后一脚把刘三踢来跪下，自己老神在在的守在旁边。

不到一会儿功夫，刘家的所有人都会被叫来了，包括刘三的老婆和两个填房，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也被牵来了，那小姑娘还没醒，被牵到院子里，一看自己爹被绑着跪在院子里，才清醒过来。

一清醒了，就大喊：“打他，打他，快去打死欺负我爹爹的人。”

那声音脆生生的，可那话儿嘛，听得老李都皱了几下眉头，咋小小年纪就如此狠毒，霸道？

“你的女儿教得倒是好。”老李望着刘三不咸不淡的说了一句，那讽刺的意味不言而喻。

刘三倒是心疼自己女儿，忙喊了一声：“来凤，不要喊。”他这一喊，估计是他妻子的一个女人，赶紧就蒙住了那小女孩的嘴。

老李把我师父牵到刘三跟前，说到：“刘三，你认得他？”

刘三先前一直没有注意到我师父，这仔细一看，再皱眉一想，立刻面如死灰，一个村子里的，他多少还是有印象，这不就是那个放牛的姜小儿吗？

看到姜小儿，他难道还想起打死那放牛老头儿的事情吗？他在这片地儿，包括附近的村子，欺压死的人不止一个，就是咋也想不到，自己都懒得去动手的放牛娃儿会有一天找上门来。

要知刘三性格谨慎，他整死了别人，但凡觉得别人家人会有些威胁的，无不是把那些人打残的打残，通关系弄进大牢的弄进大牢，这放牛娃儿.....

想到这里，刘三竟然叹息了一声：“斩草不除根啊.....”

听到这里，我师父再也忍不住，这个刘三简直是坏到了极点，不但不思悔过，竟然还怪自己斩草不除根，我师父扑了上去，朝着刘三的肩膀就是狠狠的一口，立刻刘三就杀猪般的惨叫起来，片刻功夫，那鲜血就随着我师父的嘴角流下来，可我师父却死死咬住不松口。

那是恨到了极点，才恨不得食其肉，喝其血！

“姜小儿，这边来，账会算清楚的。”最后还是老李把我师父牵了过来，此时我师父怒目圆睁，嘴角全是鲜血，样子颇有些骇人，要知道他只是个十岁小孩啊。

“刘三，把那天参与打死姜老头儿的人全部给我指出来，我许你个痛快，不然我保证今天包括你的家人，一个都逃不出去，你不要怀疑我的身手。”老李此时的样子，像极了个大流氓，那威胁就是摆在台面上的。

看得陈立仁在旁边不由得说到：“啧啧，我师父的自然之心越来越有火候了，就算当流氓也当的那么自然。”

老李一听，瞪了陈立仁一眼，陈立仁吐了下舌头，不敢出声了。

刘三估计也知道在劫难逃，老李的威胁也是有用的，他有气无力的指认了三个人，然后说到：“还有一个那天被那条疯牛顶成了重伤，过了一年死了，就这些人了。”

那些被点到的人，一下子就变了脸色，看那样子不是因为那盒子炮，估计转身就得跑。

反观老李淡定的听完后，就把枪扔给了陈立仁，然后望着我师父说到：“跟我一起打坏人。”

说罢，老李就冲入了人群，说动手就动手，我师父也被点燃了一股热血，拣起一块石头，跟着冲了上去。

在场的男人，老李都打，而重点照顾的当然是那三个被点名的人，到了这个地步，那些下人自然是要反抗，可是面对老李他们根本就走不出两招。

当然也有想跑的，不到片刻功夫，李立厚就又把想跑的两个人一路踢回了院子。

一时间，这个院子里呻吟声一片儿，十几个男人，不到二十分钟，就全部被放倒在了院子里，爬都爬不起来，而我师父还拿着一块石头，犹自在砸着一个当日里参与动手打死姜老头儿的人。

“这样就行了。”老李牵起我师父，柔声说到。

然后望着院子里的人说到：“你们也没少造孽，我断你们手脚也算略施惩戒，以后若再为恶，你们丢掉的就是性命。”

是的，一院子的人都被老李折断了手脚，只不过除了那三人，其余人或许好好将养，还能恢复，那三人老李是捏碎了他们的骨头，再也恢复不了了。

这时，刘三的尿尿竟然流了一裤子，老李嫌恶的看了刘三一眼，说到：“立仁，把枪拿给姜小儿。”

第六十七章玄学五脉

茶叶泡过了几泡，滋味早已淡如水，不过新添的热水，那热气儿还在，烟雾蒸腾中，那跌宕起伏的往事早已吸引住了我全部的心神，有好几次茶杯端在嘴前，都忘了喝下去。

姜老头儿已经不说了，独自点了一管旱烟，吧嗒吧嗒的抽了起来，我心里着急，不由得问到：“师父，后来呢？后来你开枪没有？”

“开了，先是不敢，我师父说了，大丈夫快意恩仇，在那世道可没有个朗朗青天为谁主持公道。再后来，我师父拿走了刘三大部分的钱财，让赵家分给村民们，我就随他们离开了那村子。”

“然后呢？”故事太好听了，我忍不住还在追问下去。

“什么然后不然后的，我跟你讲这些事儿，就是要告诉你，你还有三个师叔，加上我是四个，我们四个分别承了你师祖几样本事而已，让你搞清楚，你是属于咱们门里的哪一脉。”姜老头儿不耐烦回答我的那么多问题，直接说出了重点。

“不是有李师叔，陈师叔加你三个吗？咋还有一个？”我不解。

“后来还收了个小师弟，王立朴，就是你王师叔。”

“那师父，师叔们呢？你咋不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是不是都在一起的啊？”说实话，我真的很想见见这几个师叔，和师父两个人的日子未免寂寞。

姜老头儿不说话了，连旱烟放到嘴边都忘了抽，神情再次出现了那晚一般的哀伤。

可这老头儿没个正形儿，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伤心，又忍不住问了一句我师祖呢？在我心里，我师祖比起我这便宜师父，更让我神往，男人！江湖侠客！好身手！孩子的一切梦想他简直都满足了。

想着我师父，猥琐，喜欢看大姑娘，好吃，欺负小孩子……那罪状简直数都数不完。

可没想到这句话一问出来，姜老头儿的身子却轻轻震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了，发现他眼眶都红了一下，可下一刻他就暴跳如雷，一个旱烟锅就给我敲了下来，大喝到：“你说你个瓜娃儿，咋就恁多问题，信不信老子叫你去抄《道德经》一百遍，一百遍！一百遍！”

因为激动，这姜老头儿强调了两次一百遍，那旱烟锅也敲的我脑袋生疼，我承认我怕了，缩了缩脖子，不敢再问了。

平静了一会儿，姜老头儿说到：“你师祖天纵奇才，按说道家玄学五脉，除了上古那几位，这流传千年来，没人能说五脉都精通，可你师祖说他得了际遇，有幸五脉都有涉猎。”

“哪五脉？”其实对这些基本常识我是抓瞎的，师父也没给我详细说过，今天难得他说起，我也是很有兴趣听听的。

“山，医，命，卜，相！医是最好理解的，那就是医术药学，还有一些附着存在的杂学，如附念力于药上。灵疗之术什么的，这个是你陈师叔承的这一脉。命学，卜学，这两脉说起来密不可分，看人命，看大运，推乾坤，窥天机都是这两门学问的继承者最是厉害，你李师叔承的就是这两脉，相学，看人相，就如摸骨，手相，面相之类的，相阳宅，相阴宅的风水术都属于相学，这是你王师叔承的。”师父慢慢的给我解释着。

我觉得简直太神奇了，这玄学的本事儿个个都听得我很向往，更没想到医术也是玄学的一脉。

“医术也是啊，师父？”我忍不住再次确认了一遍。

“医术咋不是？扁鹊就是咱们道家的人，和庄子一样师承长桑君，《黄帝内经》，也是咱们道家玄学的医书，可以说中医一脉都是属于咱们玄学一脉，你说是不是？”姜老头儿跳起来激动的说到。

可惜我才十岁，他说的人儿我一个都不认识，他那么激动也没用啊，可是我不敢表露出来，只得连连点头，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姜老头儿这才满意。

唉，有什么办法呢？出了个特别不懂事儿的师父，那么注定他徒弟就要特别懂事儿才行。

闹了这一阵儿，我才想起问起咱们这一脉，说到：“师父，那咱们就是山字脉了，是不是也特别厉害？”

“咱们这一脉，唉....”姜老头儿叹息了一声，也不闹了，酝酿了好久，才对我说到：“咱们这一脉，说起来的名声好听，是玄学五学之首，那四脉的本事都是围绕着咱们这一脉服务的，可是啊，现在行走江湖的，在外面能吃得开的都是那四脉的人，咱们这一脉没落的很，封建迷信说的基本就是咱们这一脉。”

“咱们这一脉，咋了？”我一听，心里也跟着师父发苦，可又不信，在我眼里，我师父其实挺有本事的。

“山字脉，最主要的追求是啥？成仙！发展医之一脉是为了给自己提供强身健体的药物，命卜两脉一是为了给自己驱凶避祸，二是为了行走江湖，筹得钱财，因为穷不修道，特别是山之一脉的修身是个无底洞，珍贵药材，各种作法材料跟烧钱似的。发展相之一脉，更好理解，给自己相弟子，相风水之地清修，也快要筹钱。这一切都是为了修山之一脉。”姜老头儿一声叹息。

我嘴巴都长大了，我在学啥？我在学成仙？虽说鬼怪我是见了，可这神仙却是从来没见过着的，更没听师父说起过，我自觉我也没这成仙的命啊，这不扯淡吗？

“成仙一说，唉.....”姜老头儿也一声叹息，接着说到：“反正道家的养生学几乎都出自咱们山字脉，说起来咱们山字脉的秘术也是最多，仙，道，幻，灵，兵，讲的就是咱们山字脉的秘术，这成仙之术，道法，幻术，修灵，武术，掌兵说的就是这个，再分细一点儿，符篆之术，压阵之术，祈星借力，手诀，步罡，剑修等等，全部是咱们山字脉的秘术，总之在民间抓鬼，除魔捉妖也是咱们山字脉的人才做得了的事儿。”

我现在也理解为啥咱们山字脉会被说成封建迷信了，都TM整悬的啊，成仙啊，抓鬼啊，你不迷信谁迷信？

而山字脉这身本事，的确在这世间行走，是比不得其他四脉的，而且还是个花钱的篓子，怪不得那么惨。

“道家最终的追求和目的，都是这山之一脉大成，不说其他的，能成个人仙也行啊，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千百年才能出几个？徒弟，你跟了我不觉委屈吧？”姜老头儿说到这里，竟然像个小孩子似的，那眼光非常期盼的看着我。

“不委屈，抓鬼捉妖也挺威风的。”我赶紧说到，是挺威风的，不管咋说，我心理上还是有优越感的，玄学五脉，我们到底还是老大，不是？

“好，好...”姜老头儿还颇感欣慰，不停的用力的摸着我的脑袋，那力气大的差点没让我成脑震荡。

“说起来，当年由我继承山之脉，唉.....师兄弟们其实也都是想继承这一脉的，算了，当年之事不说了。”姜老头儿吞吞吐吐，言语晦涩，天知道他在说啥，我就听懂了一个意思，反正这最迷幻的山字脉，敢情在他们几个师兄兄弟里面还是个抢手货。

“反正从今天起，我就要传你修密之术，一些练气练内丹的法子，也要开始慢慢传授与你。”姜老头儿感动了一阵儿，忽然就严肃了起来。

“修密之术？”我好奇到。

“嗯，你不是羡慕我这一身本事吗？修密之术就是画符，手诀什么的，从今天开始就要教你。”

我心里一阵儿高兴，这学了这多年，终于开始学我最想学的东西了。

“不过，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我的身份。”姜老头儿忽然说到。

仝三说：

还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昨天说了一声儿，今天大家给票很积极啊，一瞬间，我心中满溢成就感，哈哈.....啥也不说了，努力写好这本书，回报大家呗。雪漫，你今天顶好多啊，我互动区里一排儿笑脸。

第六十八章国家的人

身份？什么身份？我一下子愣了，在我心里我那师父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主儿，一身本事却甘于平淡，难不成还有个啥身份？

不过我虽然才十岁，而且属于一点儿也不敏感的那种孩子，见姜老头儿这样严肃的说起，我还是想到了一些事儿，我爸去打电话的神秘专线，镇上的小院儿，还有就是那轰轰烈烈的迁坟工作，竟然是乡领导承诺给工分，亏我那时以为要全部算在姜老头儿头上。

这些事情我原本是没有细想的，此时一下子涌上脑海，我还真就觉得我这师父神秘秘的。

“虽说我喜欢闲云野鹤，但是我是为国家做事的。”姜老头儿说到。

“给国家做事？”我疑惑的望着他，国家的工人农民就他这种懒散，怕国家是建设不起来的，我是的确没看见他做什么正事儿。

“严格的说起来，就是国家要我出手的时候，只要是正面的事情，我是会出手的。当年我的条件就是绝不给单独的什么人做什么事儿，只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事情出手。”毕竟我只是个小孩子，姜老头儿尽量浅显的给我解释着。

“可是....”我的脑袋有些转不过弯来“可是...前些年不是破四旧吗？”

“破四旧破的可不是有真本事的人，以前骗子太多，以致于人民愚昧，真有本事的人又清修不出，搞的鱼龙混杂，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儿，这些事情太复杂了。而且，道家玄学就如一把锋利的刀子，你觉得锋利的刀子能交给坏人玩儿吗？又能交给小孩玩儿吗？”

“我不就是小孩儿？”那可不好，我就快成破四旧的对象了。

“老子这是比喻！”姜老头儿怒到，“就如很多人对世事蒙昧，就如小孩儿，忽然学得了一招两式，很容易被挑唆，你懂吗？而且玄学限制条件太多，比起科学来说，是不容易转化成生产力的，只要有少部分有真本事的人，帮忙看住国家就好了，而且帮忙处理一些事情，不要引起百姓恐慌，让百姓好好过日子，就是这样的。”

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问到：“师父，你的官很大？”反正我见到那院子里的人都对师父恭恭敬敬的，也见到乡领导都出面。

“这个....其实世间权力于我无用，以后我会慢慢跟你说一些事情的，关于我身份更详细的事儿，现在你还太小，就记得我是会为国家做事的就行。”姜老头儿考虑了半天才这样跟我说到。

“那师父，你为啥要帮国家做事儿？你不是说你喜欢逍遥自在吗？”

“道家之人当然要顺道而为之，助得道者，你读那么久《道德经》这点儿都不懂？再说，这是你师祖之命，他早就说过以后我们几个弟子安身立命之处就是帮助现在的ZF，因为他们得天下大道者，也就代表了国家！为家国做事儿，是为大德，大善。”姜老头儿很简单的说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而我也只有个简单的想法，我这师父还挺看重积德的。

从那之后，我每日的功课内容就变得更加繁重，《道德经》是不抄不读了，这读读写写了三年半，我就算想把它忘了都不可能，至于能悟到些什么，这个就是自己的事儿了。

可《道德经》不读不抄了，却忽然多出了一堆儿的东西要我背，首先就是那繁复的关于画符的口诀，以前我认为道德经已经晦涩难懂之极，可这些口诀对于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天书’。

这些口诀姜老头儿是不会让我写在纸上的，他教授我时，也是直接口口相传，再具体到每个

字儿，入门符箓的口诀相对简单，一般只有 4 句话，可是该怎么发音啊，具体的意思啊，能把人脑袋都给搞爆炸。

“每种符箓对应的口诀都不一样，你要深悟其意，而且这只是入门，除了这画符之时的口诀，每种符箓对应的，还有结符煞的口诀，有些是心里默念，有些是需念念有词，有些是要大声念出，嘿...你给我注意断句，发音的重点儿在哪个字上。”姜老头儿就是这样对应我的抱怨的，一般最后的结果都是我挨训。

天知道我是有多想实际的操作，亲自去画一张符箓看看效果，可是姜老头儿只是瞟了我一眼：“功力都没有的小傻娃儿，画出来也是废纸一张，给老子练功去。”

是的，练功！

从那天开始，我要练习的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修身法门了，而是真正的‘修真’，这个修真可不是世人理解的长生之术，或许它曾经是，但到现在确实遥远了一些。

简单的说，我开始练习真正的气功了，姜老头儿曾经神叨叨的跟我说过，修而大成者，食气，气中自有灵，而最高等的呼吸之法，是胎息之术。

我一听就差点晕过去了，首先我就不能接受不吃饭，光喝西北风，让我当神仙我都不干。第二，胎息之术是啥？说白了，就是不用口鼻呼吸，而是用身体皮肤外吸自然之气，天地元气。内气流动穴窍。我一想就觉得那非得憋死我不可。

面对我的情绪，姜老头儿觉得非常好笑：“瓜娃儿，你想多了，这食气的气是天地元气，可不同于用口鼻呼吸的阴阳二气，你能到那层次？你能到那层次，老子天天做饭给你吃。至于胎息之术，偶尔能达到那境界半个时辰都不错了，你这辈子把龟息之术给我练成就好了，你没见那乌龟都特别长寿吗？”

“我到那层次，还用你做饭给吃？我天天喝空气，不不，天地元气不就好了？师父，你这要我呢？”长期和姜老头儿斗智斗勇，我已经总结出丰富的斗争经验，他话里的漏洞，我一听就知道了。

“对对，那我做气给你吃。”姜老头儿嘿嘿一笑。

“气咋做？还能炒？还能蒸？还能炖野鸽子吃？”我不屑的说到。

“咋不能做，我天天放屁给你吃不就好了？屁不就是一股气？”姜老头儿头一仰，得意的说到。

当时正准备打坐练功的我，差点一口喉头血没喷出来，我忍了又忍，一张脸憋通红，得了，得了，就当我上辈子欠这便宜师父的得了！

不过，玩闹归玩闹，到我真正练功的时候，姜老头儿却是比谁都紧张，虽说关于我们这一脉功法的独门诀窍，他已经反复的给我说明，并细细的把他的心得也教授于我，可他还是紧张。

这气功不是说着玩的，一不小心就会练岔，甚至走火入魔，姜老头儿紧张是情有可原的，所以道家的师承非常重要，没有师父指导，除非大才大能者，普通之人绝不能轻易尝试。

只是入门的气功，就已经很难，我每天花在这个上面的时间非常多，可是进境却缓慢非常，首先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气感，气感是非常飘忽的东西，在捉住‘它’以前，只能靠存思行气，这存思说起来简单，可全部心思集中在一件事上，是非常耗心神的事情，我一开始时，常常做不到半个小时，就会有头昏想吐的感觉。

面对这种情况，姜老头儿却常常鼓励我：“你的天赋已经够高了，我一开始时，存思不到十分钟，就会心神不集中，强行做下去，更是伤脑，慢慢来，我的徒弟是很厉害的。”

这番鼓励，包含着浓浓的情谊，那护短的感觉更是强烈，我时常也在感叹，其实我师父对我挺好的，常常让我很感动，当然在这些时候，我必须努力不去想他无赖的时候，比如让我吃屁什么的。

第六十九章卖宝（一）

日子就在这样的勤学苦练下过去了，冬去春来，春尽夏至，转眼又是一年夏天。

这一年的夏天我十岁半，在这一年的夏天一天我家搬家了，告别了熟悉的村子，告别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搬到了县城，其中的缘由就是因为大姐，二姐读书的问题，这是姜老头儿给的建议。

在给这个建议之前，我大姐已经在镇上的高中读了一年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我们这片地儿，我曾经说过，就只有乡场才有小学和初中，那是没得选择，孩子小，就只能就近读。

但到了高中，选择就多了起来，近的有另外两个乡的高中，远一些的有镇上的高中，最好的是县城里的高中。

我爸妈是注重教育的人，他们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可打心里崇拜大学生，恨不得自家也能培养出个大学生，我大姐二姐成绩优秀，我在姜老头儿的‘暴力’教育下，成绩也好了起来，我爸妈这心思就更活泛了。

正好我大姐去年初中毕业，成绩一如既往的优秀，选哪个高中都没问题，我爸妈按我们家的条件算来算去，就给我大姐报了个镇上的高中。

这已经是我爸妈能做到的极限了，乡高的教育质量肯定是不能和镇上比的，镇上的教育质量肯定是不能和县城比的，可县城，我爸妈敢想吗？

那时，我妈盘算着，我家成分是好的，女儿成绩也优秀，到时候说不定就能读个大学，不能去县城读也就算了。

77年夏，我大姐读完高一，全国都在传着一个政策即将执行，那就是全国即将恢复高考。

这无疑于一个重磅的炸弹，炸在了每个人的心里，大家都明白，从此以后读大学，跟成分，推荐什么的再无关系了，唯一能说话的就是成绩。

这也就罢了，我爸妈对我大姐的学习是有信心的，这不到镇上高中读书也是班里前十名吗？可是，我大姐却难过了，只因为她的一名同学。

那个同学是大姐初中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以前读书的时候成绩就排在我大姐后面，可人家家里有本事，把女儿弄到了县城去读书，这一年下来对比可就大了。

暑假相聚的时候，我大姐就发现了问题，首先自己的学习进度落后于人家，知识的细节掌握落后于人家，连知识面的掌握都落后于人家，而且人家还说了，自己在班里成绩也只是中等偏上一点儿。

我大姐是优秀的，也是心高气傲的，她的心里一直有个梦想，是受小时候我身体虚弱的影响而产生的梦想，那就是要当一名医生，去读医科大学！

而在这种对比下，在全国都盛传要恢复高考的气氛下，我大姐对自己没有信心了，甚至惶恐了。

高考是全国的学生都考，自己连一个县城高中的中等生都比不上，那什么去考？

翻来覆去几夜以后，我大姐鼓足勇气找到了我爸妈：“爸，妈，我能不能到县城的高中去读书？王晓梅她就在那里读书，她……”

我大姐的话还没说完，我妈就奇怪了：“好好的，为啥要去县城读书啊？那得多贵啊？”

我爸也奇怪：“县城那么远，怕一个月也只能回来一次，我们家条件也供不了去县城高中读书啊。”

我大姐是个懂事儿的人，她知道家里的情况，也知道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自己是不能那么自私的，这件事情她就再也没提过，连原因都不再向我爸妈提起。

暑假就这样过了半个月，我大姐强压着心事，勉强装的没事儿，人却明显的憔悴了些。

我妈心细，见这样以为大姐在镇上惯了，有些不习惯乡下地方了，人闷着了，于是就和大姐说到：“你和二妹去山上呆两天吧？那空气好，风景漂亮，姜师傅带着你们打点野物儿玩两天吧。”

姜老头儿对我是‘凶悍’，对我两个姐姐可是和蔼，几乎有求必应，带着她们抓鸟捕鱼的积

极的很，我估计是因为我两个姐姐水灵儿，满足了他爱看大姑娘的嗜好，我一男的，我活该‘受虐’。

妈都这样说了，大姐也确实想散心，就带着我二姐上山了。

她们上来了，我的房间就让给了她们，我只有挨着我那师父睡去，可是我那师父晚上睡个觉，那叫一个鼾声如雷，弄得我根本睡不着。

就在那天晚上的夜里，我听见一个女的在哭。

“狗日的女鬼，胆子也太大了，连我师父的地盘儿也敢闯！”经历过太多的我早已没有了半丝儿害怕，心里却是兴奋，一骨碌坐起来，报复性的一脚就踢在姜老头儿的屁股上。

“师父，起来抓鬼！”

姜老头儿睡的正香甜，被我这一踢一喊弄得吓了一跳，一起来就给了我一巴掌：“那个不长眼的鬼敢往姜爷我这儿跑？老子要没看见鬼，今天晚上就把你当鬼抓了。”

这种情况下，我可不敢和他斗嘴，忙拉着他说到：“真的，师父，你听，有个女鬼在我们屋子外面嚎呢！”

姜老头儿一听，真的有隐隐约约的哭声传来，忙穿了衣服牵着我出去了，只是在出门的时候他说了句：“这可不是鬼哭，怕是有人心里委屈。”

我不信，一出门就打开手电在四周照了照，果然照到了一个人影儿，这一看我也知道不是鬼了，并没有那迷迷蒙蒙的感觉，而且还有清晰的影子，再仔细一看，那坐石头上哭的，不是我大姐又是谁？

拉着姜老头儿我赶紧跑了过去，看着大姐这样儿，我也着急，不知道咋的，话到嘴边就变成了：“大姐，你这胆子咋恁大？半夜里敢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哭了，也不怕人家把你当鬼？”

我大姐抽噎着说到：“怕..怕啥？也不看看这里住的是哪个！”

我一听大姐这样说，心里稍微放心了一点儿，这才是我大姐的风格嘛！说明这难过的事情还没到让我大姐寻死觅活的地步。

只是姜老头儿，在我姐面前，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和蔼’，说到：“丫头，你有啥事儿，就说说吧，姜爷爷能不帮你吗？”

听见姜老头儿的话，我大姐哭的更厉害了，抽噎了半天才对姜老头儿说了一句：“姜爷爷，我可能上不了大学了。”

接着，我大姐抽抽噎噎的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讲给姜老头儿，姜老头儿沉默了一阵子，最后说到：“你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去，明天等我消息。”

姜老头儿是属于那种轻易不承诺，但是承诺就一言九鼎的人，我大姐是知道他的性格的，有了他这句话，忽然就觉得安心了不少，想着不能去县城读书也算了，竟然还真的安心的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做‘早课’的时候，姜老头儿就出门了，出门去干啥了，也不告诉我，就扔了句：“早饭午饭自己解决。”就这样走了。

他这一走，就是大半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当时我还在水里泡着，我两个姐姐在溪边抓鱼儿。

可是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同时跟着他的还有我爸妈。

“全都到屋里来，我有事情要说。”姜老头儿非常严肃的说了一句。

我们哪儿敢怠慢，急急的收拾了一下，就赶到屋里去了，然后我们一家子坐了一堆，都围着姜老头儿，谁都不知道他要说啥。

“过两天，你们家搬县城里去，大妹的学校我已经找人帮忙联系好了，这高考制度也确实要恢复。”姜老头儿平时说话没个正形儿，可这一严肃起来说出来的话，差点把我们全家吓死。

我爸当时一口茶就喷出来了，咳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而我妈犹豫了一阵儿，说到：“搬去县城？可...可我家哪来的钱呐？”

“我有！”姜老头儿说着就站了起来。

第七十章卖宝（2）

姜老头儿那一句我有，把我说楞了，我知道那小房里有一屋子的东西，不过稍微值钱点儿的，就是玉吧？这玉能值多少钱呐？在我小小的我心里，估计值不了一间房子吧？

那个时候的我比较幼稚，这想法要放现在我得扇自己的耳光，我那时哪里知道姜老头儿这一屋子的价值啊？一间房子算什么？

“姜师傅，我们咋能用你的钱？”我爸急了，连忙说到。

“姜师傅，你的积蓄我想也不多，你为我们三娃儿.....”我妈也赶紧说到。

他们感动，他们也相信姜老头儿，但是他们的想法也是和我一样的，姜老头儿能有多少钱？想想他平时在村里的行为吧，为了馋嘴，给别人干活.....

“不要再多说什么了，三娃儿没有啥父母缘虽说是注定的，但我也是一个因，三娃儿身为一个男孩儿，不能常侍父母身边，我心里也堵啊，我粗通面之术，观你们面相也不是晚年无

福无钱之人，我这个忙得帮，去县城吧！上午我问过一个人，不出三年，华夏之地...哎，还是简单的说，不出三年，国家的经济政策会变，你们抓住机遇，将会有财。”说到这些的时候，姜老头儿微微有些脸红，我当时不理解他脸红的意思，可现在回想起来却理解了。

他这么多年，几乎不求人，也几乎不用道术为自己谋私利，结果他去为我父母欠下了人情，告诉我父母这些，也算是为自己徒弟家谋了私利，所以他会脸红。

而且他生怕害到徒弟家，悄悄的让人推了我父母的生辰八字，是命定有财运的拐点，才放心说出了这些，不然有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也是守不住的，更糟糕的可能还会随财尽带来噩运。

“姜师傅，我们知道你有本事，可就算有财运，我们除了种地，一无所长，也抓不住的，我们...”我爸叹息了一声，随着儿女的长大，他们的压力也大，能多些钱财总是好的，只是.....

“我想过了，你们就在县城的高中附近买间屋子吧，买个小楼儿，下面改个门面，做点生意，卖个本子，笔，小零嘴儿啥的，就这样。”姜老头儿其实知道的更详细，他知道不出三年，在中国最早一批生意人会发财，大运旺商，可姜老头儿自己对生意都没什么概念，只能想出这个。

但就是这个，对我几乎世代为农的父母来说，都无疑于天方夜谭，县城买房？还一栋小楼儿？还带做生意？不敢想，真不敢想！

“姜师傅，这.....”我爸已经不知道说啥了，感动是感动的，可是他不好意思说，姜师傅你是不是流浪惯了，不懂得咋生活了，这规划是好的，但根本不可能实现啊。

姜老头儿摆摆手，示意我爸妈不用再说，只是问了一句：“如果我拿钱给你们，你们要是不要？”

“不要！”

“肯定不要！”我爸妈几乎异口同声的说到。

“算当我借你们的，如果你们还是不要，那我与你们的情意也就算啦。”姜老头儿严肃的说到。

他一严肃，我爸妈就范怂，加上这话又重，他们不敢说话了。

只是我爸心思活泛一些，他老早就怀疑姜老头儿的身份了，加上这次姜老头儿连县城的关系都搞定了，我爸更加的怀疑，犹豫了半天，他说到：“姜师傅，你能给我们讲讲你到底是个啥人物，做啥的吗？有时，我这心里琢磨着，不安心啊。”

“我是为国家做事的人，只不过国家要我亲自出手的事情不算太多。”姜老头儿倒也没隐瞒什么。

“那上次你一走就是七年....？”我爸的理解能力当然比少不更事的我强，他明白姜老头儿这

句话的意思了，他绝对知道了姜老头儿怕是在国家的身份都不一般，他身为一个乡野村民都亲自‘见’了鬼事儿，怕是国家暗里有不少的‘悬’事儿，估计是得有高人守护着。

“那七年，呵呵...我出了个任务，挺不容易的。在出任务之初，我就担心着回不来，所以会跟你说出怕是和三娃儿有缘无份的话，其实证明我和三娃儿是有缘分的啊，哈哈...”姜老头儿说的轻描淡写，更说的乐观，可是除了我，任谁都听出了其中的凶险，连姜老头儿这样的高人都担心回不来。

我爸脸憋的通红，半天才说出一句：“姜师傅，就算以后三娃儿也要出任务，也要牺牲，我也是甘愿的，只要是为了国家。”

这是做为一个农民最质朴的话和最真诚的心，我爸妈那一辈人也许没啥文化，但是他们心中那股最真挚，最赤诚的心，却不是这往后的一辈辈能相比的，他们在精神上，也许比我们都富足。

“我...我也是愿意的。”我妈也跟着说了一句。

姜老头儿被感动了，拍了拍我爸的肩膀，也是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你们这种人有财，也是应该的，光是这辈子的善良就当报给你们运道儿，不用上世积德啊。”

事情商量到这里就大致有了结果，吃完了晚饭，姜老头儿吩咐我爸妈一个星期以后就上来拿钱，钱管够！

这话说的可大，钱管够！

在我心里却冷哼了一声，我这师父又逞强了呗，就跟他下棋一样，每次都把自己说的跟个高手一样，结果还不是一手臭棋，在县城买房子...

我想着想着就冒了一句：“师父，在县城买房子，再咋也要 100 块钱吧？”

没办法，我就是个土包子，100 元钱已经是我能想象的最大数字，其他再多的数目，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空间！

姜老头儿像看神经病一样的看了我几眼，接着说了句：“瓜娃子！（傻瓜）”就飘然而去，从屋里拿了根鱼竿，钓鱼去了。

是夜，一盏油灯照亮了小房，姜老头儿背着个手在小房里走来走去，而我就摆弄起桌上的法器，天知道他在烦啥？

“这书是古籍，好多是孤本，是师父毕生收集而来，我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有好多是道家的珍贵文献，哎..不能卖！”只见首先他书架上的书都翻了一遍，叹息了一声，走开了。

接着，他又走到另外一边，把架子上的一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又看了一遍：“这些东西...哎..都是有关于咱们道家历史的古董，不能卖！”说着，又叹息了一声，走开了。

接着，他又打开了放架子上的一些盒子，我对这些盒子里装的啥早好奇了，于是伸头一看，都是些啥啊？我失望的转过头，继续摆弄桌上的法器之类的了，对那些盒子再不感兴趣。

原来盒子里放的就是一些药材，有些还特别难看，黑乎乎的一大块，亏姜老头儿用那么漂亮的盒子装着，有几个还是玉盒子，简直暴殄天物！

当然，后来我才是知道暴殄天物的是我！

“三娃儿的补药原本就吃紧，而且好几样，得他大了，练气功有小成之后还得用到，这些东西是用一样少一样，难不成要我去求二....嗯，不能卖，不能卖！”再是一样的叹息，姜老头儿还是走开了。

我心里感动，原来姜老头儿那么惦记着我啊，可我也更加认定，我这师父就是个穷师父，这药没有了，去中药铺子抓点儿就好嘛，等我以后长大要赚了钱，我得给这老头儿买好些才是，免得他舍不得。

小小的我一直在心里表着这样的决心，幸好当时没说出口，不然我是跑不掉一顿训，外加挨几下。

最后，姜老头儿走到了几口大箱子面前，‘吱呀’一声打开了箱子！

我再次好奇的伸长了脖子，在我的想象中，这种大箱子用来装金银珠宝再好不过了，估计也可能有，在姜老头儿讲述的故事里，老李，不，我祖师爷不是没有 2 根金条以上都不肯出手的吗？

嗯，这是极有的可能的，我心底兴奋，马上推翻了我师父穷的想法，做好了被金银财宝晃花眼的准备，结果.....

结果，我啥也没看见，更没见那箱子里有啥宝光泛出！

我正准备看清楚，却不想姜老头儿却主动叫到我：“三娃儿，你过来，闭着眼睛帮我选一件儿吧。”

我非常积极的，叮叮咚咚跑过去，伸着脖子一看，都什么啊，箱子里装着一长条，一长条的盒子，其中一个打开了，里面是画轴！

我知道姜老头儿爱画两笔，可常常是画了就烧了，也爱写几个毛笔字儿，可同样是写了就烧了，原来他留了这好些啊？！

看来我这穷师父是没办法了，准备卖自己的书画了，啧，啧，太惨！

“那...那就这个吧。”我也不知道他要我选啥，就直接拿了一个长条形的盒子递给他。

他接过，满是心疼的打开盒子，然后小心翼翼的把里面的画轴伸展开来，只见画里面是几朵栩栩如生的荷花，非常漂亮，我也说不出哪里好，反正就是挺好看的。

除了这荷花，上面盖了一个印章，写了几排小字儿，还有提名，那名字不是我那便宜师父的啊。

哦，上面题名是寿平！

仝三说：

今天好累啊，终于决定放松一下，开车去山上走了一趟，下午和几个朋友喝茶，晚上去看了电影，算是自己安排的放松了一下。看完电影回来赶着更新，就这一章了，希望大家原谅一下。

第七十一章迷雾重重

“师父，你还有个名字叫寿平啊？”我实在想不通这人是谁，就认定是师父骗了我，他原来有个小名儿叫寿平。

“小娃儿不懂就不要乱说，这是你师祖年轻时候得到的画了，这个画画的人叫恽寿平，是明末清初之人，他这一手荷花画得可叫好，不画骨架，直接以墨渲染，却别有风骨，实在是‘没骨画’的大成者。你师祖爱那好字好画，帮一些颇有风骨的文人墨客，从不贪金银之事，往往会求一些墨宝，当然不给也就算了，他也不强求。”姜老头儿小心的把画拿起来，细细的观赏着，嘴里絮絮叨叨的给我解释着。

我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但又说不上来，就下意识的问了句：“有不给的吗？”

“基本都会给啊，你师祖拿字画又不是为财，真正只是欣赏，他常说不得了，好多人生平就没接触过道家玄学，字画里却有一股道韵，实在是大成者。你师父我啊，也跟着你师祖爱起了字画，这些年来，也有幸得了些墨宝。”

姜老头儿最后一句话像一道闪电似的劈中了我，我终于想起是哪儿不对劲儿了，我师父这些年得了些墨宝，那一定是他人活着的时代的画家，我师祖得的那啥恽寿平的画！！刚刚师父明明说恽寿平是明末清初之人啊，我师父 1922 年才遇到师祖，我师祖他.....

我的心‘咚咚咚’的跳了起来，这事比让我见到鬼怪还觉得诡异，一时间我竟有种口干舌燥的感觉，谁说小孩子没智慧？只是要遇见让他调动全部心智去认真的事儿。

突生的急智让我不动声色，这些年了，我知道我这师父说话及爱说一小半儿，而且喜欢遮遮掩掩装神秘，我得想个办法套套话才行啊。

沉默了一会儿，我开口问到：“师父，师祖那么有钱，又喜欢个字画儿，不可以自己买吗？非得去求人家。”

“你知道个屁，你师祖啥时候有钱了？自己修道，还带几个徒弟，不穷得叮当响就算不错了，而且墨宝这种东西到谁手上，才真正讲个缘分，有时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姜老头儿仿佛沉浸在那几朵荷花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着我的话。

“师祖就没买过画儿？我不信，我爱吃‘鹅板儿糖’（鹅板儿，四川对石头的叫法，多指河边的石头），我都忍不住要买。”我尽量让自己装的非常不相信的样子，姜老头儿就是挨不得激。

“你，你个娃儿的境界能和你师祖比？你师祖就从来没买过画儿，那些文物也是辗转到手，除了那些古籍！你师祖是个连自己生活都不讲究的人，不会把钱花在那些地方。”果然，姜老头儿被我激怒了，转头过来骂我，可骂完之后，他忽然就觉得不对劲儿，一下子就闭了嘴。

接下来，他看我的目光有些小心翼翼的，似在探查着什么，我终于也憋不住了，我又不是演员，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要感谢爹妈给的智商了。

我一下子站起来，双手叉腰，大声的说到：“师父，我师祖到底多少岁？”

姜老头儿一阵儿猛烈的咳嗽，一直咳，一直咳，就是不答我的话。

我就知道，双手一拢，干脆蹲在凳子上说到：“师父，你耍赖是要不得的，今天就是等到天亮我也要等你咳完，今天你就是打爆我的脑袋我也必须知道答案，对，就是抄一万次《道德经》，我也认了！”

姜老头儿一听，也不咳嗽了，转过头来说到：“一万次《道德经》？”

“我那是比喻！你都常常比喻的！”我赶紧说到，这老头儿‘报复’心极强，被我摆了一道儿，天知道会不会‘恼羞成怒’，真让我抄一万次《道德经》，那可不是好玩的！

“算了，这也不是啥秘密，你师祖是明朝末年的人，你说他有多少岁？”姜老头儿一边卷着画，一边淡淡的说到。

小学已经开始上历史了，可那些对于我来说太浅薄，因为我这便宜师父闲来无事，总爱给我说历史，比起同龄的孩子我比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明末大概是多少年，清朝大概又统治了多少年，我心里是有底儿的，在脑中一默算，我惊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师父，你可不许骗人，我师祖活了 300 多岁？”

于此同时，我脑中浮现出了师祖那幅画像，一个非常朴实的老农民的样儿，而且就像个中老年人那样，只是有些沧桑，根本不是那种耄耋老者，更不显垂垂老相，那样子再活个二三十年根本没有问题！

关键是，那画像还是我师父画的啊，那更说明了他当时的形象就是那样儿。

其实，在问出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师父绝对没骗我了，恽寿平的画摆那里呢，而且

我这便宜师父是绝对不撒谎的一人，至少在大事上是这样子的。

“我可没说你师祖活了几百多岁，他只是...只是恰巧存在在那个时代，又存在在这个时代而已。”姜老头儿装作若无其事的在收画，其实他的背影有些颤抖，我和他在一起朝夕相处这些年，我了解，他内心其实极不平静才会有这表现。

“师父，他也是我师祖啊，你跟我说说师祖的事儿吧？求你了！”我的好奇心从来没有那么旺盛过，有一种不让我知道我得难受死的感觉。

‘啪啪’几声，姜老头儿关了箱子，背着个手自言自语的说到：“字画还是不能卖，送出墨宝的时候，都是人的一片心，而且字画在我心中是有灵，可欣赏之物，不能和钱划上等号，会污浊了我这片儿心。”

“师父啊....”我央求着，可姜老头儿总不理我。

他径直走到桌子面前来，抓起一块儿白玉，念到：“这块儿玉，我在灵泉里温养了5年，又跟了我10几年，天天随我闻经诵道，也是件儿宝物了。”

“这就成了宝物？”我的注意力被分散了，马上问到。

我就是这个样儿，常常被我师父说成是心思太活泛，也不算好事儿，还不如笨点好，有时笨点儿，反而能一心沉入某种修行的境界。

“咋不是宝物？你以为灵泉，灵地儿那么好找？一匹茫茫大山中，灵气汇聚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有些地儿一个都没！而且灵气有多有少，玉的受力也有大有小，有的地方看似灵气十足，玉一埋下去一个月，灵气就耗尽了，有的地方灵气十足，没找到一块好玉，一块儿普通的玉埋下去了，过不久一看，就起裂纹了，那就是受不住，经过这些灵地儿滋养的玉，就已经是宝了，更别提从灵地儿挖出来的天然形成的玉。”一提起专业的知识，姜老头儿就非常愿意为我解答了。

“那这块玉是灵地儿天然形成的？”我望着姜老头儿手中那块白玉，有些好奇的问到。

“屁，你想的美，那东西那么好找？价值连城，有价无市都不足以形容！这块地经过灵泉的温养已经不错了，而且我还温养了它十几年，原本就想拿来做法器的，用来做阵眼，用来镇物，用来干点儿什么都不错的。当然，给了寻常人，这就是件儿宝贝了。”姜老头儿说到。

“师父，你温养过后就从不错，变成宝贝了？你说过，我们修道之人应当谦虚低调的啊。”我小声儿说了一句。

“你个狗日的娃儿，别给老子不懂装懂！”姜老头儿顿时暴跳如雷！

仝三说：

这两章会稍微写出一点儿贯穿全文的主线，好把一些事情串联起来，不过这主线我自己也一

直犹豫要不要写，还是分部叙事，因为这主线非常的玄奇，也是中国最大的谜题！想来，还是写了吧。第一部，估计还有三两章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一路支持！最后，大召唤术，召唤大家用票砸我吧！

第七十二章养玉，去省城？

“人为万物之灵，哪个身上不自带点儿灵气，那灵气虽然微弱，和天地间形成的灵地儿不能比，但强在生生不绝，只要人还活着！而且就算普通人，只要心诚且心神集中于某件事儿，也可产生念力附于玉上，善念，诚心的经文，日子一久，当然可以养出一块儿福玉，你师父我是有功力的人，这养的玉，可比普通人的都强了不少！”姜老头儿说话间，我脑袋已经挨了十几巴掌。

我自认倒霉，谁叫我多嘴，可是我还是有问题想问：“师父，你说善念，诚心的经文，那我要是天天对这玉吐口水，那它会成啥？”

“吐口水？”姜老头儿转头神色怪异的看着我，又是一巴掌下来了，不过打完这巴掌，他接着说到：“你吐口水，也算不得恶毒之事，最多也就养不成灵玉而已，玉这种东西对于磁场最敏感，灵地儿成灵玉，阴煞之地当然就满含阴煞之气！也有恶毒的法子把玉练成诅咒的东西。而且，古玉最好不要戴，有些是沾染了血气儿，尸气的东西，这个还真不好说。重点是，你娃儿别对玉打啥坏主意，修道之人，心中一点善念不灭，就如心中一盏灯火不灭。”

我连连点头，最后问到：“师父，古玉都不是好东西？”

“胡说，如果是风水宝穴出的古玉，又恰巧不是棺材里的东西，让它长年累月的沾染了灵气，也是好的。可是那样的古玉难求，而且拿到了还得净一下，毕竟在墓穴里埋久了，就算有灵性，也有邪性。”

关于玉的问题我们就谈到了这里，听我师父这样一说，我心里对他手里那块玉也不舍了，而姜老头儿却没有不舍，只是叹息了一声：“卖灵玉与人，但愿是个慈德之人，否则凭空为恶人挡劫，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

我也默然，其实以前听师父谈起过了道家的灵器，知道灵器有助运，挡灾的功能，没想到这玉也蕴养到了这地步！而且，我心里深知，这玉是我师父养的，真的是一件宝贝，根本是万金难求！如果不是这次为了我家的事情，他根本不会出手这样一件儿对他来说算是法器的东西。

师徒俩相对沉默了一会儿，我抬头问到：“师父，师祖的事儿，你到底跟我不说？”

姜老头儿正在拿着那块玉发呆，一听这话，惊得手里的玉都差点掉了下去，有些不相信的看着我说道：“你还没把这件事儿忘了？”

“那是，我咋可能把师祖得事忘了？欺师忘祖最是要不得，这不是你教我的吗？”这就是斗争经验啊，无论啥事儿先把理占住。

“得了，得了，你师祖的事情不是我不说给你听，是现在说不得而已。”姜老头儿也是被我逼得没办法了。

“那你也总得告诉我师祖还在不在啊？他那么厉害，一定不会轻易不在的，我就想知道这个。对了，我还想知道我师祖咋活了恁长的时间。”原本我是真的只想知道师祖还在不在的，可是这好奇心啊。

可我的问题刚落音，姜老头儿又跟以往一样，神色变得怪异而哀伤了起来，顿了半天，他才说到：“得道之人，生命悠长是正常的，你师祖这三百多岁也不算拔尖儿，古之有记载的长寿之人不知凡几，更别提有些隐世不出的高人。只是今人不愿去相信罢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今人比古人长寿，盛世人比乱世人长寿，这就是营养改善身体的原因，如果方法得当，又得极好的补品，长寿是理所当然的，你以为山之一脉的养生是扯淡吗？成仙全无根据吗？”

“师父啊，我知道，可是重点呢？”我急得抓腮帮挠耳的。

“重点是，你师祖其实没有三百多岁，这其中缘由而已。”说到这里，姜老头儿又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到：“你师祖..你师祖..在还是不在了，我也不知道。”

说完，姜老头儿深深的叹息了一声，一时间人显得憔悴又哀伤，仿佛一瞬间人都老了十岁。

可我没看见，犹自还在问：“为啥？”

姜老头儿这次没有愤怒，而是转身深深的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到：“这个问题不许再问。”然后就把我赶出了小房。

我心里当然不舒服，可是面对这样的师父我可是不敢争辩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起来做早课，非常奇怪是，师父竟然破天荒地的没起来，房间里还传出他那熟悉的打鼾声儿，这是第一次发生，以往这个时候，我起来，他也起来来，偶尔会督促我早课，偶尔就不知道到哪里转悠了，反正不会在房间里。

我不想叫醒师父，或许昨夜他没睡呢？因为我总觉得他昨夜赶我离开的时候满腹心事，我下楼，照例要去空地儿那边先行晨练，路过小房窗口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了小房的窗户开了一半，想是师父昨夜没有关好，而地上还有几张散落的纸。

山里总是有些风的，想是从桌子上吹下来的，我把几张纸拣起来一看，就知道是师父的笔迹，我太熟悉了！他的字总是透一股子张扬的不羁，潇洒的很，可这纸上的字我都能感觉到一股沉重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迷茫之感。

我也说不上来我为啥有这感觉，几张纸上都满满全写上了字儿，可通共也就只有两个字——昆仑！

昆仑？我倒是知道有个昆仑山，师父的爱人在那里吗？我摇摇头，又把纸给放地上了，他习惯烧自己的字画，说功力火候不够，羞见世人，我也得尊重他不是？

师父这一觉一直睡到接近吃午饭的时候才起来，一醒来就嚷着饿了，要吃东西。

这夏天的吃食还是好弄的，我早就准备好了，凉拌几根黄瓜，炒个土豆丝儿，拌个鸡丝儿凉面，再有一锅老红薯稀饭就成了。

这修道也挺辛苦，尤其在吃的方面，偶尔想清淡都不行，必须顿顿吃肉，师父说到了一定的境界就可以吃素了，可我还不行，必须得吃肉，除了早饭，肠胃不能太油腻，其它一顿都不能落下。

这也不能怪我抱怨，天天晚上一小砂锅儿补汤，我能不腻吗？就连今天的午饭，够清爽了，弄凉面还得放个鸡丝儿，我拿一碗里，起码有小半碗都是鸡丝儿。

姜老头儿简单的洗漱完毕后，就开始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呼噜呼噜’的喝着稀饭，‘哧溜哧溜’的吸着凉面，大口大口的嚼着土豆丝儿，‘咔嚓咔嚓’的咬着拌黄瓜，他还有真有本事不被呛到！

昨天还满腹心事的人呢，今天就能成这副吃相。

“师父，你今天咋起这晚？”我‘呼’的一声吸了一大口凉面，好奇的问到，其实我这吃相也好不到哪里去，这练过之后都特别饿呗，还不是吹的，我在学校的饭盒都是出了名的，满满2大铝饭盒！一般小男生吃一盒就得撑胀，我也就刚刚不饿而已。

“昨晚练字忘了时间，一回神都天亮了。”姜老头儿随口答到。

“昆仑是啥啊？昆仑山吗？今天早上你的字飘窗子外面来了，我看见了。”

“我知道，起来就发现小房窗子没关好。”

“昆仑是啥？”

“昆仑山呗，新疆昆仑山。”

“师父，你爱人在那儿啊？就是我师母？”

“嗯，咳...咳...，放屁！我是..我是喜欢那里的景色。”伴随着他说话的，还有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儿，无疑，我又被打了。

“三娃儿，待会儿和我下山，去你家一趟。”

“干啥？”

“跟你爸妈说声儿，钱要晚几天给，我要带你出去。”姜老头儿挺淡定，这会儿肚子估计有些东西垫着了，他开始拿个杯子去倒酒了。

“出哪儿？县城吗？”我兴奋了，这辈子我就没出过县城，我敢肯定是去县城，不然不会专门给我爸妈打招呼。

“哦，不是，是去省城，去成都。”姜老头儿在给自己倒酒。

“咳...咳...”这下换我猛烈的咳嗽起来了。

我咳了半天才算好，憋的这叫一个脸红脖子粗，甚至有一根凉面都从鼻子里完整的飏出来了，姜老头儿抿一口酒，笑得那叫一个开心，脸上全是报复的快感。

我赶紧去扯了一张纸，把脸上咳出来的鼻涕眼泪全抹干净了，又杀气腾腾的杀回饭桌，说到：“师父，你这是报复我，才故意说的要去成都吧？”

“嘿，你这娃儿，不要以你三娃儿的小人之心，来度我姜爷的君子之腹好不好？”姜老头儿怪声怪气儿的说到。

“真是要去成都？”我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眩晕感，这省城是啥概念？在我心里它根本就是一个符号，一点儿都没办法具体化！因为太遥远了。

“嗯，真是要去成都。”姜老头儿郑重的点点头。

“去成都卖那块玉，这里是没人识货的。”姜老头儿补充说到。

第七十三章成都骡马市

姜老头儿无疑是个行动派，这午饭刚说要去成都，午饭过后，就和我简单收拾了点儿东西，准备出发了。

“师父，这一走，小房里的东西咋办？”我有些担心。

“这个你不用担心，谁还能找到这里？找到了，这竹林他也转悠不出来！再说，这里民风淳朴，我不担心。退一万步来说，要真有人偷去了啥，我也自有办法找回来。”姜老头儿丝毫不担心。

既然他说有办法，那就有办法吧，我也就不多问了，两人也没啥好收拾的，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就很光棍的出门了。

先去的我家，到家的时候，就我爸一人在家。

“姜师傅，你带三娃儿来了啊？他妈去周家帮忙看看去了，你知道这周寡妇走了三年了，留一个孤儿虽然有叔叔婶婶看着.....要不，我把她叫回来，晚上我们吃顿好的？”我爸看我们一进门，就啰啰嗦嗦的说了一串儿。

自从周寡妇三年前走了，我妈是常去帮帮忙，毕竟周二家老的老，小的小，我妈以为以前的事情，这心里总是记挂着他们家。

“秀云是好人，你别叫她了，我们马上得走，我下来这一趟是告诉你，钱可能要晚几天才能给你，我这要带三娃儿去趟成都，去了回来后给。”姜老头儿摆摆手，阻止了我爸忙乎。

我爸当时手里正拿着个水瓢儿，一听姜老头儿这话，惊得水瓢儿都差点掉地上，连忙问到：“这好好的，去成都做啥？”

“有事儿。”姜老头儿就简单的回答了一句，我在旁边也不敢说话，姜老头儿早在下山的路上就已经给我打过招呼，我爸问起，啥也不准说。

“哦，哦...”去的原因姜老头儿看来是不愿意说了，我爸也不知道该问些啥，反正把我交给姜老头儿总是放心的，他只能愣在那里，哦了两声，他这一辈子也没去过省城，也提不出啥建议。

“那走了，记得和秀云说一声。”姜老头儿说完，牵着我走了。

从长途客运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一路吐的人都快恍惚了，谁能想到去趟成都，得坐一天多的汽车啊？

说起来，我们是前天天出发的，可前天晚上就赶到了县城，到了昨天早上才坐上了到成都的班车，我们那儿不通火车。

“没用的娃儿，土包子，坐个车就这样，一看就是没坐过车的人。”一下车，姜老头儿的声音就极大，引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干啥？看土包子呗。

我扶着那辆大客车，很想反驳姜老头儿说看你那身衣服，不知道谁才是土包子，无奈胃里的酸水一阵一阵儿的冒，根本说不了话。

在车站磨了十来分钟，直到姜老头儿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杯热水给我喝了，我才算好点儿，一好点儿，我就抱怨到：“你前天先说去镇上有事儿，结果去了那里又说没事儿，别人说开车送我们，你也不要，谁第一次坐那么远的车不吐啊？你就整我，上车之前，拼命叫我多吃点儿，要不吃那么多....”

“走，走，走，别在这儿丢人现眼的。”姜老头儿见人们又望了过来，匆匆忙忙拉着我走了。

一出车站，我的头就晕了，不是刚才坐车的反应还没好，而是被车站外面那种热闹繁华给‘吓’晕了，成都口音绵软温柔，我们就在那里站了一下，一个卖煮包谷的大婶就走了过来。

“买点包谷吃嘛，大爷，现煮的，新鲜的很呐。”

那声音听的我全身发软，加上那么大的地方，我没由来的就怯怯的，一下就躲姜老头儿背后了，姜老头儿倒是笑眯眯的，应付自如，买了两根包谷，顺便打听了一下路，就牵着我走了。

“师父，我们等下要去哪儿？”包谷新鲜好吃，我正好肚子都吐空了，倒是吃的很高兴，但那么大个城市，路上跑着汽车，两旁还有我从没见过的高楼，加上人流如潮，我总是不适应的很，紧紧的抓着姜老头儿，生怕自己走丢了。

“说你土包子，你还不承认？这样儿要到了北京，你不得站在火车站哭啊？这里算啥？春熙路那边才热闹，要不是有事儿，我还想带你去看看。这成都吃的可多，不行，这事儿办完了，我得带你去吃吃。”姜老头儿说了一堆话，就是不说带我去哪儿。

不过我也是个吃货，一听吃的，两个眼睛都发光了，连忙问到：“都有啥吃的啊？好吃吗？”

“多了去了，钟水角儿，赖汤圆儿，担担面，蛋烘糕，龙抄手儿....多的很，好吃的不得了。”姜老头儿边说边吞口水，一吞口水，就啃一大口包谷。

我也拼命的啃着包谷解馋，过了半天，我才问到：“师父，到底要去哪儿嘛？”

“骡马市。”姜老头儿简单的说到。

骡马市，成都市的一个地名儿，我不知道师父为啥带我来这里，总之转了几趟公交车，我已经被成都的‘宏大’给迷晕了。

写了一个小招待所，师父和我简单的洗漱了一下，我肚子有些饿，就问着要吃饭的事情。

姜老头儿却说：“不忙吃饭，我们先去茶馆。”

“师父，这是大城市的高级生活啊？先喝茶，再吃饭？还是在茶馆里边喝茶，边吃饭？”我惦记着师父路上给我说的吃的东西，心里跟猫抓似的，那些东西，不要说吃过，我连听都没有听过。

“你就知道吃，我这是带你去办正事儿，原本我想着去镇上，联系一个人，让他帮我联系一个香港的买家，然后再在这省城会面，可是香港那边的东西流通太快，我保不准儿他买来做啥，万一落到懂行的外国人手里，我这心里也不踏实，我想既然要卖，还是卖给一个我看得顺眼的中国人吧。”姜老头人如此说到。

我‘哦’了一声，心说怪不得我师父到了镇上说有事儿，又说没事儿：“那位啥不坐他们的车来？”那大客车的空气就别提了，吐得我啊，我心里耿耿于怀的。

“我不想那么张扬，你娃儿给我记住了，你以后总是要自己走‘江湖’的，万事别张扬，知道吗？”姜老头儿很严肃的说到。

他一般用这种表情说话，就是不准我问为什么，而是必须执行的时候，我点了点头，表示记住了，不要张扬。

“去茶馆吧。”姜老头儿换了一身儿干净衣服，牵着我出门了，我也没问为啥要去茶馆，因

为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

骡马市多茶馆，一出门师父牵着我的手，非常熟门熟路的走着，可路边这多茶馆，茶摊的，他却并不停留。

“师父，这不都是茶馆吗？”我好奇的很。

“哎，你懂啥？这玉啊，有两种人眼睛最毒，一种是属于国家的高级专家，一种就是民间专门倒腾的玉世家传人，这灵玉啊，也只能他们才识货。这骡马市恰恰就有这种世家传人，你知道不？”

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可我也习惯了，索性摇头表示不知道，听他说。

“这骡马市，明面儿上是这样，可暗地里是啥？是个金银玉器的地下交易市场，有些见不得光的东西也是通过这里流通的，这些茶馆，茶摊里也有人坐阵，可是他们的档次不够，识不得我的东西。”姜老头儿随口说到。

“见不得光的东西是啥？”我好奇了。

“就比如坟里扒出来的东西。”

仝三说：

Bleff 建了个小组，叫做‘道士式三迷’，里面系统的整理了我在天涯答疑，讲解玄学知识的一些东西，有兴趣的朋友去支持一下吧，看了那个，也可以对这个故事有更好的理解，有些没写在故事里的小法门，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第二部开始，就是主角学有小成的时候了，期待的朋友别慌，毕竟这部叫少时惊魂

第七十四章入‘江湖’

一听姜老头儿这话，我全身一紧，因为修道，姜老头儿教育的敬畏之心，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坟墓那种东西其实也是怀有一股尊重避让之意的，却没想到有人还去扒坟里的东西。

“师父，这样的人，你不管？还来这里交易？”我年纪小，在我心里，白就是白，黑就是黑，在我的世界，好人就该长命，坏人就该被抓起来。

师父在我眼里是高人，这种扒人坟的事情，我觉得他该管。

“我不管，他们盗墓的也属于一个行业，很多也是被逼慌了的穷人！其实这一下去了吧，就生死由命，命都不在他们自己手里了。而且他们扒人家墓，自然也有自己的报应，这天啊，是盯着的，他们自己也知道，也有自己的规矩，而且报应来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认的。三娃儿，这世间的是是非非，黑黑白白，有时不是你看的那么简单，就像这天呐，有白天，也得有晚上，是不？另外我们山之一脉管的事儿，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儿，不准那些东西来坏了人们的生活，可这世间事儿，不是我们管的。”姜老头儿叹息了一声，幽幽的说到。

其实当年我才十岁，现在想来，他也是不懂怎么给一个十岁的小孩子说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人心才是最可怕的，可是道家的主旨却是由他自然，天道自有循环。

要一个小孩子去接受某些黑暗，其实是残忍的。

沉默了一阵儿，姜老头儿说到：“等你十五岁了，我带你出去了，以后每年我都会带你去跑‘江湖’，那时你就会明白许多了。”

我心里有些膈应的点了点头，毕竟我还是不能以一颗平常心去接受世间事儿，看透他人任由他，本心皆由我的道理。

走了一阵儿，姜老头儿终于拉我进了一家茶馆，这家茶馆和其它的茶馆比起来，非常明显的不同，小二层，透着一股不属于市井的气派。

“这开地下铺子，也开得那么张扬，这怕是在张显行业老大的身份。”姜老头儿一进茶馆就嘀咕了一句，不过声音非常小，就我听见了。

顿了顿，姜老头儿却不上那二楼，就在一楼的角落里随意的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了。

坐下一会儿，就有一个伙计来招呼，姜老头儿随意的叫了两杯花茶，叫了一碟子花生米，就准备让那伙计下去，可想了想，他又叫那伙计帮忙在隔壁喊了2碗牛肉面送来，估计是想着我饿了。

2碗牛肉面都是我吃的，味道一般般，可总算混了个半饱。

“师父，你说成都的东西多好吃，可这面就一般嘛。”吃惯了山里野味的我，真觉得这牛肉面不咋的，说着，我伸手端了面前的茶来喝，一喝就觉得极不顺口，差点没吐出来。

“你这娃儿，这牛肉面就一般路边小摊的，你还能吃出朵花儿来？这茶嘛，估计你是被我把嘴惯刁了，你平日里在山上和我喝那些茶啊...算了，以后你跟我多跑些江湖就明白了。”说完，姜老头儿自顾自的剥着花生米，眼前那花茶，他也一口一口的喝，没见得有啥不习惯。

我毕竟是个小孩子，这茶馆坐一会儿还好，坐上二十分钟，难免就无聊起来，开始打量起这茶馆的一切来。

这个茶馆里的客人这让人琢磨不透，听声音吧，有不少根本就不是四川人，看样子吧，区别也大，不像别的茶馆，要不就是老年人打堆儿，要不就是牌客打堆儿。

咋形容这里的人呢？这里喝茶的人，有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有的裤腿子上甚至还有泥点子，有戴个眼镜儿，拿把扇子，看起来无比斯文的人，还有那种看起来平常，眼光却异常沉稳，透着一股子狠劲儿的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师父口中，我那天生‘天眼’的原因，总之吧，我对一个人是咋样的存在，

总是特别的敏感，就是能感觉到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

这茶馆的茶客那么鱼龙混杂，倒也让我看得不亦乐乎，过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些坐着喝茶的茶客，坐不了一会儿，总会有人过去搭话，有些是一进茶馆，观察一圈，就直接去招呼人的，有些是原本喝茶的茶客。

被搭话的人，神色一般都比较紧张，基本是几句话，就能看见那些被搭话的人摇头或是点头，摇头的话，那些搭话的人很干脆的也就走了，点头儿的更怪了，就直接跟别人出去了，一般这样出去的话，那些闲散在一旁的茶馆伙计也会跟一个去。

反正出去也就一会儿，有些人回来后，继续坐着喝茶，有些人回来后，就直接结账走人了。

“三娃儿，看出名堂来了吗？”姜老头儿悠闲的吸溜了一口茶，随口问到。

“看出一些来了，就是不知道为啥，这些人吧，跑来跑去的找人说话，又进进出出的，看他们那样子，互相也不熟悉啊。”

“这就是在做生意了，那些找人搭话的人，就是收东西的人贩子，一般就是用行话问人家有货没有，成色咋样，问清楚这些基本的东西后，他会出个大概的价钱，然后问人家愿不愿意拿货出来看，毕竟这生意不能放明面上来做，愿意给看货的，一般就走这茶馆的后巷，或者厕所附近去看，不愿意的也就算了。毕竟这家茶馆的主人可不一般，他们不敢乱来，也不敢私底下抢别人的货，一般吧，能进这家茶馆的，都是非常了解这一片儿的人，而尤其是长期客才能进，一般误打误撞进来的，问一两句后，会被请出去。”姜老头儿给我解释到。

“那他们出去看货，茶馆的伙计跟上去做啥？还有，我们咋没被请出去呢？”

“伙计跟上去是抽钱去了，这家茶馆的人收货只收一流的，但允许别人在他家茶馆收货，但交易成了，买卖双方都得给按一定的数目给这家茶馆一点儿钱。至于我们咋没被请出去，是时间没到呗，坐上1个小时，他们的人就会来探底了。”姜老头儿小声说了一句。

果不其然，说话间，就有个伙计朝这边走来了。

“大爷，你到这儿来喝茶是熟人介绍来的？说我们茶馆好？”

“我自己来的。”姜老头儿非常的平静。

“我说看着面生嘛，我们这里都是些老客人，喜欢在这儿谈点事儿之类的。”那伙计说完这话，死死的盯着姜老头儿，这个时候若不懂点儿行话，估计就要撵人走了。

“不谈天上事儿，更不谈地下事儿，要谈谈钱事儿才算正事儿。”姜老头儿莫名奇妙的回了一句，那伙计一笑，朝着四周莫名奇妙的轻点了一下头，转身就走了。

我看得一愣一愣的，这都啥跟啥啊？

“这是行话，其实暗里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不要谈扒坟盗墓之类的事儿，大家就只谈出来的东西，也暗示这里是做生意的，跟盗墓的没关系，算是一个撇清关系的行为，后来就成了行话儿。这伙计刚才点头是暗示我们是明白人，等不了多久，就有人找我们做生意了。”姜老头儿又给我‘扫盲’了。

说实话，到这地方来，观察了这么久，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入江湖的兴奋，从一开始的抗拒，竟然变得新鲜好奇了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一个看起来跟刺头儿似的年轻人，开始大喇喇的朝着我们这桌走了过来。

仝三说：

最多还有两章，第一部结束，第二部估计恐怖色彩会浓重很多，主角也会亲自出手了，磨铁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部书的计划大纲我在天涯说过，初定六部，少时惊魂，南部养尸地，苗寨蛊术，城中诡事，江河湖海，神仙传说。而且后面五部，每一部都比这第一部长，看情况还可能会增加，所以别急，慢慢让这书陪您

第七十五章大人物接二连三？

看那人走了过来，我的心立刻有种莫名的紧张夹杂着兴奋，这是要找我们做生意了吗？毕竟任何未知的东西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都是充满了吸引力的。

相对于我的兴奋，姜老头儿则淡定了许多，连看向窗外的眼光都不曾转一下，只是端起杯子来，淡淡的喝了一口茶。

那年轻人走过来坐下了，对着我做了个鬼脸，惹得我嘿嘿直笑，心说这人看起来就跟小流氓似的，人还不坏。

“大爷，你这情况还真少见哦，带着个娃娃来跑生意。”那年轻人挺热情的，一来就拉家常，说话间，就拿出一包红塔山，抽了一支递给姜老头儿。

红塔山啊！高级烟啊！我虽然来自小山村，这点儿见识还是有的，我所在的村子，逢年过节人们才舍得抽个红梅，这要谁家，谁谁忽然那包红塔山出来打桩（散烟），那绝对够村子里的人们议论个一两天，猜测背后的‘故事’的。

我以为姜老头儿会接过去，他平常偶尔也抽个旱烟不是？可姜老头儿连表情都没变化，就挡住了这年轻人递烟的手，摸出他的旱烟杆儿，说到：“不了，我都习惯抽这个了。”

年轻人脸上露出一丝儿尴尬，一时间不知道说啥，就只能沉默着看姜老头儿点起旱烟，不消片刻，我已经熟悉万分的旱烟叶子味道儿就在这里缓缓的升腾而起。

闻着这味儿，那年轻人却奇怪的抽了几下鼻子，重重的吸了几口气儿，带着一丝诧异说到：

“大爷，你这旱烟叶子不一般啊，闻着味儿，就知道醇厚，还有一股药香味儿，是加了啥特殊香料吗？”

“你懂这个？”我师父这时表情才有了一丝变化。

那年轻人挠挠脑袋，说到：“也说不上，我师父也好这一口儿，平时闻多了，也听他说了多了，也就懂了一些，其实这旱烟啊，比香烟带劲儿，就是好烟叶子……”

我无聊的趴在了桌子上，敢情这年亲人是个话痨？看别人，都是三两句话就简简单单的决定要不要交易。

“来两口？”姜老头儿把旱烟杆子递了过去。

那年轻人毫不客气的接过，逮着就‘啪嗒啪嗒’吸了两口，那表情非常沉迷。

姜老头儿拿过早烟杆儿，平静的说了句：“刚才就看你在吞口水了。”

“咳...咳...”那年轻人一听，立刻就被呛着了，我倒是习惯了，要说我师父别的本事倒也罢了，这忽然开口把人气死憋死的本事却是一流。

等年轻人咳完了，那姜老头儿才问到：“你师父哪个？”

“马荣贵，外号马独独，大爷你听说过没？对了，我都还没自我介绍，我姓曹，叫我曹二就好，我是我师父的二徒弟。”原来那年轻人叫曹二。

“马独独？一只眼睛看玉比两只眼睛都‘毒’的马独独，呵，倒也算个懂玉的人。”姜老头儿吸了口旱烟，说起这个人神色倒也平静。

“你还真晓得我师父？”那曹二吃了一惊，喃喃的说到：“师父教的看人办法真准，一相就让我相到个懂行的主儿，既然这样子，大爷我们也不多说了，我都懒得问你有色没色，开门货还是私货了，我们出去看货？”

姜老头儿摇摇头，悠闲了出了口烟，说到：“免了，我这货你看不出名堂，你去吧。”

“大爷，你不要看我年轻撒，我跟我师父十二年，这过我手的好活儿，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曹二可不死心，他是个江湖老油子了，几句话就让他认定了姜老头儿身上可能有了不得的好货。

“我懒得骗你，我手里这东西，你师父都看不出名堂，你去吧。”姜老头儿根本不为所动。

曹二在旁边有些着急，咬了咬牙，曹二说到：“大爷，话也不能这么说，这样吧，当我一个不情之请，你那货千万留着，我去叫我师父来，要不了多久的，最多半个小时，一定到。”

姜老头儿不置可否。

曹二匆匆忙忙跑出去，我眼尖，看见几个站在楼下的茶馆伙计都露出了一丝儿诧异的神色，还有一个匆匆忙忙上楼了。

“师父，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师父来？”我也不知道姜老头儿葫芦里面卖的啥药。

“我说了，他师父看不出啥名堂的，我这是在钓大鱼呢，我找上门的，和别人自己上钩的，价值可不一样，你就好好等着吧。”姜老头儿神秘莫测的。

装高深，我在心里暗暗嘀咕了一句，也就不再问了。

二十几分钟一晃而过，令人诧异的是，自从那曹二来和我们谈了几句后，我们这一桌开始分外的热闹，几乎每隔两分钟，就有一个人过来搭讪。

几乎都是那几句话，开门货？有色的？私货？新货？原石？

反正无论那些人一开始咋问，姜老头儿都只一句话就打发了：“这货你们看不了。”

这一出唱的整个茶馆的人都注意到我们了，就连有些卖货的都开始向别人打听，我和姜老头儿啥来路，这兜里揣的是个啥货色？

这时，曹二也回来了，跑的气喘吁吁的，他到茶馆门口先也不急着进来，而是恭敬的等在门口，让一个人先走进来了。

走进来的是个老头儿，头发稀稀疏疏的，全部给他梳来贴头皮上，戴一副那时比较罕见的有色眼镜，穿的是一身白绸布的短袖唐装，还颇有几分老学究的味道。

他一进来，茶馆里立刻安静了很多，那些跑来跑去问货的‘串串’几乎都闭口不言了，看着这人，眼中带着几分尊重。

待到他跟着曹二来我们这桌坐下，周围才有了小声的议论声儿。

“独爷亲自出马了哦，这是一两年都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

“我就说那老头儿身上有‘重器’。”

.....

....

“师父，就是这位大爷，他说他身上的货我看不了，师父你可能也看不了，我就把你给请来了。”曹二殷勤的给马独独扇着风，一边扇一边说着。

马独独倒也不动怒，只是望着姜老头儿说到：“可能你的货我真的看不了，但我这个人贪个

稀奇，也有话说过活到老，学到老，我想轻你老人家去二楼，你的货让我过个眼，学习一下可好？”

那马独独的话说的倒也客气，可话里那不服气的意思可就重了，这在江湖上跑着，在行业里立着的人，其实是把一声儿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的。

也在这个时候，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在茶馆伙计的指引下下楼了，径直走向了我们的桌。

姜老头儿嘀咕了一句：“狗日的，早不下来，晚不下来，这个时候才下来，害老子坐了一个多小时，这面子比屁股还大。”

这话声音不大，可在桌上的人都听见了，马独独只是脸色不好看的说了句：“还有拦胡的嗦，看来有了好货，这儿也不讲规矩了。”

马独独可以如此，可是曹二却被口水呛得直咳嗽，姜老头儿的话他师父可以不在意，毕竟‘江湖地位’在那儿了，他曹二听了可是‘惊’着了，这下来的，就是这茶楼的老板，这川地儿收货这一行里都响当当的人物，曾经这地下生意行当的‘瓢把子’云宝春，也就云豹子的独子——云小宝。

就这么一位人物啊，这大爷完全不把人家放在眼里，还敢调侃说人家面子比屁股大？好胆识啊。

那马独独进来坐下后，人们还敢议论两声儿，可这中年人下楼，直到坐在了我们面前（曹二给让的位置），人们都不敢议论，只是探寻的眼光不断的看向此处。

第七十六章这是什么玉？

“鄙人云小宝，是这家茶馆的老板儿，能不能请几位到二楼去坐坐？”那中年人一上来就和善的微微一笑，一张口就自我介绍了一个，然后就邀请我们到二楼去。

“师父，这二楼有啥啊？他们咋都叫我们去二楼呢？”我有些不解，直接当面就问到，有师父在身边，我觉得自己啥也不怕。

“这二楼上是单独的小间茶室，方便谈事儿。”姜老头儿咬着旱烟杆儿，不咋在意的说到。

可姜老头儿不在意，有人却很在意，马独独说话了：“小宝儿，就算宝春兄在也不能做这拦胡的事情吧？在这条道上走的，哪个不晓得宝春兄是最讲规矩的一个人。”

“宝春兄是哪个？”我在旁边小声的问着师父。

这一问，茶馆伙计立刻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曹二直擦冷汗，马独独露出一丝儿感觉有趣的微笑，云小宝则不动声色，还是一副沉稳温和的样子笑着。

至于我和姜老头儿哪能是吃亏的主儿？两人立刻步调一致的——瞪回去。

那伙计抗不住，立刻咳嗽两声，把头转了过去，他瞪的赢我们吗？开玩笑！我和师父哪天没有因为无聊，大眼瞪小眼啊？咱可是练过的！

“哈哈，好耍，好耍，这位马爷口中的宝春兄，叫云宝春，就是家父。”云小宝看得有趣，干脆自己大笑了两声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哦了一声，又趴桌子上了，平日里老是听姜老头儿讲古，这古人的智慧见多了，那马老头儿的意思我也明白一些，不就是说人家父亲讲规矩，提醒当儿子的也要讲规矩吗？

果然，云小宝转头对马独独说到：“马爷，我们云家能得到一些名声，最讲的就是一个规矩，哪能做拦胡这种事情喃？只是这位爷怀揣重器，这楼下实在不方便谈，才邀请你们几位上楼。马爷，生意人人都做得，你看这样要得不？如果这位爷愿意，他的东西可以先拿给你长眼，你要认出了东西，给个合适的价钱，这位爷满意了，我们云家也就不插手了，如果你们谈不成，我们云家恰好识货，那……”

那马独独也是极其自负的人，立刻拍了一下桌子，说了句：“好，就凭门（这样）办！”

这时，姜老头嘿嘿笑了两声，说到：“两位有意思，我没开腔（说话），你们就把生意给我定了，好好...我这东西凭你们两个可能还看不出个道道来，不过试试也可以。”

说着，就牵着我的手率先朝 2 楼走去。

这番话说的不是不狂，可是那云小宝，马独独摸不清楚我和姜老头儿的背景，也都是老奸巨猾的人，竟然各自笑了笑，忍了下去，跟着上了 2 楼。

到了 2 楼，果然是一间间的小茶室，云小宝吩咐开了一间最幽静的，就带着大家进去各自坐定了。

这其中最忐忑的就是曹二，他平日里哪得机会上 2 楼来见识？听说，这上面的交易是每一笔都惊人，今天不仅上了 2 楼，周围还尽是一群大人物，他觉得自己算烧了高香，能来见识一番了，可咋能忐忑。

坐定不到三分钟，一位茶伙计就捧了一壶热茶，几个杯子过来，云小宝身为主人，自然亲自为大家斟茶，并介绍到：“也算不得啥子好茶，就是一般的明前茶，大家将就喝。”

云小宝亲自斟茶，还是喝的这产量稀少的明前茶，曹二已经被弄得诚惶诚恐了，马独独的脸色也算平和了很多，就我和我师父，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师父听闻是明前茶后，就说了一句：“是一般。”

我喝了一口之后，则说到：“师父，没我们的茶好喝。”

任云小宝那好的修养，听闻我们师徒俩的话以后，都觉得脸有些控制不住的抽抽，估计这俩

师徒不是那种土不拉几加欠抽的人，就是背景及其深厚。

云小宝可能固执的以为，我一小孩不懂茶，才觉得自己家的大碗儿茶好喝吧。

马独独喝了一口茶之后，有些按捺不住了，看那样子是要急着开口了，却不想姜老头儿‘嘿’笑了一声，说到：“东西你们随便看。但是，话先说在前面，你们要是认不出，就叫云宝春来吧。”

“这事儿，不用宝春兄出马了吧？”

“应该不用请家父来。”

马独独和云小宝几乎异口同声的说到，姜老头儿也不说话，一伸手把怀里的玉摸了出来，很随意的扔在了桌子上。

在姜老头儿扔出玉的同时，桌子上的三双眼睛就开始死死的盯着那玉了，就看了不到一分钟，这三个人的脸色都古怪了起来，特别是曹二，那嘴巴几乎张成了‘O’字型，这是极度吃惊的表现。

曹二不敢乱说话，倒是马独独一把抓起那玉，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越看脸色越古怪，最后竟然隐隐有些发怒，他望着姜老头儿说到：“这玉的质地还是好的，但也不是特别出色，就是羊脂白玉，是新料，不超过五十年，更不是什么古玉了。唯一的亮点，就是这水色儿出奇的好，估计是懂得玩玉的行家特别的玩过，让玉这样温润。但是...但是....”

姜老头儿笑眯眯的看着他说到：“别但是了，这玩意儿是我雕的。”

的确，他这话一说，我都有些不好意思，这玉就做成了一块儿玉牌的样子，还是不规则的，一面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福字，另一面...刻着一个身材比例极不好的胖娃娃，跟简笔画似的，原本胖娃娃不是抱鱼吗？这玉牌上的胖娃娃抱着的是一个土豆型的東西，我问过师父这是啥？他说想刻个鱼的，实在做不来这细活，就刻了个轮廓，大致就这样。

“糟蹋玉，简直是在糟蹋玉...难怪你说我看不出名堂。”马独独把玉往桌子上一放，气哼哼的，看样子这个人也并不完全是为了钱，确实是个爱玉之人，估计是因为刚才姜老头儿表现的太过神秘，他摸不透背景，才没有当场发作。

其实，我心说，你要是知道了我师父想吃火锅了，就在玉上刻个火锅二字，还有一块玉上刻着什么涮羊肉，你不得疯了啊？这块玉好歹也整了个吉祥的福字吧？

云小宝的眼中也全是疑惑，不过他还是伸手拿起了桌上那块玉，问到：“马爷是看过了吧？”

“废话，明摆着的事，你还用问？”马独独说完后，哼了一声。

得到马独独的肯定后，云小宝才仔细端详起这块玉来，当然，看见我师父那儿戏一样的雕工，他还是忍不住皱眉，他这一看，比马独独看得就久了很多。

十分钟后，他轻轻的放下这块玉，有些疑惑的说到：“明明就是普通的羊脂白玉，却给人感觉灵气十足，那润色儿让人爱不释手，也不知道是哪家玩玉的高手把玩出来的玉。但这些东西都是飘渺的，毕竟玉这种东西都是无价的，一块普通的玉，遇见玩玉的高手，也能把玩的温润可人，那么这块玉在他心中就是无价之物了。这位爷，你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吗？你是个玩玉的高手？”

“我以为你能看出啥来？原来看法还不是和我一样。”马独独又气哼哼的说了一句。

姜老头儿却不依了，说到：“玩个屁的玉，你说那些玉都是养出来的，你不懂，让云宝春来。”

这话可不客气，见识了玉，云小宝很疑惑这老头儿是不是故作神秘，到这儿来捣乱来了，可是他还是按捺住了脾气，说到：“这玉基本就是这样，我自认不会看走眼，用不着请家父来了吧？如果这位爷是缺个路费钱啥的，我也少不得会帮衬一下，毕竟人在江湖，哪个没个困难的时候？”

“呵，也怪不得你们不识货，这块玉我肯出手，怕是你爷爷云疯子在世，都会抢着要，你去请你的父亲来吧，只说一句话，老李的弟子上门了。”姜老头儿怒气冲冲的说到。

云小宝脸色陡然一变，他父亲的名头响亮，可是到了这一辈儿，又刚刚经历了这十年不甚安稳的日子，知道他过世的爷爷——云家金的人可不多了，何况云疯子这个外号！

云疯子，爱玉成痴！而且爷爷的早年的身份，也不好摆台面上来的说，用川地的话来说，就是个搞太和生意的，那是啥？自己下地去摸东西出来卖那种，就是盗墓的。

云小宝沉吟了许久，脸色变了再变，最终他开口叫了人进来，说到：“去，去家里把老爷子叫来，带个话儿，就说一个认识我爷爷，叫得出我爷爷外号，自称是老李的徒弟的人找。”

那家伙计答应了一声，飞快的走了，一时间这茶室的气氛有些沉闷。

云小宝转头望着马独独：“你还不走？这玉你不是看出来了吗？”

“我就不走，难得宝春兄要出手，我必须看到最后。”

云小宝闷了一下，不吭声了，只管低头喝茶，过了不到半小时，茶室的门被撞开了，一个老头儿几乎是冲进来的吼到：“哪个是老李的徒弟？”

第七十七章那一天

这老头儿谁啊？正在发呆想着好吃的东西的我，被他这一吼给吓一跳，却不想原本安坐如山的云小宝却更失态，先是那嘴张的跟要吞下一个鸭蛋似的，紧接着，他赶紧的站起来，扶住了那冲进门的老头儿。

“爸爸，你莫激动，莫激动，先坐下再说。”云小宝一边扶着那老头儿，一边关心的说到。

原来这个激动的老头儿就是云宝春啊，我好奇的看了他一眼，样子挺普通，人却很有气势的样子，不过一般吧，还没我那便宜师父做法的时候有气势，嗯，差远了。

“坐个屁！神仙上门，你都不知道，给老子怠慢了老神仙没有？”云宝春‘啪’一下就拍在了云小宝的背上，一点儿也不给已是中年人的云小宝面子。

云小宝在旁边唯唯诺诺不敢说话，云宝春转过头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恭敬而亲切的问到：“哪个是李神仙的弟子啊？早说要来成都，我绝对要亲自迎接，亲自迎接的...”

这时，姜老头儿才站起来说到：“老李正是在下的师父。”

“哎呀，你赶紧坐，坐...”云宝春说话间，就亲自拉着姜老头儿坐下，自己也陪坐在了姜老头儿的旁边。

“请问你是立字辈儿的哪位神仙呢？李老神仙还好吗？”坐下之后，云宝春就迫不及待的问到。

“神仙一说就免啦，我是姜立淳，至于我师父云游去了。”原本听见提起我师祖，我是竖起耳朵在听，那是我最好奇的事情，可姜老头儿太狡猾了，竟然一句话给打发了。

“原来是立淳兄，当年我也才十来岁，见到你时，你比我还小3岁，要不是你师父，我们一家怕遭大难，我也不可能还能有个儿子，这样说起来，你的样貌虽然老了许多，还是依稀能见故人的影子啊。”云宝春竟然闲话起家常来。

“好说，好说，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是我师父做的，我没做啥，当不起你这么客气啊，我这次上来就是出手一块儿玉，我自己亲手养的玉，你儿子和这位马独独人不出来，就只有请你来亲自判断价值了。”姜老头儿好像没有扯当年的兴趣，直接就说出了他的目的。

他是轻描淡写的说，可这云宝春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惊奇，不敢相信，狂喜等等情绪一下子全堆在他脸上了，他兀自不敢肯定的问到：“你说你是要卖你亲手做的玉？这..这你是有什么困难？我自当义不容辞，这..这玉太珍贵了啊。”

“不啦，有一求必有一报，我不白拿，你看看这玉吧，如果你也觉得稀松平常，那我就走啦。”姜老头儿很直接的就拒绝了云宝春，执意坚持只卖玉。

可云宝春看也不看那玉，直接就说：“姜师傅，不用看，你直接开价就好。”

这时，云小宝也急了，他可不知道啥老李，啥立字辈儿的谁谁，这种在商言商的商人性格是刻进了他的骨子里，他还有一点儿傲气，认为在这四川的地界儿吧，也不用怕了谁，老爷子有时太过刻意的讲‘江湖情义’了，这样对生意不是很好。

其实，要讲‘江湖情义’不是不行，帮衬一个，大方一些都可以的，但生意规矩可不能坏，何况还有马独独在这里呢？

这样想着，云小宝忍不住开口说到：“爸爸，你就看看那玉也好啊。”

云宝春一听，啥话也不说，原本他就拿着一个拐棍的，这下他直接站起来，拿起那根拐棍就朝云小宝身上打去，吼到：“你是着(被)猪油糊了心，着钱遮了眼睛嗦？老子打死你个不长眼，不长心的。”

姜老头儿一把就拉住了云宝春，而云小宝则一脸委屈。

“还是看看吧。”姜老头儿平静的说了一句，说话间就把玉递给了云宝春。

云宝春深吸了一口气儿，有些余怒未消的指了指云小宝，这才坐下，双手有些颤抖的，非常恭敬的，可以说是捧过了姜老头儿递过来的这块玉。

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云宝春压根不看这玉，而是一下把眼睛闭了起来，把玉紧紧的贴在了心口的位置，像是仔细的在感觉啥。

云小宝愣了，马独独愣了，曹二愣了，我照样无聊的趴桌子上，因为我知道师父房间里的玉有啥不同，我自己只要非常认真的盯着那玉，凝神闭眼，就能恍惚的‘看见’师父房间里的玉周围有一层微微黄芒，有些刺眼些，有些要淡些。

姜老头儿呢？更淡然，干脆捧起杯茶，两个眼睛就去瞄窗外了，我知道，他在看大姑娘。

只是一小会儿，那云宝春就睁开了眼，那脸上的狂喜是怎么也掩饰不住，双手紧握着那块玉，嘴角抖动着，一直说着：“天佑我云家啊。”

接着，他转头对着姜老头儿说到：“姜师父，我猜你出手的可能就是灵玉，没想到你真的要卖出一块灵玉，这种东西根本无法用钱来衡量，你得受我一拜！”说着，他就要站起身来给姜老头儿鞠躬。

却被姜老头儿再一次拦住，他说：“好说，真的好说，各取所需罢了。”

“我的一半家产咋样？”云宝春直接把拐棍一顿，豪气的说到。

姜老头儿不说话，只是喝了口茶，天知道他在想啥。

云宝春生怕姜老头儿不卖，直接说到：“姜师父，我晓得你师父的规矩，越是来得容易的钱，他收取的越多，要是钱脏了，他是连看都懒得看，更别提出手了。云家早年听了李神仙的劝解，不做那地下的营生了，钱也干净了许多，我想姜师父定是有所耳闻，才肯上门来卖这东西。我家比不得那些港商，他们要知道这东西，价钱一定比我出的高，可是姜师父，我心诚，这些年善事也做了不少，姜师父这样吧，我只留下家里生意所需要的流水钱，其余的全用来买这块玉。”

他的话刚一落音，马独独差点没把嘴巴里的茶喷出来，云小宝更是‘霍’的一声就站了起来。

姜老头儿没说话，马独独却大吼到：“不行，不行，云老爷子，你一定要给我讲一下这玉的名堂，你说你是要买个人情，还是真的要买这块玉？”

云小宝也沉声说到：“爸爸，家里的生意我也有参与，你要说服我才行。”

云宝春握着那玉就不曾放下，他望着两人说到：“马独独，我晓得你倒是个爱玉之人，云小宝，你要理由是不？你们两个观玉那么多年，晓得一样传说中的玉不？灵玉！也就是挡灾玉，关键时候能救命的东西，”

“你说这是灵玉？”马独独那原本不大的眼睛此刻瞪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云小宝有些失神的一下子坐在了凳子上。

有的时候，当钱到了一定的程度，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种传说中的玉有多宝贵，他们相玉久了，自然知道，可是这种玉虚无缥缈，也没个辨认的法子，要咋相？

听说，有一种人天生天眼，或者是修行之人修有天眼，最不济要那种灵觉很强的人才能一眼看穿这灵玉。

“知道吗？长期相玉久了的人，会对玉有一种很敏锐的直觉，有一种相玉之法，名为心相法，用心去相玉，这种心相法局限很多，几乎失传，但偏偏相这灵玉却能相一些名堂出来。会这心相法的高人，厉害之极，凭心相玉，闭眼甚至能感觉玉的内部纹理。”云宝春说到。

“我知道这心相之法，知道！也听说云老爷子你会一些，不过太悬了，我想学都不知道哪儿学，难道刚才....？”马独独失声说到。

“那么多年了，爸爸，我这是第二次看你用心相玉啊，没想到是块灵玉。”云小宝也感叹不已。

“其实我火候不够，可你们不知道姜师父师徒的传奇之处，他们能拿灵玉出手是绝对的，他们养出来的灵玉绝对强过一般的灵玉，就如真正的高僧开光之物，就是你曾经见过一次的，那种用头盖骨做的开光之物！这玉，你们闭上眼去感觉，我曾说过古玉煞气重，你们最好去找一块来对比感觉。”云宝春解释到。

40 几分钟过后，马独独是一脸懊恼的看着桌上的两块玉，云小宝则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

刚才他们找过古玉来对比了，用心去感觉了，刚出土的古玉握在手里用心去感觉，总有一股说不出的，透心里的凉意，这不是真的凉，而是让人心生不安。

而闭眼握住姜老头儿那块玉，却莫名的觉得心平气和，一种令人愉悦的情绪莫名的从心间升腾而起，更多竟然是一种不由自己控制的安心！

这是姜老头儿功力强大，灵玉效果之强造成的感觉，一般的灵玉达不到这种效果，反正一般

的灵玉马独独和云小宝是不可能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哎，宝从眼前过，抓不住就是抓不住啊。”盯了半天，马独独叹息了一句，抱了一下拳，就准备离开了。

“哈哈...马独独，你的钱也赚得不少了，不差这一个，以后有机会的，有机会。”云宝春心中大是畅快，开口笑到。

“爸爸，这玉，是给宝根带着吧？”云小宝的脸上也满是笑意，其实钱虽然给的多，留下了流水钱，加上云家的人脉，这生意不照样做，钱不照样来？有个保命符的感觉可不一样。

宝根，就是云宝春的独孙儿，云小宝的独儿。

“宝根自小身子弱，当然是给他，还不谢谢姜师傅。”云宝春是人逢喜事精深爽，声音都大了几分。

“慢着，这玉我可没说这样卖了。”姜老头儿终于开口说话了，而我则在同情那个啥宝根儿，带着这么一块玉在身上，还不给同学笑死？娃娃抱土豆，哈哈，我在心里笑得肚子都要抽筋了。

早知道，干脆把刻有火锅那块儿卖给他家得了。

“姜师傅....”云宝春急了。

姜老头儿却站起来，慢慢的说到：“云家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善事儿，我有心呢，听说了不少。看来你们家也是把我师父的话记在了心头才会这样。我也明白，你们做这生意嘛，虽然不太光彩，但是这是祖上累下的人脉儿，说起来也不算太伤天害理，因为你们不收刚出土下的东西。我只是想问，在县城里买栋楼大概要多少钱？”

姜老头儿说了一串儿，问出那么一个问题。

云宝春有些摸不清楚姜老头儿葫芦里卖的啥药，但还是说到：“大城里头儿嘛，私人房子少，基本都是国家的，买卖是不好整的，但是县城里私人房子倒还多，一栋楼吧，好点儿的地段儿，八百一千总是要的，一般点儿的，再咋也要五百吧。”

“那这样吧，这块玉，我就收你 3000 块。”姜老头儿这样说到。

云宝春简直不敢相信，这价钱，这价钱真是便宜的很了，他有钱，应该说是成都城里有很有钱的人了，三五万他都拿得出来，原本他也准备拿更多，没想到才三千。

“这...姜师傅，这恐怕不好吧？”云宝春犹疑不定的说到。

“当然不好，我话都没说完！这只是我收的钱，可是这玉我可没打算才卖这点儿钱，从今年开始，到往后十年，我要求你们每年的做生意所得利润的三分之一，都拿出去做善事，做足

十年。”姜老头儿这样说到。

“好！”云宝春和云小宝几乎同时答应到。

“别想着蒙混，宝春老兄，你晓得我这边你是蒙混不过去的。”姜老头儿的神色严肃了起来。

“绝不会！”云宝春也落地有声的承诺了一句。

接下来的时光，我过得非常满意，姜老头儿有钱了就潇洒，带着我逛了成都，还给我买了身儿‘难看’的新衣裳，全身都是土红色的！！也给自己买了身‘难看’的新衣裳，全身都是土黄色的。

可怜我那时没啥欣赏能力，觉得有新衣裳穿就是幸福。

更让我满足的是，姜老头儿带我去吃了那些传说中的小吃，钟水角儿，赖汤圆儿啥的，吃了好多，吃的我肚子都圆滚滚的。

那些小吃吃得我念念不忘，在路上都念叨着：“师父，那钟水饺子真好吃啊，薄薄的，一口一个，那洒在饺子上的作料，辣丝丝儿的，但是又有甜味，好吃。”

“不是饺子，是角儿，一角两角的角，因为它长得像个角子一样，最早最早，它叫钟水角，不是钟水饺。”姜老头儿给我解释了。

夜风吹来，很舒服，我饱着肚子，感觉这风，惬意的眼睛都眯了起来，被师父牵着走的感觉挺好的。

回去后，师父就给了我爸 2000 块钱，这钱无论是买房子，还是做生意都绰绰有余了，为了我大姐，二姐的教育问题，我爸一咬牙，真的搬家了。

其实要带的东西也说不上太多，几天就收拾完毕了，走的那天宴请了乡亲们，然后找了好几辆拖拉机，风风光光的走的，只是我妈哭的厉害，放心不下我。

我当时没哭，就记得那天拖拉机开走的时候，夕阳满天了，伴随着‘突突突’的声音，看着我爸，我妈，我大姐，我二姐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咋都走了，剩我一个在这里！我才觉得心慌，才觉得一股刻骨的孤独涌上心头，有些茫然无助，终究是望着那一串儿的背影，蹲在地上，抱着脑袋，哭了。

这时候，一只温暖的大手搭在了我脑袋上：“咋了，还是小气了？舍不得了？哭了？”

我站起来，一把抹干净了眼泪，说到：“哪个说的？我不是可以常常去县城看他们吗？”只是说话的时候，那眼泪还是一直掉。

“是啊，所以别哭了，男娃儿不兴这个样儿。”姜老头儿难得温情的安慰到。

我沉默了半天，有些伤心的说到：“师父，我总听我妈念叨我父母缘薄，我这时想着就害怕了，我怕我想他们。”

“是想的，这想念要放心底，不必太过表露，只要这感情够深就行。”

“师父，你不会离开我的吧？”我问了一句，忽然间，就觉得家人都离开了，我孤独的快要愤怒的感觉。

“走吧，咱们也该回山上了。”

第一部完！